

王叔岷著作集

中華書局

鍾嶸詩品箋證稿

王叔岷 著





責任編輯·焦雅君
封面設計·毛 淳

ISBN 978-7-101-05623-5



9 787101 056235 >

定價：88.00 元



王叔岷著作集

鍾嶸詩品箋證稿



中華書局

鍾嶸詩品箋證稿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鍾嶸詩品箋證稿/王叔岷撰. —北京:中華書局,2007.7

(王叔岷著作集)

ISBN 978 - 7 - 101 - 05623 - 5

I . 鍾… II . 王… III . 古典詩歌 - 文學評論 - 中國
IV . 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45729 號

本書原由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出版,現由該所授權中華書局印行大陸版。

圖字:01 - 2007 - 2730 號

責任編輯:焦雅君

王叔岷著作集
鍾嶸詩品箋證稿
王叔岷 撰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700 × 1000 毫米 1/16 · 43 1/2 印張 · 700 千字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 - 3000 冊 定價:88.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5623 - 5

王叔岷撰

鍾嶸詩品箋證稿

王叔岷先生題籤



王叔岷著作集出版說明

王叔岷先生，號慕廬，一九一四年生，四川簡陽人。幼習詩書，及長，喜讀莊子、史記、陶淵明集，兼習古琴。一九三五年，就讀於四川大學中文系，一九四一年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師從傅斯年、湯用彤先生。後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四九年後，出任臺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教授。一九六三年後，先後任教於新加坡大學、臺灣大學、馬來西亞大學、新加坡南洋大學等校。一九八四年，自中研院史語所及臺灣大學中文系退休，仍擔任史語所兼任研究員及中國文哲所籌備處諮詢委員。

王叔岷先生治學，由斟讎入義理，兼好詞章，尤精研先秦諸子，遍校先秦漢晉群籍，撰有專書近三十種，論文二百餘篇，是海內外廣受推崇的斟讎名家。限於各種條件，王叔岷先生的著作在大陸已難於覓得。為滿足學術界研究之急需，承蒙王叔岷先生及其女公子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王國瓊教授慨允，並得到中研院史語所、中國文哲所及華正書局、藝文印書館、大安出版社、世界書局等機構的大力支持，將王叔岷先生此前出版的重要學術成果授權中華書局以著作集的形式，整體推出。在此，謹向

王叔岷先生、王國瓊教授及上述各機構，表示誠摯的謝意。

王叔岷著作集所選擇使用的版本，根據初版日期，依次如左：

諸子斟證，世界書局，一九六四年四月初版。

斟讎學（補訂本），史語所專刊之三十七，一九五九年八月初版，一九九五年六月修訂一版。

劉子集證，史語所專刊之四十四，一九六一年八月初版，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再版。

陶淵明詩箋證稿，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五年一月初版。

世說新語補正，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五年九月初版。

文心雕龍綴補，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五年九月初版。

顏氏家訓斟注，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五年九月初版。

莊學管窺，藝文印書館，一九七八年三月初版。

慕廬演講稿，藝文印書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初版。

史記斟證（全十冊），史語所專刊之七十八，一九八三年十月初版。

校讎學別錄，華正書局，一九八七年五月初版。

莊子校詮（全三冊），史語所專刊之八十八，一九八八年三月初版，一九九四年二月再版。

慕廬雜著，華正書局，一九八八年三月初版。

古籍虛字廣義，華正書局，一九九〇年四月初版。

先秦道法思想講稿，文哲所中國文哲專刊之二，一九九二年五月初版。

鍾嶸詩品箋證稿，文哲所中國文哲專刊之一，一九九四年三月初版。

列仙傳校箋，文哲所中國文哲專刊之七，一九九五年四月初版。

左傳考校，文哲所中國文哲專刊之十四，一九九八年四月初版。

慕廬雜稿，大安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二月初版。

共計十九種三十冊。自一九六四年諸子斟證出版，至二〇〇一年慕廬雜稿問世，時隔近四十年，各書體例不一，標點各異，本次結集，除王叔岷先生親筆校改之處，明顯因排版導致的衍、誤、錯字及紀年、標綫不清之處，予以必要的改正外，其餘基本保持原貌。

爲便於讀者使用，在徵得王叔岷先生同意後，將慕廬雜著、慕廬演講稿、慕廬雜稿、世說新語補正、文心雕龍綴補、顏氏家訓斟注彙編成慕廬論學集，油印本呂氏春秋校補亦予以收錄，彙編後的慕廬論學集擬分二冊。

另外，原莊子校註的附錄部分、諸子斟證附錄淮南子與莊子、先秦道法思想講稿附錄黃老考，歸入莊學管窺；劉子集證原版以雙行夾注排版，爲便於閱讀，改爲單行，標點按通行規範重新標加，不加專名綫。華正書局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曾出版王叔岷先生的回憶錄慕廬憶往，此次不

收入著作集中，將單行出版。原慕廬雜稿所收傅斯年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恭述所憶、整理先君耀卿公遺稿記及其附錄王國瓊教授所撰淡泊名利之外，謹守規矩之中——我的父親王叔岷等三篇文章亦歸人慕廬憶往。

王叔岷著作集書目

諸子斠證

莊子校詮(全二冊)

莊學管窺

左傳考校

先秦道法思想講稿

史記斠證(全五冊)

列仙傳校箋

陶淵明詩箋證稿

鍾嶸詩品箋證稿

劉子集證

斠讎學(補訂本)

校讎學別錄

王叔岷著作集書目



王叔岷著作集書目

古籍虛字廣義

慕廬論學集(一)

慕廬演講稿

慕廬雜著

慕廬雜稿

慕廬論學集(二)

呂氏春秋校補

世說新語補正

文心雕龍綴補

顏氏家訓斟注



小序

學詩當從古詩入手，尤其是五言古詩，句子不長不短，意味深厚，不拘平仄，而有自然音韻，容易學習。此先君耀卿公語。岷幼時學詩，先君每日教岷昭明文選中五言詩數首，久之，遂偏愛六朝五言詩。岷習作之詩，亦多屬五言古體。就讀四川大學中文系時，好讀鍾嶸詩品，喜其文筆清澈，思深意遠，所溯五言流別，大都能中肯綮。就讀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時，校釋莊子之暇，整理素日筆記，曾於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仲冬，寫成鍾嶸詩品疏證一篇，三十七年初秋補正後，發表於學原三卷三、四期。此岷少年淺見之作，可取者少。自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陳延傑詩品注、古直鍾記室詩品箋流傳於學術界，專治詩品者，頗不乏人。就考訂言，以古氏箋最善。就疏釋言，以許文雨鍾嶸詩品講疏最詳，是書岷近始見及。至於廣羅版本、參稽羣籍，從事比勘，則以

韓國車柱環教授之鍾嶸詩品校證爲最備。去秋岷撰述稍閒，補訂少時疏證，爲鍾嶸詩品箋證三卷，閱七月而脫稿。心力漸衰，未暇博涉，識解或稍有進益耳。參考陳、古、許三人之說，兼及葉長青詩品集釋、李徽教鍾嶸詩品彙注，及楊祖棗詩品校注。閱歷治詩品諸家，手邊所具資料，僅此而已。李徽教君一九七〇年畢業於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乃韓國優秀學子，英年早逝，岷於箋證中多引其說，略表惜才之意。近人治詩品，頗引用岷疏證之舊說，往往略岷之名。新作箋證，多保留舊說，特將舊作鍾嶸詩品疏證收入附錄，前後印證，庶幾讀者不致誤以爲岷抄襲別家之說也。

陳延傑詩品注，依時代先後附詩選，錄各家詩，以資讀詩品之品藻，其意甚善。惜陳氏所選之詩，文選之外，少所涉獵。茲編所附，凡仲偉所已標出，及其評語中尙須引證諸詩，今尙可考者，皆廣爲收錄，以補陳選之未備，庶幾更有助於研治詩品者之品藻也。

又岷昔年所撰論鍾嶸評陶淵明詩一篇，收入陶淵明詩箋證稿附錄（一九七五年一月，臺北藝文印書館出版）。說悠然見南山、談池塘生春草、論荒塗橫古今三篇，收入慕廬

演講稿（一九八一年十二月藝文印書館出版）。皆讀詩品所啓發之區區心得，附識於此。

一九九〇年四月五日庚午三月初十日清明節

目錄

小序	一
南史鍾嶸傳	一
梁書鍾嶸傳	五
詩品導論	二
詩品總序	四
詩品卷上	二七
古詩	二九
漢都尉李陵詩	四〇
漢婕妤班姬詩	四五
魏陳思王植詩	四九
魏文學劉楨詩	五六
魏侍中王粲詩	六〇
晉步兵阮籍詩	六五

晉平原相陸機詩	七一
晉黃門郎潘岳詩	七九
晉黃門郎張協詩	八五
晉記室左思詩	九〇
宋臨川太守謝靈運詩	九六
詩品卷中	一〇七
漢上計秦嘉、嘉妻徐淑詩	一〇九
魏文帝詩	一四
晉中散嵇康詩	三一
晉司空張華詩	三五
魏尚書何晏、晉馮翊守孫楚、晉著作王讚、 晉司徒掾張翰、晉中書令潘尼詩	三〇

魏侍中應璩詩	二二六
晉清河太守陸雲、晉侍中石崇、晉襄城太守曹攄、晉郎陵公何劭詩	二四〇
晉太尉劉琨、晉中郎盧諶詩	二四四
晉弘農太守郭璞詩	二四七
晉吏部郎袁宏詩	二五二
晉處士郭泰機、晉常侍顧愷之、宋謝世基、宋參軍顧邁、宋參軍戴凱詩	二五五
宋徵士陶潛詩	二六〇
宋光祿大夫顏延之詩	二六七
宋豫章太守謝瞻、宋僕射謝混、宋太尉袁淑、宋徵君王微、宋征虜將軍王僧達詩	二七二
宋法曹參軍謝惠連詩	二七七
宋參軍鮑照詩	二八二

齊吏部謝朓詩	二八九
齊光祿江淹詩	二九八
梁衛將軍范雲、梁中書郎丘遲詩	三〇三
梁太常任昉詩	三〇六
梁左光祿沈約詩	三〇〇
詩品卷下	三七
漢令史班固、漢孝廉酈炎、漢上計趙壹詩	三九
魏武帝、魏明帝詩	三四
魏白馬王彪、魏文學徐幹詩	三七
魏倉曹屬阮瑀、晉頓丘太守歐陽建、晉文學應璩、晉中書令嵇含、晉河內太守阮侃、晉侍中嵇紹、晉黃門棗據詩	三三〇

晉中書張載、晉司隸傅玄、晉太僕傅咸、晉 侍中繆襲、晉散騎常侍夏侯湛詩……………	三三五
晉驃騎王濟、晉征南將軍杜預、晉廷尉 孫綽、晉徵士許詢詩……………	三四〇
晉徵士戴逵詩……………	三四七
晉東陽太守殷仲文詩……………	三四九
宋尚書令傅亮詩……………	三五三
宋記室何長瑜、〔宋太守〕羊曜璠詩……………	三五四
宋詹事范曄詩……………	三五六
宋孝武帝、宋南平王鑠、宋建平王 宏詩……………	三五八
宋光祿謝莊詩……………	三六一
宋御史蘇寶生、宋中書令史陵脩之、宋典 祠令任曇緒、宋越騎戴法興詩……………	三六三
宋監典事區惠恭詩……………	三六五

齊惠休上人、齊道猷上人、齊釋寶 月詩……………	三六八
齊高帝、齊征北將軍張永、齊太尉王文 憲詩……………	三七三
齊黃門謝超宗、齊潯陽太守丘靈鞠、齊 給事中郎劉祥、齊司徒長史檀超、齊 正員郎鍾憲、齊諸暨令顏則、齊秀才 顧則心詩……………	三七六
齊參軍毛伯成、齊朝請吳邁遠、齊朝請許 瑤之詩……………	三八一
齊鮑令暉、齊韓蘭英詩……………	三八四
齊司徒長史張融、齊詹事孔稚珪詩……………	三八九
齊寧朔將軍王融、齊中庶子劉繪詩……………	三九三
齊僕射江祐、祐弟祀詩……………	三九六

齊記室王巾、齊綏建太守卞彬、齊端溪令

卞錄詩……………三九八

齊諸暨令袁嘏詩……………四〇一

齊雍州刺史張欣泰、梁中書令范

縝詩……………四〇三

梁秀才陸厥詩……………四〇五

梁常侍虞義、梁建陽令江洪詩……………四〇八

梁步兵鮑行卿、梁晉陵令孫察詩……………四一一

附錄……………四二三

一 詩選……………四二五

二 鍾嶸詩品疏證……………四二三

南史鍾嶸傳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中軍參軍。

嶸與兄岷、弟嶼並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爲國子生，明周易。衛將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建武初，爲南康王侍郎。時齊明帝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爭自啓聞，取決詔敕。文武勳舊皆不歸選部，於是憑勢互相通進，人君之務，粗爲繁密。嶸乃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懌，謂太中大夫顧勗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答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採。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爲大匠斲也。」上不顧而他言。

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梁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未能盡改前弊，嶸上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勳非卽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旣纓組，尙爲臧獲之事；職雖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永元諸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澆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僞楚，應在綏撫，正宜嚴斷祿力，絕其妨正，直乞虛號而已。」敕付尙書行之。

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爲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令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遷西中郎晉安王記室。

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爲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齊永明中，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於時謝朓未遁，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辭密於范，意淺於江」。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頃之卒官。

阮字長丘，位建康令卒。著良吏傳十卷。
嶼字季望，永嘉郡丞。



梁書鍾嶸傳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中軍參軍。

嶸與兄岷、弟嶼並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爲國子生，明周易，衛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舉本州秀才。起家王國侍郎，遷撫軍行參軍，出爲安國令。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日不暇給，嶸乃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勳非卽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旣纓組，尙爲臧獲之事；職唯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僥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僞楚，應在綏撫，正宜嚴斷祿力，絕其妨正，直乞虛號而已。謹竭愚忠，不恤衆口。」敕付尙書行之。遷中軍臨川王行參軍。

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爲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命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選西中郎晉安王記室。

嶸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爲詩評。其序曰：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欲以照燭三才，輝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負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云「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訖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唯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訖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

潘一左，敦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之風盡矣。先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初，有謝靈運，才高辭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轅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辭之命世。

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煩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遺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辭蹟。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

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霜閨淚盡。又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辭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裁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各爲家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視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義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

嶸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汎，朱紫相奪，誼譁競起，准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嶸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

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同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況八紘旣掩，風靡雲蒸，抱玉者連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睨漢、魏而弗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輟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遊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頃之，卒官。

峴字長岳，官至府參軍、建康平。著良吏傳十卷。嶼字季望，永嘉郡丞。天監十五年，敕學士撰徧略，嶼亦預焉。兄弟並有文集。

詩品導論

一 引言

南史文學傳，稱嶸『好學，有思理。』曾上書諫齊明帝躬親細務，書僅存五句，三十三字。梁天監初，上言軍制之弊，一百三十九字。（梁書文學傳一百四十四字。）衡陽王元簡守會稽時，嶸作瑞室頌，辭甚典麗，惜已失傳。嶸爲西中郎晉安王記室時，撰詩品三卷，流傳至今。詩品分品第，溯流別，誠深見思理之作。因品古今五言詩爲評，言其優劣，故詩品亦名詩評。詩評就其評優劣而言，詩品就其分上、中、下三品而言。梁書鍾嶸傳、文鏡秘府論四聲論並稱詩評。隋書經籍志總集，稱『詩評三卷，鍾嶸撰，或曰詩品。』似唐時多稱鍾書爲詩評。惟是書乃鍾嶸有感於劉士章欲爲當世詩品未遂而

作，已詳於詩品總序，則詩品當是鍾書本名。（古直鍾記室詩品箋有說。）唐司空圖詩品及李嗣真詩品（見鄭樵通志卷七十藝文略第八詩評類，已佚），則並原於鍾書之本名。唐釋皎然及宋敖陶孫詩評，蓋又本於鍾書之別名也。

二 鍾嶸生卒年

南史、梁書嶸傳，稱『嶸齊武帝永明中爲國子生，衛將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梁武帝天監中，遷西中郎晉安王（簡文帝蕭綱）記室。『據南齊書王儉傳，稱儉永明元年進號衛軍將軍。二年，領國子祭酒。三年，儉表解職，不許。』假定嶸爲國子生時十七歲，（最小十六歲。）在永明二年（西元四八四），則嶸當生於宋明帝泰始三年（四六七）。又據梁書簡文帝紀，稱『簡文皇帝天監五年（五〇六）封晉安王，十七年（五一八）徵爲西中郎將。』嶸爲其記室，似當在晉安王爲西中郎將之初。是時，沈約已卒，嶸爲詩品。頃之，亦卒於官，或卒於天監十八年（五一九）。故鍾嶸之生卒

年或爲西元四六七—五一九。約五十三歲。（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作『四六九—五一八，五〇歲。』）

三 寫詩品年代及態度

一 年代

據南史、梁書嶸傳，嶸撰寫詩品，在沈約卒後。完成於爲晉安王記室時。梁書沈約傳，約卒於天監十二年（五一三）。卒後何時嶸始撰寫，不可確知。惟嶸寫成不久，即卒於記室任內，蓋即天監十八年（五一九）。此當可信。其撰寫年代，疑在天監十二年至十八年之間（五一三—五一九）。詩品品評一百二十三人，內容繁密，網羅古今，醞釀構思，當須數載。惟字數不多，僅五千餘字。整理繕寫，一年當可脫稿。是詩品初寫至成書，蓋在天監十七、十八兩年內（五一八—五一九），即嶸卒前不久也。

二 態 度

鍾嶸撰寫詩品，已至晚年，態度至爲謙虛。據其總序譬『詩之爲技，殆均博弈。』喻其評論，如『農歌輟議。』明其志錄，『周旋閭里，均之談笑。』其自謙如此。又較保守，如反對聲律，謂詩『不被管絃，亦何取於聲律邪！』惟詩至齊、梁，重聲律，乃自然之趨勢。劉勰文心雕龍有聲律篇，自較鍾嶸爲通達。勰撰文心雕龍時，大約三十三、四歲，少壯進取，自易趨新，亦且自負，序志篇謂其『齒在踰立，嘗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有感於此，『於是擲筆和墨，乃始論文。』其自負如此！以視晚年之鍾嶸，自謙所作，相去遠矣。

四 詩品凡例

一 專評五言

序云：『四言每苦文繁而意少。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故云會於流俗。嶸之所錄，止乎五言。』衆作，蓋包括七言而言。明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云：『四言簡質句短，而調未舒。七言浮靡文繁，而聲易雜。折繁簡之衷，居文質之要，蓋莫尙於五言。』能申鍾氏之旨。（詩品下品評夏侯湛詩，僅涉及四言周詩，乃例外。）文心雕龍明詩篇：『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流調』猶『變調。』就詩史而言，有正、變之別。就詩而言，無所謂正體、變體。蓋周、秦時代，四言爲正體，是『會於流俗。』魏、晉時代，五言爲正體，亦是『會於流俗』也。

二 每品世代爲先後

序云：『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詮次。』今傳詩品，頗有世代先後錯亂者。如中品評『魏尙書何晏、晉馮翊守孫楚、晉著作王讚、晉司馬掾張翰、晉中書令潘尼詩』，當列在評『晉司空張華詩』之前。評『魏侍中應璩詩』，當列在評『魏文帝詩』之後。又中品評『宋豫章太守謝瞻、宋僕射謝混、宋太尉袁淑、宋徵君王微、

宋征虜將軍王僧達詩』，謝混當列在謝瞻前，宋當作晉，混在晉安帝義熙八年被戮也。
(見晉書安帝紀。)

三 不錄存者

序云：『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案其人猶存，才有進退，非僅其文難定，亦所以避嫌也。嶸撰詩品在沈約卒後，乃列其詩於中品而評之，亦正此意。序又云：『方今皇帝，昔在貴游，已爲稱首，固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輟議，敢致流別。』嶸不敢品評梁武帝，固避免以臣議君，亦合乎『不錄存者』之例。劉勰文心雕龍成書於齊末(時序篇可證)，所評論作者止於宋(明詩、通變、指瑕、才略諸篇可證)，亦不錄存者之意。

四 溯流別

嶸於當今皇帝不敢致流別，正見其品評古今詩人皆重探溯流別也。溯流別，卽探溯

詩體淵源問題。如上品首評古詩：『其體源出於國風。』所謂『體源』，乃探溯其詩體類似，非謂師承。中品評嵇康詩：『頗似魏文。』其義略同。卷中品評應璩詩：『祖襲魏文。』所謂『祖襲』，乃有師承之意。又卷中品評郭璞詩：『憲章潘岳。』『憲章』與『祖襲』同，亦有師承之意。四庫全書提要詩品條，謂嵇『論某人源出某人，若一一見其師承者，則不免附會耳。』不知嵇所謂『源出』，非謂師承也。王士禎亟譏嵇『源出』之陋，云：『以陶潛出於應璩，郭璞出於潘岳，鮑照出於二張，尤陋矣！』（漁洋詩話卷下。）蓋亦囿於師承之見也。明宋濂與章秀才論詩書，論漢魏至齊梁間詩人之師承問題，大體本於鍾嶸詩品，蓋已誤以鍾氏所謂『源出』爲師承之意矣。梁江淹雜體詩三十首自序有云：『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榷。』鍾嶸溯詩流別，庶幾亦無乖於商榷邪？

五 顯優劣

序云：『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

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瞻，頗曰知言。觀此數家，皆就談文體，不顯優劣。』是詩品談詩體淵源，且顯其優劣也。如上品評古詩：『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爲總雜。』是古詩之優劣顯矣。余最喜詩品多比較以顯優劣之詞。如上品評王粲詩：『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評陸機詩：『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評張協詩：『雄於潘岳，靡於太沖。』評左思詩：『野於陸機，深於潘岳。』其例甚多。

六 列品第

序云：『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騫文士，逢文卽書。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嶸將古今詩人之詩，分列上、中、下三品。三品之詩皆佳作，惟中品次之，下品又其次耳。三品升降，有時最難審定，故序又云：『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如中品評張華詩：『置之中品疑弱，處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間耳。』季氏爲魯上卿，孟氏爲魯下卿，借以爲喻，明不得已列張華詩於中品耳。又評晉

處士郭泰機、晉常侍顧愷之、宋謝世基、宋參軍顧邁、宋參軍戴凱詩：『觀此五子，文雖不多，氣調勁拔。吾許其進，則鮑照、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僉曰宜哉！』超越五人詩列於中品，雖言『僉曰宜哉！』蓋尙恐衆不以爲宜也。足見嶸三品升降之苦心矣。卽同在一品之詩人，往往亦有輕重之別。如曹植、劉楨、王粲、陸機、潘岳、張協、左思、謝靈運，同在上品，而詩品序云：『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又云：『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凌轢潘、左。』上品評曹植詩：『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皆可證也。品第升降之安排，誠大不易。故嶸曰『方申變裁，請寄知者。』其虛懷如此！王漁洋亟論其品第之失，至云：『位置顛倒，黑白淆譌，千秋定論，謂之何哉！』（帶經堂詩話二、漁洋詩話下。）鍾嶸何嘗自以爲定論邪！明胡應麟已謂嶸之品第，『或上中倒置』（詩藪內編卷二）矣！

五 詩品內容

一 三品詩人

上品十一人（古詩作者不詳，且非一人之作，未計入。）

李陵、班姬、曹植、劉楨、王粲、阮籍、陸機、潘岳、張協、
左思、謝靈運。

中品三十九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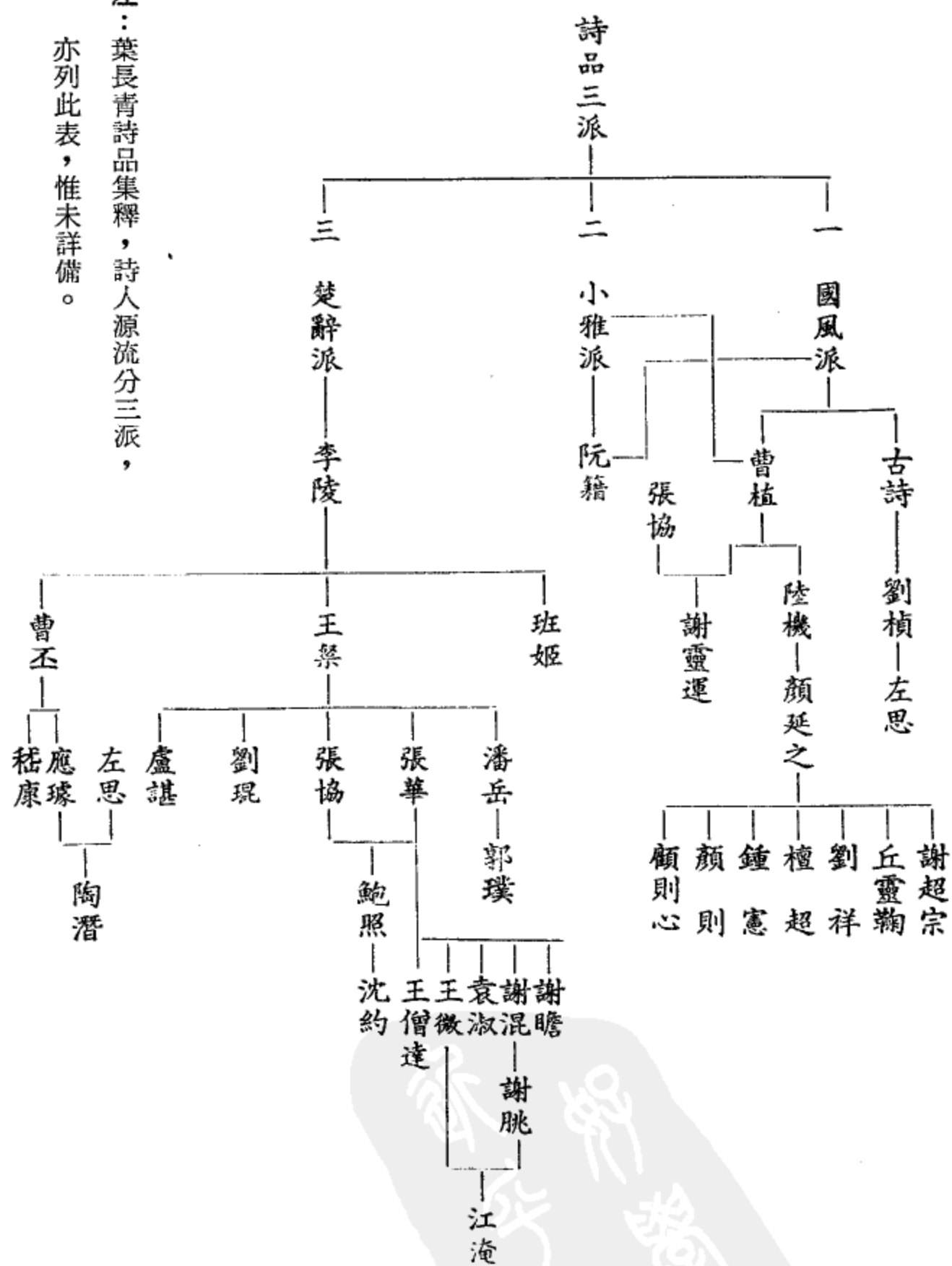
秦嘉、徐淑、曹丕、嵇康、張華、何晏、孫楚、王讚、張翰、
潘尼、應璩、陸雲、石崇、曹攄、何劭、劉琨、盧諶、郭璞、
袁宏、郭泰機、顧愷之、謝世基、顧邁、戴凱、陶潛、顏延之、謝瞻、
謝混、袁淑、王微、王僧達、謝惠連、鮑照、謝朓、江淹、范雲、
丘遲、任昉、沈約。

下品七十三人：

班固、酈炎、趙壹、曹操、曹叡、曹彪、徐幹、阮瑀、歐陽建、
應瑒、嵇含、阮侃、嵇紹、棗據、張載、傅玄、傅咸、繆襲、
夏侯湛、王濟、杜預、孫綽、許詢、戴逵、殷仲文、傅亮、何長瑜、
羊曜璠、范曄、劉駿、劉鑠、劉宏、謝莊、蘇寶生、陵脩之、任曇緒、
戴法興、區惠恭、湯惠休、帛道猷、康寶月、蕭道成、張永、王儉、謝超宗、
丘靈鞠、劉祥、檀超、鍾憲、顏則、顧則心、毛伯成、吳邁遠、許瑤之、
鮑令暉、韓蘭英、張融、孔稚珪、王融、劉繪、江祐、江祀、王巾、
卞彬、卞錄、袁嘏、張欣泰、范縝、陸厥、虞羲、江洪、鮑行卿、
孫察。

案詩品上、中、下三品，總計一百二十三人。

二三派詩人表



附注：葉長青詩品集釋，詩人源流分三派，亦列此表，惟未詳備。

案史記屈原傳：『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本淮南王劉安離騷傳，見楚辭王逸注引班固離騷序，文心雕龍辨騷篇亦引之。）詩品分國風、小雅、楚辭三派，是否與此有關？或即淵源於此？殊堪注意。惟司馬遷謂離騷乃兼國風、小雅之旨。仲偉所謂楚辭派，似獨立於國風、小雅二派之外也。

三 不入派之詩人

未歸入三派以探溯其詩體淵源之詩人，計有：

中 品

秦嘉、徐淑、何晏、孫楚、王讚、張翰、潘尼、陸雲、石崇、曹攄、何劭、袁宏、郭泰機、顧愷之、謝世基、顧邁、戴凱、

謝惠連、范雲、丘遲、任昉。

下 品

班固、酈炎、趙壹、曹操、曹叡、曹彪、徐幹、阮瑀、歐陽建、應瑒、嵇含、阮侃、嵇紹、棗據、張載、傅玄、傅咸、繆襲、夏侯湛、王濟、杜預、孫綽、許詢、戴逵、殷仲文、傅亮、

何長瑜、羊曜璠、范曄、劉駿、劉鑠、劉宏、謝莊、蘇寶生、陵脩之、任曇緒、戴法興、區惠恭、湯惠休、帛道猷、康寶月、蕭道成、張永、王儉、毛伯成、吳邁遠、許瑤之、鮑令暉、韓蘭英、張融、孔稚珪、王融、劉繪、江祐、江祀、王巾、卞彬、卞錄、袁嘏、張欣泰、范縝、陸厥、虞羲、江洪、鮑行卿、孫察。凡八十七人。

詩品總計一百二十三人，未歸入三派者八十七人，歸入者僅三十六人，約三分之一。後之學者欲承繼鍾嶸之旨，將未入派之八十七人，其五言詩尚可考者，分別探溯其詩體淵源，誠大不易。如中品評晉司徒掾張翰詩，但稱其『黃華之唱。』而未溯其體源。明宋濂與章秀才論詩書云：『張季鷹則法公幹。』（宋文憲公全集三十七。）近人陳延傑詩品注：『張翰雜詩曰：「黃華如散金。」詩辨切，頗似陳思王。』並可補仲偉未備。張翰雜詩本二首，『黃華之唱，』在第二首。陳氏謂『頗似陳思王，』當就詞采言。仲偉稱陳思王『詞采華茂』也。宋濂謂『法公幹，』蓋就奇氣言。仲偉稱公幹『仗氣愛奇』也。張翰雜詩第二首『東鄰有一樹』一首，有奇氣，頗似公幹贈從弟詩。宋濂與陳延傑於張

翰詩之淵源，蓋各見其一端。仲偉謂陳思王『骨氣奇高，詞采華茂。』可概括二氏之見。然則謂張翰詩似陳思王蓋即可矣。宋濂與章秀才論詩書，所論漢、魏至齊、梁詩人之淵源，多本於仲偉之說。陳注喜補仲偉所未探溯者，其說可取者少。

六 評詩標準

南史、梁書嶸傳，並稱『嶸作瑞室頌，辭甚典麗。』其評詩標準，大體亦重典麗，謂典雅華麗也。細論之，約有下述數端。

一 重性情反對用典

序云：『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吟詠性情，發乎自然，增益故實，則傷自然矣。鍾嶸對於顏延之、謝莊、任昉、王融之用典，

皆有貶辭。惟於謝靈運詩之用典未加非難。云：『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麗典，』謂用典之多。（麗有連義。）鮑照且稱『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南史顏延之傳。）蓋靈運既是天才，且富學問，故其詩用典雖多，不傷自然。然如與陶淵明詩相比，固不如陶詩之自然矣。用典多，終是詩家之所忌。文心雕龍有事類篇，專論用典。蓋文心體大，籠罩羣言，非如詩品專就五言詩而言也。

二 重風力反對說理

序云：『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文心雕龍明詩篇，論建安詩：『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正建安詩之風力也。鍾嶸論詩，重在『幹之以風力。』（見序。）稱陶淵明詩『協左思風力。』（中品。）說理詩非僅平淡寡味，往往流於晦澀，

謝靈運詩喜寓玄理，有時亦難免晦澀之累。文心雕龍有風骨篇，與詩品所稱風力略同。鍾嶸評劉楨詩『貞骨凌霜，高風跨俗。』是稱其風力也。

三 重自然音韻反對聲律

序云：『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今既不被管絃，亦何取於聲律邪！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足矣。至於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詩重聲律，乃自然之趨勢，鍾嶸思想較保守，故所論如此。然其重自然音韻之意見，仍極可貴。上品評張協詩『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亹亹不倦。』即稱其音韻之自然也。劉勰思想較進步，故文心雕龍有聲律篇，甚重聲律。惟勰云：『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含宮商，肇自血氣，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器者也。』是勰所重聲律，亦歸於自然。不致如鍾嶸所謂『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也。

四 重華靡而輕質直

上品評陸機詩：『舉體華美。』『華美』與『華靡』同。中品評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文體省淨，殆無長語，世歎其質直。至於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邪？』『質直』與『風華清靡』對言，簡言之，卽與『華靡』對言。陶詩出於應璩，中品評應璩詩：『祖襲魏文，善爲古語。至於濟濟今日所，華靡可諷味焉。』『古語』卽類『質直』之語，與『華靡』對言。應詩祖襲魏文，中品評魏文詩：『新歌（今本誤『所計』）百許篇，率皆鄙質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瞻可觀。』『鄙質』與『美瞻』對言。『鄙質』與『質直』略同，『美瞻』與『華靡』大似。凡此，皆足證鍾嶸重華靡而輕質直也。下品評曹操詩：『曹公古直。』『古直』亦似『質直』，曹公五言僅有古直之作，故列在下品耳。

五 重清雅而忌險俗

中品評鮑照詩：『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
『危仄』與『險俗』相應，『清雅』與『險俗』相反。南齊書文學傳論謂鮑照『操調險急，雕藻淫艷。』亦即言其『險俗。』淫艷則俗矣。詩品一百二十三人中，惟鮑照詩有既險且俗之弊。然此亦可謂鮑詩之特色，爲流俗所附和者也。下品評謝莊詩：『氣候清雅，不逮於王、袁。』亦用『清雅』一詞。上品評古詩：『清音獨遠。』評班姬詩：『辭旨清捷。』中品評劉琨詩：『自有清拔之氣。』評范雲詩：『清便宛轉。』下品評鮑令暉詩：『往往蘄絕清巧。』評江祐詩：『猗猗清潤。』評虞羲詩：『奇句清拔。』皆鍾嶸重『清』之證。中品評嵇康詩：『過爲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諭清遠，良有鑒裁。』言其得清而失雅。評任昉詩：『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亦用『淵雅』一詞。下品評白馬王彪、徐幹詩：『雖曰以廷扣鐘，亦能閑雅矣。』上品評左思詩：『文典以怨。』典猶雅也。（文心雕龍明詩篇：『張衡怨篇，清典可味。』典亦雅也。）皆鍾嶸重『雅』之證。下品評張欣泰、范縝詩：『鄙薄俗製，賞心流亮，不失雅宗。』『俗製』與『雅宗』對言，鍾嶸亦重雅而忌俗也。上品評劉楨詩：『高風跨俗。』中品

評袁宏詩：『雖文體未遒，而鮮明緊健，去凡俗遠矣。』並鍾嶸忌俗之證。惟鍾氏評詩專取五言，以爲『會於流俗。』（詳前。）何邪？蓋取五言以從俗，評五言則忌俗也。

六 取華豔而輕淫靡

鍾嶸重華靡，過靡則爲豔。中品評張華詩：『其體華豔，興託不奇。』蓋興託雖不奇，詩體華豔亦有可取也。於序稱『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鍾嶸固有取於豔也。下品評惠休上人詩：『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照，恐商、周矣。』是淫靡爲鍾嶸所輕。南齊書文學傳論，論鮑照『雕藻淫豔。』淫豔尤甚於淫靡，嶸尙謂惠休不及鮑照者，蓋淫豔僅鮑詩之一體耳。中品評鮑照詩：『得景陽之諷詭，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豈惠休所能比擬哉！下品評鮑令暉詩：『往往蘄絕清巧。惟百願，淫矣。』令暉爲鮑照之妹，兄有淫豔之一體，妹亦有百願之淫體，百願詩已失傳，令暉乃才媛，竊疑百願詩不致如乃兄之淫豔，蓋似惠休詩之淫靡耳。淫者過度之詞，靡而過度，則流於淫，鍾嶸較保守，故輕淫靡之作也。

七 詩品文體

專就文體而言，詩品總序，駢散兼行。而三品評語，則爲絕佳之小品散文，與齊梁時駢儷之體迥別。詞意清澈，不似文心雕龍之深晦。前言史記屈原傳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與詩品分國風、小雅、楚辭三派或有關。詩品三品，上品十一人（古詩非一人之作，未計入。如以一人爲代表，則上品爲十二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三人（如江祐條本未計其弟祀，則爲七十二人）。鍾嶸何以定此人數？與史記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之人數，亦頗近似。卽詩品行文，有時亦明受史記詞意影響。如上品評古詩：

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史記伯夷列傳：『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

上品評李陵詩：

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顏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古直鍾記室詩品箋云：『史記甘茂傳：「甘羅年少，然名家之子孫。」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李陵既生降，頹其家聲。」』案史記虞卿傳：『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見於後世云。』

中品評張華詩：

今置之中品疑弱，處之下科很少，在季、孟之間矣。

古直云：『史記孔子世家：「景公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案世家云云，本論語微子篇。詩品蓋直本於史記，古氏所引是。

中品評陶潛詩：

每觀其文，想其人德。

史記孔子世家贊：『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

中品評謝惠連詩：

秋懷、擣衣之作，雖復靈運銳思，亦何以加焉！

案史記絳侯周勃世家贊：『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曷有』與『何以』同。

凡此諸例，皆可證詩品詞意所本。明胡應麟謂鍾嶸『詞則雅俚錯陳。』（詩藪內編卷二。）不知此正鍾氏行文之特色，不爲時風所限。司馬遷行文，亦往往雅俗雜陳，此亦詩品與史記詞意相似之一端也。

詩品詞意，往往本於史記。而天才橫溢之李白，其行文又偶有本於詩品者。如詩品序：

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

李白上安州李長史書云：『陸機作太康之傑士，未可比肩；曹植為建安之雄才，惟堪捧駕。』語雖浮誇，實本於詩品。詩品卷上評李陵詩：

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愴，怨者之流。

李白澤畔吟詩序：『忠憤義烈形於清辭，其怨者之流乎？余覽之愴然！』亦本於詩品，並附識於此。

八 諸家評論

一 日本空海文鏡秘府論天卷四聲論：『穎川鍾嶸之作詩評，料簡次第，議其工拙，乃以謝朓之詩末句多譽，降為中品，侏儒一節，可謂有心哉！』又云：「但使清濁同

流，口吻調和，斯爲足矣。至於平上去入，余病未能。」〔陸善〕經謂：「嶸徒見口吻之爲工，不知調和之有術，譬如刻木爲鳶，搏風遠颺，見其抑揚天路，騫翥煙霞，咸疑羽翮之行，然焉知王爾之巧思也！四聲之體調和，此其效乎！除四聲之外，別求此道，其猶之荆者而北魯、燕，雖遇牧馬童子，何以解鍾生之迷！或復云『余病未能。』觀公此病，乃是膏肓之疾，縱使華佗集藥，鸛鵲投針，恐魂〔落〕岱宗，終難起也。」嶸又謂「昔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曰：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詩人不知用之，惟范曄、謝公頗識之耳。」今讀范侯讚論，謝公賦表，辭氣流靡，罕有挂礙，斯蓋獨悟於一時，爲知音之創首也。」

二 宋葉夢得石林詩話下：「魏、晉間人詩，大抵專工一體，如侍宴、從軍之類，故後來相與祖習者，亦但因其所長者取之耳。謝靈運擬鄴中七子與江淹雜擬是也。梁鍾嶸作詩品，皆云某人詩出於某人，亦以此。」

三 宋人蘭莊詩話：「鍾嶸品陶潛詩，「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可謂知言矣。而真之中品，其上品十一人，如王粲、阮籍

輩，顧右於潛邪？論者謂嶸「洞悉言理，曲臻雅致，標揚極界，以示法程，自唐而上莫及也。」吾獨惑於處陶焉！』

四 明謝榛四溟詩話二：『鍾嶸詩品，專論源流，若陶潛之出於應璩，應璩出於魏文，魏文出於李陵，李陵出於屈原，何其一脈不同邪？』

五 明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蕭統之選，鑒別昭融；劉勰之評，議論精鑿；鍾氏體裁雖具，不出二書範圍。至品或上、中倒置，詞則雅俚錯陳，非蕭、劉比也。』

六 明王世貞藝苑卮言三：『吾覽鍾記室詩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謂允矣。詞亦奕奕發之。第所推源出於何者，恐未盡然。邁、凱、昉、約，濫居中品。至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第乎下，尤爲不公，少損連城之價。吾獨愛其評子建「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嗣宗「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靈運「名章迴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越石「善爲悽愴之詞，自有清拔之氣。」明遠「得景陽之詭譎，含茂先之靡曼，骨節強於謝混，駢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竝美，跨兩代而孤出。」玄暉「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遠

變色。」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此數評者，贊許既實，措撰尤工。」

七 清錢謙益復邊王書：『古人論詩，研究體源，鍾記室謂李陵出於楚辭，陳王出於國風，劉楨出於古詩，王粲出於李陵，莫不應若宮商，辨如蒼素。』（牧齋有學集三十九）

八 王士禎帶經堂詩話二評駁類云：『嶸以三品銓敍作者，自譬諸「九品論人」，七略裁士。」乃以劉楨與陳思並稱，以爲「文章之聖。」夫楨之視植，豈但斥鴳之與鯤鵬邪？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楨與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照、謝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謝莊、王融、帛道猷、湯惠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顛錯，黑白淆譌，千秋定論，謂之何哉！』

九 沈德潛古詩源卷七云：『茂先詩，詩品謂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此亦不盡然。總之，筆力不高，少凌空矯捷之致。安仁詩品，又在士衡之下。鍾嶸評左詩，謂

「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此不知太沖者也。太沖胸次高曠，而筆力又復雄邁，陶冶漢、魏，自製偉詞，故是一代高手，豈潘、陸輩所能比埒！』卷八云：『郭璞游仙詩，本有託而言，坎壈詠懷，其本旨也。鍾嶸貶其少列仙之趣，謬矣。陶淵明以名臣之後，際易代之時，欲言難言，時時寄託，不獨詠荆軻一章也。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詩有不獨步千古者邪？鍾嶸謂其原出於應璩，成何議論！』

十

章學誠文史通義三文理篇：『論及文辭工拙，則舉隅反三，稱情比類，如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或偶舉精字善句，或品評全篇得失，令觀之者得意文中，會心言外，其於文辭思過半矣。』

文史通義五詩話篇：『詩話之源，本於詩品，要其流別滋繁，不可一端盡矣。』又：『詩品之於論詩，視文心雕龍之於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爲成書之初祖也。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蓋文心籠罩羣言，而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別也。（如云，某人之詩，其源出於某家之類，最爲有本之學。其法出於劉向父子。）論詩、論文而知溯流別，則可以探源經籍，而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矣。此意非後世

詩話家流所能喻也。（鍾氏所推流別，亦有不甚可曉處，蓋古書多亡，難以取證。但已能窺見大意，實非論詩家所及。）』

又：『詩品、文心，專門著述，自非學富才優，爲之不易。故降而爲詩話，沿流忘源，爲詩話者，不復知著作之初意矣。』

又章氏校讎通義宗劉第二：『評點之書，其源亦始鍾氏詩品，劉氏文心。然彼則有評無點，且自出心裁，發揮道妙，又且離詩與文而別自爲書。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

十一 張澍養素堂文集四文心雕龍序：『昔摯虞纂文章流別，任昉作文章緣起，剖析裁製，義蘊無遺。梁、陳之間，鍾嶸詩品，袁昂書評，究其一端，揚厥芬芳，體斯狹矣。』

十二 王謨漢魏叢書本詩品跋：『右詩品三卷，梁記室參軍穎川鍾嶸仲偉撰。有傳見南史，云：『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爲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於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

故當辭宏於范，意淺於江。』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今考約詩列在中品，似未爲劣，且既評品，自有軒輊，如於丘遲詩，亦以爲『淺於江淹，秀於任昉。』豈亦爲有宿憾耶？但其評論諸家源流，亦有未協。如以陶詩爲源出應璩，前人固有議之者。』

十三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五集部詩文評類一：『建安、黃初，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爲成書傳於今者，斷自劉勰、鍾嶸。勰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爲例各殊。』

又云：『鍾嶸學通周易，詞藻兼長。所品古今五言詩，自漢、魏以來，一百〔二十〕有三人，論其優劣，分爲上、中、下三品，每品之首，各冠以序，皆妙達文理，可與文心雕龍並稱。近時王士禎極論其品第之間多所違失，然梁代迄今，邈逾千祀，遺篇舊製，什九不存，未可以掇拾殘文，定當日全集之優劣。惟其論某人源出某人，若一一親見其師承者，則不免附會耳。史稱嶸嘗求譽於沈約，約弗爲獎借，故嶸怨之，列約中品。案約列之中品，未爲排抑。惟序中深詆聲律之學，謂

「蜂腰鶴膝，僕病未能；雙聲疊韻，里俗已具。」是則攻擊約說，顯然可見。史言亦不盡無因也。又一百「二十」三人之中，惟王融稱王元長，不著其名，或疑其有所私尊，然徐陵玉臺新詠亦惟融書字，蓋齊、梁之間，避齊和帝之諱，故以字行，實無他故。今亦姑仍原本，以存其舊焉。」

十四 章太炎國故論衡中辨詩篇云：「詩又與奏議異狀，無取數典，鍾嶸所以起例，雖杜甫媿之矣。迄於宋世、小說雜傳禪家方技之言莫不徵引。夫以孫、許高言莊氏，雜以三世之辭，猶云：「風、騷體盡。」況夫辭無友紀，彌以加厲者哉！」

十五 古直詩品箋發凡云：「隋書經籍志總集：「詩評三卷，鍾嶸撰。或曰詩品。」案序云：「彭城劉士章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則本名詩品。國語鄭語：「以品處衆類者也。」韋昭注：「高下之品也。」仲偉此書，自比九品論人，故曰詩品云爾。」

又云：「清四庫全書提要曰：「鍾嶸詩品，分爲上、中、下三品，每品之首，各冠以序。」津逮秘書本、漢魏叢書本亦然。惟何文煥歷代詩話本別出此序三則，冠於

全書之首，不著序字。嚴可均輯全梁文，則據梁書本傳，錄「氣之動物，」訖「均之於談笑耳。」標爲詩品序，不入上品之內。餘二則，仍分冠於中品、下品之首。夫「一品之中，略以時代爲先後」云云，略同凡例。「昔曹、劉殆文章之聖」云云，專議聲律。末後所舉陳思諸人，又不屬於下品，其不能冠諸中品、下品以爲序，常知與知。乃諸家刻本皆承訛襲謬，不能致辨，是可怪也！今依詩話本合爲一篇，冠於全書之首，依本傳增序字，以復其舊焉。』

又云：『昔者劉略、班志，辨章諸子學術，必云某家者流出於某官，仲偉品詩，蓋亦仿此。然諸子學術，如絳生於蒨，其源一而易知。詩人篇什，如衆華釀蜜，每源雜而難判。夫十五國風，貞淫不同，美刺亦異，自非季札，誰能鑒微？則曰某詩之體源出某某者，亦其大較而已。』

十六 伍俶暮遠樓自選詩讀鍾記室詩品一首云：

記室文字佳。論詩有妙語。流別法劉班。家家溯其祖。諒非欺世談。下品輒不數。當由知者希。奢約各得所。當時重五字。競今且撫古。

師傳自不衰。名作固可舉。論曹美所鍾。校潘色所聚。貶陶時所趨。抑操我未許。舞雪映落花。綺辭信涉趣。羌無故實云。鬱為清言府。贍博遜文心。雋雅殆猶愈。千載仰德音。三復氣為沮。

關於詩品品第、流別問題，諸家評論，非難者多，爲鍾嶸辯解者少，所謂『隨其嗜欲，商榷不同。』（詩品序語。）岷則大都同意鍾氏之見，凡例中已略言之矣。

詩品總序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一〕，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二〕。照燭三才，暉麗萬有〔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四〕，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五〕。

〔一〕古直箋：『禮記樂記：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案動、感互文，動亦感也。下同。樂記云云，又見史記樂書、說苑修文篇。孔穎達疏：『物，外境也。』曹植贈白馬王彪詩：『感物傷我懷。』阮籍詠懷：『感物懷殷憂。』潘岳悼亡詩：『悲懷感物來。』張協雜詩：『感物多思情。』又莊子知北遊篇：『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

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此正所謂物感也。
淮南子繆稱篇：『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又見詩幽風七月傳。）『物化』謂『物變』也。物變則生感矣。

〔二〕古直云：『詩大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案文心雕龍物色篇曰：「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又明詩篇曰：「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亦與仲偉之言相發。』明刊宋陳學士（應行）吟窗雜錄本『性情』作『情性』。下文『吟詠情性』。詩大序、晉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梁簡文帝答湘東王和受試詩書、裴子野雕蟲論，亦皆云：『吟詠情性。』（齊、梁以前古籍，多以『情性』連文。文心雕龍徵聖篇：『陶鑄性情。』疑本作『性情性。』）又下文『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疑本作日）祁寒，斯四候（一作靈。）』又下文『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詩人之興，感物而作。」陸機文賦：「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蕭子顯自序：「追尋平生，頗好辭藻，登高極目，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梁書蕭子顯傳。）皆可發明此文之旨。古氏所引詩大序云云，又見史記樂書。

△首明詩興於物感。（詩之產生由於物感。）

〔三〕葉長青集釋：『梁書本傳「照燭」上多「欲以」字。楊祖聿校注：『吟窗雜錄本亦多「欲以」二字。』古直云：『易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左太冲蜀都賦曰：「符采彪炳，暉麗灼爍。」顏延之歸鴻詩：「萬有皆同春。」』案「照燭」，複語。「燭」亦「照」也。呂氏春秋士容篇：「火燭一隅。」高誘注：「燭，照也。」「暉麗」連文，義略同。說文：「暉，光也。」文選揚雄甘泉賦：「於胥德兮麗萬世。」李善注：「麗，光華也。」梁簡文帝大法頌序：「氤氲四昭，暉麗五色。」

〔四〕古直云：『揚雄河東賦曰：「禮靈祇。」謝莊月賦曰：「柔祇雪凝，圓靈水鏡。」李善注：「柔祇，地也。圓靈，天也。」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正義曰：「幽冥之處，尊敬鬼神以成物也。」案「幽微」猶「幽冥」也。書湯誥曰：「敢昭告於上天神后，請罪有夏。」』下文「天地」，『承「靈祇」言；「鬼神」，『承「幽微」言。』

〔五〕古直云：『詩大序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公羊傳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何休注：「莫近，猶莫過之也。」』案詩大序孔疏：「天地曰動，鬼神曰感，互言耳。」史記太史公自序亦云：「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蓋本董仲舒說。）

爾雅序：『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皆用『莫近』一詞。
 （古氏所引何休注，見詩大序及爾雅序孔疏。）△以上詩之功能。

昔南風之詞〔一〕，卿雲之頌〔二〕，厥義賁矣〔三〕。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四〕。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五〕。古詩眇邈，人世難詳〔六〕，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七〕。

〔一〕古直云：『樂記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鄭玄注：「其辭未聞也。」案其辭見尸子及家語〔辨樂篇〕，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家語，王肅所僞。尸子，則隋志云：「尸子二十卷，其九篇亡，魏黃初中續。」其辭未聞，蓋在所續九篇內，非鄭所見耳。』案文心雕龍明詩篇云：『舜造南風之詩。』章句篇亦云：『舜詠南風。』據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詩而天下治。』（參看陸賈新語無爲篇、淮南子泰族篇及詮言篇、史記樂書、越絕外傳枕中第十六。）既引有若之言，則舜歌南風之詩，傳說甚古。惟其詩不類唐虞時語，乃後人僞託，清崔述唐虞考信錄有說。

《文選》嵇康琴賦 李善注引尸子所載舜歌，僅有前二句。今傳尸子，蓋亦晚出。

〔二〕陳延傑注：『尚書大傳曰：「舜將禪禹，於時俊乂百工相和而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古直云：『此歌近儒多言其偽。』許文雨講疏：『此處「歌」「頌」互文，非另體也。』案文心雕龍通變篇亦云：『虞歌卿雲，則文於唐時。』『頌』卽作『歌』。此歌疑是漢儒僞託。下文『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文心雕龍章句篇：『詩頌大體，以四言爲正。』頌，並猶『歌』也。

〔三〕案廣雅釋詁一：『夤，遠也。』南風、卿雲，其義既遠，又非五言。

〔四〕古直云：『「鬱陶乎予心，」尚書五子之歌文；「名子曰正則，」離騷文。家語〔三怨篇〕曰：「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注云：「觴可以盛酒，言其微也。」案六朝人不辨僞書，仲偉舉五子之歌以爲五言濫觴，可也。然此下不舉毛詩，而舉楚詞，則所未喻。夫五言毛詩多有，如小雅九戩、北山，大雅蘇蘇，皆是。仲偉遠棄風雅之全篇，近取楚詞之單句，惑矣。』車柱環校證：『梁書嶠傳、〔宋王得臣〕塵史引「是」上並有「略」字，吟窗雜錄本、梁文紀本、全梁文本並同。有「略」字文意較勝，「略」與「全」對言。』李徽叟彙注：『荀子子道篇：昔者江出於嶓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案文心雕龍明詩篇：『太康敗德，五子咸怨。』通

變篇：『夏歌雕牆，縹於虞代。』（黃叔琳注：『書五子之歌：峻宇雕牆。』）才略篇：『五子作歌，辭義溫雅。』屢稱及五子之歌，不知其偽，與仲偉同病。唯彥和未謂五子之歌爲五言之始耳。晉摯虞文章流別論：『古之詩，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文心雕龍明詩篇亦舉詩之五言：『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章句篇：『五言見於周代，行露之章是也。』毛詩中多五言，人所習知。仲偉詩品分國風、小雅、楚辭三派，國風、小雅並出於毛詩，豈不知毛詩中多五言邪？其所以略而不論，特舉離騷，蓋有意別出新見與？唐獨孤及皇甫冉文集序云：『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明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云：『五言古，先熟讀國風、離騷，源流洞徹。』並舉詩、騷，蓋調和彥和、仲偉之說。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十二云：『五言始於五子之歌、行露。』乃兼采彥和、仲偉之說，而不知五子之歌之偽也。伍俶（叔儻）先生『談五言詩』云：『楚辭不獨在思想上、風調上與五言有密切的關係，論修辭造句，學五言的也不可不在楚辭上用功。楚辭便是五言之經典。五言名家，皆深有得於楚辭。』（香港崇基學院中國語言文學會講稿，收入慕遠樓自選詩附錄。）此說可發明仲偉五言舉楚辭句之旨。唯楚辭句形之影響五言，遠不如內容之影響五言（非五言亦然）。上品李陵詩仲偉謂『其源出於楚辭。』亦就其悽怨之內容而言也。△以上五言詩之起源。

〔五〕案文心雕龍明詩篇：『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所謂『辭人遺翰』，即辭賦家遺文，西漢辭賦家無五言詩，蓋西漢五言，多爲民間歌謠。仲偉所謂『自王、揚、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見下文。）亦謂西漢辭賦家無五言詩也。彥和謂『李陵、班婕妤詩見疑於後代』，彥和則似未疑之。文選載李陵與蘇武詩三首，丁福保全漢詩據古文苑及藝文類聚，載李陵錄別詩八首。（七、八兩首殘。）御覽五八六引顏延之庭誥云：『逮李陵衆作，總雜不類，元是假託，非盡陵製。至其善篇，有足悲者。摯虞文論，足稱優洽。』據末二句，則延之之言，乃本於摯虞文章流別論。明楊慎丹鉛總錄詩話類，引文章流別論正有此文。摯氏既言李詩『非盡陵製』，顏氏從之。則其中當有陵製者，而非全僞矣。

〔六〕案明唐順之荆川稗編七三引眇作渺，渺與眇同。文心雕龍原道篇：『年世渺邈，聲采靡追。』字亦作渺。『眇邈』，複語。楚辭九章哀郢：『眇不知其所蹠。』王逸注：『眇猶遠也。』玉篇：『邈，遠也。』

〔七〕困學紀聞十八云：『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驅馬上東門，「遊戲宛與洛」，辭兼東都，非盡是乘作。文心雕龍云：「孤竹一篇，傳毅之詞。」清閭若璩注：『玉臺新詠以

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八首爲枚乘作。凜凜歲云暮、冉冉孤生竹、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四首爲古詩。』
翁元圻注：『文選古詩十九首注：「五言。」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馬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古直云：『文心雕龍明詩篇曰：「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亦與仲偉之說相發。特古詩皆失姓氏，故仲偉託始於李陵爾。』
陳延傑云：『明胡應麟詩藪〔雜編卷一〕曰：「古詩十九首並逸姓名。獨玉臺新詠取西北有高樓八首，題枚乘，差可據。以諸篇氣法例之，槩當爲乘作。然鍾嶸詩品已謂『王、揚、枚、馬，吟詠靡聞。』文選、文心，亦無明指，不知玉臺從何得之，至『兩宮』『雙闕』，誠類東京，而凜凜歲云暮、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冉冉孤生竹，玉臺皆別錄。則他篇非乘作明甚，宜昭明通係之於古也。』案古詩作者，雖無確證，而傳說頗多，詳後上品評古詩條。

自王、揚、枚、馬之徒，辭賦競爽〔一〕，而吟詠靡聞〔二〕。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三〕。詩人之風，頓已缺喪〔四〕。東京二百載中〔五〕，惟有班固詠

史，質木無文〔六〕。

〔一〕陳延傑云：『王褒、揚雄、枚乘、司馬相如，並漢代賦家。』案漢書藝文志著錄王褒賦十六篇，揚雄賦十二篇，枚乘賦九篇，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左傳昭三年：『二惠競爽。』杜預注：『競，彊也。爽，明也。』此文『辭賦競爽』，謂辭賦爭輝也。

〔二〕陳延傑云：『詩藪〔雜編卷一〕曰：按蘇、李同見文選，詩品標李爲五言宗，而蘇絕不入品。又古詩或稱枚乘，而嶸以「枚、馬之徒，吟詠靡聞。」蓋嶸與昭明同世，文選未盛行，而玉臺爲後出故也。』古直云：『漢書禮樂志曰：「李延年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據此，則郊祀歌卽司馬相如等所造詩也。而云「吟詠靡聞，」蓋謂無五言詩也。又案徐陵玉臺新詠取文選古詩十九首之八首，題爲枚乘詩，考陵與仲偉、彥和、昭明同時，而年輩稍後，詩品、文心、文選，皆不言枚乘有詩，不知陵何據而云然也。』案漢書藝文志載王、揚、枚、馬皆有賦而無五言詩，疑卽仲偉謂『吟詠靡聞』之由。惟漢志乃詳於賦而略於詩也。至於胡應麟之意，文選中明載有蘇武詩四首，而詩品蘇詩不入品，由於仲偉未見文選之故。仲偉（四六七？—五一九？）與昭明（五〇一—五三一）同時，文選之載蘇詩，必有所據，非始

見於文選。則不得謂仲偉未見文選乃不品蘇詩也。文心雕龍明詩篇亦不涉及蘇詩，彥和（四六五？—五二一？）與昭明亦同時，似不能謂彥和亦未見文選也。竊以爲文心、詩品並不涉及蘇詩，（詩品下文『子卿雙鳧』乃『少卿雙鳧』之誤，非已涉及蘇詩也。後有說。）蓋不信昭明所據傳說中之蘇詩，而並歸之於所稱之古詩與？至於『古詩或稱枚叔（乘字叔）。』乃文心明詩篇語，彥和亦必有據，非始見於玉臺新詠，仲偉與彥和同時，似不得謂玉臺後出，仲偉未見玉臺所載枚乘詩九首，乃謂『枚、馬之徒，吟詠靡聞』也。仲偉蓋不信漢志以後傳說之乘作耳，彥和所謂『古詩或稱枚叔』疑卽玉臺所載九首。彥和蓋不堅信爲乘作，故不明指此九首。徐陵（五〇七—五八三）年輩稍晚，彥和似不致不知傳說中此九首爲乘作也。昭明亦不信有乘作，故直稱古詩耳。

〔三〕古直云：『論語：「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案仲偉不數唐山夫人，以所作非五言也。不數卓文君，以白頭吟在六朝只作古辭，不云卓文君辭也。』車柱環云：『范文瀾云：「不計婦人，惟李陵一人而已。」（見其文心雕龍注二附錄鍾嶸詩品上品序注。）案范說是也。論語泰伯篇：「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疏：「……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與此同例。』案漢書禮樂志載唐山夫人（高祖姬）安世房中歌十

七章，非五言，且屬樂府。『一人』指李陵，車從范說，固是一解。據中品評漢秦嘉、徐淑夫妻詩有云：『爲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謂班姬與徐淑。則此所謂『一人』，決非謂僅有班姬一人，蓋謂婦人中特出者僅班姬一人邪？△以上西漢詩。

〔四〕古直云：『漢書藝文志，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班固云：「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云。」夫感於哀樂，緣事而發，卽序所云氣動物感，形諸舞詠者也。此豈得云非詩人之風邪？仲偉於是爲失辭矣。』案仲偉所謂『詩人之風』，蓋就五言詩而言。上下文皆專言五言詩也。

〔五〕葉長青云：『自光武迄獻帝，凡百九十五年。』

〔六〕古直云：『東京五言有主名者，班固詠史之外，有張衡同聲歌一首，秦嘉贈婦詩三首，徐淑答秦嘉詩一首，酈炎見志詩二首，趙壹疾邪詩二首，蔡邕翠鳥一首，蔡琰悲憤詩一首，孔融雜詩二首、臨終詩一首，應亨贈四王冠詩一首，辛延年羽林郎一首，宋子侯董嬌嬈一首，凡十七首。而秦嘉、徐淑、趙壹、酈炎詩，仲偉皆品之，此處乃云「唯有班固詠史。」何邪？至於文選古詩冉冉孤生竹，文心以爲傅毅之詞，古辭飲馬長城窟行，玉臺以爲蔡邕之作，以未確定，故不列入也。』陳延傑云：『班固有詠史詩一首。』車柱環云：『對雨樓本、擇是居本「惟」作「唯」，

梁書鍾嶸傳引同，古字通用。』案『惟』與『唯』同，並與『雖』通。（清王引之經傳釋詞第三、第八並有說。）『質木，』複語。論語子路篇：『剛、毅、木、訥，近仁。』王肅注：『木，質樸也。』此謂東京二百載中，雖有班固詠史詩，而質木無文彩。非謂東京二百載中，僅有質木之班固詠史詩也。夫秦嘉、徐淑、趙壹、酈炎詩，仲偉皆已品之，豈不知東京二百載中，非僅有班固詠史詩邪？史重才，詩重情。班固短於詩，亦猶下品評范曄詩『乃不稱其才』也。東京二百載中，不能因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遂謂無其他五言佳作。今傳班固詠史詩，僅存詠緹縈一首。玉臺新詠卷二載晉傅玄和班氏詩，乃詠秋胡妻。清紀宏舒考異云：『疑班固詠史詩中，有秋胡妻一首，休奕和之。』蓋是。惜固詩已失傳。北堂書鈔一二二，御覽三四四及八一五中，尚引有班固殘詩，皆與詠史有關。此大可留意者也。（參看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之漢詩卷五。陳鴻森學弟譯吉川幸次郎論班固的詠史詩，載中外文學第十三卷第六期。）△以上東漢詩。

降及建安〔一〕，曹公父子，篤好斯文〔二〕；平原兄弟，鬱爲文棟〔三〕；劉楨、王粲，爲其羽翼〔四〕。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五〕。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六〕。

〔一〕古直云：『漢獻帝年號。』

〔二〕陳延傑云：『曹公卽魏武帝操，其子文帝丕也。』李徽教云：『文選卷二十五，盧子諒答魏子梯詩：妙詩申篤好。』古直云：『漢書敘傳：淵哉若人，實好斯文。』

〔三〕陳延傑云：『魏志陳思王植傳：「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此云「平原兄弟，」蓋謂曹植與白馬王彪焉。上云「曹公父子，」乃指操與丕者。陳伯弢先生說。』古直云：『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曰：「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文心雕龍時序篇：「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好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詞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並與仲偉之言相發。』

〔四〕古直云：『魏志王粲傳：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並見友善。』陳延傑云：『文心雕龍曰：「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明詩篇）』案後魏楊街之洛陽伽藍記第一末建春門條：『國子博士李同軌曰：魏文英才，世稱三祖，公幹、仲宣，爲其羽翼。』與仲偉說合。街之（四六七—五二三）與仲偉（四六七？—五一九？）同時，而其詞意竟不謀而合如此。三國志魏志，王粲衛覬劉廙劉劭傅嘏傳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

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六人，謂王粲、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亦與仲偉之言相發。

〔五〕古直云：『漢書敘傳曰：「攀龍附鳳，並乘天衢。」案王粲傳曰：「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又云：「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此所謂「攀龍託鳳」者也。」案揚雄法言淵騫篇：『攀龍，附鳳翼。』後漢書光武紀：『耿純曰：士大夫從大王於矢石之間，固望攀龍，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史記司馬相如傳：『犯屬車之清塵。』文選張平子東京賦：『屬車九九。』薛綜注：『副車曰屬，言相連也。』又謝宣遠張子房詩：『濟濟屬車士，粲粲翰墨場。』建安詩風之盛，亦正似此。

〔六〕古直云：『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漢書儒林傳：「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案論語雍也篇包咸注：『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禮記禮器：『禮器，是故大備。』△以上建安詩。

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一〕。太康〔二〕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三〕，勃爾復興，踵

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四〕。

〔一〕古直云：『史記李將軍傳曰：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徽教云：『文心雕龍明詩篇：「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案文選司馬相如封禪文：『而後陵遲衰微，』（史、漢並作『陵夷，』義同。）史記平準書贊：『而稍陵遲衰微。』『陵遲』義卽『衰微，』複語也。此謂魏、晉之際，詩風衰微也。彥和雖謂『何晏之徒，率多浮淺。』而標出嵇康、阮籍、應璩詩，不爲時風所限者也。仲偉於下文特稱『阮籍詠懷，叔夜雙鸞。』於上中兩品又詳評阮籍、嵇康、應璩三人詩，於此則略而不論耳。△以上略述魏、晉之際詩。

〔二〕古直云：『晉武帝年號。』

〔三〕古直云：『晉書張載傳：「弟協，協弟亢，時人謂載、協、亢、陸機、雲曰二陸、三張。」兩潘，謂潘岳、潘尼也。晉書潘岳傳，附有從子尼傳。一左，謂左思。鄭玄詩譜序：「民勞板蕩，勃爾俱作。」離騷：「及前王之踵武。」又曰：「芬至今猶未沫。」案「踵武前王，」謂太康文學，繼建安之盛也。』葉長青云：『文心雕龍明詩篇曰：「晉時羣才，稍入輕綺。潘、張、左、

陸，比肩詩衢。采繆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其說與記室異。』
〔四〕車柱環云：『「勃爾復興，」詩人玉屑引「爾」作「然，」義同。』案「勃爾」猶「淳然。」
孟子梁惠王篇：『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淳然興之矣。』「淳」與「勃」同。史記司馬相如傳：『率邇者踵武。』集解引徐廣曰：『武，迹也。』（「迹」與「跡」同。）詩品序兩用「踵武」一詞，此及下文「握珠者踵武」是也。「前王，」蓋指曹操父子，以曹操父子代表建安詩人。「踵武前王，」亦「攀龍託鳳」之意。「沫」借爲「昧。」本亦作「沫（水名），」則借爲「末，」廣雅釋詁四：『末，已也。』仲偉謂張、陸、潘、左之詩，足以繼建安之盛。彥和則謂『晉世羣才，稍入輕綺。』蓋詩風已漸變矣。

永嘉〔一〕時，貴黃、老〔二〕，稍尙虛談〔三〕。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四〕。爰及江表，微波尙傳〔五〕，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六〕，建安風力盡矣〔七〕。

〔一〕古直云：『晉懷帝年號。』

〔二〕葉長青云：『史記申不害傳：學本黃、老。』案道家所祖黃帝、老子，法家亦本之。黃、老並稱，盛於西漢。至漢末而漸衰。老、莊同舉，肇乎淮南（要略篇），逮魏、晉而大著。甚或置莊於老之上，而稱莊、老。蓋晉人之好莊子，尤勝於好老子也。仲偉所稱『永嘉時，貴黃、老。』其時所貴者乃莊、老，以黃代莊，蓋承漢以來習稱黃、老之餘緒耳。（拙著『黃老考』有說，見莊學管闕。）

〔三〕車柱環云：『梁書嶸傳、詩人玉屑引「尚」上並無「稍」字，全梁文本同。』案『虛談』猶『玄談』，亦即『無機之談』（文心雕龍明詩篇）也。文選吳季重在元城與魏太子牋：『彼豈虛談夸論，誑耀世俗哉！』所謂『虛談』，雖亦無機之談，但非『玄談』也。

〔四〕葉長青集釋：『馮振案：「老子：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案五言詩本『是衆作之有滋味者。』（見下文。）說理則乏味矣。

〔五〕古直云：『曹子建洛神賦：託微波而通詞。』案新序雜事二：『引纖繳，揚微波。』仲偉借微波爲喻也。

〔六〕古直云：『世說新語文學篇：「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廼神伏。曰：『若斯人者，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又曰：「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

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得復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案世說文學篇注引「宋檀道鸞」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老莊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爲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宋書謝靈運傳論曰：「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迄於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詞，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遒麗之詞，無聞焉耳。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體。」文心雕龍明詩篇曰：「江左篇製，溺乎玄風，袁、孫以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爲峻矣。」南齊書文學傳論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清新，得名未盛。」諸說並與仲偉之言相發。」葉長青云：「世說文學篇有云：「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貺之。闡更改『望』爲『儻』，以『亮』爲『潤』云。」然則桓溫、庾亮連稱，由來久矣。」李徽叡云：「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晉諸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然則仲偉云道德論者，非專指平叔所作而言。」案卷下評孫綽、許詢詩，所稱之

『桓、庾，』陳延傑注：『桓玄、庾闡也。』古直箋云：『指桓溫、庾亮諸人。』桓、庾，是否應兼桓溫、桓玄、庾亮、庾闡而言，未知仲偉本意。丁福保所輯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及遂欽立所輯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中庾闡詩皆頗多。又御覽七引庾闡詩：『玄景如映壁（壁），繁星如散錦。』此形似佳句，則二氏所未涉及者也。『平典，』謂平淡典實，似論道德。何晏所作，乃道德二論，統稱道德論耳。文心雕龍論說篇：『平叔之二論。』是也。列子天瑞篇張湛曾引何氏道論。又文心雕龍時序篇：『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邐，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亦可與仲偉之說相發。

〔七〕案『風力』一詞，序中兩見，此及下文『幹之以風力。』是也。文心雕龍明詩篇，論建安詩之作風：『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正建安詩之風力，亦即文心雕龍所謂風骨也。『慷慨』『磊落』二句，似就『風』而言。『造懷』『驅辭』二句，似就『骨』而言。大意如此。裴子野雕蟲論：『曹、劉偉其風力。』曹植、劉楨詩，乃建安風力之最著者也。△以上兩晉詩。

先是，郭景純用雋上之才，變創其體〔一〕；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二〕。然彼衆我

寡，未能動俗〔三〕。逮義熙〔四〕中，謝益壽斐然繼作〔五〕。元嘉〔六〕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七〕，固已含跨劉、郭，凌轢潘、左〔八〕。

〔一〕古直云：『蕭子顯云：「郭璞舉其靈變。」意與此同。』案梁書鍾嶸傳、詩人玉屑、子史精華皆引『儁』作『俊。』（車柱環有說。）『儁』與『俊』同。上文古氏引文心雕龍明詩篇『景純仙篇，挺拔而爲俊矣。』『挺拔而爲俊，』卽此所謂『儁上』也。『變創其體，』謂變平典之體，創儁上之體。

〔二〕古直云：『文心雕龍才略篇：「劉琨雅壯而多風。」亦與仲偉之說相發。』許文雨講疏：『詩源變體卷五：「鍾嶸云『永嘉時，貴黃、老。』至『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云云，此論甚詳。予考永嘉以後，傳者絕少，故不能備述。但劉越石前與潘、陸同時，今謂永嘉而後，景純變創，越石贊成，則失考矣。』『楊祖聿云：『劉琨生卒年皆較郭璞略早（劉二七〇—三一七，郭二七六—三二四），故許學夷嘗謂「景純變創，越石贊成，則失考矣。」』案顏延之庭誥：『剛清之才，遽爲丘壤。』『贊成厥美，』意謂越石清剛之氣與景純儁上之才，同是變創之體耳。述景純於越石之前，行文之便也。下文卽稱『劉、郭，』中品評越石詩在景純詩之前，是

仲偉固未失考矣。又中品評越石詩：『自有清拔之氣。』『清拔』與『清剛』略同。

〔三〕案抱朴子酒誡篇：『彼衆我寡，良箴安施？』顏氏家訓文章篇：『動俗蓋世。』

〔四〕古直云：『晉安帝年號。』

〔五〕古直云：『檀道鸞曰：「至義熙中，謝混始改。」沈約曰：「叔源大變太元之氣。」蕭子顯曰：「謝混清新，得名未盛。」並與仲偉之說相發。』案論語公冶長篇：『斐然成章。』皇侃義疏：『斐然，文章貌。』魏文帝與吳質書：『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

〔六〕古直云：『宋文帝年號。』

〔七〕古直云：『魏志陳思王傳評曰：陳思文才富艷，足以自通後葉。』案史記淮南王傳：『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材』與『才』同。張溥謝康樂集題詞：『詩冠江左，世推富艷。』本此。

〔八〕古直云：『楊德祖答臨淄侯牋曰：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李徽叟云：『文選曹子建七啓：凌轢諸侯。』案七啓李周翰注：『凌轢，干犯也。』呂氏春秋慎大篇：『凌轢諸侯。』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凌跨長隴。』兼『含跨』『凌轢』而言也。

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一〕；謝客爲

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二)。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三)。

〔一〕陳延傑云：『公幹，劉楨。仲宣，王粲。安仁，潘岳。景陽，張協。』案李白上安州李長史書云：『陸機作太康之傑士，未可比肩；曹植爲建安之雄才，惟堪捧駕。』卽本於此，而語轉浮誇矣。

〔二〕陳延傑云：『宋書曰：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古直云：『宋書謝靈運傳論曰：「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文心雕龍明詩篇曰：「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沖、公幹。」說並異仲偉。謝靈運傳論又曰：「降及元康，潘、陸特秀；爰逮宋氏，顏、謝騰聲。」南齊書文學傳論曰：「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又曰：「顏、謝繼起，乃各擅奇。」皆謂潘、陸、顏、謝齊名也。然在當時卽有異議。世說文學篇注引孫興公曰：「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是抑陸而揚潘也。南史顏延之傳：「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繪滿眼。』」是申謝而詘顏也。仲偉稱謝客爲元嘉之雄，旨同明遠；謂陸機爲太康之英，則翻反興公矣。』李徽教云：『上品謝靈運條曰：送靈運於

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案劉宋劉敬叔異苑：『靈運生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於錢塘杜明師養之，十五方還，故名客兒。』此『名客兒』較早之說，蓋仲偉所本者也。梁簡文帝答湘東王和受試詩書：『謝客吐言天拔。』亦稱謝客。仲偉謂『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則陶淵明固未與於元嘉代表詩人之流矣。

〔三〕李徽叡云：『三國志蜀志龐統傳：統嘗爲南州士之冠冕。』案梁簡文帝答湘東王和受試詩書：『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命世』猶『名世』。名高一世也。孟子公孫丑篇：『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文選李少卿答蘇武書：『信命世之才。』李善注引孟子『名世』作『命世』。明其義相同。△以上總論魏、晉至宋五言之代表作家。

夫四言文約意廣〔一〕，取效風、騷，便可多得〔二〕。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三〕。五言居文辭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四〕。故云會於流俗〔五〕。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六〕！

〔一〕李徽叡云：『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傳：「文約指明。」顏師古注：「約，少也。」』案

『文約，』謂字少。荀悅漢紀十一亦云：『文約旨明。』『意廣』與下文『意少』抵牾，對雨樓叢書本，龍威秘書本『意』並作『易』，稗編七三引同。當從之。四言每句僅四字，易廣其辭，故曰『文約易廣』也。車柱環云：『「易」之作「意」，蓋涉下文「文繁而意少」而誤』。是也。『文繁，』謂句多，『易廣』所以句多也。

〔二〕葉長青集釋：『馮振案：風，謂詩之十五國風。騷，謂楚辭離騷。騷本楚辭之一篇，後人統以楚辭爲騷，文心雕龍辨騷篇，卽其證也。』李徵教云：『宋書謝靈運傳論：原其飄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案騷固楚辭統稱，風乃詩之統稱，『風、騷』猶言『詩、騷』，『風』非專指十五國風也。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尙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中略）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尙，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文鏡秘府論四聲論：『自詩、騷之後，晉宋以前，杞梓相望，良亦多矣。』此文之『風騷，』猶彼文之『詩騷』也。詩固以四言爲主，楚辭天問、九章橘頌，亦多四字句。

〔三〕古直云：『四言在齊，梁之世，習者誠罕。晉以前卻不盡然。最著之什，如韋孟諷諫，曹植責躬，仲宣贈友，劉琨答謚，嵇康幽憤，陶公命子，不可勝舉也。』葉長青云：『〔宋〕方嶽深雪偶談曰：五言而上，往往各極其才之所至。惟四言輒不能工，劉後村謂三百篇在前之故。』案

『焉』猶『之』也。摯虞文章流別論：『九言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爲之。』

〔四〕古直云：『陸士衡文賦：「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文心雕龍聲律篇曰：「吟詠滋味，流於字句。」顏氏家訓文章篇曰：「至於陶冶性靈，入其滋味，亦樂事也。」』楊祖云：

『文心明詩篇：「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摯虞文章流別論：

「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案管子戒篇：『聖人齊滋味。』文心雕龍章句篇：『詩頌大體，以四言爲正。』摯

虞、彥和宗經，故以四言爲正。仲偉通變，故偏重五言。（就詩史而言，有正、變之別。就詩而

言，無所謂正體、變體，蓋周、秦時代，四言爲正體，是『會於流俗；』魏、晉時代，五言爲

正體，亦是『會於流俗』也。）李白論詩亦云：『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然三百篇在前，

雖才士亦難以爲美。故魏、晉詩人，遂競競於五言矣。古氏雖標舉晉以前不乏四言佳作，但遠不

如五言之盛也。仲偉所謂『衆作，』蓋包括七言而言。四言句過短，七言句過長，皆非『居文詞

之要。』若但舉四言，則不得謂『五言居文詞之要』矣。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云：『四言簡質句

短，而調未舒。七言浮靡文繁，而聲易雜。析繁簡之衷，居文質之要，莫尚於五言。故三代而

下，兩漢以還，文士藝人，平生精力，咸萃斯道。至有一篇之善，半簡之工，名流華貊，譽徹古

今者，曰「雕蟲小技。」吾弗信矣。」可與仲偉之說相發。李白謂『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岷以爲四言不如五言也。

〔五〕古直云：『說文：「會，合也。」。」「會於流俗，」謂合於流俗也。』李徽教云：『孟子盡心篇：同乎流俗。』

〔六〕案史記莊子傳：『指事類情。』王弼老子第一章注：『指事造形。』△以上論專評五言詩之故。

故詩有六義焉〔一〕：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二〕；因物喻志，比也〔三〕；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四〕。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五〕，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六〕。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蹟〔七〕。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八〕。

〔一〕古直箋本『六』作『三。』云：『詩大序：「詩有六義。」仲偉獨標三義者，蓋以風、雅、頌

爲詩之體，無與於作詩之法故乎？」案『故』猶『夫』也。學津討源本、津逮秘書本『六』並作『三。』下文僅標興、比、賦三義，作『六』蓋以大名代小名之例。下文作『三，』則承興、比、賦言之。『車柱環云：『作『六』蓋詩品之舊。』（參看俞樾古書疑義舉例三，以大名代小名例條。）』

〔二〕古直云：『周禮「大師教六詩」注引鄭司農云：「興者，託事於物。」孔疏：「司農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發起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案論語：「詩可以興。」集解引孔曰：「興，取譬連類。」文心雕龍比興篇曰：「興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擬議。」則沖遠禮疏，實兼用孔、劉二說。厥後宋李仲蒙本其說而闡之曰：「觸物以起情謂之興，情動物者也。」明李東陽亦本其說而闡之曰：「比、興皆託物寓情而爲之。蓋正言直述，則易於窮盡，而難於感發。惟有所寓託，形容摹寫，反復諷詠，以俟人之自得，言有盡而意無窮，則神爽飛動，手舞足蹈，而不自覺。此詩之所以貴情思而輕事實也。」得此說而興義益明。仲偉以文盡意餘爲興，但見其流，未明其源。『屈翼鵬詩經釋義敘論：『興體詩開頭的一二句，多半和詩人要詠的本事無關。鄭樵六經奧義說：「凡興者，所見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類推，不可以義理求也。」朱子詩集傳也說：「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

也。」這都是明達之論。詩經一百六十篇國風之中，大部分是類此的詩。明乎此，則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本來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無關，說詩的人，一定要說雎鳩「驚而有別，」「生有定偶，」用來比附君子淑女，既非事實，也不合詩人的本意。而許多活生生的詩歌，卻被這些鄧書燕說弄得奄奄待斃，真是可惜！」案歐陽修六一詩話引梅聖俞（堯臣）語：『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即仲偉所謂『文已盡而意有餘』也。翼鵬兄本鄭、朱說釋六義中之興義，良是。興體詩應多作如是觀。惟說詩者大都不合詩人本意，蓋爲因詩立教之故，有心如此，與鄧書燕說似亦有別。（又如漢末爲焦仲卿妻作之古詩：『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箏篴，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下略）』首二句起興，與下文所詠之本事無關。然就句中所用數目字驗之，次句之五、一，與下文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及十七，似有聯想關係。即因『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而聯想及仲卿妻十三歲以後之事也。）岷以爲凡詩因所見聞及意想所及而發端，與下文無關或有關皆謂之興。文章流別論云：『興者，有感之辭也。』夫賦、比、興三體詩皆有感而發，豈必興也邪！

〔三〕古直云：『周禮「大師教六詩」注引鄭司農曰：「比者，比方於物。」仲偉「因物喻志」之說本此。文心雕龍曰：「何謂爲比？蓋寫物以附意，飭言以切事者也。」亦與仲偉之說相發。』案

文章流別論：『比者，喻類之言也。』

〔四〕古直云：『周禮「大師教六詩」注：「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仲偉「直書其事」之說本此。文心雕龍「詮賦篇」曰：「賦者，鋪也。鋪者，摛文，體物寫志也。」亦與仲偉之說相發。』案文章流別論：『賦者，敷陳之稱也。』『敷陳』猶『鋪陳』也。

〔五〕古直云：『文心雕龍特標風骨、情采二篇。仲偉所云風力、丹采，蓋即彥和之風骨、情采也。』案『幹之以風力。』此建安詩所長也。『潤之以丹采，』此齊、梁詩所長也。兼善乃詩之至。古氏謂仲偉所云風力，即彥和之風骨，蓋是。詩品中品評陶潛詩：『協左思風力。』上品評左思詩：『其源出於公幹。』而評公幹詩：『貞骨凌霜，高風跨俗。』標出風骨二字，足證風力即風骨矣。惟古氏謂仲偉所云丹采，即彥和之情采，則未深思。情與采爲二事，丹采僅同於采耳。

〔六〕古直云：『詩大序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又曰：「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案莊子在宥篇：『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漢書禮樂志：『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

〔七〕古直云：『「意深」猶「意隱」也。文心雕龍比興篇曰：「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比顯而興隱哉！」孔穎達詩大序疏曰：「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故比居興先也。」』

毛傳特言興也，爲其理隱故也。」卽本之彥和也。」案躓，謂困躓不振也。中品評顏延之詩：「雅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評謝朓詩：「末篇多躓。」並用躓字。

〔八〕古直云：『文賦云：「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卽「意浮文散，嬉成流移」意也。』李徽教云：『陶靖節雜詩：前塗當幾許，未知止泊處。』案『蕪漫』，謂繁蕪散漫也。上品評謝靈運詩：『頗以繁富爲累。』『繁富』雖累，差勝於『繁蕪』之累也。△以上論當善用賦、比、興。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一〕，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二〕。

〔一〕案『冬月』，與上文『秋月』字複，疑當作『冬日』。『禮記緇衣』：『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鄭玄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孔穎達疏：『至於冬日是大寒之時。』『冬日祁寒』，正所謂冬日大寒之時也。小爾雅廣詁：『祁，大也。』郭璞遊仙詩：『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

〔二〕古直云：『書君牙：「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孔傳：「冬大

寒，亦天之常道。」案文心雕龍物色篇專詮此理。其略曰：「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沈陰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案古氏所引書君牙，乃偽古文尚書君牙文，即本於禮記緇衣者也。

△以上申首言詩產生之旨。

嘉會寄詩以親〔一〕，離羣託詩以怨〔二〕。至於楚臣去境〔三〕，漢妾辭宮〔四〕；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五〕；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六〕；塞客衣單，孀閨淚盡〔七〕；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八〕；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九〕。凡斯種種，感蕩心靈〔一〇〕，非陳詩何以展其義〔一一〕，非長歌何以騁其情〔一二〕。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一三〕。』使窮賤易安〔一四〕，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一五〕。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一六〕。

〔一〕古直云：『易曰：嘉會足以合禮。』葉長青云：『古者燕饗有詩，會朝有詩，鄉飲酒亦然。詩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屬是也。』案李陵與蘇武詩：『嘉會難再遇。』曹植送應氏詩：

『嘉會不可常。』

〔二〕古直云：『禮記〔檀弓〕：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李徽教云：『謝靈運登池上樓詩：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案江淹別賦：『有別必怨。』

〔三〕古直云：『指屈原。』案王逸離騷序：『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

〔四〕陳延傑云：『漢妾，指王昭君。漢書曰：「元帝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掖庭王嬙爲閼氏。」昭君，嬙字也。』古直云：『指班婕妤。』案漢妾，指昭君。晉文帝司馬昭諱昭，昭君改稱明君，或明妃。李白愁陽春賦：『「明妃玉塞，楚客楓林。」』黃山谷聽宋宗儒摘阮歌：『「楚國羈臣放十年，漢宮佳人嫁千里。」』並本此序。古氏謂『漢妾，指班婕妤。』非也。陳氏引漢書云云，見元帝紀。『嬙』本作『牆。』匈奴傳作『牆。』西京雜記二作『嬙。』『嬙』乃後起字。

〔五〕葉長青云：『曹操詩：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飄揚。』案班固幽通賦：『飄飄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商君書禁使篇：『「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曹植雜詩：『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

〔六〕葉長青云：『蔡文姬胡笳十八拍：殺氣朝朝衝塞門。』案說文：『戍，守邊也。从人持戈。』
〔七〕葉長青云：『嬀，梁書本傳作霜。古詩：閨中有一婦，搗衣寄遠人，深夜不安寢，杵聲聞四鄰。夫嬀從軍久，別離無冬春。欲寄向何處，邊塞多風塵。蘭茝徒芬香，無由近君身。』車柱環云：『全梁文本「嬀」作「霜」。霜、嬀，古今字。』

〔八〕葉長青云：『梁書本傳「或」作「又」。』袁淑倣曹子建樂府白馬篇：「影節去函谷，投珮出甘泉。」呂延濟注：「影節，死信也。投珮，謂去官也。言分義之人，或以死信去國，或以憤怒而出。」又沈約有「解珮去朝市」樂府。『車柱環云：『梁書嬀傳、古今文鈔引「珮」作「珮」，「珮、珮，正俗字。』案梁書嬀傳「或」作「又」，「或」有「又」義。作「又」避與上文連用「或」字複。』

〔九〕古直云：『指漢武帝李夫人也。漢書外戚傳：「李夫人兄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車柱環云：『天都閣本「蛾」作「娥」。』案『蛾眉』字古作『娥』。『方言一：『娥，好也。』『蛾眉』，謂眉美好也。楚辭大招：『娥眉曼只。』文選李善注引『娥』作『蛾』。後人改之也。此言『揚蛾』，猶言『揚眉』耳。一切經音義八引說文：『盼，目白黑分也。』此非其義。『盼』當借爲

『眇』，說文：『眇，一曰衰視也。』『眇』與『顧』義近。

〔一〇〕李徽教云：『嵇叔夜琴賦：「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感盪」猶「感盪」也。』

案『盪』借爲『盪』，廣雅釋詁一：『盪，動也。』

〔一一〕古直云：『禮記王制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鄭注：「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案仲偉所云「陳詩」，蓋「賦詩」之謂。文雖出此而意微殊。』

〔一二〕李徽教云：『張平子西京賦，女娥坐而長歌。』案列子湯問篇：『〔韓娥〕還，復爲曼聲長歌。』古樂府有長歌行。

〔一三〕古直曰：『論語曰：「詩可以羣，可以怨。」集解引孔曰：「羣居相切磋，怨刺上政。」』案仲偉借用論語陽貨篇二語，所謂『詩』，乃泛指之詩。驗以上文所述，其所謂羣、怨之義，亦決不限於何晏集解也。『怨刺上政』說，總不脫立教之意。

〔一四〕古直云：『易乾文言曰：「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嵇康琴賦：「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聲音者也。」論語〔里仁〕：「好仁者無以尚之。」皇侃疏：「尚，猶加勝也。」』李徽教云：『禮記儒行篇：幽居而不淫。』案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審容膝之易安。』後漢書逸民法真傳：『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嵇康所謂『處窮獨而不悶』，可概括仲偉『窮賤易安，幽居靡』

悶。』二句。此亦『莫尚於詩，』非僅『莫近於音聲也。』

〔一六〕李徽教云：『三國志 魏志 高貴鄉公傳：愛好文雅，廣延詩賦。』案中品評任昉詩：『晚節愛好既篤，文亦適變。』△以上申前詩之功能之義。

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一〕，甫就小學〔二〕，必甘心而馳騫焉〔三〕。於是庸音雜體，人各爲容〔四〕。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五〕。獨觀謂爲警策〔六〕，衆覩終淪平鈍〔七〕。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八〕，謂鮑照義皇上人〔九〕，謝朓今古獨步〔一〇〕。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一一〕』；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一二〕』。徒自棄於高明，無涉於文流矣〔一三〕。

〔一〕陳延傑云：『史記曰：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三王世家）『案史記律書：『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及此。』』『任』猶『勝』也。

〔二〕葉長青云：『大戴禮 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盧景宣注：「外舍小學，謂虎門師保之學也。」』案 許慎說文敘：『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

〔三〕古直云：『裴子野 雕蟲論曰：「閭閻年少，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性情。學者以博依爲急務，謂章句爲顯魯，淫文破典，斐爾無功。無被於管絃，非止乎禮義。」亦與仲偉之說相發。』李徽叡云：『楚辭 離騷：「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案左傳 莊九年：『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馳騫，』複語，說文：『亂馳也。』（亦作『疾馳。』）仲偉之意，只在當時童稚皆奔競於吟詠。尙不致如雕蟲論所謂『擯落六藝，淫文破典』也。（古氏所引雕蟲論『吟詠性情，』本作『情性。』）

〔四〕葉長青集釋：『馮振案：「陸機 文賦：放庸音以足曲。」案梁簡文帝 答湘東王和受試詩書：『雖是庸音，不能闕筆。』莊子 天下篇：『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亦『人各爲容』之意。『人各』亦作『各各。』褚少孫 補史記日者傳：『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後漢書 劉盆子傳：『各各屯聚。』趙熹傳：『諸大夫各各前言。』皆以『各各』連文。三國志 魏志 王粲傳引文士傳載王粲語：『人各各有心。』則『人』與『各各』合用。

〔五〕李徽叡云：『詩小雅 采綠：「終朝采綠，不盈一掬。」鄭玄箋：「自旦及食時爲終朝。」莊子 列御寇篇：「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郭象注：「呻吟，吟詠之謂。」案老子二十三章：『飄風不終朝。』顏延之 庭誥：『呻吟於牆室之內。』『點綴，』謂點滅綴補也。

〔六〕陳延傑云：『陸機文賦：「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案文賦李善注：『以文喻馬也。言馬因警策而彌駿，以喻文資片言而益明也。夫駕之法，以策駕乘。今以一言之好，最於衆辭，若策驅馳，故云警策。』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仲偉此所謂『警策』，蓋兼詩之片言及整首而言。後舉『陳思贈弟』，至『惠連擣衣之作。』云：『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乃就整首甚至數十首（如阮籍詠懷）言之。宋蔡夢弼草堂詩箋二引莊子：『警策我也。』

〔七〕案顏氏家訓文章篇：『今世文士，一事愜意，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此不可以衆觀者也。

〔八〕葉長青云：『顏氏家訓：「自古文人，多陷輕薄。」（文章篇。）曹、劉，謂植、楨。』案裴子野雕蟲論：『曹、劉偉其風力。』僅就風力言，則略近於古拙。仲偉謂曹詩『體被文質』，（詳上品）士俗但見其質耳；又謂劉詩『氣過其文，彫潤恨少。』則易忽其彫潤矣。漢、魏詩之古拙，不可及也。士俗焉能解此。所謂『不笑不足以爲道（老子語）』也。

〔九〕陳延傑云：『此蓋譏鮑詩之古質也。』古直云：『陶淵明與子儼等疏曰：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案鮑詩不乏險俗、淫艷之作，最爲輕薄所尙。『險俗』，非『古質』也。『羲皇上人』，乃推尊至極之辭，非譏之也。（詳下條。）

〔一〇〕葉長青云：『顏氏家訓文章篇云：「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間，動靜輒諷味。」可以相發。』案中品評謝朓詩：『至爲後進士子之所嗟慕。』明張溥謝宣城集題詞：『梁武帝絕重謝詩，云：「三日不讀，卽覺口臭。」簡文與湘東王書，推爲「文章冠冕，述作楷模。」劉孝綽日置几案。沈休文每稱未有。其見貴當時，又復如是。』然則謝詩在當時非僅爲後進士子所嗟慕而已。『鮑照義皇上人，謝朓古今獨步。』二句平列。蓋謂當時輕薄之徒，極推尊鮑、謝之詩，而反笑曹植、劉楨爲古拙也。文心雕龍通變篇云：『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可與仲偉之說相發。陳延傑謂『義皇上人，譏鮑詩之古質。』夫南齊書文學傳稱明遠『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艷，傾炫心魂，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豈得譏其古質哉！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仲宣獨步於漢南。』李善注：『仲』

長子昌言曰：輕賤世俗，高立獨步。』

〔一一〕古直云：『鮑照代結客少年場行：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案『日中市朝滿』句，頗具氣象，故不易及。

〔一二〕葉長青云：『〔清〕朱亦棟羣書札記：「古樂府玉階怨，謝朓云：『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虞炎詩云：『紫藤拂花樹，黃鳥度青枝。思君一嘆息，苦淚應

言垂。』以謝較虞，優劣見矣。詩品所云，蓋指此也。』古直云：『仲偉謂炎學朓，僅得此句也。公羊桓三年傳：「僅有年也。」何休注：「僅猶劣也。」』許文雨云：『詩紀別集注：「虞炎玉階怨。」陳師道曰：「謝朓云：『黃鳥度青枝。』語巧而弱。」（杜詩兩首詳注引）吳騫拜經樓詩話卷三曰：「『黃鳥』句，未見於謝集，不知出何詩也。」案陳、吳均不知此句文義，與上句有殊，故有此誤。上句謂師鮑照，而不及鮑照之句；此句則謂學謝朓，所得獨此，尚遠遜於原作之「黃鳥」句也。水經濁漳水注：「以木爲偏橋，劣得通行。」「劣得，」謂僅得也。』案宋陳師道後山居士詩話：『謝朓云：「黃鳥度青枝。」語巧而弱。老杜云：「白鳥去邊明。」語少而意廣。』陳氏誤以『黃鳥度青枝』爲謝朓句，蓋以爲學鮑照，舉鮑句；則學謝朓，必舉謝句耳。清吳騫亦踵之而誤。虞炎學謝，僅得『黃鳥』句。然亦非如許氏所謂『遠遜』也。仲偉論詩，『潤之以丹采。』此句既有黃、青二色，何以不取？蓋嫌單調耳。仲偉所取，乃富艷、華艷、華茂、華美耳。且『黃鳥』『青枝』間著一『度』字，亦嫌弱也。梁簡文帝答湘東王和受試詩書：『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與仲偉論師鮑學謝句法相似。

〔一三〕葉長青云：『「明，」梁書本傳作「聽。」』車柱環云：『聽兼耳目而言。文鏡秘府論（南）』

論文意引河岳英靈集敘有云：「高聽之士。」（文苑英華所收此文，今本河岳英靈集敘則無之。）與此作「高聽」同例。『案山堂考索前集二二、稗編七三、廣博物志『明』皆作『聽。』日本空海文鏡秘府論定位篇：『高聽之士，或未全許。』亦有『高聽』一詞。書洪範：『無虐斃獨，而畏高明。』△以上評當時士俗。

觀王公搢紳之士〔一〕，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二〕。隨其嗜欲，商榷不同〔三〕，淄、澠並泛〔四〕，朱、紫相奪〔五〕，喧議競起〔六〕，準的無依〔七〕。近彭城劉士章〔八〕，俊賞之士，疾其淆亂〔九〕，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一〇〕，其文未遂，感而作焉〔一一〕。

〔一〕車柱環云：『梁書嶸傳、廣博物志、古今文鈔、南北朝文鈔引「觀」上皆有「嶸」字。古逸書本、全梁文本並同。』案『搢，』本亦作『縉』莊子天下篇：『其在於書、詩、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唐成玄英疏：『搢，插也。紳，大帶也。』清宣穎解本『搢』作『縉。』引李奇云：『縉紳，「縉」字本作「搢」，事君者插笏於大帶之間也。』

〔二〕古直云：『書：「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孔傳：「恐來世

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案國語楚語下：『王孫圉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古氏所引書、傳，乃僞古文仲虺之誥及僞孔傳也。

〔三〕古直箋本『權』作『權』。云：『左太冲吳都賦：『商權萬俗。』劉淵林注：『廣雅曰：『商，度也。』權，龕略也。言商度其龕略。』車柱環云：『梁書嶸傳、廣博物志、古今文鈔『權』皆作『權。』』權』古通。』案文選陸士衡樂府吳趨行：『淑美難窮紀，商權爲此歌。』李善注引許慎淮南子注曰：『商權，粗略也。』（李徽教君已引。）許注『商權』本作『揚權』，乃淮南子俶眞篇『物豈可謂無大揚權乎』之注。李善因陸詩作『商權』，遂改引許注之『揚權』爲『商權』也。（李注引書，往往因正文改所引之文，特附識於此。）又梁簡文帝答湘東王和受試詩書：『吾子建一共商權。』嚴可均輯全梁文『權』作『權』。

〔四〕古直云：『列子仲尼篇曰：『口將爽者先辨溜、澗。』張湛注：『溜水出魯郡萊蕪縣，澗水西自北海郡千乘縣界流至壽光縣，二水相合。』殷敬順釋文：『溜、澗水異味，既合則難別。』案呂氏春秋精論篇：『孔子曰：『溜、澗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淮南子道應篇溜作菑，古字通用。）高誘注：『溜、澗，齊之兩水名也。』古氏所引列子晉張湛注，乃唐殷敬順釋文。所引釋文，乃張注。蓋失檢。殷氏釋文又云：『說符篇曰：『溜、澗之合，易牙知之。』』

〔五〕古直云：『論語曰：「惡紫之奪朱也。」』（陽貨篇。）集解引孔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案後漢趙岐孟子題辭：『紅紫亂朱。』文心雕龍正緯篇贊：『朱紫騰沸。』

〔六〕車柱環云：『梁書嶸傳、南北朝文鈔引「喧譁」並作「誼譁。」全梁文本同。「喧」與「誼」同。』案『喧』『誼』並與『譁』同。漢書外戚傳下：『以息衆譁。』師古注：『譁衆議也。』略言之，卽『譁議』也。

〔七〕古直云：『梁書庾肩吾傳：「太子與湘東王書曰：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玄冬脩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以當世之所歷，方古之才人，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詩既如此，筆亦如之。」金樓子曰：「今之俗也，摺紳稚齒，閭巷小生，苟取成章，貴在悅目，龍首豕足，隨時之宜；牛頭馬髀，強相附會。」（立言篇下。）顏氏家訓曰：「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文章篇。）諸家所論當時文弊，並與仲偉相發。』案江淹雜體詩序云：『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則忌辛，好丹則非素。豈所謂通方廣恕，好遠兼愛者哉！』劉子新論正賞篇：『觀俗之論，非苟欲以貴彼而賤此，飾名而挫實，由

於美惡混糅，真偽難分，棄法以度物情，信心而定是非也。」（據巴黎敦煌本。）並所謂『喧議競起、準的無依』也。

〔八〕古直云：『南齊書：劉繪，字士章。』陳延傑云：『繪，記室所列爲下品者。』

〔九〕案莊子齊物論篇：『樊然殽亂。』文選任彥昇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注引『殽』作『淆』。古字通用。『殽亂』，複語。廣雅釋詁：『殽，亂也。』

〔一〇〕李徽叡云：『漢書張延壽傳：「口陳至誠。」』世說新語品藻篇：「當時標榜，爲樂廣之儷。」案世說新語文學篇：『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爲謝標榜諸義。』〔一一〕案魏文帝與吳質書：『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與仲偉述劉士章相似。△以上述著詩品之由。

昔九品論人〔一〕，七略裁士〔二〕，校以賓實〔三〕，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四〕。以類推之，殆均博奕〔五〕。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六〕，體沉鬱之幽思〔七〕，文麗日月〔八〕，賞究天人〔九〕。昔在貴游，已爲稱首〔一〇〕。況八紘旣奄，風靡雲蒸〔一一〕，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一二〕。固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一三〕，諒非農歌轅

議，敢致流別〔一四〕。嶸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爾〔一五〕。

〔一〕陳延傑注：『班固漢書，著古今人表，列九等之序。』古直云：『魏志陳羣傳：「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嚴可均輯傅子曰：「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評人才之高下，各爲輩目。」（全晉文卷四十九）』（原引傅子多誤，今正。）

〔二〕古直云：『漢書劉向傳：「子歆典領五經，卒父前業。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案裁，謂品裁，有評定義。齊王儉請解僕射表：『品裁臧否，特所未閑。』

〔三〕古直云：『莊子曰：名者實之賓也。』許文雨云：『「賓實」卽「名實」。』莊子逍遙遊篇曰：「名者，實之賓也。」（僞列子楊朱篇引老子同。）

〔四〕案『較爾』猶『皎然。』

〔五〕古直云：『論語：「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陽貨篇。）』案「殆均博奕，」謂品人難值，品詩易當，如博奕之技，勝負黑白，較爾可知也。『葉長青云：『文心雕龍總術篇曰：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弈之窮數。』』案南朝人好博奕，並爲之品第，故仲偉引以爲喻。自謙品詩，有

類博奕。與文心雕龍以弈之技巧爲喻不同；亦非如古氏所謂『品詩易當，如博奕之技』也。

〔六〕古直云：『論語：「生而知之者上也。」（季氏篇）。案方今皇帝，謂梁武帝。』

〔七〕葉長青云：『劉歆與揚雄求方言書：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思，不能經年銳精以成此書。』
李徽教云：『史記屈原傳：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案曹植有幽思賦。

〔八〕案史記屈原傳：『與日月爭光。』

〔九〕古直云：『漢書司馬遷傳：亦欲以究天人之際。』

〔一〇〕古直云：『梁書武帝紀：「王子從學，著在禮經，貴遊咸在。」又「齊竟陵王開西邸，召文學。帝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並遊，號曰八友。」』（岷案『貴遊咸在』以上古說，據葉長青集釋所引。）李徽教云：『沈約長安有狹俠行：「丹轂貴遊士。」漢書游俠傳序：「搢擊而游談者，以爲稱首。」』（『擊』乃『擊』之誤，卽『腕』字。）案華陽國志三蜀志：『漢家食貨，以爲稱首。』

〔一一〕古直云：『淮南子墜形訓曰：「九州之外有八賁，八賁之外有八紘。」說文：「奄，覆也。」史記淮陰侯傳曰：「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文選鵬鳥賦：「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葉長青云：『曹子建與楊德祖書：頓八紘以掩之。』案淮南子墜形篇高誘注：『紘，維也。維落天』

地而爲之表，故曰紘也。」

〔一二〕古直云：『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梁書文學傳序曰：「高祖旁求儒雅，文學之盛，煥乎俱集。」南史文學傳序曰：「武帝每所臨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之善者，賜以金帛。」又袁峻傳曰：「武帝雅好文辭，賦詩獻文章於南闕者相望焉。」故曰「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也。『許文雨云：『升庵詩話卷十四鍾常侍詩品條注云：言文士之多。』案文心雕龍才略篇：『傳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實踵武，能世厥風者矣。』

（崔駰子瑗、瑗子實。葉長青引此文未備。）

〔一三〕古直云：『司馬相如子虛賦曰：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蒂芥。』葉長青云：『「瞰」，梁書本傳作「睨」。』案龍成秘書本『以』作『已』，『已』『以』古通。廣博物志『瞰』亦作『睨』。車柱環云：『古今文鈔、南北朝文鈔「瞰」皆作「睨」，古逸書本、全梁文本並同。』〔一四〕古直云：『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李善注：「崔駰曰：竊作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葉長青集釋云：『農歌，如擊壤之類；轅議，如甯戚叩轅之類。崔駰表：「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又孔穎達曰：「上古之時，徒有謳歌吟詠，縱令士鼓葦翕，必無文字雅頌之聲。」與記室之言相發。馮振案：「晉書摯虞傳」：「撰古文章，類

聚區分三十卷，名曰流別集。」案謝莊江都平解嚴詩：『擊轅歌至世，撫壤頌惟馨。』

〔一五〕古直云：『梁書本傳載詩品序止此。』葉長青云：『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案仲偉中品評沈約詩：『見重閭里。』於此自謙其品詩乃『周旋於閭里』耳。△以上頌上自謙作結。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詮次〔一〕。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二〕。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三〕。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四〕；撰德駁奏，宜窮往烈〔五〕。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六〕？『思君如流水，』既是卽目〔七〕；『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八〕；『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九〕；『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一〇〕？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一一〕。

〔一〕車柱環云：『陶潛飲酒詩序有云：紙墨遂多，辭無詮次。』案略猶僅也。『詮次，』謂平定次序。

〔二〕古直云：『以上標明撰次之例。』案此標舉凡例及評詩標準。首舉兩例：一，品中順世代先

後。二，所言不錄存者。夫不錄存者，非僅其文未定，亦所以避嫌也。據嶸傳，詩品撰於沈約卒後。

〔三〕古直云：『禮記經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孔疏曰：「屬，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也。」』案此借用經解『屬詞比事』句，謂聯屬辭句，比次事義，乃爲廣博談論。不必限於春秋會同之辭，褒貶之事。抱朴子外篇文行：『屬辭比義之妍媸。』南齊書文學傳論：『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

〔四〕古直云：『魏文帝典論論文：文章，經國之大業。』案『經國文符』，如詔、策、檄、移之類。（參看文心雕龍詔策、檄移二篇。）王逸楚辭九嘆序：『向以博古敏達，典校經書。』

〔五〕古直云：『易繫辭：「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孔疏曰：「言雜聚天下之物，撰述衆人之德。」書〔僞〕武成曰：「公劉克篤前烈。」』案『撰德駁奏』，如頌、讚、奏、議之類。（參看文心雕龍頌讚、奏啓、議對三篇。）

〔六〕案詩大序：『吟詠情性，以風其上。』所謂『以風其上』，乃因詩立教之旨。仲偉之意，只在『吟詠情性』耳。梁簡文帝答湘東王和受試詩書：『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

湛江水，遂同大傳。』可與仲偉之說相輔。夫詩緣情而發，直寫衷懷，若詳故實，則略性情。雖文繁而理富，其喜怒哀樂，亦難以逼真矣。故嚴羽滄浪詩話云：『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詩者，吟詠性情（一作「情性」）也。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周密齊東野語引陳簡齋嘗語人作詩之要云：『天下書雖不可不讀，然慎不可有意於用事。今人或以用事爲博瞻，誤矣。』所見並與仲偉合。袁枚詩云：『天涯有客號吟癡，誤把鈔書當作詩，鈔到鍾嶸詩品日，該他知道性靈時。』（隨園詩話。吟癡，本顏氏家訓文章篇。）語雖詼諧，實可爲沉迷於隸事者，一棒清鐘也！章太炎國故論衡辨詩篇云：『詩又與奏議異狀，無取數典。鍾嶸所以起例，雖杜甫愧之矣。迄於宋氏，小說、雜傳、禪家、方技之言，莫不徵引。夫以孫、許高言莊氏，雜以三世之辭，猶云「風騷體盡」，況乎辭無友紀，彌以加厲者哉！』亦能申仲偉之說。惟袁、章雖申仲偉反對用典之說，袁詩『江南有客號吟癡』乃本於顏氏家訓文章篇『江南號爲吟癡符。』章文『辭無友記』，乃本於詩大雅雲漢『散無友紀。』豈非用典邪！

〔七〕陳延傑云：『徐幹室思詩：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案文鏡秘府論集論篇：『徐幹室思，有巧句。』蓋指此。

〔八〕古直云：『曹子建雜詩：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案文鏡秘府論論文意篇：『詩有平（憑）意興來作者，「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則曹子建之興也。』

〔九〕案『清晨登隴首』句，舊注諸家，皆不知何人詩。考北堂書鈔一五七引晉張華詩云：『清晨登隴首，坎壈行山難（一作「何難」）。嶺阪峻阻曲，羊腸獨盤桓。』（『阻』疑『且』之誤。）則仲偉所舉，固茂先句矣。王漁洋論詩絕句云：『五字「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使人思。定知妙不關文字，已是千秋幼婦詞。』漁洋吟詠，喜用僻事新字，而能立論如此，蓋讀仲偉書而有所悟邪？末句『幼婦詞』，乃本於世說新語捷悟篇『黃絹幼婦，外孫縉曰。』所謂『絕妙好辭。』王氏用典而不自覺耳。離騷：『羌無實而容長。』廣雅釋言：『羌，乃也。』國語周語上：『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韋昭注：『故實，故事之是者。』

〔一〇〕古直云：『謝靈運歲暮詩：「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案以上標明品詩宗旨，並舉例以明之。』葉長青集釋：『馮振案：「宋書謝靈運傳論云：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案上舉諸句，『思君如流水』之纏綿，『高臺多悲風』之愴涼，『清晨登隴首』之清峻，『明月照高樓』之激明，皆令人激賞。文鏡秘府論論文意：『不傍經史，卓然爲文。』

〔一一〕案『補假』，謂補綴假借。△以上反對用典。

顏延、謝莊，尤爲繁密〔一〕，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二〕，文章殆同書抄〔三〕。近任昉、王元長等〔四〕，詞不貴奇，競須新事〔五〕。爾來作者〔六〕，寢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七〕，語無虛字，拘攣補衲〔八〕，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九〕。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一〇〕！

〔一〕古直云：『顏延，卽顏延之。省字以就文句也。宋書謝靈運傳曰：「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又傳論曰：「延年之體裁明密。」』李徽教云：『中品顏延之條評語曰：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字一句，皆致意焉。又喜用故事，彌見拘束。』案下品評謝莊詩，未涉及其用典『繁密』，『今觀謝莊和元日雪花應詔、七夕夜詠牛女應制及自潯陽至都集道里名爲詩諸首，篇幅較長，且通首偶對，決無虛語，亦可謂『繁密』矣。然此非用典之『繁密』也。』

〔二〕陳延傑云：『大明，宋武帝年號。泰始，宋廢帝年號。』（葉長青說同。）李徽教云：『大明，宋孝武帝第二年號。（四五七—四六四）泰始，宋明帝第一年號。（四六五—四七一）』案李說是。

〔三〕古直云：『南齊書文學傳論曰：「今之文章，略有三體。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

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亦與仲偉之說相發。『葉長青云：『文心論說篇曰：曹植辨道，體同書抄。』

〔四〕古直云：『四庫全書提要曰：「鍾嶸詩品，一百三人之中，（案詩品凡百二十三人。嶸自序云「凡百二十人。」舉成數也。）惟王融稱元長，不著其名。或疑其有所私尊。然徐陵玉臺新詠亦惟融書字。蓋齊、梁之間，避齊和帝之諱，故以字行，實無他故。」案見行詩品，如汲古閣本、歷代詩話本、漢魏叢書本、嚴可均輯全梁文本，均稱「甯朔將軍王融詩。」不稱元長，與提要異。不知提要所據何本也。『齊司徒長史張融，』亦不稱字。知非避和帝諱矣。提要誤也。』案詩品序下篇：『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提要言避諱，蓋據序稱元長而言。下品標題雖作『齊甯朔將軍王融，』而評語仍稱元長。則題稱融及題『齊司徒長史張融，』或後人改稱名與？

〔五〕古直云：『南史任昉傳曰：「晚節轉好作詩，用事過多，屬詩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慕之，轉爲穿鑿。」案南史王僧孺傳曰：「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又王謏傳曰：「謏從叔儉，以博學見知。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儉後至，儉以所隸示之；儉操筆便成，舉坐擊賞。」又劉峻

傳曰：「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諸傳所言，並可與仲偉相發。」

〔六〕案宋葉少蘊石林詩話引『爾』作『邇』，『邇』『爾』正假子。

〔七〕史記鄒陽傳：『徒虛語耳。』

〔八〕案『拘攣』，亦作『攣拘』。史記鄒陽傳，『能越攣拘之語。』新序雜事三、漢書鄒陽傳並同。文選鄒陽獄中上書『攣拘』作『拘攣』。後漢書曹爽傳：『羣寮拘攣，難與圖治。』注：

『拘攣，猶拘束也。』（李徽叢書注亦引後漢書及注。）『補衲』，複語，『衲』亦『補』也。

廣雅釋詁四：『衲，補也。』王念孫疏證：『今俗語謂破布相連處爲衲頭。』

〔九〕許文雨云：『文心雕龍事類篇所謂「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者也。』案韋昭國語解詁：『思事義之是非。』文心雕龍事類篇：『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

〔一〇〕古直云：『以上揭當時文弊而刺之。』葉長青云：『文心雕龍事類篇曰：「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才爲盟主，學爲輔佐。夫以子雲之才，而自奏不學。及觀書石室，乃成鴻采。」此蓋言才本天賦，學可饋貧。與記室「且表學問」之旨若合符節。』案詩以自然爲主，所謂『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也。故大家之作，絕無矯揉妝束之態。顏氏家訓文章篇云：『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

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嗤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以衆矣。江南號爲詭癡符。』此可以申仲偉之說。『雖謝天才，』『謝』猶『乏』也。顏氏家訓所謂『必乏天才，勿強操筆。』彼文之『乏，』此文之『謝，』其義一也。王國維人間詞話云：『以長恨歌之壯采，而所隸之事，不過小玉雙成四字，才有餘也。梅村歌行，則非隸事不辦。白、吳優劣，卽見於此。』蓋吳亦『雖謝天才，且表學問』邪？△以上論用典之弊，明已論詩與當時之風尚不同。

陸機文賦，通而無貶〔一〕；李充翰林，疏而不切〔二〕；王微鴻寶，密而無裁〔三〕；顏延論文，精而難曉〔四〕；摯虞文志，詳而博瞻，頗曰知言〔五〕。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六〕。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七〕；張騭文士，逢文卽書〔八〕。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九〕。

〔一〕古直云：『文賦見文選。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曰：機妙解情理，作文賦。』許文雨云：『陸機文賦，妙解情理，心識文體，自可謂之通矣。但仲偉謂其無貶，則殊不見然。賦中明有雖應不

和，雖和不悲，雖悲不雅，既雅不艷云云，即區分褒貶之證也。』李徽教云：『文心雕龍總術篇曰：昔陸氏文賦，號爲曲盡。然汎論纖悉，而實體未該。』案文心雕龍序志篇謂『陸機文賦，照隅隙，鮮觀衢路。』（詳後古直箋引。）合總術、序志之言觀之，彥和蓋譏文賦慮周而體不大耳。（清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篇云：文心體大而慮周。）與仲偉謂文賦『通而無貶』各有所見。仲偉謂『文賦通而無貶。』蓋就其不比較各文體之優劣而言，許氏所稱文賦『區分褒貶之證』云云，乃所謂『專談文體』也。

〔二〕古直云：『隋書經籍志總集類：「翰林論三卷，李充撰。梁五十四卷。」案論已佚，嚴可均全晉文輯存數則。』案文心雕龍序志篇：『翰林淺而寡要。』與仲偉謂『疏而不切』之意合。文鏡秘府論四聲論云：『李充之製翰林，褒貶古今，斟酌病利，乃作者之師表。』甚爲贊許，則與仲偉所見殊矣。

〔三〕古直云：『宋書王微傳，不言著鴻寶，隋志子部雜家，有鴻寶十卷，不著撰人姓名，不知即微撰否？』案『密而無裁』，蓋謂繁密而無品裁也。文鏡秘府論四聲論引齊李節音譜決疑序云：『王微之製鴻寶，詠歌少驗。』乃就四聲而言，與仲偉就文體而言不同。

〔四〕古直云：『顏光祿集，無論文專篇。惟庭誥內有論文之言，或即指此。』許文雨云：『延之庭

誥，亦有論文之語。其論律呂音調（即憲子）曾見於王融，下文載之；其論言、筆之分，復爲劉勰所詆，具詳文心雕龍總術篇。』案『精而難曉，』蓋謂語精而意晦邪？張溥漢魏六朝百三集顏光祿集載庭誥文。

〔五〕古直云：『隋志總集類：『文章流別集四十一卷，梁六十卷。志二卷，論二卷。』案集、志、論均佚。全晉文輯存流別論十餘則。文心雕龍序志篇曰：『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於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洽流別，宏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又曰：『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巧，翰林淺而寡要。』又才略篇曰『摯虞品藻流別，有條理焉。』亦與仲偉之說相發。』許文雨云：『隋書經籍志史部，載文章志四卷，摯虞撰。書今未見。』案孟子公孫丑篇：『我知言。』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詔引詩曰：『知言之選。』文心雕龍總術篇：『知言之選難備。』

〔六〕古直云：『以上言本書與諸家論文之書，並異其趣也。』案文鏡秘府論四聲論：『摯虞之文章志，區別優劣，編輯勝辭，亦才人之苑囿。』仲偉言『數家不顯優劣。』概括摯虞。空海謂『文志區別優劣。』何所見之相反邪？△以上論諸家專談文體，不顯優劣。明己品詩重顯優劣也。

〔七〕古直云：『隋志總集類：詩集五十卷，謝靈運撰。又詩集鈔十卷，謝靈運撰。』許文雨云：

『隋書經籍志總集，載謝靈運集詩英九卷。』

〔八〕古直云：『隋志史部雜傳類：「文士傳五十卷，張隱撰。」案三國志注所引，有張隲文士傳，張衡文士傳。太平御覽引書目錄，張隲文士傳、張隱文士傳之外，又有張鄴文士傳。隱、鄴、衡，蓋卽隲之譌也。』車柱環云：『全梁文本、集成本「隲」作「隲」，「隲」乃「隲」之省。』山堂考索引誤作「隱」。『隋書經籍志史部有云：「文士傳五十卷，張隱撰。」「隱」乃「隲」之形誤。』案影宋本御覽引書目錄，有張隲文士傳、張隱文士傳、張鄴文士傳。古氏所稱御覽張隲，『隲』本作『隲』。車君謂『「隲」乃「隲」之省，「隱」乃「隲」之誤。』是也。『鄴』又『隱』之聲誤。作張衡，蓋又聯想之誤也。』逢詩輒取，『逢文卽書。』固嫌草率。然就保存作品而言，亦殊可貴。古人著作，或不幸散失，或經後人刪削而失傳者多矣！

〔九〕古直云：『以上言本書與詩文選集，亦不同流。』△以上論諸人選集詩文無品第。明已詩品有品第也。

嶸今所錄，止乎五言〔一〕。雖然，網羅今古，詞文殆集〔二〕，輕欲辨彰清濁，掎摭病利〔三〕，凡百二十人〔四〕。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五〕。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六〕，方申

變裁，請寄知者爾〔七〕。

〔一〕案錄止五言，乃仲偉之創例。前言『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正錄止五言之故。

〔二〕古直云：『漢書司馬遷傳：網羅天下放失舊聞。』案山堂考索、稗編引『詞文』並作『詞人。』

〔三〕古直箋本『彰』作『章。』『病利』作『利病。』云：『「輕欲，」猶「便欲」也。戰國策齊策：「使輕車。」注云：「輕，便也。」文選典引曰：「惇睦辨章之化合。」李善注：「尚書曰：

『平章百姓。』『辨』與『平』古字通也。」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案『彰』『章』正假字。『辨彰』猶『辨明。』『辨彰清濁，』似兼顯優劣及品第之高下而言，即辨明優劣高下。梁簡文帝答湘東王受試詩書：『辯茲清濁，使如涇渭。』亦係就優劣言。詩品下文『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則就音調之清濁言，取義有別。（魏文帝典論論文：『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則又據文氣言，取義又別。）『掎摭』猶『摘取。』梁簡文帝書：『不敢輕有掎摭。』亦同例。

〔四〕古直云：『凡百二十有三人。言「二十人」者，舉成數也。』陳延傑云：『陳振孫書錄解題

曰：「鍾嶸以古今作者三品而評之。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六十九人。」今考上中二品，適合陳氏之數。惟下品有七十二人，不知陳氏何云「六十九」也。都凡百二十有二人，鍾氏云「百二十人」者，蓋舉成數而言也。『案陳氏謂『上品十一人。』不計古詩。蓋古詩作者不詳，且非一人之作也。陳氏謂『下品七十二人。』（葉長青集釋導言同。）實則下品係『七十三人。』檢下品「齊僕射江祐」條云：『祐詩猗猗清潤，弟祀明靡可懷。』陳氏蓋僅據標題之江祐而言，未留意仲偉兼評祐之弟祀也。古氏謂『凡百二十有三人，』是。陳氏謂『都凡百二十有二人，』少計一人。

〔五〕古直云：『晉書阮籍傳曰：「子渾有父風，少慕通達。籍謂曰：仲容已預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左傳〔文十八年〕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六〕案後漢荀悅申鑒俗嫌篇，謂人形『有上中下品。』仲偉於詩亦分上中下三品。三品雖有高下之分，但皆佳作，皆才子所作也。差猶略也，大略也。

〔七〕古直云：『易繫辭曰：「化而裁之謂之變。」韓康伯注：「因而制其會通適變之道也。」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然此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葉長青云：『文心雕龍時序篇曰：「騁言讚時，請寄明哲。」案『方』猶『將』也。『方申變裁，』謂『將進而變更裁定。』△以上自謙

三品升降非定制。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一〕，陸、謝爲體貳之才〔二〕。銳精研思〔三〕，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四〕！嘗試言之，古曰詩頌〔五〕，皆被之金竹〔六〕，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八〕。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九〕。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於聲律邪〔一〇〕？

〔一〕案上品評王粲詩：『在曹、劉間，別構一體。』亦以曹、劉並稱。文鏡秘府論論文意篇：『漢、魏有曹植、劉楨，皆氣高出於天縱。』蓋詩中天縱之聖也。（論語子罕篇，子貢稱孔子『固天縱之將聖。』）元遺山論詩絕句：『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二〕車柱環云：『貳，謂副也，亞也。與上文聖字對言。論衡超奇篇『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體貳之才，』猶『參貳聖之才』也。』案趙岐孟子題辭：『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貳聖』卽『亞聖』也。

〔三〕李徽教云：『三國志魏志高柔傳：「楚禮申公，學士銳精。」顏氏家訓文章篇：「拙文研思，終歸嗤鄙。」』案『銳精研思，』猶『專志窮思。』

〔四〕古直云：『南史陸厥傳曰：「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爲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又沈約傳曰：「約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又宋書謝靈運傳論曰：「夫五色相生，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靈均以來，多歷年所，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案仲偉「或謂」云云，卽指休文而言也。陸厥與沈約書曰：「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闡此。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嵇嘔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與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玆論爲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韓卿關休文聲律之說，比仲偉詳盡多矣。又案文心雕龍聲律篇曰：「聲含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又曰：「夫宮商大和，

譬諸吹簫，翻迴取韻，頗似調瑟。瑟資移柱，故有時而乖貳；簫含定管，故無往而不壹。陳思、潘岳，吹簫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概舉而推，可以類見。」此皆潛關休文也。」案齊、梁人所謂宮商，大體皆謂平仄，故往往與平上去入互言。此文之「宮商之辨，四聲之論。」南史陸厥傳：「沈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並其例。又彥和所謂「吹簫之調，」乃自然合節。喻陳、潘之詩，自然合乎音韻也；所謂「瑟柱之和，」乃人爲合節。喻陸、左之詩，人爲合乎音韻也。似無潛關休文之意。聲律篇又云：「凡聲有飛沉，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離句而必睽。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揚不還。」正重聲律之論。神思篇贊亦云：「刻鏤聲律。」彥和豈不重聲律哉？通觀聲律篇，彥和蓋重人爲而合乎自然之聲律也。

〔五〕案山堂考索、稗編引「曰」並作「者。」「詩頌」猶「詩歌，」前已有說。

〔六〕古直云：「顏延之庭誥曰：「荀爽云：『詩者，古之樂章。』」然則雅頌之樂篇全矣。於是後之詩，率以歌爲名。摯虞文論，足稱優洽，所纂至七言而止。九言不見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也。是古詩頌，必被金竹，晉、宋文人，猶多知之也。禮記樂記曰：「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

之。」史記孔子世家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此皆古詩頌皆被金竹之證。」

〔七〕案周禮春官大師：『五聲：宮、商、角、徵、羽。』『五聲』卽『五音。』

〔八〕陳延傑云：『「置酒高堂上。」見阮瑀雜詩。』古直云：『曹子建箜篌引：「置酒高殿上，親交從我遊。」七哀詩：「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案「置酒高殿上，」仲偉引作「高堂上，」蓋所見異文也。若阮瑀雜詩：「我行自凜秋，季冬乃來歸，置酒高堂上，友朋集光輝。」字雖不誤，而非「韻首。」仲偉必非指此。』許文雨云：『詩品序云：「置酒高堂上，爲韻之首。」歷來指爲阮瑀雜詩，自不誤。古君獨以此句非瑀句之韻首，易箋爲曹植箜篌引「置酒高殿上」句，臆云詩品「殿」作「堂，」乃所見異文也。不知六朝人如張正見江總之擬「置酒高殿上，」樂府廂相和瑟調；孔欣之擬「置酒高堂上，」樂府廂相和平調。並無「堂」「殿」異文之糾混。足證古說實誤。記室先以詩頌「非調五音無以諧會」爲言，次舉「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二句，爲韻之首。是其意謂二句音諧，堪稱第一也。記室雖頗詬當日四聲八病之苛分，然於平仄之理，固非屏棄勿講者。況果如古箋「韻首」之說，則是舉其起調，何以原文至此忽絕？徒例勿評，是當作脫簡論，亦豈可通乎！」（節引。詳詩品講疏附錄二，評古直鍾記室詩品箋。）葉長

青云：『胡應麟詩數曰：「『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李陵逸詩也。子建『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全用此句，而不用其意。」又案以上兩篇皆樂府。』案『置酒高堂上。』爲阮瑀詩，（陸機樂府短歌行：『置酒高堂，悲歌臨觴。』本之。）與子建詩『堂』作『殿』不同，良是。惟據上言『昔曹、劉殆文章之聖，』此卽舉曹植兩句發端之例；下文『故三祖之詞』云云，又明是承『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二句而言，蓋由子建並論及曹氏三祖也。則此二句，自當指子建詩矣。岷以爲子建詩本作『置酒高殿上，』仲偉誤記爲『高堂上』耳。非如古氏所謂『所見異文』也。許氏定『置酒高堂上』爲阮瑀詩，未顧及上下文。古氏以『韻首』爲詩之發端；許氏以爲『謂二句音諧，堪稱第一。』岷以爲『爲韻之首。』似謂爲合乎音韻之開端，卽合乎平仄之開端也。（就五言而言。）下文『王元長創其首。』與此『首』字同義。『置酒高堂上，』爲『仄仄平平仄。』『明月照高樓，』爲『平仄仄平平。』（第一字平仄可不拘。）誠音韻鏗鏘，讀之口吻調利，已合乎唐律之句矣。又案古文苑及藝文類聚卷一一九引李陵逸詩晨風鳴北林一首，中有『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之句。卽胡氏詩數（內編卷二）所稱爲子建所用者也。惟此逸詩，是否李陵作，存疑。宋南平王劉鑠擬孟冬寒氣至詩：『明月照高樓，露落皎玄除。』齊湯惠休怨詩行：『明月照高樓，含君千里光。』上句蓋並本子建也。

〔九〕陳延傑云：『宋書曰：三祖陳王，威著盛藻。』（謝靈運傳論）』古直云：『魏志明帝紀曰：「景初元年，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文皇帝應天授命，爲魏高祖。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又武帝紀注引魏書曰：「太祖創造大業，文武並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南史蕭惠基傳曰：「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案此言前達非不好音韻，特異近世聲律之談耳。』許文雨云：『陳澧切韻考通論云：范蔚宗言宮商，猶後世之言平仄也。蓋宮爲平，商爲仄歟？』

〔一〇〕葉長青云：『文心雕龍樂府篇曰：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案宋魏了翁鶴山文集五二云：『詩以吟詠性情爲主，不以聲韻爲工。』仲偉詩主性情，雖不重人爲之聲律，但亦重自然音韻。山堂考索、稗編引『弦』並作『絃』，『弦』『絃』古今字。

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一〕；惟顏憲子〔二〕乃云「律呂音調〔三〕」。而其實大謬。惟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四〕。』嘗欲進知音論，未就〔五〕。』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揚其波〔六〕。三賢或貴公子孫〔七〕，幼有文辯〔八〕。於是士流景慕〔九〕，務爲精密。裴積細微，專相陵架〔一〇〕。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眞美〔一一〕。余謂

文製，本須諷讀〔一二〕，不可蹇礙〔一三〕，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一四〕。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一五〕。蜂腰、鶴膝，閭里已具〔一六〕。

〔一〕車柱環云：『文鏡秘府論引「之」上有「用」字，吟窗雜錄本同。』

〔二〕陳延傑云：『顏延之諡曰憲子，見宋書本傳。』

〔三〕李徽教云：『文選馬季長長笛賦：「夔、襄比律，子歷協呂。」李善注：「周禮〔大司樂〕大師，掌六律、六呂。六律，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呂，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中呂、夾鍾。」』

〔四〕葉長青集釋：『馮振案：「范曄自序云：『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宋書范曄傳。）」』案文鏡秘府論引此文，並云：『今讀范侯讚論，謝公賦表，辭氣流靡，罕有挂礙，斯蓋獨悟於一時，爲知音之創首也。』案仲偉此所論者，乃五言詩之聲律，而空海舉范曄讚論、謝莊賦表之辭氣流靡爲說，殊失體也。

〔五〕車柱環云：『吟窗雜錄本「進」作「造」，「文意較勝，當從之。下品區惠恭詩評語有云：「後

造獨樂賦。」又云：「且可以爲謝法曹造。」與此同例。「未就」下多「而卒」二字。」

〔六〕陳延傑云：『南史陸厥傳：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爲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
案楚辭漁父：『何不涇其泥而揚其波。』

〔七〕古直云：『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曰：「王粲家本秦川貴公子孫。」直案：王融，爲宋中書令王僧達之孫。謝朓，爲宋僕射謝景仁之從孫。祖述，吳興太守。父緯，散騎侍郎。故云：「或貴公子孫。」』許文雨云：『沈約，宋征虜將軍沈林子之孫。』車柱環云：『吟窗雜錄本「或」作「咸」，於義較長，當從之，「或」蓋「咸」之形誤。』案「咸」字是。沈約祖林子，宋征虜將軍。父璞，淮南太守。見南史約傳。是約亦貴公子孫也。

〔八〕李徽教云：『淮南子道應篇：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案文子微明篇亦云：『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有』『在』互文。）

〔九〕案上品評曹植詩：『抱篇章而景慕。』梁簡文帝圖雍州賢能刺史教：『矧彼前賢，寧忘景慕。』
『景慕』猶『景仰』，後漢書劉愷傳：『今愷景仰前修。』注：『「仰」猶「慕」也。』（『仰』

舊誤『景。』。

〔一〇〕古直云：『文選子虛賦曰：「襞積褰縞。」張揖曰：「襞積，簡齧也。」思玄賦曰：「美襞積以酷烈兮。」舊注：「襞積，衣縫也。」』車柱環云：『吟窗雜錄本「襞積」作「擗績」，「績」蓋「績」之形誤。「襞積」與「擗績」，古字通用。』李徽教云：『文選張平子思玄賦劉良注：「襞積，重疊也。」案『專』讀爲『轉』。』

〔一一〕古直云：『此言文用四聲後之弊也。南史庾肩吾傳曰：「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爲靡麗。」案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四十八引李德裕論文云：『沈休文以音韻爲切，重輕爲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未可以言文外意也。古文辭高者，蓋以言妙爲工。適情不取於音韻，盡意而已。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足尤，詞寡累句。古辭乃金石琴瑟，尙於至音。今則如絲竹鞞鼓，返於促節。卽知聲律之爲弊也。』此說亦可參。

〔一二〕車柱環云：『吟窗雜錄本「諷讀」作「諷誦」，「誦」字較勝。』

〔一三〕古直云：『文心雕龍聲律篇曰：「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李徽教云：『周易蹇卦：「往蹇來連。」「蹇礙」，卽「往蹇來連」之意。』案『蹇礙』，猶『蹇澀』。』不順暢。

〔一四〕古直云：『南齊書文學傳論曰：「雜以風謠，輕屑利吻。」文心雕龍聲律篇曰：「吐納律呂，屑吻而已。」金樓子〔立言篇下〕曰：「至如文者，惟須屑吻適會，情靈搖蕩。」並與仲偉之說相發。』車柱環云：『吟窗雜錄本「口」作「唇」。』案文鏡秘府論四聲論：『〔陸善〕經謂：「嶸徒見口吻之爲工，不知調和之有術。（中略）四聲之體調和，此其效乎！」文心雕龍章表篇：「唇吻不滯，則中律矣。」』

〔一五〕古直云：『南史沈約傳：「武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不特仲偉病未能也。』葉長青集釋：『馮振案：「枚乘七發：『太子曰：僕病未能也。』」車柱環云：『吟窗雜錄本「至」下有「如」字，文鏡秘府論引「至」下有「於」字，「如」猶「於」也。』李徽教云：『文選張景陽七命：「公子曰：余病未能也。」』案文鏡秘府論四聲論：『經謂：「〔嶸〕或復云：『余病未能。』觀公此病，乃是膏肓之疾，縱使華佗集藥，鵲投針，恐魂岱宗，終難起也！」』據上文所舉『置酒高堂上。』及『明月照高樓，』並合乎平仄之句。則仲偉非不諳平仄，所謂『余病未能，』蓋謙詞；或亦有不屑之意邪！又文鏡秘府論四聲篇：『經數聞江表人說：「梁王蕭衍不知四聲，嘗縱（從）容謂中領軍朱异曰：『何者名爲四聲？』异答云：『「天子萬福，」卽是四聲。』衍謂异：『「天子壽考，」豈不是四聲』

也？』以蕭主之博洽通識，而竟不能辨之。』蓋蕭衍所謂『天子壽考，』『考』乃上聲，非入聲。衍不能辨也。明張溥沈隱侯集題詞：『四聲譜，自謂入神，後代遵奉。而不獲邀賞於武帝，聲病牽拘，固非英雄所喜也。』喜不喜爲一事，辨不辨又爲一事。武帝實不能辨也。

〔一六〕陳延傑云：『沈約云：「詩病有八：一曰平頭，二曰上尾，三曰蜂腰，四曰鶴膝，五曰大韻，六曰小韻，七曰旁紐，八曰正紐。」詳見詩人玉屑。』許文雨云：『黃侃文心雕龍聲律札記曰：「記室云：『蜂腰、鶴膝，閭里已具。』蓋謂雖尋常歌謠，亦自然不犯之，可無嚴設科禁也。』』案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十：『李百藥曰：「分四聲八病。」按〔宋李淑〕詩苑類格：「沈約曰：『詩病有八：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通。』』關於八病，文鏡秘府論文二十八種病及宋魏慶之之詩人玉屑卷十一詩病，解說甚詳。茲僅就仲偉所舉『蜂腰、鶴膝』略述之。文鏡秘府論云：『蜂腰詩者，五言詩一句之中，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言兩頭粗，中央細。似蜂腰也。』古詩曰：「聞君愛我甘，竊獨自雕飾。」是也。（詩人玉屑引『獨』作『欲』。云：『君』『甘』皆平聲，『欲』『飾』皆入聲。）鶴膝詩者，五言詩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言兩頭細，中央粗，似鶴膝也。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是也。（詩人玉屑云：『來』『思』皆平

聲。』又據宋蔡寬夫詩話：『若五字首尾皆濁音，而中一字清，卽爲蜂腰。首尾皆清音，而中一字濁，卽爲鶴膝。』如古詩：『白露_濁野_清草_濁，』爲蜂腰。『攀_清條_濁折_清其_濁榮_清，』爲鶴膝。仲偉謂『蜂腰、鶴膝，閭里已具。』蓋謂聲病之風，盛行於閭里也。唐劉知幾史通雜說下：『自梁室云季，雕蟲道長，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儷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亦可證其義。文鏡秘府論四聲論引齊李節音譜決疑序有云：『平上去入，出行閭里，沈約取以和聲之律呂相合。』與此言『蜂腰、鶴膝，閭里已具。』義亦相似。中品評沈約詩：『見重閭里，誦詠成音。』蓋由約重聲律故也。△以上反對人爲之聲律。

陳思贈弟〔一〕，仲宣七哀〔二〕，公幹思友〔三〕，阮籍詠懷〔四〕。子卿雙鳧〔五〕，叔夜雙鸞〔六〕，茂先寒夕〔七〕，平叔衣單〔八〕。安仁倦暑〔九〕，景陽苦雨〔一〇〕，靈運鄴中〔一一〕，士衡擬古〔一二〕。越石感亂〔一三〕，景純詠仙〔一四〕，王微風月〔一五〕，謝客山泉〔一六〕，叔源離宴〔一七〕，鮑照戍邊〔一八〕。太沖詠史〔一九〕，顏延入洛〔二〇〕，陶公詠貧之製〔二一〕，惠連擣衣之作〔二二〕。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謂篇章之珠澤〔二三〕，文彩之鄧林〔二四〕。

〔一〕陳延傑云：『曹植有贈白馬王彪詩。』

〔二〕陳延傑云：『王粲有七哀詩。』古直云：『見文選。』

〔三〕陳延傑云：『劉楨贈徐幹詩：「思子沈心曲，長嘆不能言。」當爲思友作也。』古直說同。

〔四〕陳延傑云：『阮籍有詠懷詩八十二首。』古直云：『文選錄其十七首。』案自『陳思贈弟』以下，至『陶公詠貧之製。』爲有韻之文。首四句，哀、懷叶韻。

〔五〕陳延傑云：『古文苑載蘇武別李陵詩：「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此取其首二字也。』古直云：『初學記十八引蘇武別李陵詩曰：「二鳧俱北飛。」古文苑亦載之，但「二鳧」作「雙鳧。」』許文雨云：『庾信哀江南賦曰：「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雁空飛。」白居易與元九書云：「五言始於蘇李，去詩未遠，梗概尙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雁爲喻，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蓋自唐以前人早認雙鳧詩爲漢蘇武之作。近人梁任公疑係六朝之蘇子卿，羌無徵證，恐不可從。又案前漢書揚雄傳解嘲辭曰：「雙鳧飛不爲之少。」雄，古今之善摹擬者，此語自有所本。』案古文苑載蘇武別李陵詩全首：『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見何詎央？愴恨切中懷，不覺淚沾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初學記十八引作李陵贈蘇武詩，僅引前四句。古氏所引初學記，改標題爲蘇武別李陵詩。（蓋據古文苑改。）

御覽卷四八九亦引此詩前四句（『斯館』作『斯士』，『我當』作『我獨。』），宋祝穆事文類聚後集卷四七引此詩前兩句，標題並作李陵贈蘇武詩。此詩如爲蘇武（字子卿）作，而詩品上中下三品，皆不涉及蘇武，於此節所舉二十一位代表作家之代表作品，竟有『子卿雙鳧』，豈非怪事！如爲李陵（字少卿）作，而此詩三、四兩句『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又明爲蘇武口吻。幸而金王朋壽類林雜說卷七中引『劉義慶』臨川王集，保存此詩，三、四兩句『子』『我』二字互易，作『我當留斯館，子當歸故鄉。』則全首皆李陵口吻，是此詩爲李陵作審矣。（是否後人代作，非茲所論。）然則今傳詩品『子卿雙鳧』乃『少卿雙鳧』之誤。（參看車柱環校證。岷之演講稿『校書的甘苦。』亦有詳說。少卿之誤爲子卿，『少』『子』草書形近易亂。史記越世家正義引吳越春秋云：『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文選陸士衡豪士賦序李善注引子禽作少禽，卽『子』『少』相亂之例。）庾信哀江南賦：『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雁空飛。』清倪璠注：『李陵別蘇武詩云：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留故鄉。』（下『留』字蓋本作『歸』，涉上『留』字而誤。）徑引爲李陵詩，疑本於初學記或御覽。惟『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明是蘇武口吻，如不校正『子』『我』當互易，則決不能定爲李陵詩。陳延傑、古直、許文雨之相沿爲蘇武詩，皆失考也。

〔六〕陳延傑云：『嵇康贈秀才入軍詩：「雙鸞匿景曜。」故云然。』古直云：『見文選。』

〔七〕陳延傑云：『張華雜詩有「繁霜降當夕」之句，故云。』古直云：『當指雜詩「暑度隨天運」一首，見文選。』許文雨云：『「寒夕」自係其詩所用之字，必非鑿括詩句之意，此詩殆已佚去。或即以「繁霜降當夕」當之，恐誤。』案張華雜詩「暑度隨天運」一首，中云：『東壁正昏中，涸陰寒節升。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則「寒夕」豈非其詩所用之字邪？雜詩本三首，並警策之作，岷疑仲偉以「寒夕」概括三首。

〔八〕陳延傑云：『今所傳何晏詩，止有擬古與失題二首，皆無「衣單」之句，想已佚矣。』古直說同。案鸞、單叶韻。

〔九〕陳延傑云：『潘岳在懷縣作，「隆暑方赫曦。」殆指此歟？』古直云：『當指在懷縣作「南陸迎脩景」一首，見文選。』案「隆暑方赫曦，」即「南陸迎脩景」首中句。惟「隆暑方赫曦，」則不得云「倦暑，」安仁悼亡詩有云：『溽暑隨節闌，』殆即指此。此岷舊說。（今檢許文雨已有此說。）惟溽暑既隨節候而盡，則不致倦於暑矣。在懷縣作第一首：『隆暑方赫曦，』雖不得云「倦暑，」而下云「朝想慶雲興，夕遲白日移，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第二首：『我來冰未泮，時暑忽隆熾，感此還期淹，嘆彼年往駛。』則是並有「倦暑」之意矣。故「安仁倦

暑，『當兼指在懷縣作二首而言。』古氏謂指第一首，所見未備。

〔一〇〕陳延傑云：『張協有雜詩二首，末首純寫雨也。』古直云：『當指雜詩「黑蜺躍重淵」一首，見文選。』案文選載張景陽雜詩十首。末首『黑蜺躍重淵。』陳氏謂『末首純寫雨。』與古氏所指同。

〔一一〕陳延傑云：『謝靈運有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古直云：『見文選。』案嚴羽滄浪詩話云：『謝康樂擬鄴中諸子之詩，氣象不類。』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云：『詩材稟賦，各有所近，靈運鄴中，不惟不類，並其故步失之。』仲偉以鄴中詩爲『五言警策。』所見何相去之遠邪！

〔一二〕陳延傑云：『陸機有擬古詩十二首。』古直云：『見文選。』許文雨云：『計有十四首，詳下古詩品。』案機擬古可據者十三首。詳古詩品。

〔一三〕陳延傑云：『劉琨扶風歌，蓋感亂作也。』古直說同。案見文選。

〔一四〕陳延傑云：『郭璞有遊仙詩十二首。』古直云：『文選錄其七首。』許文雨云：『今存遊仙詩十四首。』案許說本丁福保所輯全晉詩。遂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晉詩，搜輯殘句，增至十九首。詩品中品，評郭璞詩所稱『奈何虎豹姿，』及『戢翼棲榛梗』之句，丁、遂並失收。則璞遊仙詩全殘尚存二十一首。

〔一五〕古直云：『王微詩，今存五首，無風月句。』陳延傑亦云：『無風月句。』許文雨云：『江文通雜體詩，有「王微君微養疾」一首，中云：「清陰往來遠，月華散前墀。」寫風月也。原詩自有此。』案丁福保全宋詩輯存王微詩四首。遂欽立所輯王微詩，多七襄怨詩：『藻帳越星波，玉飾渡雲川。』二句。（初學記四引。）是王詩今存五首，但不全耳。許氏舉江淹擬王微養疾中二句，寫風月。惟據江詩一月字證原詩之『風月，』恐未必然。

〔一六〕陳延傑云：『靈運爲山水詩開關手，故寫山泉極超豔。』古直云：『靈運多山水之作，故曰：謝客山泉。』許文雨云：『文心雕龍明詩篇以爲宋初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蓋指靈運也。』車柱環云：『上文已舉靈運之鄴中詩，則此不得復舉其詩。上下文皆單舉一人，此謝客疑本作謝朓。謝朓忝役湘州與宣城吏民別詩甚佳，且其中有「山泉諧所好」之句；直中書省詩尤佳，末有「聊忝山泉賞」之句，可爲本作「謝朓山泉」之證。此作謝客，蓋由後人僅知謝客長於山水詩而意改。』案車說甚辯，可備一解。惟謝朓雖有『山泉』之句，究非專擅於山水詩。此言『謝客山泉，』乃就靈運之專長而言。卽不舉其鄴中詩，亦應舉其『山水』詩。仲偉極推崇靈運詩，故不嫌旣標舉其鄴中詩，又稱其『山水』詩與？『山水』之作『山泉，』爲叶韻故也。初學記五引謝靈運遊名山志序云：『夫衣食生之所資，山水性之所適，今滯所資之累，擁其所適之性』

耳。』靈運極愛山水，仲偉何致不稱『謝客山泉』邪？至於文心雕龍明詩篇所云『山水方滋，』謂寫山水詩者正多，似非如許氏所謂專指靈運也。山水詩境界之廣，由靈運開闢，然寫山水詩非由靈運開闢也。陳延傑說未明。

〔一七〕古直云：『初學記十八引謝混送二王在領軍府集詩曰：「苦哉遠征人，將乖萃余室。明窗通朝暉，絲竹盛蕭瑟。樂酒輟今晨，離端起來日。」離宴，當指此也。』

〔一八〕陳延傑云：『鮑照有代出自薊北門行，蓋詠戍邊作也。』古直說同。案仙、泉、邊叶韻。

〔一九〕陳延傑云：『左思有詠史詩八首。』古直云：『見文選。』案唐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一九引左思詠史詩四句：『梁習仕魏郎，秦兵不敢出；李牧爲趙將，疆場得清謐。』在文選八首之外。岷之『論「荒塗橫古今」』（左思招隱詩第二首中句。）演講稿有說。遂欽立所輯晉詩，亦存左詩此四句。

〔二〇〕陳延傑云：『顏延之有北使洛詩。』古直云：『見文選。』

〔二一〕陳延傑云：『陶潛有詠貧士詩七首。』古直云：『文選錄其一首。』案仲偉所舉二十一代表詩人中，於陶淵明獨稱陶公，尊之也。於陶詩最稱其詠貧士，蓋陶公以古貧士自況也。

〔二二〕陳延傑云：『謝惠連有擣衣詩。』古直云：『見文選。』車柱環云：『洛、作爲韻。』

〔二二〕葉長青云：『穆天子傳：天子北征，舍於珠澤，以釣於流水。』案『所』猶『可』也。『之』猶『若』也，下同。穆天子傳珠澤，郭璞注：『此澤出珠，因名之曰。』此『篇章珠澤，』喻篇章之多。

〔二四〕古直云：『山海經海外北經曰：『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蜀志郤正傳曰：『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羣。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案「文彩鄧林，」喻文「彩」之盛也。』葉長青云：『珠澤、鄧林，皆地名。』文心雕龍事類篇曰：「鬱若崑崙、鄧。」猶言文彩之滙萃耳。』車柱環云：『詩人玉屑引「鄧林」下有「乎」字。』案列子湯問篇亦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淮南子墜形篇：『夸父棄其策，是爲鄧林。』阮籍詠懷：『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郭璞客傲：『羣才雲駭，藹若鄧林之會逸翰。』仲偉所謂珠澤、鄧林，不必執著爲地名。△以上舉二十一人代表作作結。自『昔曹、劉殆文章之聖，』至『閭里已具。』論反對人爲聲律之故。次自『陳思贈弟』以下至篇末，標舉二十一代表作家五言警策之作，皆未重人爲之聲律，以廣其反聲律之證驗。仲偉以爲善用賦、比、興，『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乃『詩之至。』（詳前序。）然詩至齊、梁，益臻綺密，重聲律乃自然之趨勢。『風力』『丹采』之外，不能不『協之以聲律』

也。仲偉較保守，故反聲律。彥和能進取，故文心雕龍特著聲律篇。四庫全書提要云：『詩文評之作者，著於齊、梁間。同一八病四聲也，鍾嶸以求譽不遂，巧致譏排；劉勰以知遇獨深，繼爲推闡。詞場恩怨，亘古如斯！』（卷一百四十八集部總敘。）鍾嶸求譽於沈約被拒，（南史鍾傳。）其反對聲律，或亦有因。沈約讀文心雕龍大重之，謂爲深得文理。（梁書勰傳。）由劉勰取其聲律說，或亦有因。然非得約之知遇後乃『繼爲推闡』也。△以上從清何文煥歷代詩話本，爲全書總序。

詩品卷上



古詩〔一〕

其體源出於國風〔二〕。陸機所擬十四首〔三〕，文溫以麗〔四〕，意悲而遠〔五〕，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六〕。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七〕，雖多哀怨〔八〕，頗爲總雜〔九〕，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一〇〕。客從遠方來〔一一〕，橘柚垂華實〔一二〕，亦爲驚絕矣〔一三〕。人代冥滅〔一四〕，而清音獨遠，悲夫〔一五〕！

新學堂

〔一〕陳延傑云：『詩藪〔雜編卷一〕曰：十九首之目，漢世無之，第以名氏不詳，總曰古詩。』古直云：『文選古詩十九首，李善注，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案文心雕龍明詩篇：『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行一篇，則傅毅之詞。』文選古詩十九首李善注：『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馬上東門。』（今本『馬』作『車』。）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所謂『或云枚乘，』蓋本文心雕龍『或稱枚叔』也。（枚乘字叔。）

〔二〕古直云：『昔者劉略、班志，辨章諸子學術，必云某家者流，出於某官。仲偉品詩，蓋亦仿此。章學誠曰：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別也。如云某人之詩，其源出於某家之類，最爲有本之學。其法出於劉向父子。鍾嶸所推流別，亦有不宜盡信處。蓋古書多亡，難以取證。』（節錄古氏『發凡』中語。）車柱環云：『以下評語「源」上皆無「體」字，惟首標出「體」字，文意較勝。凡言某人之詩源出於某，皆指其詩體而言。』楊祖珪云：『葉夢得石林詩話：魏、晉間人詩，大抵專工一體，如侍宴、從軍之類。故後來相與祖習者，亦但因其所長取之耳。謝靈運擬鄴中七子與江淹雜擬是也。梁鍾嶸作詩品，皆云某人詩出於某人，亦以此。』案後評曹植詩：『其源出於國風，體被文質。』評王粲詩：『其源出於李陵，在曹、劉間，別構一體。』評陸機

詩：『其源出於陳思，舉體華美。』評張協詩：『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評謝靈運詩：『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皆標出『體』字。中品、下品涉及『體』字之例亦甚多。顏延之重釋何衡陽書：『文博體周，頗善師法。』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啓心閑繹，託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迴。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文心雕龍序志篇：『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論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是文體之論師法、淵源，宋、齊、梁蓋已成習尚，非仲偉始依自劉略、班志，如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篇）及古氏說也。仲偉所謂『體源』，乃探溯其詩體類似之源，非謂師承，中品評嵇康詩：『頗似魏文。』『頗似』亦謂其詩體相似耳。中品評應璩詩：『祖襲魏文。』下品評檀、謝七君詩：『並祖襲顏延。』中品評郭璞詩：『憲章潘岳。』評沈約詩：『憲章鮑明遠。』『祖襲』『憲章』，乃有師承之意。明乎此以窺仲偉所溯流別，蓋無礙矣。章學誠謂『詩品溯流別，有不宜盡信處，蓋古書多亡，難以取證。』如魏應璩詩多亡，仲偉於中品謂陶淵明詩源出應璩，最爲後世所非之類。然此僅窺其一端。實則仲偉所謂體源，多爲後人所非，乃由不明『體源』之義。葉夢得石林詩話所謂『祖習』，（『祖習』猶『祖襲』，襲、習古通。）無異言『師承』。

所稱『謝靈運擬鄴中七子與江淹雜擬（三十首）』，『亦非『專工一體』之例。仲偉謂古詩之體源於國風，清沈德潛說詩粹語卷上云：『古詩十九首，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遊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顯言，或反覆言。初無奇關之思，驚險之句，而西京古詩皆在其下，是爲國風之遺。』以爲國風之遺，本仲偉說也。國風，乃民間歌謠，或經文人修訂，或即文人代作。漢樂府民歌，與古詩亦頗有淵源。往往三四五七言雜陳，經文人節刪修飾，即成絕佳之五言詩。如古詩十九首之十五生年不滿百一首，即將漢樂府古辭西門行三四五七雜言節刪修飾而成。余冠英漢魏六朝詩選序（一九六一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亦有說。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云：『「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即「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也。子建詩學十九首。』不知古詩此二句，乃本於樂府民歌西門行也。（曹植二句，見遊仙篇。）王國維人間詞話卷上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寫景如此，方爲不隔。』亦未道及古詩此四句乃本於樂府民歌。附錄古詩十九首之十五：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長夜，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漢樂府古辭西門行：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悵，當復待來茲。飲醇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愁憂。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長夜，何不秉燭遊？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人壽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貪財愛惜費，但爲後世嗤。（見宋書樂志三、樂府詩集三十七。）

兩相比對，古詩『生年不滿百』一首，顯然乃節刪修飾西門行一首而成。御覽八百七十引古詩『生年不滿百』句作『人生不滿百』，與西門行句尤合。曹植句亦同。西門行中『人壽非金石』句，古詩十九首之十一亦用之。

〔三〕古直云：『陸機擬古，今存十二首，見文選。』許文雨云：『吳汝綸古詩鈔云：「陸機所擬，今可見者十二首。鍾記室云十四首，蓋二篇亡佚矣。舊傳爲枚乘作者，殆此諸篇。玉臺所錄枚乘雜詩九首皆在此。惟今日良宴會、青青陵上柏、明月皎夜光三首，以非玉臺體，徐陵不錄。而李善據『遊戲宛與洛』與『驅車上東門』，辨其非盡枚乘。知此三篇，舊必亦云乘作。陸所擬亡二篇，其一篇必驅車上東門矣。餘一篇，不可復考。且詩品以此十四篇爲『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而疑去者日以疏以下四十五首，爲建安中曹、王所製。玉臺亦以凜凜歲暮、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等篇，引爲古詩，不云枚乘。知此十四篇與餘篇，古自分劃，不雜廁也。』按吳

說甚是。惟於陸氏篇章欠考。陸氏除行行重行行、今日良宴會、迢迢牽牛星、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明月何皎皎、蘭若生春陽、青青陵上柏、東城高且長、西北有高樓、庭中有奇樹、明月皎夜光十二章擬作外，其駕言出北闕行，唐人藝文類聚於題下有「驅車上東門」五字，爲十四篇擬作之一甚明。毋勞以選注迂迴定之。又其遨遊出西城，以辭氣考之，亦明是擬迴車駕言邁之作。吳鈔發其疑，而不指出陸氏所擬之篇，誠有遺憾矣。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以爲此諸詩「象氣玲瓏，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動天地。」其言似本仲偉。案仲偉稱陸機所擬十四首，文選卷三十存十二首，許氏已標舉十二首之名。惟東城高且長一首，陸機擬作東城一何高，或機所見異文如此。否則非擬東城高且長矣。玉臺新詠始作「東城高且長」。藝文類聚卷四一引陸機駕言出北闕行一首，首句作「驅馬上東門。」與李善文選注所引古詩句合。許氏改「馬」爲「車」，以合於今傳古詩驅車上東門一首，斷爲陸機十四篇擬作之一，是也。惟不知「車」本作「馬」耳。至於機遨遊出西城一首，許氏謂「以辭氣考之，亦明是擬迴車駕言邁之作。」以合仲偉所稱十四首之數，此乃臆說。要之，機所擬十四首，今可考者，蓋十三首而已。

〔四〕古直云：「西京雜記曰：『枚皋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車柱環云：「〔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引「以」作「而。」案下句「意悲而遠，」「以」「而」

互文，『以』猶『而』也。禮記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言『溫』而不及『麗。』古詩『文溫』與詩合。文心雕龍明詩篇：『古詩佳麗。……婉轉附物。』言『麗』而不及『溫。』惟言『婉轉』與『溫』意近。唐釋皎然詩式亦謂古詩十九首『婉而成章。』（借用晉杜預春秋序中句。）韓愈進學解：『詩正而葩。』『正』故『溫柔，』『葩』則『麗』矣。（說文：葩，華也。）古詩誠相似。

〔五〕車柱環云：『詩人玉屑引「遠」作「切」，「作「遠」較佳。文鏡秘府論論文意篇稱古詩「格高而詞溫，語近而意遠。」即本此文。可證詩品本作「遠。」』案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僚慄兮若在遠行。』『意悲而遠，』亦近楚辭。文心雕龍明詩篇謂古詩『怆悵切情。』（說文新附：怆，悲也。）『怆悵』與『意悲』亦相關。

〔六〕古直云：『史記呂不韋傳曰：「使其客著所聞集論，號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案「文溫」以下讚古詩，非稱陸機也。』案文選楊德祖答臨淄侯牋：『呂氏、淮南，字直千金。』李善注引桓子新論曰：『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南齊書文學傳論，論鮑照詩：『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艷，傾炫心魂。』迥非溫麗悲遠之比，沈德潛謂古詩

〔十九首〕『無奇闢之思，驚險之句。』（詳前。）而讀之令人『驚心動魄，』所以不可及也！
胡應麟云：『擬十九首，自士衡諸作，語已不偏。』（詩藪內編卷二。）『文溫』以下，自是讀古詩，非稱陸機矣。

〔七〕古直云：『去者日以疏，文選古詩十九首之第十四首。除十九首外，古詩今存者無過十餘首，合古詩止得三十餘首。較仲偉所見，又佚十餘首也。』許文雨云：『「其外」云者，凡指陸機所擬十四首以外之古詩尚有四十五首也。合計仲偉所見古詩具五十九首。古君偶失其解，致誤計其數耳。』（詩品講疏附錄二。）案遂欽立輯漢詩卷十二，古詩十九首之外，又上山採薜蘿、四坐且莫誼、悲與親友別、穆穆清風至、蘭若生春陽、橘柚垂華實、十五從軍征、新樹蘭蕙葩、步出城東門、採葵莫傷根、甘瓜抱苦蒂、青青陵中草，十二首，及殘存有客從南來、泛泛江漢萍、離家千里客、日暮塗且遠、屢見流芳歇、石門通越井。六首，合計三十七首。

〔八〕案『哀怨，』亦近楚辭。國風邶風之綠衣、燕燕、谷風，衛風之氓，亦皆哀怨之作也。文心雕龍隱秀篇。『古詩之離別，詞怨旨深。』

〔九〕葉長青云：『顏延之庭詒：總雜不類。』李徽教云：『中品江淹條，文通詩體總雜。』案『總雜』猶『繁雜。』

〔一〇〕陳延傑云：『詩藪〔雜編卷一〕曰：今讀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滿百等篇，已列十九首者，詞皆絕到，非行行重行行下。外九首上山採蘼蕪一篇，章旨渾成，特爲神妙，第稍與古詩不同，是當時樂府體。四坐且莫誼中四語極工。惟悲與親友別、蘭若生朝陽七篇，奇警略遜，疑鍾氏所謂「總雜」者，足覩昭明鑑裁。然詞氣溫厚，非建安所及，謂出曹、王，非也。』古直云：『去者日以疏諸篇，溫麗淳厚，自是漢風。試取建安篇什與之同誦，鴻溝立判矣。舊疑曹、王所製，必不然已。』許文雨講疏：『曹植，分指曹植、王粲。而〔清〕馮舒詩紀匡謬「樂府起於漢，又其辭多古雅」條，引此作「陳王。」又紀昀四庫古詩解提要亦引作「陳王，」則專指曹植一人。』案明胡應麟詩藪雜編卷一云：『鍾氏謂古詩士衡擬外，四十五首「頗爲總雜，」疑出建安諸子。』以『建安諸子』統釋仲偉所謂『曹王』，是以『曹王』指曹植、王粲，非指陳王曹植一人矣。顏延之庭誥謂『李陵衆作總雜不類，元是假託。』江淹雜體三十首，仲偉謂其『詩體總雜。』（詳中品。）而曹植詩，仲偉謂其『源出國風。』王粲詩仲偉謂其『源出李陵。』李陵詩『源出楚辭。』（詳後。）曹、王詩體源甚明。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既是『總雜』，則非曹、王所製矣。如疑四十五首中或有曹、王之製尚可。惟仲偉既稱『舊疑，』其說自有所本。古詩能舉名之作者，此稱曹植、王粲，劉勰稱枚乘、傅毅，（文心雕龍明詩篇。）陳徐陵、唐李善並稱枚乘。

〔玉臺新詠及文選注。〕唐皎然稱傅毅、蔡邕，（詩式。）明王世貞稱枚乘、張衡、蔡邕，（藝苑卮言。）胡應麟稱枚乘、張衡。（詩藪。）總計有枚、傅、張、蔡、曹、王六人。此外則無考。蘇武詩或亦在古詩中。文選卷二十九『蘇子卿詩四首。』何義門、孫月峯等評註本作『蘇武古詩四首。』義門讀書記四十五作『蘇子卿古詩。』蘇詩自是古詩，而特標『古詩』二字，或以蘇詩應在古詩中邪？

〔一一〕古直云：『古詩十九首之第十八首。』

〔一二〕古直云：『十九首外，別標古詩三首之第一首。』

〔一三〕古直云：『文心雕龍辨騷篇曰：「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又贊曰：「驚才風逸。」仲偉所云「驚絕」，蓋「驚采絕艷」或「驚才絕艷」之省詞。』車柱環云：『稗史彙編引「驚絕」作「警絕。」警、驚古通。此以作「警」爲正，謂奇警超絕也。』李徽教云：『鮑照芙蓉賦：「稟若華之驚絕。」陶弘景與梁武帝啓：「惟覺勢力驚絕。」』案文心雕龍隱秀篇：『露鋒文外，驚絕乎妙心。』車君謂「警、驚古通。」是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祝融驚而蹕御兮。』漢書『驚』作『警，』卽其證。）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屢舉古詩中句，謂『用意警絕，說理玄微。』字亦作『警。』又云：『子建雜詩全法十九首，意象規模酷肖，而奇警絕到弗如。』『警絕，』

卽『奇警絕到』之意，亦卽『奇警卓絕』之意。唐詩紀事三十一引殷璠評常建詩：『思既邈苦，詞又警絕。』亦用『警絕』一詞。古氏說『驚絕』爲『驚采絕艷』，或『驚才絕艷』，『古詩之『采』『才』，似不當以『艷』爲說也。

〔一四〕古直云：『使果出曹、王之手，則人代甚近，何云「冥滅」？』知仲偉亦不以舊疑爲然矣。』陳延傑云：『古詩之什，多以爲兩漢枚、傅等所造，鍾詩以不知時代，又失姓氏，故云「人代冥滅」也。然近世有證五言詩始於東京，又可商榷矣。』李徽教云：『後漢書逸民傳贊：『江海冥滅。』案詩品序：『古詩眇邈，人世難詳。』亦卽『人代冥滅』也。吟窗雜錄本作『寂滅』，『恐非其舊。仲偉謂古詩『人代冥滅』，昭明不稱古詩作者。詩品、文選並列古詩於李陵詩之前，亦同。』

〔一五〕陳延傑云：『雕龍〔明詩篇〕曰：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怛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案史記伯夷列傳：『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卽仲偉詞意所本。

漢都尉李陵詩〔一〕

其源出於楚辭〔二〕。文多悽愴，怨者之流〔三〕。陵，名家子，有殊才〔四〕，生命不諧，聲顏身喪〔五〕。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六〕！

〔一〕古直云：『漢書〔李廣傳〕曰：李陵，字少卿，廣之孫也。少爲侍中，善騎射，愛人。武帝以爲有廣之風，拜爲騎都尉。天漢中，將步卒五千擊匈奴，轉鬪矢盡，遂降。單于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在匈奴二十餘年，卒。』案李陵事，又詳史記李將軍列傳、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及漢書蘇武傳。丁福保所輯全漢詩，存李陵與蘇武詩三首（見文選）。錄別詩八首（見古文苑及藝文類聚），第七首『鳳凰鳴高岡，』僅存四句。第八首僅存『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兩句。附錄存『紅塵蔽天地』全首。全殘合計，存十一首。遂欽立輯存李陵錄別詩二十一首，文選李陵與蘇武詩三首、蘇武詩四首及丁福保所輯錄別詩八首，皆在其中。復補存全、殘六首，合計爲二十

一首。蘇武詩四首，第一首骨肉緣枝葉，遂君因初學記十八、御覽四百八十九引數句作『李陵贈蘇武詩，』遂歸入李陵錄別詩；並將結髮爲夫妻、黃鵠一遠別、燭燭晨明月，三首皆歸入李陵錄別詩，殊難置信。又案史記匈奴傳索隱引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云：相競趨蹌林。』李陵與蘇武書中無此語，亦不類書中語。書疑詩之誤，蓋李陵逸詩中之逸句也。附識於此。

〔二〕清劉熙載詩概云：『古詩十九首，與蘇、李同一悲慨。然古詩兼有豪放曠達之意，與蘇、李之一於委曲含蓄，有陽舒、陰慘之不同。知人論世者自能得諸言外，固不必如鍾嶸詩品謂「古詩出於國風，李陵出於楚辭」也。』陳石遺平議云：『夫五言古，首推蘇、李，子卿與少卿並稱，李詩固悽怨，所謂愁苦易好也。蘇詩則懇至悽惻，豈遂歡娛難工乎？鍾氏上品數少卿，而不及子卿，深所未解。況楚辭之怨，由於忠而獲罪，信而見疑。李陵之怨，則有異矣。徒以其怨之同，遂謂其源出於此，則小雅之怨悱而不亂，國風之氓與谷風，不更在楚辭之前乎？楚辭者，香草美人，語多比興，李陵則直賦而已。溝而合之，非知言也。』（葉長青亦引陳說。）案劉氏謂古詩與蘇、李詩，『有陽舒、陰慘之不同。』不知古詩陽舒，正合乎國風之體，亦即仲偉所謂『文溫以麗』也。蘇、李詩若相比，則蘇詩陽舒，李詩陰慘，蘇詩近國風，不得概以陰慘例之也。又文選有蘇武詩四首，而文心雕龍、詩品皆不涉及蘇武，（詩品序下篇『子卿雙鳧，』乃少卿之誤，

前有詳說。）蘇詩或即在彥和、仲偉所稱古詩中也？仲偉謂李詩源出楚辭，非以其怨相同，蓋近似耳。其悽愴悲感之懷，亦非小雅之怨悱，國風之氓與谷風可比。李陵雙鸞詩即是比體，非直賦也。明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云：『蘇子卿、李少卿之著，紆曲、淒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詞。』蓋蘇詩宗國風，李詩宗楚辭，深符仲偉之旨。詩品不稱蘇詩，正由蘇詩宗國風，疑仲偉將蘇詩歸入古詩，蓋古詩源出國風也。

〔三〕車柱環云：『秦嘉贈婦詩：「省書情悽愴。」』陸機文賦：「誅纏綿而悽愴。」』李徽教云：『楚辭九辨：中憫惻之悽愴兮。』案禮記祭義：『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秦嘉贈婦四言詩：『嚴霜悽愴。』曹植情詩：『悽愴內傷悲。』王粲從軍詩：『悽愴含吾悲。』阮籍詠懷詩：『悽愴傷我心。』又樂論：『桓帝聞楚琴，悽愴傷心。』皆用『悽愴』一詞。史記屈原傳：『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李陵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身既陷敗，不能得當以報於漢，（本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其文能無怨乎！文鏡秘府論論文意云：『少卿以傷別爲宗，意悲論切。』胡應麟云：『昭明所選少卿三章，和平清遠，一唱三嘆。』（詩藪雜編卷一。）與仲偉所謂悽愴何其相反邪？又云：『千古發端之妙，無出少卿三起語。如「嘉會難再遇，三載如千秋！」「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尋常兒女，可泣鬼神。』（詩藪外編卷二。）則又與

仲偉所謂悽愴相近矣。清王漁洋趙承旨畫羊詩：『牧羝落盡蘇卿節，五字河梁萬古愁！』極盡李陵送別之悲！知交永訣，一忠一叛，一榮一辱，是悽愴之極也！李白澤畔吟詩序：『忠憤義烈，形於清辭，其怨者之流乎！余覽之愴然！』唐詩紀事二十五：『孟雲卿詩，詞氣傷苦，怨者之流。』並本仲偉句意。

〔四〕古直云：『史記甘茂傳：「文信侯曰：甘羅年少，然名家之子孫。」』葉長青云：『李廣之孫，當戶之子。』案世說新語賢媛傳：『有兵家子，有儒才。』

〔五〕古直云：『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李陵既生降，頹其家聲。』（文選『頹』作『隕』。義通。）案史記李將軍列傳：『漢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又見漢書李廣傳。）

〔六〕陳延傑云：『雕龍〔明詩篇〕曰：「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按蘇、李詩，多有疑爲僞者。』古直云：『太平御覽八百五十六引顏延之庭誥曰：「李陵衆作，總雜不類，元是假託，非盡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案陵詩，除文選所錄三首外，又有錄別八首，見藝文類聚及古文苑。延之所謂「總雜不類，」當即指此。然曰「非盡陵制，」則固有陵制者矣。善篇足悲，非文選與蘇武詩三首如

何！余別有蘇李詩辨證。隋志別集類，漢騎都尉李陵集二卷，唐志李陵集二卷。『案李詩雙鳧俱北飛一首，仲偉許爲『五言警策，』則其善篇，非僅文選與蘇武詩三首而已。』史記虞卿傳：『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見於後世云。』卽仲偉句意所本。仲偉之意，蓋肯定李陵詩非僞作。或卽就前序所稱『少卿雙鳧』一首，及文選少卿與蘇武詩三首而言。昭明文選序云：『自炎漢中葉，降將著『河梁』之篇。』亦信此詩爲陵作。據漢書蘇武傳，武將歸漢，李陵置酒賀武，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此是臨別歌辭，未載陵有別武五言詩，此所以致疑於後代也。何焯謂『文選少卿與蘇武詩；非曹、劉下之人所辨。』又謂『少卿答蘇武書，似亦建安才人之作。』（義門讀書記四十七及四十九。）

漢婕妤班姬詩〔一〕

其源出於李陵〔二〕。團扇短章，詞旨清捷，怨深文綺〔三〕，得匹婦之致〔四〕。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五〕。

〔一〕古直云：『漢書外戚傳曰：孝成班婕妤，帝初卽位，選入後宮，俄而大幸，爲婕妤，居增成舍。後趙飛燕姐弟亦從自微賤興，婕妤失寵，求供養太后長信宮，作賦自傷悼。成帝崩，婕妤充園陵，薨。』案『婕妤』漢書作『婕妤』，『昭帝紀師古注：『婕，接幸也。妤，美稱也。故以名宮中婦官。婕音接，仔音余。字或竝從女。』說文：『仔，「婕妤」婦官也。』班婕妤事，又見續列女傳班女婕妤傳。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四云：『姬者，美女之稱。』

〔二〕陳延傑云：『此詩與長歌行並古詞，一傷年命，一敘怨情，其風骨頗相類，謂出李陵，非也。』陳石遺云：『婕妤身世，尙與屈平相似，然亦從國風綠衣、燕燕得來，謂出李陵，擬於不倫。』

（葉長青集釋引石遺說甚詳。）案仲偉評婕妤詩『辭旨清捷，怨深文綺。』與評李陵『文多悽愴，怨者之流。』相符。故謂『其源出於李陵。』後評王粲詩：『發愴愴之詞。』故亦謂『其源出於李陵。』凡仲偉謂某人詩出於某人之例，大都如此。延傑謂古詞長歌行與團扇詩相類。長歌行詩云：『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到東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文選古樂府長歌行列在班婕妤怨歌行之前，李善注：『此上一篇，似傷年命；而下一首，直敘怨情。』即延傑說所本。李注謂『似傷年命，』非徑以爲『傷年命』也。詩中『常恐秋節至』一句，與團扇詩同。此詩主旨在結二句，寓勵人及時努力之意，與團扇詩全『敘怨情』者不類。『傷怨情，』豈非源出李陵邪？婕妤詩出於李陵，李陵詩出於楚辭。石遺既謂『婕妤身世與屈平相似。』則謂婕妤詩出李陵，似非不倫；石遺謂婕妤詩『從國風綠衣、燕燕得來。』國風中溫厚之作多，悽怨之作少，不能以少概多也。

〔三〕陳延傑云：『其詩曰：「新製（一作裂）齊紈素，皎（一作鮮）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一作颼）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李善注引歌錄曰：「怨歌行，古詞。然言古者有此曲（原引誤「詞」），而班婕妤擬之。」按此詩質厚，信爲古詞，恐非班姬所擬。且本傳亦止言「作賦自傷，」不云作詩也。劉舍

人已疑之。』古直云：『團扇短章，』謂怨歌行也。中有「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句，故云。劉彥和謂此歌「見疑後代。」殆因漢書不載邪？』葉長青集釋引陳柱詩品參平云：『認團扇爲班婕妤作者，如胡應麟、謝榛、翁方綱、陳石遺先生，皆與記室及昭明同也。疑其爲僞者，文心雕龍謂「婕妤見疑後代。」嚴羽云：「班婕妤怨歌行，文選直作班姬之名，樂府以爲顏延年作。」柱謂既非班婕妤，亦非顏延年，蓋古十九首之類。（下略）』案陳延傑謂班姬，『本傳止言作賦，不云作詩。』古氏亦謂此歌『漢書不載。』續列女傳亦僅載賦而無詩，云：『君子謂其賦哀而不傷，歸命不怨。』與詩之『怨深』亦異。然則團扇詩，或亦建安才人所作與？至於嚴羽謂『樂府以爲顏延年作。』則於時過晚。陸機班婕妤詩（一作婕妤怨）已云：『寄情在玉階，託意惟團扇。』（婕妤自傷之賦有『華殿塵兮玉階落』句。）傅玄怨歌行亦云：『已爾可奈何，譬如紈扇裂。』（『紈扇裂，』即用怨歌行首句。）安得謂延年作此歌邪！又曹植班婕妤贊結二句：『臨颿端幹，衝霜振葉。』上句是否本『涼颿奪炎熱』而來，未敢遽斷。如係本『涼颿』句，則團扇之作，又在建安才人之前矣。惟初學記十引『臨颿』作『臨颿，』則又可疑。團扇亦稱紈素，下品評齊鮑令暉、韓蘭英詩，引齊武帝所謂『紈素之辭。』是也。江淹擬班婕妤詠扇，但標一『扇』字。

〔四〕案文心雕龍隱秀篇：「常恐秋節至，涼颼奪炎熱。」意悽而詞婉，此匹婦之無聊也。』此不類彥和精簡之文，疑後人所補，蓋取仲偉之辭意。白虎通爵章：「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爲偶，陰陽相成之義也。」匹婦與其夫爲偶，亦此義。段玉裁說文「匹」下注云：「兩而成匹，雖其半亦得云匹也。」

〔五〕古直云：「桓譚新論道賦篇：「諺曰：侏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御覽四九六引。）隋志，漢成帝班婕妤集一卷。」

魏陳思王植詩〔一〕

其源出於國風〔二〕。骨氣奇高〔三〕，詞采華茂〔四〕，情兼雅怨〔五〕，體被文質〔六〕，粲溢今古〔七〕，卓爾不羣〔八〕。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九〕，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一〇〕，音樂之有琴笙〔一一〕，女工之有黼黻〔一二〕。俾爾懷鉛吮墨者〔一三〕，抱篇章而景慕〔一四〕，映餘暉以自燭〔一五〕。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一六〕，景陽、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一七〕。

〔一〕古直云：『魏志陳思王植，字子建，太祖子，文帝同母弟也。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尋徙封臨淄。明年太和三年，徙東阿。六年，加封陳王，薨。年四十一，諡曰思。』

〔二〕案宋張戒歲寒堂詩話：『觀子建明月照高樓、高臺多悲風、南國有佳人、驚風飄白日、謁帝承明廬等篇，鏗鏘音節，抑揚態度，溫潤清和，金聲而玉振之，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與三百五篇』

異世同律。』(李徽教君亦引張說。)張氏雖標舉曹詩佳篇與三百五篇同律，但僅涉及曹詩『溫潤清和』一端，未留意仲偉所謂『情兼雅怨』也。

〔三〕許文雨云：『詩薮內編卷二云：陳王才藻宏富，骨氣雄高。八斗之稱，良非溢美。』案文心雕龍風骨篇：『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魏文帝典論論文：『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骨謂骨架，即結構，亦即形體或形式。氣謂氣勢，即字句間流動之生機。仲偉所謂『骨氣』，蓋即魏文所謂『體氣。』『骨氣奇高』與『體氣高妙』蓋同義。

〔四〕古直云：『魏志裴注引魚豢魏略武諸王傳曰：「植之華采，思若有神。」魏志植傳評曰：「陳思文才富艷，足以自通後葉。」案藝文類聚五十五引陳思王前錄序曰：「故君子之作也，儼乎若高山，勃乎若浮雲。質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皛皛，與雅頌爭流可也。」不啻自評其文矣。』案仲偉前序所謂詩之至，『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與此稱子建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相符。魏志植傳，謂其『性簡易，不治威儀，輿焉服飾，不尚華麗。』與其詩風大易，賢者固不可測也。植傳又謂其『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此固文人氣習耳。

〔五〕古直云：『史記屈原傳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

「情兼雅怨，」謂兼國風、小雅之長也。『陳延傑云：『史記曰：「小雅怨誹而不亂。」按陳思有憂生之嗟，故樂府贈送雜詩諸什，皆具小雅怨誹之致。』案植傳：「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又云：「常汲汲無歡。」此蓋「情兼雅怨」之故也。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謂「平原侯植，頗有憂生之嗟。」

〔六〕古直云：『宋書謝靈運傳論曰：三祖陳王，威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陳注同。）葉長青云：『文心雕龍才略篇曰：文質相被。』車柱環云：『御覽、記纂淵海、詩人玉屑、劉氏鴻書七一引「被」皆作「備」。』雜錄本亦作「備」。』李徽教云：『論語雍也篇：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案「被」「備」義近。前序云：『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但見曹之質耳。

〔七〕車柱環云：『御覽引此句作「粲然逸古，」葉集釋本同。詩人玉屑引作「粲然溢古，」逸、溢義近。作「粲溢今古，」較勝。』

〔八〕古直云：『漢書景十三王傳贊曰：夫惟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案文鏡秘府論論文意：『漢魏有曹植、劉楨，皆氣高出於天縱，不傍經史，卓然爲文。』

〔九〕許文雨云：『詩源辨體卷四注云：文章，詩、賦通稱。』案杜甫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詩：

『文章曹植波瀾闊。』仲偉此所謂『文章，』蓋僅就詩而言，與下文『孔氏之門如用詩』相應。

〔一〇〕古直云：『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離婁篇。）又曰：「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

飛鳥，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公丑孫篇。）葉長青集釋：『陳石遺先生曰：譬以周、孔、龍、鳳，未免太過。三百篇、離騷、

漢樂府、古詩，又居何等乎？骨氣自高，奇處時有。升堂入室，孔子不止一人，子建優於入室也。（下略）』案黃節曹子建詩注序云：『陳王本國風之變，發樂府之奇。驅屈、宋之辭，析

揚、馬之賦而爲詩，六代以前，莫大乎陳王矣。至其閔風俗之薄，哀民生之艱，樹人倫之式，極情於神僊，而義深於朋友，則又見乎辭之表者，雖百世可思也。鍾記室品其詩，譬以「人倫之有

周、孔。」至矣哉！』仲偉譬子建詩，陳氏謂『譬以周、孔太過。』黃氏則贊同仲偉說。岷以爲

子建薤露篇：『孔氏刪詩書，王業粲已分。騁我逕寸翰，流藻垂華芬。』以承孔子自許；又其豫

章行：『不見魯孔丘，窮困陳、蔡間；周公下白屋，天下稱其賢。』周、孔並稱以寓慨。則仲偉

譬其詩如『人倫之有周、孔。』亦有據。仲偉於前序中已云『曹、劉殆文章之聖』矣。又序稱

『陳思贈弟』爲五言警策。

〔一一〕古直云：『文選注引桓譚新論曰：「八音廣博，琴德最優。」潘岳笙賦曰：「惟笙也，能總

衆清之林，非天下之和樂，不易之德音，其孰能與於此！」案御覽五八六、錦繡萬花谷前集二一、合璧事類前集四四引琴、笙皆作笙、竽。（餘詳車柱環校證。）蓋非其舊。

〔一二〕古直云：『周禮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說文：「黻，黑與青相次。」漢書宣帝曰：「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如女工之綺縠。」』案禮記郊特牲：「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女功」與「女工」同。

〔一三〕案『俾爾』猶『使汝。』詩魯頌閟宮：『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孔穎達疏釋『俾爾』爲『使汝。』卽其證。古直箋改此文『爾』爲『汝，』非其舊也。清嚴可均輯後漢葛龔文：『曹爽寢懷鉛筆，行誦文書。』（文選任昉爲范雲作求立太宰碑表注。）李徽叡云：『梁書劉孝綽傳：『韜翰吮墨，多歷寒暑。』車柱環云：『御覽、詩人玉屑引「者」』並作「之士，」下並多「宜乎」二字。』

〔一四〕案『景慕』猶『景仰，』已詳前序。

〔一五〕案佩文韻府十灰引南史謝靈運云：『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南史無此文。宋、元人筆記、韻書引謝說，亦不云南史。）靈運於子建尙推尊如此，映其餘暉者多多矣。新唐書杜甫傳贊，稱甫『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與子建相似。

〔一六〕古直云：『法言吾子篇：「如孔子之門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案論語記孔子用詩之言甚衆，如學而篇：「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述而篇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八佾篇：「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詩已矣。』」泰伯篇：「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爲政篇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子路篇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季氏篇：「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陽貨篇：「子曰：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又曰：「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據此，孔氏之門特重用詩，仲偉於是爲失言。」案御覽五八六引孔氏作孔子，與法言合。仲偉所謂『用詩』，乃謂作詩，（法言所謂『用賦』，亦作賦之意。）且指五言詩。孔氏之門自重用詩，然取義有別。仲偉固未失言也。晉常璩華陽國志十云：『〔揚〕雄既升秘閣，以爲辭賦可尙，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蓋本法言。

〔一七〕案劉楨（公幹）、張協（景陽）、潘岳、陸機、與子建同列上品，而有入室、升堂、坐於廊廡之別，是上品諸賢亦有高下矣。說文：『廡，堂下周屋也。』

魏文學劉楨詩〔一〕

其源出於古詩〔二〕。仗氣愛奇，動多振絕〔三〕。眞骨凌霜，高風跨俗〔四〕。但氣過其文〔五〕，雕潤恨少〔六〕。然自陳思以下，楨稱獨步〔七〕。

〔一〕陳廷傑云：『魏志曰：東平劉楨，字公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中郎將文學。』古直云：『魏志王粲傳：「東平劉楨，字公幹，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案魏志不言楨爲文學，而隋志云：「魏太子文學劉楨集四卷，錄一卷。」與仲偉合，知魏志略之也。』案魏志王粲傳宋裴松之注引典略曰：『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是楨爲『諸文學』之一。又世說新語言語篇：『劉公幹以失敬罹罪。』梁劉孝標注亦引典略曰：『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安十六年，世子爲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楨既選爲『文學』，然則仲偉稱楨

爲『文學』，固有所本矣。陳注『五官中郎將文學』句，乃據世說新語注引典略所加，非魏志本有此文也。

〔二〕葉長青云：『釋皎然詩式：鄴中七子，陳王最高。劉楨辭氣偏正得其中，不拘對屬，偶或有之，語與興驅，勢逐情起，不由作意，氣格自高。與十九首，其流一也。』（許文雨亦略引詩式。）陳廷傑云：『楨之公讌、贈從弟、雜詩等篇，皆所謂情高會采，而質樸頗類古詩。』

〔三〕古直云：『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謝靈運擬鄴中集詩序曰：「劉楨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御覽三百八十五引文士傳曰：「劉楨辭氣鋒烈，莫有折者。」文心雕龍體性篇曰：「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又才略篇曰：「劉楨情高以會采。」案諸說並與仲偉相發。惟顏延之庭誥云：「劉楨五言流靡。」則異議耳。』案文鏡秘府論論文意：『漢魏有曹植、劉楨，皆氣高出於天縱。』（互見前曹植條。）仲偉評陸機詩：『氣少於公幹。』公幹詩固以氣勝，所以與曹植並稱者也。御覽五六八引『振絕』作『震絕。』震、振古通，猶『驚絕』也。

〔四〕古直云：『何義門評公幹贈從弟詩曰：「峻骨凌霜，高風跨俗。」要惟此等足當之。』車柱環云：『詩人玉屑，記纂淵海、稗編引「貞」皆作「貞」。』蓋詩品之舊。「貞，」謂堅貞也。

宋人諱「貞」爲「眞」。《雜錄本》「貞」作「負」，乃「貞」之形誤。義門讀書記文選二引「眞骨」作「峻骨」，恐係意改。案「眞」本作「貞」，宋人避仁宗諱改，車說是。陶淵明讀史述九章夷齊章。「貞風凌俗」，亦此本作「貞風」之證。仲偉「凌」「跨」互用，「凌」亦跨越之義。此文「跨俗」，陶文作「凌俗」。其義一也。文心雕龍隱秀篇：「公幹之青松，格剛才勁。」謂贈從弟「亭亭山上松」一首也。

〔五〕陳廷傑云：「詩薈〔內編卷二〕曰：公幹氣偏，氣過詞。」許文雨講疏引陳祚明評選云：「公幹詩有氣故高，如翠峯插空，高雲曳壁，秀而不近，幾無浩蕩之勢，頗饒顧盼之姿。詩品以爲「氣過其文。」此言未允。」案魏文謂「公幹有逸氣，但未逾耳。」又云「劉楨壯而不密。」蓋卽「氣過其文」之故邪？文心雕龍明詩篇：「偏美則太沖公幹。」蓋二人詩皆以氣勝者也。仲偉亦謂太沖詩源於公幹。（詳後。）然太沖詩有浩蕩之勢，與公幹詩同中有異。陳氏謂公幹詩「幾無浩蕩之勢」，是也。又謂公幹詩「頗饒顧盼之姿」，蓋本於顏延之庭誥謂「劉楨五言流靡」邪？仲偉謂公幹詩「氣過其文」，卽下文「雕潤恨少」之意，言非不允。

〔六〕許文雨講疏引劉熙載詩概云：「仲宣氣勝，有陳思之一體。」案仲偉評詩，風力、丹采並重。曹植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公幹僅有曹植「骨氣奇高」之一體，缺乏「詞采華茂」之作，

卽『雕潤恨少』也。然『雕潤恨少，』非無雕潤也。如其公譙詩，卽頗具雕潤。顏延之謂其『五言流靡。』或卽指公譙之類邪？劉彥和稱其『情高以會采。』則是雕潤不少矣。恐未必然。

〔七〕古直云：『魏文稱「公幹五言，妙絕時人。」仲偉之評，殆因此發。然典論又云：「劉楨壯而不密，其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亦明矣。」獨步之評，非篤論也。』案序稱『公幹思友』爲『五言警策。』仲偉評曹植詩，末云：『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此評劉楨，卽承前言。蓋『陳思入室，』而升堂者惟公幹一人，故云『陳思已下，楨稱獨步』耳。魏文謂楨『不能飛軒絕跡。』如能『飛軒絕跡，』則是入室矣。明張溥劉公幹集題詞：『文帝稱其五言詩，妙絕當時。今公幹集詩，大悉五言。詩品亦云：「其源出古詩。思王而下，楨稱獨步。」豈緣本魏文爲之申譽乎？』然魏文亦謂楨『不能飛軒絕跡』也。

魏侍中王粲詩〔一〕

其源出於李陵〔二〕。發愀愴之詞〔三〕，文秀而質羸〔四〕。在曹、劉間，別構一體〔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六〕。

〔一〕古直云：『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有異才。獻帝西遷，徙居長安。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表卒，粲勸表子琮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魏國既建，拜侍中，建安二十二年卒。』案魏志王粲傳，載粲見蔡邕，『邕聞粲在門，倒履迎之。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張溥王仲宣集題辭：『以七哀之悲，爲顯廟之頌，擇木而窮，雅誹見志。世謂其詩出李陵，今觀書命，亦相近也。』謂其『雅誹見志』，是與小雅有關，則不僅源出李陵而已。

〔二〕許文雨云：『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詩集王粲詩序曰：「家本秦州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

多。」蓋與「李陵爲名家子，生命不諧，聲顏身喪」者，同有身世之悲。故仲偉評陵「文多悽愴，」評粲「發愴愴之詞。」足見二人寄情篇什之相似矣。」

〔三〕陳延傑云：『粲之七哀詩，寫兵亂之象，悽愴欲絕，所以沈約稱灞岸之篇，而嘆爲茂製也。』古直云：『「發愴愴之詞，」指七哀詩。謝靈運擬鄴中集詩序曰：「王粲遭亂流寓，自傷情多。」亦指七哀言之。』車柱環云：『詩人玉屑引「發」上有「若」字，蓋「善」之形誤。有「善」字，文意較備。中品評應璩詩有云：「善爲古語，」評謝朓詩云：「善自發詩端，」與此句法並相似。又中品評劉琨詩云：「其源出於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與此句法尤符。則今本「發」上挽「善」字，明矣。』案「發」上當補「善」字，車說是。中品評盧諶詩：『其源出於王粲。善爲悽戾之詞。』與此句法最合。序稱『仲宣七哀』爲『五言警策，』所謂『善發愴愴之詞』也。陳注謂『沈約稱灞岸之篇，嘆爲茂製。』見宋書謝靈運傳論。

〔四〕古直云：『文心雕龍隱秀篇曰：「文之英蕪，有隱有秀。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案「文秀」「質羸」相對，言文辭秀拔，而體質羸弱也。何義門未達此旨，便謂「仲宣詩極沉鬱頓挫，鍾記室以爲『文秀而質羸。』殆所未喻矣。」魏志曰：「王粲容貌短小。」又曰：「劉表以粲貌寢而體弱，不甚重也。」魏文帝與吳質書曰：「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

是並仲宣「質羸」之證。』許文雨講疏引〔明許學夷〕詩源辨體卷四云：「仲宣詩聲韻常緩。鍾嶸稱仲宣「文秀而質羸」是也。如「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軍中多飢饉，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戀情！撫衿倚舟檣，眷眷思鄴城。」等句，聲韻爲緩。」案文心雕龍體性篇：「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穎出才果，』所以「文秀」也。「質羸」猶「體弱」，』古說是。（孟子公孫丑篇：「老羸轉乎溝壑。」梁惠王篇「羸」作「弱。」）仲偉謂仲宣「文秀質羸」，與中品評戴凱「人實貧羸，而才章富捷。」相似。何義門（評文選王粲詠史詩）未達仲偉之意，蓋以爲「文」「質」當並就詩而言。文心雕龍才略篇謂「仲宣溢才，辭少瑕累。」若「質羸」係就詩而言，則是多瑕累矣。許學夷亦以爲「文」「質」並就詩言，並舉諸詩句，以證仲宣詩聲韻爲緩。夫句緩未必卽羸弱，況所舉諸詩例，皆富於韻味，亦非緩也。許氏蓋強揆其誤解「質」義之說耳。宋書謝靈運傳論云：「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氣質爲體。」謂其文體重氣質。此「氣質」固非就身體言，然與子建並稱，決不能謂仲宣文體羸弱也。仲宣文辭秀拔，可謂「以氣質爲體」矣。古氏釋「文秀」爲「文辭秀拔」，』良是。惟仲宣之「秀」，』當具「秀拔」「秀麗」二義，其詠史詩誠秀拔之作；其雜詩日暮遊西園一首，則是秀麗之作也。仲偉評陸機詩：「文劣於

仲宣。』蓋無仲宣之秀拔也。乃專就秀拔而言。仲偉評潘岳詩：『源出於仲宣。』蓋似仲宣之秀麗也。乃專就秀麗而言。

〔五〕古直云：『建安諸子雖才性各異，而體製大略相同，仲偉此言未當。』許文雨講疏引劉熙載詩概云：『仲宣情勝，有陳思之一體。』案文心雕龍明詩篇評建安詩：『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蓋謂體製大略相同耳。惟由於各稟才性，詩體亦同中有異。曹植詩兼國風、小雅兩體，劉楨得古詩卽國風之一體，仲宣則別構李陵卽楚辭之一體也。仲偉之言似非不當，古氏蓋未深思耳。劉熙載謂『仲宣有陳思之一體。』就仲宣別構楚辭一體言之，則非『有陳思之一體』也。

〔六〕古直云：『江淹雜體詩序曰：「公幹、仲宣之論，家有曲直。」今考劉彥和曰：「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沖、公幹。」又曰：「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沈休文曰：「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梁簡文曰：「遠則揚、馬、曹、王。」是皆右王者也。江文通曰：「僕以爲各具美兼善而已。」是調和者也。抑王揚劉，首推仲偉。然「殆聖」之譽，固知溢量；「獨步」之評，亦恐難值。王、劉比肩，同事思王，則平心之論耳。』案仲宣詩僅得楚辭一體，故比『陳思不足。』仲偉列魏文於中

品，謂『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雖與仲宣同出李陵，與仲宣之體則相似，尙不能相比，故曰『比魏文有餘』也。仲偉右劉楨，謂『陳思以下，楨稱獨步。』古氏謂彥和、休文、簡文右王粲。曹植與楊德祖書：『仲宣獨步於漢南。』是已右王粲矣。仲偉謂王粲『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是魏文不僅不及王粲，更不能與乃弟陳思比。實則抑魏文尊陳思，由來已久。文心雕龍才略篇：『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俗情抑揚，雷同一響，未爲篤論也。』（節引。）是彥和、仲偉評公幹與仲宣及陳思與魏文，所見各殊矣。惟舊談抑魏文，以爲去植千里。彥和之意，或以爲不致相去如是之遠耳。張溥陳思王集題詞：『才大思麗，兄似不如。』甚是。

晉步兵阮籍詩〔一〕

其源出於小雅〔二〕。無雕蟲之巧〔三〕，而詠懷之作〔四〕，可以陶性靈，發幽思〔五〕，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六〕，洋洋乎會於風雅〔七〕，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八〕。厥旨淵放〔九〕，歸趣難求〔一〇〕。顏延年注解，怯言其志〔一一〕。

〔一〕古直云：『魏志王粲傳：「阮瑀子籍，才藻艷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爲模則。官至步兵校尉。」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辟大尉掾，進散騎常侍。求爲步兵校尉，縱酒昏酣，遺落世事。」案嗣宗卒時，尚未易代，稱晉，非也。隋志正稱魏步兵校尉阮籍集也。』
〔二〕陳延傑云：『阮詩憤懷禪代，憑弔今古，頗具小雅怨而不怒之旨。』許文雨講疏引黃節阮步兵詠懷詩注自敘曰：『鍾嶸有言，嗣宗之詩，源於小雅。夫雅廢國微，謂無人服雅，而國將絕爾。今注嗣宗詩，開篇鴻號翔鳥，徘徊傷心。視四牡之詩「翩翩者雛，載飛載下，集於苞栩。王事靡

鹽，我心傷悲。」抑復何異？嗣宗其小雅詩人之志乎！案曹植詩『情兼雅怨』，嗣宗『源出小雅』，則同子建之一體矣。陳氏謂『阮詩憤懷禪代，頗具小雅怨而不怒之旨。』夫『憤懷禪代』，豈非怒邪？

〔三〕古直箋引法言吾子篇：『或問：「吾子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陳延傑注同。）車柱環云：『雜錄本「無」上有「雖」字。下品評王文憲詩云：「忽是雕蟲。」』案御覽五八六引作『雖無雕蟲之巧。』『無』上無『雖』字較勝。『無雕蟲之巧』，正嗣宗詩之長。『無』上著一『雖』字，則有嗣宗詩短於『雕蟲之巧』之意矣。清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四，評阮公詠懷云：『緩引夷首，直至篇終，乃會意見。』正所謂『無雕蟲之巧』也。然如『英風截雲霓』、『朱顏茂春華』、『升遐嘒雲霄』諸句，其用字亦可謂巧矣。惟亦有質拙之句，如詠懷中之『所憐者誰子？』『賓客者誰子？』『讐怨者誰子？』與習見之上二下三句法迥異。此類上三下二句法，漢魏五言詩已多有。如古詩十九首之十四：『出郭門直視。』趙壹疾邪詩：『富貴者稱賢。』曹操善哉行：『守窮者貧賤。』曹丕善哉行：『有德者能卒。』皆是也。

〔四〕古直云：『文選注引臧榮緒晉書曰：籍作五言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陳延傑云：『詩藪（內編卷二）曰：步兵詠懷，其音響，漢與魏之間也。其語與格，則晉也。玆所以反不如魏』

歟？』案序稱『阮籍詠懷』爲『五言警策』。『滄浪詩話：『阮籍詠懷之作。極爲高古，有建安風骨。』此就大體而言。丁福保全三國詩魏詩輯存阮籍五言詩，標題爲『詠懷八十二首』。惟細數之，實八十九首，蓋有可合併者。（另有四言詠懷三首。）『世說新語豪爽篇：『桓玄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劉孝標注：『阮籍詠懷詩也。』此嗣宗「駕言發魏都」』一首中句也。蓋嗣宗詠懷晉時流傳已廣矣。

〔五〕許文雨講疏引劉熙載詩概云：『此爲以性靈論詩者所本。杜詩亦云：陶冶性靈成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葉長青集釋：『陳石遺先生曰：『詠懷詩實八十餘章，文選止十七首，顏延年、沈約注。陳沆詩比興箋錄三十八首，詮次翔實，多悲魏氏、憤司馬氏之辭，非徒「陶性靈，發幽思」已也。』李徽教云：『顏氏家訓文章篇：「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文選班孟堅西都賦：「發思古之幽情。」』案宋章如愚山堂考索引『性靈』作『性情』。『御覽五八六『幽思』作『幽致』。』恐並非其舊。顏氏家訓『陶冶性靈』，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十七引亦作『性情』。『文心雕龍徵聖篇：『陶鑄性情，功在上哲。』疑本作『性靈』。』齊、梁以前絕少言『性情』，蓋皆倒作『情性』也。陳氏謂詠懷詩『非徒「陶性靈、發幽思」』。』下文既言『頗多感慨之詞。』則仲偉之意自非徒『陶性靈、發幽思』而已。

〔六〕許文雨講疏引許學夷詩源辨體卷四曰：『嗣宗五言詠懷八十二首中，多興比。體雖近古，然多以意見爲詩，故不免有跡。其他託旨太深，觀者不能盡通其意。鍾嶸謂其「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是也。』案列子仲尼篇：『其有介然之有，惟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又見亢倉子全道篇。李徽教引列子此文未備。）嗣宗詠懷第三十九首：『壯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晉書阮籍傳：『籍本有濟世志。』此可證也。第八十六首詠鳳凰，『高鳴徹九州，延頸望八荒。』蓋以喻己『情寄八荒之表』邪？第二十八首：『豈若遺耳目，升遐去殷憂。』直是言在耳目而遺耳目，寄情於八荒之表矣。魏志謂嗣宗『倜儻放蕩，以莊周爲模則。』第三十八首：『視彼莊周子，榮枯何足賴！捐身棄中野，烏鳶作患害，豈若雄傑士，功名從此大。』似已通榮枯，復不忘功名，嗣宗有達莊論，蓋於莊實達而未達者矣！

〔七〕古直云：『論語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許文雨講疏引王船山評選詠懷詩曰：『步兵詠懷，自是曠代絕作，遠紹國風，近出入於十九首。』案論語泰伯篇朱熹集注：『洋洋，美盛貌。』仲偉先言嗣宗詩『源於小雅』，此又云『會於風、雅』，謂國風、小雅。則嗣宗詩源與曹植詩極似。蓋子建詩源出國風，又『情兼雅怨』也。惟曹植之主源出於國風，嗣宗之主源出於小雅耳。王夫之謂嗣宗詩『遠紹國風』，近出入於十九首。』（古詩評選卷四。）古詩亦

『源出國風』也。

〔八〕案詠懷中『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皆『感慨之詞』之最著者也。『天網彌四野』一首，最後六句：『榮名非己寶，聲色焉足娛！採藥無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躊躇！』極見內心衝突混亂之感！

〔九〕古直云：『文心雕龍明詩篇曰：「阮旨遙深。」又體性篇：「嗣宗倜儻，故響逸而調遠。」並與仲偉之說相發。』許文雨講疏引詩藪內編卷二曰：『嗣宗詠懷，與寄冲遠。』案『淵放』，謂淵深放逸，即彥和所謂『遙深』也。詩藪謂『冲遠』，冲，俗冲字，廣韻一東：冲，深也。張溥阮步兵集題辭：『詠懷諸篇，文隱指遠。』『冲遠』『隱遠』與『淵放』義亦相符。世說新語德行篇：『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晉書阮籍傳稱其『發言玄遠，喜怒不形於色。』『玄遠』亦『淵放』之意。不臧否人物，喜怒不形，何其慎也！詠懷『一日復一日』一首，末云：『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慎之極矣！亦憂生之極矣！

〔一〇〕古直云：『江文通擬詠懷曰：「精衛含木石，誰能測幽微！」蓋知阮詩者也。』葉長青集釋：『說詩碎語：『阮公詠懷，反覆零亂，與寄無端，和愉哀怨，俶詭不羣，讀者莫求歸趣。遭阮』

公之時，自應有阮公之詩也。（下略）『案晉杜預春秋序：『傳直言其歸趣。』文心雕龍隱秀篇：『嗣宗之□□，境玄思澹，而獨得乎優閒。』疑闕『詠懷』二字。

〔一一〕古直云：『文選阮嗣宗詠懷，顏延年注曰：「說者阮籍在晉文代，嘗慮禍患，故發此詠耳。」又曰：「嗣宗身仕亂朝，嘗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世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案延年亦身當易代之際，故不敢質言。』許文雨講疏引王船山評選詠懷詩曰：『且其託體之妙，或以自安，或以自悼，或標物外之旨，或寄疾邪之思。』案對雨樓叢書本無『年』字，山堂考索引同。顏延年省稱顏延，序中已屢見。延年謂注嗣宗詩『粗明大意，略其幽旨。』正仲偉所謂『怯言其志』也。其詠阮步兵云：『寓辭類託諷。』亦即就大意而言耳。嗣宗身處魏、晉易代之交，不敢露其刺譏之志，恐遭謗禍。延年身當晉、宋易代之際，故注解不敢質言嗣宗之志。古箋云云，最爲有識。晚近箋注嗣宗詩，言其志者已不乏人。黃節阮步兵詠懷詩注，其著者也。岷謂詠懷詩，大意在詠天倫至情，兒女深情，憂生悲情，濟世大情，方外高情五端。又嗣宗詩喜用耀、媚、被、振四字，及『不再』『誰云』『逍遙』『自然』『超世』等詞，由其習用之詞、字，可以探討其思想之繁雜。

晉平原相陸機詩〔一〕

其源出於陳思〔二〕。才高辭贍，舉體華美〔三〕。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四〕。尙規矩〔五〕，不貴綺錯〔六〕，有傷直致之奇〔七〕。然其咀嚼英華，厭飫膏澤〔八〕，文章之淵泉也〔九〕。張公歎其大才，信矣〔一〇〕。

〔一〕古直云：『文選文賦注引臧榮緒晉書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年二十而吳亡。退居舊里，與弟雲勤學積十一年，譽流京邑，被徵爲太子洗馬，與弟雲俱入洛。」晉書曰：「機，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成都王穎表爲平原內史，後遇害。」』案世說新語言語篇劉孝標注：『機別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晉，仕著作郎，至平原內史。』藝文類聚九一六引八王故事云：『陸機爲成都王所誅，顧左右嘆曰：今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亦見晉書本傳。

〔二〕葉長青云：『文心雕龍、金樓子各書，皆曹、陸連舉，足證淵源。惟梁書齊蕭慤傳曰：昔潘、陸齊軌，不襲建安之風。』案文心雕龍樂府篇：『子建、士衡，咸有佳篇。』金樓子立言篇：『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並以曹、陸連舉。惟連舉或由其在魏、晉最爲傑出，如仲偉序所謂『陳思爲建安之傑，陸機爲太康之英。』未必卽足證淵源也。明宋濂與章秀才論詩書：『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蓋從仲偉此說。文選陸機文賦注引臧榮緒晉書，謂機『天才綺練，當時獨絕，新聲妙句，係蹤張、蔡。』（許文雨講疏亦引文選此注。）不言蹤陳思。仲偉未評張衡、蔡邕詩。文心雕龍明詩篇稱張衡『仙詩緩歌，雅有新聲。』蔡邕翠鳥詩略具綺練。與臧論陸近。然謂士衡『蹤張、蔡，』固不如仲偉謂『源出陳思』之可據也。

〔三〕古直云：『臧榮緒晉書曰：『陸機天才綺練。』宋書謝靈運傳論曰：『降及元康、潘、陸特秀，綱旨星綢，繁文綺合。』』葉長青云：『文心雕龍鎔裁篇曰：『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又體性篇曰：『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其說稍異。』案文心雕龍鎔裁篇謂士衡才優辭繁，與仲偉謂『才高辭瞻』合。體性篇又謂士衡『情繁辭隱。』是辭、情並繁矣，繁固流於隱晦也。然士衡詩之辭實勝於情。士衡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其辭之綺靡實勝於情也。仲偉謂陳思『詞采華茂，情兼雅怨。』於士衡但謂其『舉體華靡。』不言其情也。『舉體』猶『通體。』世說新

語賞譽篇：『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排調篇：『范啓與郗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並用『舉體』一詞。

〔四〕古直云：『文心雕龍明詩篇曰：「晉世羣材，稍入輕綺，潘、張、左、陸，比肩詩衢，采繆於正始，力柔於建安。」亦與仲偉之說相發。』許文雨云：『記室以文秀許仲宣，劉彥和文心雕龍隱秀云：「雕刻取巧，雖美非秀。」是陸文之不逮仲宣者，乃由其俳偶雕刻，漸失自然渾成之氣歟！詩源辨體卷五論士衡五言云：「如從軍行、飲馬長城窟、門有車馬客、苦寒行、前緩聲歌、齊謳行等，則體皆敷敘，語皆構結，而更入於俳偶雕刻矣（下略）。』案『公幹仗氣，』士衡則『氣少於公幹』也。仲宣『文秀，』士衡則『文劣於仲宣』也。彥和所謂『采弱於正始，力柔於建安。』『采，』謂『文采，』與『文秀』有別。士衡詩『華美，』所謂『采』也。仲宣詩『秀拔，』『華美』與『秀拔』有別，正如彥和所謂『雕削取巧，雖美非秀矣。』彥和所謂『力，』則與仲偉所謂『氣』之義合。士衡樂府猛虎行一首，略見氣勢，惟首二句『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乃六言，非純五言。

〔五〕許文雨云：『船山古詩評選卷四曰：「平原擬古，步趨如一。」李重華貞一齋詩說曰：「陸士衡擬古詩，名重當世，余病其呆板。」陳祚明評選曰：「士衡詩，束身奉古，亦步亦趨，在法必

安，選言亦雅，思無越畔，語無溢幅。」案文心雕龍體性篇謂「士衡矜重。」故「尚規矩」也。王、李、陳諸說，皆符「尚規矩」之意。清黃子雲野鴻詩的：「平原五言樂府，一味排比敷衍。」沈德潛古詩源：「士衡詩意欲逞博，開出俳偶一家。」（節引。）亦並符「尚規矩」之意。

〔六〕許文雨云：「此旨蓋見於文賦。文賦歷舉「或言徒靡而弗華，」「或徒尋虛以逐微，」「或務嘈囋而妖冶」諸弊，實即排斥綺錯之言也。」車柱環云：「「不」字蓋淺人所加。考今所傳陸機詩，皆「尚規矩，貴綺錯」之作。前賢評其詩，最早而較著者，如文心雕龍鎔裁篇有云：「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才略篇有云：「陸機才欲窺深，詞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宋書謝靈運傳論有云：「降及元康，潘、陸特秀，綱旨星稠，繁文綺合。」咸與「尚規矩，貴綺錯」之說相符。此文上言「舉體華靡」，下言「咀嚼英華，厭飫膏澤」，並與「貴綺錯」相應。且「尚規矩，貴綺錯」乃「有傷直致之奇」，「不貴綺錯」則無傷於直致之奇矣。又案中品謂顏延之詩出於陸機，評語有云：「體裁綺密」，與此「貴綺錯」相應。又云：「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與此「尚規矩」相應，亦可證此文「貴綺錯」上本無「不」字。又引湯惠休云：「顏如錯彩鏤金，」倘陸機「不貴綺錯」，顏之詩體其源尚得出於陸機邪？據中品鮑照詩評

語有云：「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與此句法相似。此文之有「不」字，或者淺人據彼文所加也。『案車君謂「不」字蓋淺人妄加。』於『尚規矩，貴綺錯。』之義，詳加引證，具見識力。竊疑『不』爲『而』之誤，『而』『不』形略近。『而』猶『且』也。謂『尚規矩，且貴綺錯也。』『尚規矩，』謂重俳偶；『貴綺錯，』謂重華美。許氏舉文賦諸句（『言徒靡』本作『徒靡言』）所論之弊，以牽合此文『不貴綺錯』之義，不知文賦諸句，乃泛論文體之弊，仲偉此文乃專評士衡五言詩之弊，『貴綺錯』上如有『不』字，則不可通矣。士衡文賦謂『詩緣情而綺靡。』豈『不貴綺錯』哉！說文：『錯，金涂也。』即今所謂鍍金。鍍金以飾華美，然則仲偉所謂『綺錯，』與士衡所謂『綺靡，』義頗相符也。

〔七〕陳延傑云：『平原贈答、行旅諸什，皆不尚藻繪，質之至也。』葉長青云：『謝榛四溟詩話：『陸士衡爲周夫人寄車騎云：『昔者得君書，聞君在高平。今者得君書，聞君在京城。』及觀劉采春囉嘖曲云：『那年離別日，只道在相廬。相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此二絕同意。作者粗直，述者深婉。』案「作者粗直，」指士衡。』案文選卷二十四，有士衡贈答詩十首，卷十六，有士衡行旅詩三首。文選選文，必合乎序所謂『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之旨。陳氏謂士衡『贈答、行旅，皆質之至。』是無『翰藻』可言。豈能入昭明之選邪？蓋不然矣。明謝榛謂士衡

爲周夫人寄車騎詩『粗直。』僅就此首而言耳。陳氏所謂『質，』葉氏本謝榛所謂『粗直，』以釋仲偉所謂『質直』之義，此大不然！文心雕龍明詩篇，謂建安詩『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正仲偉所謂『直致之奇』也。惟建安諸子，足以語此。宋胡仔漁隱叢話：『詩眼云：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遒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爲近古者也。』若士衡之辭繁體排，徒尚規矩，則去此道遠矣！唐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云：『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邪？』此深見甘苦之言也。北魏常景讚司馬相如詩云：『長卿有艷才，直致不羣性。』唐成玄英莊子大宗師篇疏云：『直致任真，率性而往。』並可證『直致』之義。『直致之奇，』卽無矯揉造作之態耳。陳、葉二氏並未達。又卷中評鮑照詩：『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與此『尚規矩，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句形相同。惟彼文『貴尚巧似，』則傷『清，』『不避危仄，』則傷『雅。』句意緊湊，自當有『不』字。此文『規矩』『綺錯，』並與『直致』相反。中句如作『不貴綺錯，』則不『傷直致之奇，』與士衡之詩體不符，是『不』字必誤矣。

〔八〕李徵教云：『文心雕龍序志篇贊：「傲岸泉石，咀嚼文義。」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內

積和順，外發英華。」劉峻答劉之遴借類苑書：「啗飫膏液，咀嚼英華。」杜元凱春秋序：「鑿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案文心雕龍正緯篇：「採摭英華。」明詩篇贊：「英華彌綯，萬代永耽。」『咀嚼』『厭飫』並複語。厭，俗作鑿。

〔九〕古直云：『北堂書鈔引抱朴子佚篇曰：吾見二陸之文，猶玄圃積玉，莫非夜光也。方之他人，如江漢之與潢汙。』案序稱『士衡擬古』爲『五言警策』。晉書陸機傳：『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瞻，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仲偉所謂『淵泉』，猶『源泉』也。

〔一〇〕古直云：『世說文學篇劉孝標注引文章傳曰：「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大冶，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爲文，乃患太多也。」』（陳延傑注同。）案仲偉但引張華嘆士衡『大才』之長，而不譏士衡『爲文患太多』之短，蓋不以其太多爲患邪？張溥陸平原集題辭，謂士衡『北海以後，一人而已。排沙簡金，與公造喻；子患太多，司空嘆美。尙屬輕今賤目，非深知平原者也。』蓋既不嫌其文中之寶太少，（詳後評潘岳詩條。）亦不患其文太多與？世說新語言語篇劉孝標注引〔晉孫盛〕晉陽秋曰：『機與弟雲並有雋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雋。』賞譽篇注引〔劉宋檀道鸞〕續晉陽秋曰：『時人爲一代盛』

譽者語曰：大才榮榮謝家安。』亦用『大才』一詞。士衡擬明月皎夜光首四句：『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下二句爲詠月名句，最爲清巧，洗盡鉛華矣。士衡最喜用『被』字，及『一何』一詞。又習以『天道』『人道』對言，而深感於『人道』之無常，如君子行：『天道夷且簡，人道嶮而難。』齊謳行：『天道有佚代，人道無久盈。』塘上行：『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又門有車馬客行：『天道有崇替，人生安得長！』蓋畏禍患之及身邪！終爲成都王所誅！

晉黃門郎潘岳詩〔一〕

其源出於仲宣〔二〕。翰林歎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縠〔三〕。猶淺於陸機〔四〕。』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五〕。』嵇謂『益壽輕華，故以潘爲勝〔六〕；翰林篤論，故歎陸爲深〔七〕。』余嘗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八〕。』

〔一〕古直云：『文選籍田賦注引臧榮緒晉書曰：「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弱冠，辟司空大尉府，舉秀才，高步一時，爲衆所疾。」晉書曰：「岳少以才綺發名，舉秀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素與孫秀有隙，及趙王倫輔政，秀遂誣岳與石崇爲亂，誅之。」』案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晉陽秋曰：『岳字安仁，滎陽人，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清綺絕世，蔡邕未能過也。仕至黃門侍郎，爲孫秀所害。』

〔二〕陳延傑云：『安仁文藻清綺，所作河陽、懷二縣作，及悼亡等篇，雖原於仲宣，而采縉則過之。』許文雨云：『劉熙載詩概云：「王仲宣、潘安仁悲而不壯。」則王潘爲同派尤明。』案宋濂與章秀才論詩書：『潘安仁則學仲宣。』蓋本仲偉說。詩概云云，亦佐證仲偉說耳。仲宣七哀、安仁悼亡，並最悲感之作也。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續晉陽秋曰：『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夫陸詩出於陳思，潘詩出於仲宣，宗歸豈不異邪？杜甫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詩：『潘、陸應同調。』潘、陸似未同調也。或僅就辭采而言邪？

〔三〕陳延傑云：『初學記〔二十〕引李充翰林論曰：潘安仁之爲文也，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古直箋同。）車柱環云：『詩人玉屑引「翩翩然」作「翩翩弈奕」。「弈」與「奕」古通，文心雕龍才略篇：「張華短章，奕奕清暢，」與此作「弈弈」同。「翩翩弈弈，」並狀其文彩之美。史通內篇四論贊第九有云：「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此亦以「翩翩奕奕」四字連文，且以狀文彩之美。』案御覽五九九、天中記三七並引翰林論，與初學記引同，『衣服』並作『衣被。』對雨樓叢書本正作『衣被。』山堂考索、稗編引並同。蓋存此文之舊。『羽毛，』複語。『綃縠，』亦複語。說文：『綃，生絲也。縠，細縛也。』『縛』與『絹』同，廣雅釋器：『綃，謂之絹。』

〔四〕古直云：『世說文學篇引孫興公曰：「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又引晉陽秋曰：「岳善文，清綺絕世。」又引續文章志曰：「岳爲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並與翰林論相發。』車柱環云：『詩人玉屑引「猶」下有「尙」字，蓋聯想而加。』案「猶」猶「尙」也，「猶」下不必更有「尙」字。「淺」謂意旨顯露。孫興公謂『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文心雕龍體性篇云：『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才略篇云：『潘岳敏給，詞旨和暢；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並符潘淺於陸之意。元遺山論詩絕句云：『鬪靡夸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前二句亦謂陸蕪潘淨也。

〔五〕古直云：『世說文學篇注引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仲偉以爲益壽之言，豈益壽祖述興公邪？』葉長青集釋：『陳石遺先生曰：「潘長於情，陸短於氣。宋人則顏近潘，謝近陸，而實勝於潘、陸也。以潘爲『爛若舒錦，無處不佳。』吾斯之未能信。移贈小謝，庶其可乎！士衡詩流傳至今者，不下百餘篇。除猛虎行、爲顧彥先贈婦、招隱詩、塘上行數首外，略無驚人之語，讀之使人倦而思寢，『往往見寶，』猶過譽也。』車柱環云：『法國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唐寫本類書（伯氏二五二四）文筆部舒錦條有云：「潘岳美麗，時號曰錦字文章，爛若舒錦，無處不加。」天中記三七引「佳」作「嘉，」古字通用。』案

敦煌唐寫本類書引『佳』作『加』，『加』乃『嘉』之俗省。『嘉』『佳』古通，車說是。張溥云：『「排沙簡金，」與公造喻。』蓋本世說。張氏於士衡詩揄揚備至，似溢美（詳前條）；陳氏於士衡詩貶抑有加。則太苛。文選選士衡詩五十二首。除陳氏所稱許之五首外（贈婦詩係二首），尚有四十七首。豈陳氏皆以爲『讀之使人倦而思寢』之作邪？何所見之偏也！陳氏謂宋人謝（靈運）勝陸，可從。然顏（延之）實不勝潘，且顏亦與陸爲近。『爛若舒錦，』移贈小謝（朓），則是。『無處不佳，』則不然。蓋小謝『末篇多躓』也。（詳中品。）據文選所選士衡詩觀之，『往往見寶，』誠非過譽。陳氏謂『潘長於情。』潘詩於秀麗中見深情。仲偉於序中稱『安仁倦暑』爲『五言警策。』其河陽縣作、在懷縣作、內顧、悼亡、哀詩，皆情采並茂之佳構。金樓子立言篇：『潘安仁清綺若是，而評者止稱情切，故知爲文之難也！』是梁元帝已明示安仁之情采並茂矣。安仁悼亡詩三首，影響後人賦悼亡詩者甚多，江淹亦有悼室人詩十首，哀慟感人，不如潘詩。惟潘詩第一首結四句『寢息何時忘，沉憂日盈積，庶幾有時衰，莊缶猶可擊。』既是寢息不忘，沉憂日積，何必期如『莊子妻死，鼓盆而歌』（至樂篇）邪？且第二首明言『下愧蒙莊子。』不能如莊子之達矣。唐元稹遣悲懷七律三首，悼念亡妻韋氏，淺白如話，而哀感動人，其第三首領聯：『鄧攸無子尋知命，潘岳悼亡猶費詞。』蓋謂悼亡之悲非言詞所能盡

邪？

〔六〕許文雨云：『張華嘗譽陸機爲文，患其才多。謝混（字叔源，小字益壽）抑陸揚潘，實反張華之說，故姚振宗隋志考證云：「輕華，謂張華也。」又云：「據世說，益壽云云，乃孫綽之言也。」』案益壽，謝混小字，見晉書謝混傳。『輕華，』謂輕視張華，姚說是。張華見士衡文章，『篇篇稱善。』（詳前條。）謝混稱安仁詩『無處不佳。』陸文則『往往見寶』而已。益壽輕視張華，故以潘勝陸也。

〔七〕案漢書董仲舒傳贊：『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顏延之庭誥：『取諸其身，將非篤論。』

〔八〕古直云：『晉書文苑傳論曰：「機文喻海，潘藻稱江。」即本仲偉。又案江淹雜體序曰：「安仁、士衡之評，人立矯抗。」是潘、陸齊名之論，當時亦紛紜難定也。』車柱環云：『唐寫本類書文筆部潘江陸海條有云：「潘岳字安仁，文若江；陸機字士衡，文如海。用鍾嶸語。』案海，喻深隱；江，喻淺露。仲偉蓋較從翰林論。然同列陸、潘於上品，似無軒輊之意也。南史謝晦傳：『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爲一時之冠。』固未立矯抗於其間也。（『矯抗』猶『違抗。』晉書文苑傳論云：『機文喻海，韞蓬山而有蕪；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綯。』張溥潘黃門集題詞：『陸海潘江，無不美也。』並通達之論。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此潘、陸之定評也。』此最同意仲偉之說者也。詩品序稱『安仁倦暑，』爲五言警策。乃指在懷縣作二首。其河陽縣作二首及悼亡詩三首，皆其代表作。又其哀詩：『濯如葉落樹，邈若雨絕天，雨絕有歸雲，葉落何時連』云云，情深文秀，感蕩心靈。河陽縣作：『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頽如敲石火，瞥若截道飈。』喻人生之短促，令人惕然！『截』字絕佳，可與阮籍詠懷之『英風截雲霓』媲美。安仁詩喜用『竟』字。

晉黃門郎張協詩〔一〕

其源出於王粲〔二〕。文體華淨〔三〕，少病累〔四〕，又巧構形似之言〔五〕。雄於潘岳，靡於太沖〔六〕。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七〕。詞彩葱菁〔八〕，音韻鏗鏘〔九〕，使人味之，臺臺不倦〔一〇〕。

〔一〕古直云：『文選詠史詩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張協，字景陽，載弟也。兄弟並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少辟公府，後爲黃門侍郎。因託疾，遂絕人事，終於家。」晉書曰：「協與兄載齊名，時天下已亂，遂屏居草澤，以屬詠自娛，終於家。」』

〔二〕陳延傑云：『景陽詠史及雜詩，流韻清綺，風味雋永，固是濫觴仲宣焉。』葉長青集釋：『陳石遺先生曰：「協詩不及太沖，焉問王粲！其以源出於粲者，殆以雜詩第七首『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二句，有仲宣登樓賦之意邪？」』案宋濂與章秀才論詩書：『張景陽學仲宣。』蓋本

仲偉說。石遺謂『協詩不及太沖。』如僅就詩之『雄』而言則可，蓋協詩『雄於潘岳，』而其『雄』實不及太沖也。仲偉謂協詩『源出王粲，』乃就五言詩而言。石遺引協雜詩二句，有登樓賦之意以釋之，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也。

〔三〕葉長青云：『詩品下云：文體勦淨。』車柱環云：『御覽引「淨」作「靜」。』通。『案淨、靜正假字。中品評陶潛詩：『文體省淨。』亦用『淨』字。景陽詩『華』而『淨，』故下言『少病累』也。

〔四〕案文心雕龍才略篇：『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景陽之『少病累，』與仲宣之『少瑕累』相似，此亦仲偉謂其『源出王粲』之因也。

〔五〕古直云：『宋書謝靈運傳論曰：相如工爲形似之言。』許文雨云：『漁隱前集八引詩眼云：形似之意，蓋出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古人形似之詩，如鏡取形，燈取影也。』葉長青云：『上品謝靈運、中品顏延之、鮑照詩，均云「尚巧似」。』文心雕龍物色篇曰：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卽字而知時也。』案仲偉上謂景陽詩『源出王粲。』而此謂景陽『又巧構形似之言。』著一『又』字，明『形似之言，』非

王粲詩所具，乃景陽詩所專巧者也。前序謂五言詩『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所謂『指事造形，窮情寫物。』亦卽『形似之言』也。中品評鮑照詩：『善製形狀寫物之詞。』猶言『善爲形似之言』耳。顏氏家訓文章篇亦云：『何遜詩，實爲清巧，多形似之言。』（拙著顏氏家訓斟注有說。）誠劉彥和所謂『近代以來，文貴形似』者也。文鏡秘府論十體篇：『形似體者，謂貌其形而得其似，可以妙求，難以粗測者是。詩曰：「風花無定影，露竹有餘清。」又云：「映浦樹疑浮，入雲峰似滅。」如此卽形似之體也。』如就景陽詩驗之，雜詩：『騰雲似湧煙，密雨如散絲。』此寫景之形似也。『羈旅無定心，翩翩如懸旌。』此寫情之形似也。（小女國瓊中國山水詩研究，第二部分『中國山水詩的特色』，壹、『中國山水詩的形象摹擬。』論山水詩與形似甚詳，一九六八年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可參閱。）

〔六〕陳延傑云：『景陽與安仁，雖同出王粲，而骨氣橫絕，潘視之稍羸矣；左思不假雕潤，而沖淡有味，非若景陽之以綺靡相尚焉。』許文雨講疏引陳祚明選評云：『詩品謂「雄於潘岳，靡於太沖。」此評獨當。一反觀之，正是「靡類安仁。」其情深語盡同，但差健；有斬截處，正是「雄類太沖。」其節高調亮同，但不似太沖簡老，一語可當數語。固當勝潘遜左。』案景陽詠史：『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雜詩：『龍蟄喧氣凝，天高萬物肅。』雄頗類太沖，安仁無此等

句也。太冲詠史：『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悠悠百世後，英名散八區。』句之雄與景陽相似。景陽雜詩：『浮陽映翠林，迴飈扇綠竹，飛雨灑朝蘭，輕露棲叢菊。』靡頗類安仁，太冲乏此等句也。（招隱詩句差近。）安仁河陽縣作：『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句之靡與景陽相似。陳延傑謂景陽詩『骨氣橫絕。』四字移評太冲之雄較當，景陽則稍遜也。

〔七〕案摯虞左丘明贊：『誕宣聖旨，曠代彌休。』御覽五八六『高手』作『高才。』車柱環云：『御覽、詩人玉屑引『高手』並作『高才。』於文較雅。『手』蓋『才』之形誤，或由聯想而誤。抱朴子外篇鈞世有云：『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顏氏家訓六書證第十七云：『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並與此作『高才』同例。』案三國志魏志陳羣傳：『魯國孔融，高才倨傲。』亦此作『高才』之旁證。孔叢子答問篇：『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高材』與『高才』同。

〔八〕案御覽引作『其辭彩蔥蒨。』車柱環云：『詩人玉屑、天都閣本同。』謝靈運山居賦：『當嚴勁而蔥蒨。』『蔥』『蒨』正俗字。『菁』讀與『蒨』同。文選謝玄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聲明且蔥蒨。』張銑注：『蔥蒨，盛貌。』

〔九〕古直云：『文心雕龍明詩篇曰：「景陽振其麗。」又體性篇曰：「孟陽、景陽，才綺而相埒。」又時序篇曰：「應、傅、三張之徒，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曰「麗」，曰「綺」，曰「結藻清英，流韻綺靡」。亦與仲偉「詞彩葱菁，音韻鏗鏘」之說相發。』案摯虞宜用古尺駁云：『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鏗鏘』，即『和諧』之意也。古氏所引體性篇，乃才略篇之誤。

〔一〇〕許文雨講疏引詩源辨體卷五云：『景陽五言雜詩，華彩俊逸，實有可觀。如「房櫳無行迹，庭草萋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浮陽映翠林，迴飈扇綠竹，飛雨灑朝蘭，輕露栖叢菊。」「借問此何時？蝴蝶飛南園，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等句，皆華彩俊逸者也。鍾嶸謂景陽「雄於潘岳」，至「使人亹亹不倦。」此論甚當。滄浪詩評止稱太冲而不及景陽，未免爲過耳。』案後漢書班固傳論曰：『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注引爾雅曰：『亹亹，猶勉也。』張華遊獵篇：『年時何亹亹！』許詢農里詩：『亹亹思得。』『亹亹』由『勉』引申有長久義。序稱『景陽苦雨』，爲『五言警策。』蓋最足玩味之作也。詩源辨體所舉景陽諸句，以爲『皆華彩俊逸者。』實則皆華彩之句，非俊逸者也。景陽詩喜用扇、戀、灑三字。

晉記室左思詩〔一〕

其源出於公幹〔二〕。文典以怨〔三〕，頗爲精切〔四〕，得諷諭之致〔五〕。雖野於陸機〔六〕，而深於潘岳〔七〕。謝康樂嘗言：『左太沖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八〕。』

〔一〕古直云：『晉書曰：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齊王冏命爲記室，辭疾不就，以疾終。』案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思別傳曰：『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父雍。思蚤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齊王冏請爲記室參軍，不起，時爲三都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止。』文選左太沖三都賦序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亦謂思『少博覽文史。』詠史第一首：『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正見其『遍閱百家，』『博覽文史』也。

〔二〕陳延傑云：『太沖風骨俊拔，甚似公幹，「汎汎東流水」三篇，及「方塘含白水」之篇，蓋以氣勝焉。』案文心雕龍明詩篇：『偏美則太沖、公幹。』以二人並稱。謂太沖、公幹偏美於五

言，自有其淵源。宋濂與章秀才論詩書：『左太冲則學公幹。』蓋從仲偉說。陳氏稱公幹『汎汎東流水』三篇，即贈從弟三首，惟中首『亭亭山上松』最具蒼勁之氣。至於『方塘含白水，中有鳬與雁，安得肅肅羽，從爾浮波瀾。』乃雜詩一首末四句，似未以氣勝也。詩藪內編卷二云：『〔陳思〕鰕鉏篇，太冲詠史所自出也。』（『鉏』原誤『鉏。』）鰕鉏篇，頗具氣勢，與左思詠史風力近似，但非詠史，不必即以爲詠史所自出也。許學夷詩源辨體卷五云：『左太冲五言詠史，出於班孟堅、王仲宣，而氣力勝之。』孟堅詠史之質木，與左詩典雅不類；仲宣詠史之秀拔，與左詩之雄渾不類。非僅氣力勝班、王也。太冲詠史，僅題本於班、王耳。

〔三〕許文雨云：『太冲詠史云：「卓犖觀羣書。」則其「典」可知。又云：「著論準過秦。」則其「怨」可知。』案臧榮緒謂太冲『博覽文史』，思別傳稱其『遍閱百家』。並可知其富於『典』。詠史八首之第二首『鬱鬱澗底松。』第七首『主父患不達。』第八首『習習籠中鳥。』最足見其『怨。』然怨而含蓄。至於『著論準過秦』，蓋自喻其善於著論耳，似不足以知其『怨』也。

〔四〕許文雨云：『〔清〕張玉穀古詩賞析卷十曰：「太冲詠史，初非呆衍史事，特借史事以詠己之懷抱也。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證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斷之；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合；或止述史事，而已意默寓。」是則其「精切」可知矣。』案太冲泛詠史事以託諷諭。如張氏之賞

析，『精切』，謂精鍊切實。蓋切於史亦切於己也。南齊書文學傳：『陸厥與沈約書有云：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都。』『精正』，謂精確淳正。『精正』蓋謂一首專詠一事。而質木不稱其才，則有虧矣。胡應麟云：『用事之工，起於太沖詠史。』（詩藪內編卷四。）工，亦即『精切』也。太沖詠史，可謂無虧矣。

〔五〕陳延傑云：『此指詠史詩，劉勰所稱「拔萃」者也。』古直云：『「文典以怨，得諷諭之致。」謂詠史八首也。』案序謂『左思詠史』爲『五言警策。』文心雕龍才略篇亦云：『左思奇才，拔萃於詠史。』左思詠史，不止八首。北堂書鈔一一九引左思詠史詩：『梁習仕魏郎，秦兵不敢出；李牧爲趙將，疆場得清謐。』此四句（蓋非全首）即在八首之外也。（前序已有說。）

〔六〕劉熙載詩概云：『「野」者，詩之美也。表聖詩品有「疏野」一品。若鍾仲偉謂左太沖「野於陸機」，「野」乃不美之辭。然太沖是豪放，非「野」也。觀詠史自見。』古直云：『論語曰：「質勝文則野。」「野」字本此。』案劉氏謂『野者，詩之美。』並舉司空圖詩品中『疎野』一品爲證。表聖釋『疎野』云：『惟性所宅，眞取弗羈，控物自富，與率爲期。築室松下，脫帽看詩，但知且暮，不辨何時。倘然適意，豈必有爲！若其天放，如是得之。』所謂『疎野』，蓋乃『眞率放達，不用心機』之意。此自是詩之美。惟仲偉評太沖詩『野於陸機』，『野』並非不

美之辭。仲偉所謂之『野』，與表聖所謂之『野』有關，但不盡同。太沖之『野』，乃針對陸機之『尚規矩』而言。『野』則不尚規矩。故論仲偉所謂『野於陸機』。當就整句而言，不當僅著意『野』一字也。劉氏謂『太沖是豪放，非野。』太沖詩氣韻『雄渾』，與『豪放』有別，此又劉氏所未深思者也。至於古氏謂『野』字本於論語『質勝文則野。』（雍也篇）。彼文『野』，乃『鄙野』之義，與仲偉所謂『野』，尤不合矣。（許文雨云：『許學夷舉太沖「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等句，以爲太不雕琢，方之士衡，有過與不及之分。斯爲得『野於陸機』之解歟？』野與不野，蓋非太不雕琢與過於雕琢之分，乃不尚規矩與尚規矩之別也。）

〔七〕陳延傑云：『詩藪〔外編卷二〕曰：「太沖以氣勝者也。『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至矣！而『豈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其韻故足賞也。」按潘、陸俱以詞勝，故不同耳。」案太沖詩，詠史以氣勝，招隱以韻勝。詩藪所引下二句，即招隱中句。陳氏謂『潘、陸以詞勝。』陸詩詞勝於情，潘詩情深文秀，非僅以詞勝也。滄浪詩話：『晉人言陶淵明、阮嗣宗外，惟左太沖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公之下。』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云：『鍾記室以士衡爲晉代之英，嚴滄浪以士衡獨在諸公之下。二語雖各舉所知，咸自有謂。學者精心體味，兩得其說乃佳。』而復

云：『平原氣骨，遠非太沖比。』又『士衡居晉，宜遜太沖。』豈僅有得於滄浪之說邪？沈德潛古詩源云：『左思胸次高曠，筆力雄邁，故是一作手，非潘、陸輩所能比埒。』又云：『壯武之世，茂先、休奕，莫能軒輊；二陸、潘、張，亦稱魯、衛；太沖拔出於衆流之中，丰骨峻上，盡掩諸家。鍾記室季孟於潘、陸之間，非篤論也。』沈亦極推尊太沖。黃子雲野鴻詩的亦謂『太沖自成大家，潘、陸諸人何足數！』岷以爲仲偉自有見地。其評安仁詩『淺於陸機』，機詩深於潘岳，此易見。謂太沖詩『深於潘岳』，較難比。劉彥和謂安仁詩『詞旨和暢。』（文心雕龍才略篇。）仲偉謂太沖詩『頗爲精切。』『精切』自較『和暢』爲深矣。仲偉論詩，風力、丹采並重，序所謂『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是也。就詩品全書觀之，仲偉似尤偏重丹采，其季、孟太沖於潘、陸之間，自有其準則。文心雕龍有風骨篇及情采篇，然就全書觀之，彥和亦偏重采。（明詩篇不涉及陶淵明，最可證。）昭明文選選士衡詩多達五十二首，蓋齊、梁風尚然也。唐以後之詩觀，蓋偏重風力，李白古風已有『自從建安來，綺靡不足珍。』之嘆。司空圖詩品二十四品，第一品爲『雄渾。』尤可證也。太沖以『雄渾』勝，此其詩之所以最爲後世所推尊，而潘、陸皆不足與之比肩者也。

〔八〕陳延傑云：『詩藪〔外編卷二〕曰：詠史之名，起自孟堅，但指一事。魏杜摯贈毋丘儉，疊用

入古人名，堆垛寡變。太沖題實因班，體亦本杜，而造語奇偉，創格新特，錯綜震蕩，逸氣干雲，遂爲古今絕唱。』古直云：『文心雕龍才略篇曰：「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詠史。」案思詠史，自是卓犖。招隱亦復秀出。』案太沖詩氣高詞壯，安仁詩情深文綺，並難與比。康樂極有見地。關於太沖詩，岷有『論荒塗橫古今』演講稿，收入慕廬演講稿中，（一九八一年十二月臺北藝文印書館出版。）可參閱。又太沖詩喜用『耀』『弄』二字。

宋臨川太守謝靈運詩〔一〕

其源出於陳思〔二〕。雜有景陽之體，故尙巧似〔三〕，而逸蕩過之〔四〕。頗以繁富爲累〔五〕。嶸謂若人，興多才高〔六〕，寓目輒書〔七〕，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八〕！然名章迴句，處處間起〔九〕，麗典新聲，絡繹奔會〔一〇〕。譬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一一〕。初，錢唐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卽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一二〕。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舊注：治音稚，奉道之家靖室也。）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一三〕。

〔一〕陳延傑云：『宋書曰：謝靈運，陳郡人。初辟瑯琊王大司馬行參軍，後爲臨川郡守。爲有司所糾，徙封廣州，遂令趙欽等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篡取謝，要不及，有司又奏依法收治，太祖詔於廣州行棄市刑，年四十九。』古直云：『宋書曰：謝靈運，陳郡陽夏人，襲封康樂公。宋受禪，

降爵爲侯。文帝登祚，徵秘書監，授臨川內史。『車柱環云：『鄭騫教授「鍾嶸詩品」謝靈運條訂誤」有云：「宋書靈運傳說他最後的官職是臨川內史，而詩品稱他爲臨川太守。今按：太守與內史，名義不同，實際則一樣，這是晉、宋時的官制。晉書卷二十四職官志云，郡皆置太守，諸王國以內史掌太守之任。宋書卷四十百官志下亦云，宋用晉制，王國太守稱內史。宋時臨川郡是王國，撰世說新語的劉義慶卽是臨川王，所以宋史卷三十六州郡志二，江川諸郡長官皆稱太守，只有臨川稱內史。謝靈運的官銜當然是臨川內史，詩品太守之稱，實與當時官制不合。』案陳氏引宋書謝靈運傳『臨川內史』作『臨川郡守』。乃據詩品稱『臨川太守』改之，非其舊也。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丘淵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夏人。祖玄，車騎將軍。父渙（瑛），秘書郎。靈運歷秘書監、侍中、臨川內史，以罪伏誅。』亦稱『臨川內史』。惟『內史』與『太守』，名雖不同，實則無殊。仲偉蓋通稱『太守』。如中品晉陸雲本爲『清河內史』，而仲偉於中品亦稱『清河太守』也。

〔二〕許文雨云：『詩源辨體卷七引李獻吉云：「康樂詩是六朝之冠，然其始本於陸平原。」但仲偉已云平原源出陳思，知獻吉所言，仍不離詩品之旨也。陳祚明選靈運酬從弟惠連五章，評其源出陳思，此恐僅就聯章體而言耳。實則陳思之「詞采華茂」大爲靈運導其先路。（下略。）』案

三國志魏志陳思王傳評曰：『陳思文才富艷。』詩品序謂『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是靈運與陳思相似。陳思贈白馬王彪七章爲聯章體，靈運酬從弟惠連五章亦聯章體，如陳氏說。靈運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四章，仍爲聯章體。仲偉謂『源出陳思。』其淵源甚著也。

〔三〕許文雨云：『黃子雲野鴻詩的云：「景陽寫景漸啓康樂。」意殆謂所雜之體乎？仲偉前評景陽「巧構形似之言，」此「故尙巧似」「故」字，實承景陽體而言。』案此言靈運『尙巧似，』於景陽謂『巧構形似之言。』是靈運『雜有景陽之體。』景陽源出王粲，王粲源出李陵，李陵源出楚辭。陳思源出國風，兼小雅。是靈運詩與國風、小雅、楚辭並有淵源矣。宋濂與章秀才論詩書：『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景純詩『憲章潘岳，』潘岳『源出仲宣。』是宋氏所謂『雜參於郭景純，』與『雜有景陽之體，』幾亦無殊矣。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云：『靈運之詞，淵源潘、陸。』潘源仲宣，陸源子建，亦符仲偉源陳思，雜景陽之意也。至於黃子雲謂『景陽寫景，漸啓康樂。』僅就『雜景陽體』而言，所見尙未備也。

〔四〕案仲偉謂景陽詩『雄於潘岳，』是必有『逸蕩』之句。（參看前景陽詩條。）特靈運之『逸蕩』又超越景陽耳。（詳下。）

〔五〕案山堂考索、稗編、引『繁富』並作『繁蕪，』吟窗雜錄本同。『繁富爲累，』卽是『繁蕪』

矣。作『繁富』與下文『繁富』相應。序謂靈運『富艷難蹤。』亦點出『富』字。下品評傳玄、傳咸詩：『長虞父子，繁富可嘉。』是下品詩人『繁富』亦有可取處。惟彼文『繁富，』乃總括二傳文集而言耳。魏文帝與吳質書：『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葉長青引在下文。）已用『繁富』一詞。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謂『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又謂『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見梁書庾肩吾傳。）可與仲偉『繁富爲累』之說相發。靈運詩如：『鼻感改朔氣，眼傷變節榮。』（悲哉行。）『節往感不淺，感來念已深。』（晚出西射堂。）『孤遊非情嘆，賞廢理誰通？』（湖中瞻眺。）皆拙劣強湊。又其過白岸亭詩：『交交止栩黃，呦呦食萍鹿。』以一『黃』字代替黃鳥，殊覺不辭。何不易『黃』爲『皇』邪？爾雅釋鳥：『皇，黃鳥。』可據也。竊疑『皇』『黃』古亦通用，左傳宣公十七年及說苑尊賢篇之苗賁皇，說苑善說篇作鬱盆黃。盧文弨拾補云：『（鬱盆黃即苗賁皇。）可證。』靈運喜用顏色字，蓋有意以『黃』代『皇』，以顯用字之美與？然要不足取法也。靈運詩累句頗多，（詳汪師韓詩學纂聞。）皆由放蕩逞才之過。嚴滄浪謂『靈運詩，無一篇不佳。』殊難取信也。姚範援鶉堂筆記云：『按康樂詩，頗多六代強造之句，其音沓滯。』此正繁富之累也。仲偉謂景陽詩『少病累。』此與靈運詩同而不同處。

〔六〕古直云：『宋書謝靈運傳論曰：「靈運之興會標舉。」亦與仲偉之說相發。』案序謂靈運『才高詞盛。』

〔七〕古直云：『靈運山水之作，皆寓目卽書者也。』案靈運酬從弟惠遠：『巖壑寓耳目。』左傳僖二十八年：『得臣與寓目焉。』杜預注：『寓，寄也。』

〔八〕許文雨講疏引王船山古詩評選卷五曰：『謝詩有極易入目者，而引之益無盡；有極不易尋取者，而徑遂正自顯。然顧非其人，弗與察爾。言情則於往來動止縹緲有無之中，得靈鯁而執之有象；取象則於擊目經心絲分縷合之際，貌固有而言之不欺。而且情不虛情，情皆可景；景非滯景，景總含情。神理流于兩間，天地供其一目，大無外而細無垠。落筆之先，匠意之始，有不可知者存焉。豈徒『興會標舉，』如沈約之所云者哉！』案白居易讀謝靈運詩云：『大必籠天海，細不遺草樹，豈惟翫景物，亦欲據心素。』（白氏長慶集。）正所謂『內無乏思，外無遺物』也。姚範援鵷堂筆記云：『謝公煙霞結契，山水効深，觸景鮮新，染毫紛屬，寄跡人寰之中，情超物象之表。逸興高韻，千載之下，挹其風流，如尋展齒所及。』與王船山之說，皆極狀靈運山水詩之美者也。然正由於『內無乏思，外無遺物。』隨興揮寫，未加鎔裁，所以難免繁蕪之累。姚氏謂其『情超物象之表。』似譽之太過。靈運蓋情馳於物象之內耳。

〔九〕案靈運之過始寧墅、登池上樓、遊赤石進帆海、登江中孤嶼、石壁精舍還湖中、石門巖上宿諸作，皆名章也。詩藪外編卷二：『靈運以韻勝者也，「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至矣；而「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其氣亦可稱也。』胡氏所舉前二句之清澹，後二句之逸蕩，並迴句也。又如初去郡『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之超曠（孟浩然贈王九『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從此出。）；登池上樓『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之清新（沈約休沐寄懷『園禽與時變』，王維送岐王過楊氏別業應教『興闌啼鳥緩（一作「換」）。』並從此下句出）；過始寧墅『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之清麗，亦皆迴句也。

〔一〇〕古直云：『文心雕龍明詩篇曰：「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案彥和此論，不啻爲謝而發。又鮑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梁簡文曰：「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並與仲偉之說相輔。』許文雨云：『焦竑題謝康樂集辭曰：「棄淳白之用，而競丹雘之奇；離質木之音，而任宮商之巧。豈非世運相乘，古始易解，即謝客有不得而自主者邪？」此論「麗典新聲」由乎風會之義甚明。黃庭鵠古詩治卷十三引馮時可評曰：「康樂設奇托怪，鈞深抉隱，窮四時之變，極萬物之類。」陳祚明評選云：「謝康樂詩，如湛湛江流，源出萬山之中，

穿岩激石，瀑掛湍迴，千轉百折，歎爲洪濤，及其浩漭澄明，樹影山光，雲容草色，涵徹洞深，蓋緣派遠流長，時或瀦爲小澗，亦復搖曳澄潔，波蕩不定。」一家形容「絡繹奔會」之致最盡。」案古氏引鮑照論謝詩云云，（見南史顏延之傳。）詩品中品評顏延之之詩，引湯惠休亦云：「謝詩如芙蓉出水。」許氏引焦竑說以釋『麗典新聲』，似未得『麗典』之義，又未符『新聲』之旨。『典』如易、詩、騷、賦、老、莊、內典等。仲偉反對用典，以爲『雖謝天才，且表學問。』（見序。）而於謝詩之『麗典』，則無貶辭。蓋謝詩既見天才，又富學問也。易兌：『麗澤兌。』（王弼注：『麗猶連也。』）『麗典』猶『連典』，謂用典之多。仲偉反對聲律，以爲『文多拘忌，傷其眞美。』（見序。）而於謝詩之『新聲』，則有所取。然此所謂『新聲』，蓋益求『清濁通流，口吻調利。』（見序。）亦卽益求聲調之美。非如焦竑所謂『任宮商之巧』也。『宮商』乃就『平仄』言。文心雕龍通變篇：『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蓋所謂『任宮商之巧。』如沈約之聲病說也。許氏又據馮時可、陳祚明之說，以爲『形容「絡繹奔會」之致最盡。』不知二氏之說，乃極力形容謝詩描寫山水之狀耳。所謂『絡繹奔會』，緊承『麗典新聲』而言。蓋謂『麗典』之多，『新聲』之調適也。

〔一一〕陳延傑云：『王士禎曰：「詩三百五篇，於興、觀、羣、怨之旨，下逮鳥獸草木之名，無弗

備矣。獨無刻劃山水者，間亦有之，亦不過數篇，篇不過數語。如『漢之廣矣』、『終南何有』之類而止。漢、魏間詩人之作，亦與山水了不相及。迨元嘉間，謝康樂出，始振爲刻劃山水之詞，務窮幽極渺，扶山谷水泉之情狀。昔人所云『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者也。宋、齊以下，率以康樂爲宗。』許文雨講疏引汪師韓詩學纂聞曰：『鍾嶸詩品既見「繁蕪爲累」矣，而乃云「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後人刻劃山水，無不奉謝爲峴崕虛，不敢異議。』案前序稱『靈運鄴中』及『謝客山泉』爲『五言警策。』詩藪內編卷二：『康樂風神華暢，似得天機，而併儷之極！』併儷之極，（此於唐人排律頗有影響，杜甫尤甚。）亦謝詩特色之一，蓋劉彥和所謂『辭必窮力而追新』之類也。野鴻詩的：『康樂於漢、魏外，別開蹊徑，抒情、綴景、暢達理旨，三者兼長，洵堪睥睨一世。』岷謂三者之外，聲調之美（所謂『新聲。』），亦康樂詩所長。蓋抒情、綴景、寓理、調聲（調讀平聲），四者兼長也。仲偉反對說理，謝詩往往寓理趣於山水中，亦爲仲偉所取矣。黃節謝康樂詩注序云：『康樂之詩，合詩、易、聃、莊、騷、辯、仙、釋以成之，其所寄懷，每寓本事，說山水，則包名理。康樂詩不易識也。徒賞其富艷，唐、宋以後淺涉者知之。近世若汪師韓不解謝詩，所著詩學纂聞，至以妙辭，目爲累句，世士惑焉。』黃氏評謝詩，深具識力。惟汪師韓所舉累句，亦頗中肯。卽姚範亦

謂謝詩『多作滯之句。』黃氏謂師韓『以妙辭爲累句，』則是崇謝太過也。謝詩之累句，自無損於其高潔。前錄陳延傑所引王士禎之說，略論及山水詩之發展。（小女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有詳贍之論述，可參閱。）

〔一二〕許文雨云：『沈約宋書本傳云：「謝靈運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璠，生而不慧，爲秘書郎，蚤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璠，璠那得生靈運。』若記室所云不誤，則靈運生甫旬日，車騎何能辨其聰慧，見親知而嘆之耶？仲偉殆誤其父璠爲祖玄歟？』』鄭騫云：『關於錢塘杜家，晉書孫恩傳有一段記載：「孫恩，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師事錢塘杜子恭。子恭有秘術，子恭死，泰傳其術。」觀其記載，可知錢塘杜家是當時五斗米道的宗師，頗有法術。以謝氏門第之高，不會在尋常百家寄養子孫。一定就是這個杜家。我想，杜子恭與詩品所說杜明師，也許就是一人。其爲一家，則無可置疑。又宋書謝靈運傳，說他被殺於宋文帝元嘉十年，據此上推，生於晉孝武帝太元十年。晉書謝玄傳，說玄卒於太元十三年。兩傳相對，可知謝玄死時靈運年已四歲，而不是生甫旬日。』（鍾嶸詩品謝靈運條訂誤。『李徽教君亦引之。此節引。』車柱環云：『旬日而亡者非玄，疑玄本作璠，由璠、玄音近，又由聯想而誤。』案謝玄死時靈運已四歲，自非『生旬日而謝玄亡。』晉書孝武帝紀，太元十年八月，謝安薨。靈運正

生於是年。則仲偉所謂『謝玄亡，』疑是『謝安亡』之誤，安、玄形極近。安，玄之叔父。靈運叔曾祖。（楊祖聿校注亦略有說。）

〔一三〕案杜甫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久爲謝客尋幽慣。』清楊倫注：『〔劉宋劉敬叔〕異苑：靈運生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於錢塘杜明師養之。十五方還，故曰客兒。』異苑說，蓋卽詩品所本。惟詩品『杜明師』作『杜治。』（許文雨講疏引異苑，從詩品改『杜明師』爲『杜治』，非其舊也。杜明爲此人姓名，師乃宗師之稱，蓋卽奉五斗米道之宗師也。詩品舊注『治』爲『奉道之家靖室。』楊慎丹鉛雜錄三云：『道室稱治，猶今之觀也。又奉道之室曰化，蜀有文昌二十四化，又有主簿化。化也，治也，猶今之曰宮曰觀耳。』古直箋本末句作『故小名客兒。』增『小』字。仲偉於靈運詩最爲讚賞，卽繁富亦以爲宜。屢稱靈運爲謝客，故本異苑，附述其名客兒之原由於此。△謝詩喜用遊、登、峰、亂等字。

诗品卷中



漢上計秦嘉、嘉妻徐淑詩〔一〕

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怨〔二〕。爲五言者，不過數家〔三〕，而婦人居二〔四〕。徐淑敍別之作〔五〕，亞於團扇矣〔六〕。

〔一〕古直云：『玉臺新詠秦嘉贈婦詩序云：「秦嘉，字士會，隴西人也。爲郡上掾，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爾。」』隋書經籍志：「後漢黃門郎秦嘉妻徐淑集一卷，亡。」案嚴可



均〔鐵橋漫稿卷七〕後漢秦嘉妻徐淑傳曰：「隴西秦嘉，字士會，後漢桓帝時人，官黃門郎。妻同郡徐氏女，名淑，有才章，適嘉，嘉仕郡，淑居下縣，有疾。嘉舉上計掾，將行，以車迎淑而別，而與淑書云云。淑答書云云。嘉遂行，入洛，尋除黃門郎。居數年，病卒於津鄉亭。初，淑生一女，無子。及嘉奉使，淑乞子而養之。尋守寡，時猶豐少，兄弟將嫁之，誓而不許，爲書與兄弟云云。淑竟毀形不嫁，哀慟傷生。亡後，子還所生。朝廷通儒移其鄉邑，錄淑所養子，還繼秦氏之祀。淑所著詩文有集一卷。」周禮小宰：「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鄭玄注：「使齋歲盡書來至，若今上計。」賈公彥疏：「漢之朝集使，謂之上計吏，謂上一年計會文書及功狀也。」案玉臺新詠秦嘉贈婦詩序，稱秦嘉「爲郡上掾。」（如古氏引。）清紀容舒玉臺新詠考異云：「〔姚寬〕西溪叢語引此文，注：「掾，一作計。」案漢法，歲終郡國各遣吏上計。鄭玄注周禮「歲終則令羣吏致事」句，謂「若今上計。」是也。其所遣之吏，亦謂之上計。後漢趙壹傳：「光和四年，舉郡上計。」晉書宣帝紀：「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鍾嶸詩品直題「漢上計秦嘉。」嘉及其妻往來書，亦並稱爲郡詣京師，則作計爲是。」（丁福保所輯全漢詩卷二亦有說，卽本紀氏考異。遼欽立所輯漢詩卷六，全載紀氏說。）又案劉知幾史通人物篇：「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

兼美者。」

〔二〕陳延傑云：『詩藪內編卷二曰：「秦嘉夫婦往還曲折，具載詩中，眞事眞情，千秋如在，非他託興可以比肩。」秦嘉贈婦三詩，多悽愴之音，蓋出李陵。徐淑答嘉詩，則本國風焉。』葉長青集釋：『陳石遺先生曰：悽怨，指淑答夫兩書也。』案上品評李陵『文多悽愴，怨者之流。』陳延傑謂秦嘉詩出李陵，良是。惟下文仲偉以徐淑敍別與班姬團扇相比，班姬詩源亦出李陵，陳氏謂徐淑詩本國風，則未審矣。『文亦悽怨，』乃兼評嘉、淑夫妻詩而言，亦明其詩體同源。文，謂詩。下文『爲五言者，』緊承『文亦悽怨』而言，陳石遺謂『悽怨指淑答夫兩書。』詩品何嘗評文邪？嘉贈婦詩三首，其中『憂來如循環，匪席不可卷。』『一別懷萬恨，起坐不爲寧！』淑答嘉詩之『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長吟兮永嘆，淚下兮沾衣！』皆極悽怨之句也。惟仲偉於序舉楚謠（離騷）『名余曰正則。』『則』下本有『兮』字，略去不計，以爲五言濫觴。而淑答嘉詩，每句皆有『兮』字。卻計在內，以爲五言。蓋以『兮』爲語助，可計可不計邪？答嘉詩有云：『悠悠兮離別，無因兮敘懷。』則下文所謂『徐淑敍別，』必是指淑答嘉詩矣。

〔三〕葉長青云：『陳石遺先生曰：「『不過數家』者，指漢代之爲五言者言也。』『車柱環云：『吟窗雜錄本「爲」上有「二漢」二字，文意完好。西溪叢語下引亦有「二漢」二字。』案「二

漢爲五言者，『不類詩品語。』『二漢』二字疑後人所加，以助文意。仲偉既評秦嘉、徐淑詩，又以班姬詩與淑詩比，自是就二漢而言矣，何必更贅『二漢』二字邪？

〔四〕古直云：『婦人居二，』謂班姬與淑。但蔡琰悲憤，載於范史（後漢書列女傳），仲偉不數，何邪？案詩品所評漢代五言諸家，上品李陵、班姬，中品秦嘉、徐淑、下品班固、鄼炎、趙壹，僅七家。七家中班姬、徐淑居其二也。蔡琰悲憤詩二首，第一首爲五言，次首爲七言騷體，非純五言。故仲偉不數邪？

〔五〕陳延傑云：『詩藪外編卷二曰：「〔宋姚寬〕西溪叢語備載秦氏夫婦往還詩，末引鍾嶸詩品云：『徐淑寶釵之什，亞團扇矣。』按嘉以寶釵寄淑，故詩有『寶釵可耀首』之語。淑惟答嘉五言，絕無所謂寶釵者，當從嶸本書作『紵別之什』爲是。』案楊慎丹鉛餘錄卷九云：『予觀藝文類聚，見東漢婦人徐淑與夫秦嘉兩書；又觀玉臺新詠，見其與夫詩，皆麗則可誦。』

〔六〕古直云：『秦嘉、徐淑紵別詩，見玉臺新詠。團扇，謂班姬怨歌行。』葉長青集釋：『陳石遺先生曰：淑詩平平，不及嘉作。舍甄后塘上行而獨錄此，伍諸劉琨、郭璞、陶潛、顏延之、鮑照、謝朓諸作者，斯不倫矣。團扇其殆庶乎？』案仲偉謂『紵別之作，亞於團扇。』足明其列團扇於上品，紵別詩於中品之故。陳氏謂『團扇其殆庶乎？』蓋以爲團扇當列中品，與劉琨等諸作

同伍與？仲偉謂敍別詩『悽怨，』楊慎以爲『麗則可誦。』則亦非如陳氏所謂平平之作矣。至於塘上行，或曰古辭，或曰甄后作，或曰魏武帝作，或曰魏文帝作，共有四說。（丁福保全三國詩卷一有說。）且時已入魏，不當與團扇及敍別詩並論，仲偉乃以漢『婦人居二』之作相比也。詩蔽內編卷二云：『班姬團扇，徐淑寶釵，漢婦人遂與文士竝驅，六代至唐蔑矣。』外編卷一云：『班姬、徐媛皆文士，不可以詩人目之。至其行業之高，尤後世所絕覩者。』據下品評齊鮑令暉、齊韓蘭英詩，引齊武謂韓云：『借使二媛生於上葉，則玉階之賦，紈素之辭，未詎多也。』班姬之賦、辭既未詎多，則令暉、蘭英亦並足與文士並驅，不得言「六代至唐無」也。班姬、徐淑固非詩人，然其行業之高，愈顯其詩之悽怨可風，仲偉不得不列入上、中品也。

魏文帝詩〔一〕

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二〕。所計百許篇〔三〕，率皆鄙質如偶語〔四〕。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五〕，殊美瞻可翫，始見其工矣〔六〕。不然，何以銓衡羣彥〔七〕，對揚厥弟者邪〔八〕？

〔一〕陳延傑云：『魏志曰：文帝諱丕，字子桓，太祖太子也，爲五官中郎將。太祖薨，嗣位爲丞相，封魏王，受漢禪，卽皇帝位。』許文雨講疏引詩源辨體卷四云：『子桓五言，在公幹、仲宣之下，鍾嶸詩品以公幹、仲宣處上品，子桓居中品，得之。元瑞謂子桓「過公幹、仲宣遠甚。」予未敢信。』案許學夷引元瑞（胡應麟字）說，見詩藪外編卷一。卷二亦云：『公幹、仲宣非魏文比。』此說固不足信。詳後。

〔二〕陳延傑云：『魏文詩感往增愴，其高古似陵，其宏瞻又似粲。』葉長青集釋：『陳石遺先生

曰：「鍾氏評魏文帝，『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殆以語多悲感，而西北有浮雲，亦登樓賦之『信美非吾土』意耳。然少卿、仲宣有窮途失路之嘆，子桓所悄然以悲者，『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與吳質兩書備言之矣。（下略。）」案『體則』，謂詩體準則。魏志王粲傳，謂阮籍『以莊周爲模則。』與此句法略似。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亦用『體則』一詞，惟作動詞用耳。仲宣詩亦源於李陵。仲偉謂魏文詩『源出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是魏文詩與仲宣尤近也。惟據上品評仲宣詩：『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則魏文詩雖『頗有仲宣之體則。』尙不足與仲宣抗衡，此正魏文詩列在中品之故也。陳延傑謂『魏文詩宏瞻又似粲。』『宏瞻』當據下文作『美瞻』較妥。胡應麟謂魏文『宏瞻不及陳思』也。（詩藪外編卷一。）仲宣詩『善發愀愴之詞。』魏文詩如清河作、見挽船士兄弟辭別、代劉勳妻王氏雜詩，皆愀愴感人之作，其悄然以悲者，非僅如陳石遺所謂感於己之『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而已。石遺謂『西北有浮雲，亦登樓賦『信美非吾土』之意。』詩不當與賦比，前已有說。詩藪內編卷二云：『魏文雜詩漫漫秋夜長，獨與屬國並馳，然去少卿尙一線也。』仲偉未評屬國（蘇武）詩，屬國詩如歸入古詩，則屬國風派，與少卿詩屬於楚辭派不同。亦卽與仲宣、魏文詩體不同，似不得謂魏文雜詩漫漫秋夜長『與

屬國並馳』也。漫漫秋夜長，清綺與仲宣詩亦相似。胡氏謂『去少卿尙一線。』正見魏文詩當列在中品也。

〔三〕古直箋本『所計』爲『新奇。』（許文雨講疏本同。）云：『津逮秘書本、漢魏叢書本均作『新奇。』歷代詩話本作『所計。』直案『新奇』『所計』均不詞，原文當是『所製百許篇，』『所』字以形近譌爲『新』字，『製』字以音近譌爲『奇』字或『計』字也。』車柱環云：『詩人玉屑一三引『新奇』作『新歌』，於文最勝。』歌，古文作『哥』，因誤爲『奇』耳。『哥』誤爲『奇』，後人見『新奇百許篇』之不可通，乃以形近而改『新』爲『所』，以音近而改『奇』爲『計』，『所計百許篇』義雖可通，但決非詩品之舊。古直復定爲『所製百許篇』，亦臆說耳。』案對雨樓叢書本、學津討源本、龍威秘書本『所計』亦皆作『新奇』，山堂考索引同。蓋本作『新哥』，『奇』乃『哥』之誤，『哥』借爲『歌』。』

〔四〕古直箋本『鄙質』作『鄙直。』云：『陳壽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劉勰亦曰：『魏文之才，洋洋清綺。』仲偉謂之『鄙直』，過矣。』許文雨云：『文帝詩，如煌煌京雒行、折楊柳行，議論故事，運以排偶，仲偉所評『鄙直如偶語』者，殆謂此歟？』李徽教云：『史記高祖本紀：『偶語者棄世。』集解云：『應劭曰：秦禁民聚語偶對也。』偶語者，兩人對話也。』

案吟窗雜錄本『鄙質』作『鄙直』，義亦相近。『率皆鄙質如偶語』，則非盡如偶語矣。『偶語』，如今言『對話』，（李說是。）毫無文彩。許氏以『偶』爲『排偶』字，排偶非即鄙質也。許氏所舉魏文二詩，煌煌京雒行乃四言。折楊柳行、飲馬長城窟行，並五言，皆『鄙質如偶語』之類。詩藪內編卷二云：『魏文樂府雖酷是本色，時有俚語。漢人語似俚，此最難體認處。』『似俚』，非即俚。『鄙質如偶語』亦是似俚耳。

〔五〕古直云：『西北有浮雲，文帝雜詩第二首也。』案雜詩第二首結二句轉韻，『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有劃然而止之勢。曹植雜詩六首之二結二句『去去莫復道，沉憂令人老。』亦同例。

〔六〕陳延傑云：『詩藪（內編卷二）曰：子桓樂府雜詩十餘首佳，餘皆非陳思比。』案文心雕龍才略篇：『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與仲偉言『美』相近。仲偉謂魏文詩多『鄙質』，則彥和所未道及。仲偉所稱西北有浮雲十餘首，芙蓉池作一首，當在其中。此首亦極綺美，中云：『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丹霞』『明月』間著一『夾』字，美極矣！胡應麟云：『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句法字法，稍稍透露。』（詩藪內編卷二。）已留意其用字之美。漢樂府步出夏門行：『桂樹夾道生。』古詩十九首之十三：『松柏夾廣路。』已並用『夾』字。魏、晉、

齊、梁詩人，五言第三字，皆喜用『夾』字。魏武帝苦寒行：『虎豹夾路啼。』王粲從軍：『蟋蟀夾岸鳴。』及『葭葦夾長流。』劉楨贈徐幹：『細柳夾道生。』潘岳在懷縣作：『綠槐夾門植。』潘尼迎大駕：『狐狸夾兩轅。』張載登成都白菟樓：『高薨夾長衢。』陶淵明擬古：『青松夾路生。』臘日：『梅柳夾門植。』鮑照行樂至城東橋：『修楊夾廣津。』謝朓入朝曲：『飛薨夾馳道。』江淹擬魏文帝遊宴：『綠竹夾清水。』陸厥京兆歌：『兔園夾池水。』梁簡文帝泛舟橫大江：『寒鳧夾浦水。』吳均夾樹：『桂樹夾長阪。』皆其例。然無一例有如魏文帝所用『夾』字之美者也。宋林逋謝馬程先輩惠蜀牋：『數幅丹霞夾白雲。』疑從魏文句出。（其易從上人山亭：『籬門和竹夾西東。』竹林：『寺籬斜夾千梢翠。』並用『夾』字衍爲七言之句。又其湖山小隱三首之一：『園井夾蕭森。』亦五言用『夾』字之佳句也。）何義門云：『丹霞一絕，直書卽目，自有帝王氣象。』（義門讀書記四十六。）就『帝王氣象』贊之，似可不必。月亦不當喻帝王。（憶幼時先君耀卿公課岷詩，曾舉前人最爲清巧之對句：『清風扶細柳，明月夾梅花。』『扶』『夾』二字絕佳，惜岷已忘作者之名矣。附識於此。）

〔七〕古直云：『「銓衡羣彥」，謂典論論文歷評徐、陳、應、劉、王、孔諸人文章得失也。』案魏文與吳質書，亦『銓衡羣彥』之作。（許文雨講疏亦有說。）『銓衡』，『複語』，卽稱也。（說文：

『銓，稱也。』禮記經解：『猶衡之於輕重也。』鄭玄注：『衡，稱也。』稱，俗作秤，所以量輕重，『銓衡羣彥，』猶言『秤量羣才』也。

〔八〕古直云：『文心雕龍才略篇曰：「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儻，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長短，亦無憎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陳思以勢窮益價，未爲篤論也。」案此說足爲魏文吐氣。然子桓之才雖不去植千里，亦非同日可論。」（陳延傑注亦引雕龍說。）李徽教云：『詩大雅江漢：「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偽古文尚書說命下：「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此「對揚」蓋與厥弟子建相對而稱揚之意。』案『對揚』猶言『對稱』。文心雕龍明詩篇：『建安之初，五言騰踊（唐寫本作躍），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所謂與弟對揚者矣。詩藪外編卷一云：『子桓「去去勿復陳，客子常畏人」等句，詩流率短其才。然此實漢人語也。他如黎陽、於譙、孟津、廣陵、玄武諸作，句格縱橫，節奏縝密，殊有人主氣象。高古不如魏武，宏瞻不及陳思，而斟酌二者，正得其中，過仲宣、公幹遠甚。』胡氏所引『去去勿復陳，』本作『棄置勿復陳，』見魏文雜詩第二首。胡氏所舉黎陽諸作，惟廣陵（原作至廣陵於馬上作。）一首，詞句稍壯，頗有人主氣象。餘皆清綺似仲宣。胡氏謂魏文詩在魏武、陳思二者之中，差符仲偉列

於中品之意，其『鄙質』不如魏武之『高古』，『美瞻』不及陳思之『宏瞻』也。至於謂魏文諸詩『過仲宣、公幹遠甚』及『公幹、仲宣非魏文比。』如僅就魏文『美瞻』之作而言，猶差可信。而魏文最多者爲『鄙質』之作，此何足與仲宣、公幹比邪？王世貞云：『子桓西北有浮雲，仲宣、公幹遠在其下。』（藝苑卮言三。）即專就『美瞻』之作而言，較有鑒別。惟仲宣、公幹亦不致遠在其下也。張溥魏文帝集題詞：『其詩歌文辭，彷彿上下，即不堪弟畜陳思，爲孟德大兒，固有餘也。』說頗中肯。魏文詩喜用激、耀、拂三字。又喜用疊字，如『漫漫』『鬱鬱』『綿綿』之類。

晉中散嵇康詩〔一〕

頗似魏文〔二〕。過爲峻切〔三〕，訐直露才〔四〕，傷淵雅之致〔五〕。然託諷清遠，良有鑒裁〔六〕，亦未失高流矣〔七〕。

〔一〕古直云：『康死於〔魏元帝〕景元三年，稱「晉中散」，非也。晉書嵇紹傳，正稱「魏中散大夫」。』晉書曰：「嵇康，字叔夜，譙國鉅人，拜中散大夫。以呂安事繫獄遇害。」案世說新語德行篇注引文章敍錄曰：『康以魏長樂亭主簿，拜中散大夫。』亦當稱『魏中散』之證。文選顏延年五君詠注引嵇康別傳曰：『康美音氣，好容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二〕陳延傑云：『叔夜縱意塵埃之外，故詩如其志，頗似魏文芙蓉池之作。』案魏文不乏愀愴之詞，叔夜亦多感傷；魏文之『清綺』，叔夜之『清峻』，（詳下。）其清亦相似；魏文鄙質新詠，叔夜樸實樂府亦相似。陳氏謂『叔夜縱志塵埃之外，頗似魏文芙蓉池之作。』據芙蓉池作末

云：『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遨遊快心意，保已終百年。』則非縱意塵埃之外矣。惟魏文善哉行五解：『比翼翔雲漢，羅者安所羈？沖靜得自然，榮華何足爲！』乃有超塵之想耳。叔夜述志詩二首之一，末二句『沖靜得自然，榮華安足爲！』卽本魏文，可知叔夜習讀魏文詩也。

〔三〕古直云：『文心雕龍明詩篇曰：「嵇志清峻。」亦與仲偉之說相發。』葉長青云：『文心雕龍體性篇曰：「叔夜儁俠，故興高而采烈。」』案『爲』猶『於』也。『峻切』謂高峻直切。此言『過爲峻切』，下言『託論清遠』。與彥和謂『清峻』合。惟峻而切，清而遠，似更進一層。世說新語品藻篇：『簡文云：嵇叔夜儁傷其道。』峻、儁、雋，古並通用。

〔四〕古直云：『論語〔陽貨篇〕曰：「惡許以爲直者。」集解引包注：「許，謂攻發人之陰私也。」班固離騷序曰：「屈原露才傷己。」案魏志注引康別傳：「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亦謂叔夜「許直露才」也。徵之拒鍾會，絕山濤，尤信。』許文雨云：『仲偉評魏文，已嫌其百許篇之率直，此謂叔夜之峻切，則又過之。顏延年詠嵇中散有云：「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及叔夜幽憤詩云：「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下惠，今愧孫登。」足爲鍾評之證。』案『過爲峻切，許直露才。』此則不似魏文矣。叔夜述志詩之二起四句云：『斥鴳擅蒿林，仰笑神鳳飛。坎井蟾蜍宅，神龜安所歸！』真峻切許直也！左思詠史八首

之二：『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躋高位，英俊沉下僚！』所慨相似，而含蓄多多矣。

〔五〕葉長青集釋引陳石遺先生曰：「『過爲峻切，傷淵雅之致。』此言尙允。劉彥和亦以『清峻』目之。然如『凌厲中原，顧盼生姿。』『目送歸鴻，手揮五絃。』『抗心希古，任其所尙。』『曰余不敏，好善聞人。』各名句，雖不足上追風雅，直可俯視補亡。」案陳氏所舉叔夜諸名句，固可俯視束皙補亡。惟詩品不評四言。文心雕龍明詩篇：『叔夜含其潤。』『潤』則不『傷淵雅之致。』乃就叔夜之四言而言。仲偉所評爲五言也。『淵』則能容，『雅』則有量，叔夜不能也。『致』，今所謂風度也。

〔六〕許文雨云：『叔夜酒會數首，淡宕有致。王船山所謂「賦卽事自遠。」陳祚明所謂「未有酒會之意，但覺身世之感甚深。」誠皆知言矣。』案叔夜酒會詩七首末首五言、贈秀才入軍詩十九首末首五言、答二郭三首之第二首、與阮德如詩一首、遊仙詩一首、述志詩二首，皆『託諭清遠，』且多感慨之作。贈秀才入軍詩之十八首四句：『流俗難悟，逐物不還。至人遠鑒，歸之自然。』不啻自道『有鑒裁』矣。『鑒裁』，謂鑒別裁定也。

〔七〕許文雨云：『仲偉結語許其高流，似存知人論世之旨。葉少蘊石林詩話以爲叔夜不肯附晉，絕

高於阮，豈得嵇阮連稱？陳繹曾詩譜曰：「嵇康人品胸次高，自然流出。」蓋深得之。」案『高流，』恐仍就詩而言。『未失高流，』故宜居中品。仲偉稱嗣宗『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豈稍存其人品胸次之高不及叔夜之意邪？序稱『叔夜雙鸞，』爲『五言警策。』叔夜詩喜用遶、戲、扇、戀等字，及『肆志』『自然』二詞。

晉司空張華詩〔一〕

其源出於王粲〔二〕。其體華艷〔三〕，興託不奇〔四〕，巧用文字，〔五〕務爲妍冶〔六〕。雖名高曩代〔七〕，而疏亮之士〔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九〕。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篇，猶一體耳〔一〇〕。』今置之中品疑弱，處之下科恨少〔一一〕，在季、孟之間矣〔一二〕。

〔一〕陳延傑云：『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爲太常博士，轉兼中書郎。後詔加右光祿大夫，遷司空，爲趙王倫所害。』（古直箋略同。）案張溥陸平原集題詞有云：『張茂先博物君子，昧於知止，身族分滅。』

〔二〕陳延傑云：『茂先流靡自妍，頗似仲宣，而沉著不及焉。』案宋濂與章秀才論詩書：『茂先則學仲宣。』蓋從仲偉說。茂先遊獵篇，略受曹植白馬篇及名都篇影響。

〔三〕古直云：『晉書本傳曰：「辭藻溫麗。」「華艷」「溫麗」其評略同。』葉長青云：『顏延

之庭誥曰：至於五言流靡，則劉楨、張華。』案晉書謂茂先『辭藻溫麗，』『溫麗』較『華艷』爲切。仲偉謂茂先詩『源於王粲。』粲詩實不華艷。文心雕龍明詩篇：『茂先凝其清，』才略篇：『張華短章，奕奕清暢。』『清』或『清暢』，與粲之『文秀』似較近也。

〔四〕許文雨云：『古詩歸卷八云：「張茂先詩有何高妙動人處？答何劭詩、雜詩，已被選而復汰之，味不足也。」詩源辨體卷五亦云：「茂先五言，如『居歡惜夜促，在感怨宵長。』』道長苦智短，責重因才輕。』則傷於拙矣。』案茂先『居歡惜夜促，在感怨宵長。』乃情詩中名句；『道長苦智短，責重因才輕。』乃答何劭詩中淳摯之句。句雖不奇，似未『傷於拙』也。古詩歸不選答何劭詩及雜詩，以爲味不足，誠所謂『隨其嗜欲，商榷不同』矣。

〔五〕案茂先博陵王宮俠曲：『利劍嚴秋霜。』答何劭：『從容養餘日。』情詩：『巧笑媚權鑒。』感婚：『美目流清揚。』皆用文字之巧也。惟據文心雕龍麗辭篇：『張華詩稱「遊雁比翼翔，歸鴻知接翮。」若斯重出，卽對句之駢枝也。』則茂先之用文字，亦有不巧者矣。

〔六〕許文雨云：『文心雕龍時序：「茂先搖筆而散珠。」亦言其文字之妍冶也。詩源辨體云：「茂先如『朱火清無光，蘭膏坐自凝，』』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等句，其情甚麗。』案『朱火』二句（『清』原作『青』），

見茂先雜詩。『佳人』二句及『巢居』四句，並見茂先情詩。諸句情甚淒麗，非僅『甚麗』而已。謝朓侍筵西堂落日望鄉詩：『晏高識氣迴，泉淳知潦收。』庾闡衡山詩：『未體江湖悠，安識南溟濶！』並與茂先句法相似。序稱『茂先寒夕，』爲『五言警策。』蓋指其雜詩三首（前有說）。三首秀麗而寄感慨，與仲宣詩亦近似，非僅『務爲妍冶』而已。

〔七〕案晉書本傳『阮籍見之，嘆曰：「王佐之才也！」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時人比之子產。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見華一面，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節引。）真所謂『名高襄代』也。茂先有王佐之才，而爲人多姿態（詳後），時人蓋以其博物，比之子產。（左傳昭元年，晉侯稱子產爲博物君子。）岷以爲茂先頗似狀貌如婦人好女之張良，良亦王佐才也。（見史記留侯世家贊。）茂先著有博物志。

〔八〕案『疏亮』猶『通達』。

〔九〕古直云：『世說排調篇：「晉張敏」頭責秦子羽云：子曾不如范陽張華，淹伊多姿態。』注引文士傳曰：「華爲人少威儀，多姿態。」案雖譏其爲人，然與「文務妍冶，兒女情多。」實相表裏也。』案晉書陸雲傳亦稱『華人多姿制。』茂先情詩五首，最見兒女情。然尙不致如唐溫庭筠、李商隱輩也。元遺山論詩絕句云：『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是矣。（許文雨

講疏亦引遺山句。岷謂茂先詩清麗，時亦興託不凡。清宋長白柳亭詩話云：『張茂先壯士篇：「長劍橫九野，高冠拂玄穹，慷慨成素霓，嘯吒起清風。」吳雪舫謂此數語，稍見風雲之氣。蓋以鍾嶸謂其「兒女情多」也。』茂先博陵王宮俠曲二首，亦稍見風雲氣。茂先本王佐之才，博物君子，德範既高，亦有風雲氣。何以又兒女情多？蓋寄於兒女情以冀免禍邪？讀其遊獵篇篇末云：『人生忽如寄。居世遽能幾？至人同禍福，達士等生死，榮辱渾一門，安知惡與美！遊放使心狂，覆車難再履。伯陽爲我誠，檢跡投清軌。』似已通達老、莊矣，而終不免，悲夫！

〔一〇〕古直云：『陸雲與兄平原書曰：「張公箴誅自過五言詩耳。」亦不滿茂先詩也。』許文雨云：『詩源辨體卷五云：「張茂先五言，得風人之致。題曰雜詩、情詩，體固應爾。或疑其調弱，非也。觀其答何劭二作，其調自別矣。但格意終少變化，故昭明不多錄耳。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篇，猶一體也。」語雖或過，亦自有見。』野鴻詩的云：「茂先失於氣餒而不健，然其雍和溫雅，中規中矩，頗有儒者氣象。情詩、雜詩等篇，不免康樂千篇一體之譏。餘若勵志諸什，斷不可一概掩之。』陳祚明曰：「張司空範古爲趨，聲情秀逸，蓋步趨繩墨之內者，未可以千篇一律少之。』三說皆不以康樂所云爲非。特最後一說，毫不著貶意耳。』案『風雲氣少，』非無風雲氣，惟似千篇猶一體耳。許學夷謂『答何劭詩，其調自別。』答何劭詩三首，雖不言

『兒女情，』但亦無『風雲氣。』黃子雲謂『勵志諸什，不可一概掩之。』勵志九首乃四言，非仲偉所論。陳祚明謂『未可以千篇一律少之。』是矣。晉書本傳謂茂先『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奈何其詩則易測邪！遂欽立輯存張華詩全殘計四十六首。

〔一一〕案品、科互文，科亦品也。廣雅釋言：『科，品也。』『中品疑弱，下科恨少。』仲偉明其『置之中品』之不得已耳。

〔一二〕案論語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又見史記孔子世家及集解引孔注，古氏箋已引之。）

魏尚書何晏^{〔一〕}、晉馮翊守孫楚^{〔二〕}、晉著作王讚

^{〔三〕}、晉司徒掾張翰^{〔四〕}、晉中書令潘尼詩^{〔五〕}

平叔鴻鵠之篇^{〔六〕}，風規見矣^{〔七〕}。子荆零雨之外^{〔八〕}，正長朔風之後^{〔九〕}，雖有累札，良亦無聞^{〔一〇〕}。季鷹黃華之唱^{〔一一〕}，正叔綠縈之章^{〔一二〕}，雖不具美，而文彩高麗^{〔一三〕}。並得虬龍片甲，鳳凰一毛^{〔一四〕}，事同駁聖，宜居中品^{〔一五〕}。

〔一〕古直云：『文選注引典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人，仕至尚書。爲司馬宣王所誅。』案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魏略云：『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孫也。尚主，又好色，故黃初無所事任。正始中，曹爽用爲中書，主選舉，宿舊者多得濟拔。爲司馬宣王所誅。』

〔二〕陳延傑云：『晉書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人。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爲參軍、梁令、衛軍司馬，爲馮翊太守，卒。』案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又引晉陽秋曰：『楚，驃騎將軍資之孫，南陽太守宏之子。鄉人王濟，豪俊公子，爲本州大中正。訪問宏爲鄉里品狀，濟曰：「此人非鄉評所能名，吾自狀之，曰：天才英特，亮拔不羣。」仕至馮翊太守。』陳氏所引，乃臧榮緒晉書，見文選孫子荆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李善注。

〔三〕古直云：『文選注引臧榮緒晉書曰：「王瓚，字正長，義陽人。辟司空掾，歷散騎侍郎卒。」案隋志：「散騎侍郎王讚集五卷。」字作「讚」，與詩品合。』案文選王正長雜詩李善注本引臧榮緒晉書作王讚，與詩品無殊。

〔四〕古直云：『晉書曰：「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遂命駕而歸。」案隋志：「大司馬東曹掾張翰集二卷。」與本傳同。仲偉云：「司從掾，」疑誤。』案文選張季鷹雜詩李善注：『今書七志曰：張翰，字季鷹，吳郡人也。文章新麗，齊王冏辟爲東曹掾，覩天下亂，東歸，卒於家。』季鷹之東歸，實因覩天下亂，託言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耳。蘇東坡戲書吳江張翰畫像詩云：『浮世功名食與眠，季鷹眞得水』

中仙，不須更說知幾早，直爲鱸魚也自賢。」實是知幾早，但不須更說耳。

〔五〕陳延傑云：『晉書曰：尼字正叔，少與從父岳俱以文章知名。舉秀才，歷中書令，永嘉中，遷太常卿〔卒〕。』案文選潘正叔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詩李善注引文章志曰：『潘尼，字正叔，少有清才。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父終乃出仕。位終太常。』

〔六〕陳延傑云：『何晏擬古詩「鴻鵠比翼遊」，故云。此詩風骨振絕，是學劉公幹者。』案『鴻鵠之篇，』頗見風骨。但言『風骨振絕，』似太過。

〔七〕古直云：『世說規箴篇注引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畏入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爲怵惕驚！」』許文雨云：『何晏擬古詩首句，即「鴻鵠比翼遊」，故以稱篇。其詩云：「常恐失網羅，憂禍一旦并！」蓋有諷時自規之意。陳祚明評選云：「非不自知，而不自克，悲哉！」』葉長青云：『李充翰林論：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案序稱『平叔衣單，』爲『五言警策。』世說新語品藻篇：『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文心雕龍明詩篇：『何晏之徒，率多浮淺。』仲偉所稱衣單、鴻鵠二篇，既未累於理，亦非浮淺，乃佳作也。『風規』謂『風槩規誠，』蓋有自警之意。惜不知自退耳。李

充翰林論所謂『風規，』乃『諷諫』之意。

〔八〕陳延傑云：『孫楚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曰：「晨風飄歧路，零雨被秋草。」故云。此本於楚辭。』

〔九〕陳延傑云：『王讚雜詩曰：「朔風動秋草，」故以名此。蓋學古詩。』古直云：『王讚雜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宋書謝靈運傳論曰：「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許文雨講疏引過庭詩語云：『孫楚「晨風飄歧路，」王讚「朔風動秋草，」自陳思詩「驚風飄白日」來，而陳思乃得之楚辭悲回風也。』案文心雕龍隱秀篇：『「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氣寒而事傷，此羈旅之怨曲也。』然則此詩蓋源出李陵，非學古詩，李陵源出楚辭。謝朓落日悵望詩：『借問此何時？涼風懷朔馬。』卽本正長朔風句也。劉禹錫紱董挺文集云：『自建安距永明以還，詞人比肩，唱和相發，有以「朔風」「零雨」高視天下。雖蟬噪鳥鳴，蔚在史策。國朝因之，粲然復興，由篇章以躋貴仕者，相踵而起。』可知子荆、正長二詩影響之深遠矣。張溥孫子荆集題辭云：『子荆零雨，正長朔風，稱於詩家，今亦未見其絕倫也。』則未深許。至如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云：『正長朔風，原本風雅，韻律似十九首，然無甚警妙。若子荆零雨，非所知也。』（下略）』（許文雨講疏亦引此。）直以爲無可稱許矣。夫正長

朔風，氣寒事傷，當本楚辭，非原風雅。子荆零雨，狀臨別淒涼之景如在目前，奈何不知邪！

〔一〇〕案此謂子荆、正長他詩雖多，未聞有如零雨、朔風之佳者也。

〔一一〕陳延傑云：『晉書曰：「季鷹縱誕一時，不邀名爵，黃華之什，濬發神府。」張翰雜詩曰：

「黃華如散金，」故云。詩辨切，頗似陳思王。』古直云：『張翰雜詩曰：「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文心雕龍才略篇曰：「季鷹辨切於短韻。」』葉長青云：『文心雕龍比興篇曰：「揚、

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織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效績。

又安仁螢賦云：『流金在沙。』季鷹雜詩云：『青條若總翠。』皆其義者也。』案『青條若總

翠，黃華如散金。』並寫景警策之句。江淹苔賦：『假青條兮總翠，借黃華兮舒金。』即本張

詩。御覽七引庾闡詩：『玄景如映壁（壁），繁星如散錦。』謝莊自潯陽至都集道里名爲詩：

『青溪如委黛，黃沙似舒金。』任昉同謝朓花雪詩：『散葩似浮玉，飛英若總素。』皆類似之

句，張句最佳。晉書稱『黃華之什，濬發神府，』李白亦云：『張翰黃華句，風流五百年！』

（送張十一遊東吳詩。）皆非過譽也。宋濂與章秀才論詩書云：『張季鷹則法公幹。』陳氏以爲

『似陳思王。』公幹源出古詩，古詩源出國風。陳思亦源出國風。則二說仍相近也。

〔一二〕陳延傑云：『潘尼迎大駕詩：「綠縈被廣隰，」此學安仁者。可謂能世厥風者矣。』古直

云：『潘尼迎大駕詩曰：青松蔭修嶺，綠蘩被廣隰。』案正叔迎大駕詩，非惟『文采高麗』，亦頗『見風規』，與『平叔鴻鵠之篇』相似。

〔一三〕葉長青云：『所謂「麗」，咸指「麗辭」。「麗」古文作「𠂔」，有相並之形。文心雕龍有麗辭篇。猶言駢儷之辭也。季鷹雜詩、正叔迎大駕詩，十八偶句，而文彩自高，故云「高麗」。』

〔一四〕李徽教云：『唐張懷瓘書斷：麟鳳一毛，龜龍片甲，亦無所不錄。』蓋本此。

〔一五〕案『駁聖』猶『雜聖』。前序云：『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曹植、劉楨爲文章之聖，陸機、謝靈運爲貳聖，皆列上品。何晏、孫楚、王讚、張翰、潘尼五人爲雜聖，自『宜居中品』矣。又序稱『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詮次。』則前評『晉司空張華詩』，當列在評此五人詩之後。後評『魏侍中應璩詩』，當列在前評『魏文帝詩』之後。

魏侍中應璩詩〔一〕

祖襲魏文〔二〕，善爲古語〔三〕，指事殷勤〔四〕，雅意深篤〔五〕，得詩人激刺之旨〔六〕。至於『濟濟今日所，』華靡可諷味焉〔七〕。

〔一〕古直云：『魏志王粲傳：「汝南應瑒，字德璉，璉弟璩，官至侍中。」注引文章敘錄曰：「璩，字休璉。」』案文選應璩百一詩注：『文章錄曰：「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官散騎侍郎。曹爽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典著作，卒。」』文章志曰：「璩，汝南人也。」』

（文章敘錄，省稱文章錄。）

〔二〕陳延傑云：『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

（文選注引。）今觀其所作，頗類國風，謂「祖襲魏文，」非也。』案休璉詩『善爲古語，』亦有『華靡可諷味』之作，正如魏文詩『鄙質如偶語，』復有『美瞻可翫』之作。則仲偉謂休璉詩

『祖襲魏文，』乃就體裁而言，固未爲失。仲偉言某人詩出於某人之例，大都如此。（前已有說。）陳氏因休璉詩『有詩人之旨。』以爲『頗類國風。』仲偉既謂其詩『得詩人激刺之旨。』豈不知與國風亦有關邪？百一詩『下流不可處』一首有云：『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上句反用魏文典論論文中『文章經國之大業』句，則休璉蓋亦熟習魏文之作者也。

〔三〕案休璉三叟詩：『古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辭，內中嫗貌醜；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辭，夜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此『善爲古語』最著之例。亦仲偉謂魏文詩『鄙質如偶語』之類也。胡應麟謂『應璩三叟，殊愧雅馴。』（詩藪內編卷二。）古語如偶語，自與雅馴殊矣。

〔四〕許文雨云：『齊書文學傳論，亦稱「應璩指事。」』案張溥應德璉休璉題詞亦云：『規諷曹爽，殷勤指諭。』詩藪外編卷一云：『應璩百一，舊謂規曹爽作，今讀之，絕無此意。惟細微可不愼一篇，皆諫戒語，當時傳寫錯雜，互置此題耳。』胡氏所讀百一詩，蓋僅見文選所載下流不可處一篇，或亦見及馮惟訥古詩紀所輯下流不可處、年命在桑榆、子弟可不愼（僅四句）三篇，以爲無規曹爽意。不知百一詩本百三篇（文選注引孫盛晉陽秋有說），細微可不愼一篇，當亦在其中也。（詩紀所輯三首，亦有風規義，但非指曹爽耳。）

〔五〕案百一詩年命在桑榆一首末二句：『徵求傾四海，雅意猶未康。』或仲偉『雅意』一詞所本邪？

〔六〕陳延傑云：『雕龍曰：『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明詩篇。）又曰：『休璉風情，則百一標其志。』（才略篇。）』古直云：『文選注引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應休璉作百篇詩，譏切時事。』葉長青云：『應璩傳：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案御覽五五六引應璩新詩曰：『野田何紛紛！城郭何落落！埋葬嫁娶家，皆是商旅客，喪側食不飽，酒肉紛狼藉！』（諷刺葬埋薄，婚嫁厚邪？）八三四引璩新詩曰：『洛水禁罾罟，魚鼈不爲殖，空令自相啖，吏民不得食。』並得激刺之旨。因憶及唐社會派詩人白居易，所作諸諷諭詩平易近人，與應璩詩由淺近以達激刺之旨頗相似，此大可注意。世人但知白詩多學習杜甫，但杜詩辭意深刻，白詩與之不類也。

〔七〕陳延傑云：『詩藪〔外編卷一〕曰：『〔徐〕昌穀謂『休璉百一，微傷於媚。』（談藝錄）此詩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所占於此大，是謂仁智居。』皆拙樸類措大語，謂之傷媚，何居？』古直云：『休璉詩，除文選所錄一首外，諸書所載，尙有四首。而『濟濟今日所』句俄空焉。隋志總集有『應貞注應璩百一詩八卷。』案『濟濟今日所』蓋休璉佚詩首句，惜不可

考。休璉百一詩，丁福保全三國詩輯存三首（包括文選一首。第三首僅四句），又雜詩三首（一首殘），三叟詩一首，凡七首，五全二殘。女弟王貴苓陶淵明及其詩的研究，附應璩詩輯佚，於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中輯存應氏殘詩頗多。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之魏詩卷八，輯存應氏百一詩五言全殘凡二十三首（殘詩最多）。又雜詩二首（次首當是應璩詩）。仲偉所稱『濟濟今日所，』及書微子篇孔穎達疏引應詩『積念發狂癡，』此二句，丁福保、遼欽立並失收。至於陳氏引詩藪云：『昌穀謂休璉百一，微傷於媚。』『媚，』蓋謂柔媚。『下流不可處』一首，通首乏力。結四句：『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宋人遇周客，慚愧靡所如。』辭意稍嫌柔媚。只是『微傷』耳。

晉清河太守陸雲^{〔一〕}、晉侍中石崇^{〔二〕}、晉襄城太守曹攄^{〔三〕}、晉朗陵公何劭詩^{〔四〕}

清河之方平原^{〔五〕}，殆如陳思之匹白馬^{〔六〕}，於其哲昆，故稱二陸^{〔七〕}。季倫、顏遠，並有英篇^{〔八〕}。篤而論之^{〔九〕}，朗陵爲最^{〔一〇〕}。

〔一〕陳延傑云：『晉書曰：雲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號曰二陸。爲吳王郎中〔令〕，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內史。機被收，並收雲。』案文選陸士龍大將軍譙會被命作詩，李善注引王隱晉書曰：『陸雲，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號曰二陸。爲吳王郎中令，出宰俊儀，有惠政。機被收，並收雲。』

〔二〕陳延傑云：『晉書曰：崇字季倫，渤海人，累遷侍中，後拜太僕衛尉。崇有妓曰綠珠，孫秀使

人求之，崇不許，秀遂勸趙王倫誅崇。『案文選石季倫王明君詞注引臧榮緒晉書曰：『石崇，字季倫，渤海人也。早有智慧，稍遷至衛尉。初，崇與賈謐善，謐既誅趙王倫，專任孫秀。崇有妓曰綠珠，秀使人求之，崇不許，秀勸倫殺崇，遂被害。』』

〔三〕古直云：『晉書曰：曹攄，字顏遠，譙國譙人。惠帝末，爲襄城太守。後爲征南司馬，與流人王逌戰，死之。』案文選曹顏遠思友人詩注引臧榮緒晉書曰：『曹攄，字顏遠，譙國人，篤志好學，參南國中郎將，遷高密王左司馬。流人王逌等寇掠城邑，攄與戰，軍敗而死。』

〔四〕古直云：『晉書曰：何劭，字敬祖，陳國陽夏人。累遷尚書左僕射，薨，贈司徒。』案劭父曾，封朗陵公，劭襲其爵也。『案文選何敬祖（本亦誤宗，注同）遊仙詩注引臧榮緒晉書曰：『何劭，字敬祖，陳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篇章。初爲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薨。』』

〔五〕陳延傑曰：『清河詩甚華瞻，蓋學平原，雜有仲宣之體者。』案宋濂與章秀才論詩書：『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陳氏謂『清河學平原，』平原亦倣子建者。又謂『雜有仲宣之體。』亦近似。謂其詩華瞻，爲顧彥先贈婦往返詩四首之一、四兩首卽其例。如其答兄平原及答張士然二首，則清麗之體也。

〔六〕陳延傑注：『白馬王彪也。』古直云：『北堂書鈔引抱朴子佚篇曰：「吾見二陸之文，猶玄圃

積玉，無非夜光。他人方之，若江漢之於潢汙。及其精處，妙絕漢、魏之人也。」案葛洪之評，無所軒輊。不如劉彥和《文心才略》云：「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練，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爲篤論也。」許文雨云：「仲偉下卷評陳思與白馬答贈，如「以廷扣鐘。」清河與平原，亦不乏往復之什，其品恐未至如是懸遠，故云「殆如。」乃大約言之耳。至當時二陸並稱，自因兄弟關係不必才堪齊等也！」葉長青云：「機、雲、植、彪，皆兄弟。故下云「哲昆。」」案詩藪內編卷二云：「士龍文章，差亞乃昆。詩遠不如。」張溥陸清河集題詞有云：「哲昆詩匹，人稱如陳思、白馬。士龍所傳，四言偏多。」士龍長於四言，每首往往有序，效三百篇。五言不及士衡，四言似差勝士衡也。『殆如，』乃疑似之詞。曹彪列在下品，仲偉之意，彪、植之相比，自不如雲、機之相比矣。

〔七〕葉長青云：「詩品序：太康中，三張、二陸，勃爾復興。」案抱朴子已稱「二陸之文。」晉書張載傳：「時人謂載、協、亢、陸機、雲曰二陸、三張。」晉書陸機、陸雲傳，亦並稱「二陸。」〔八〕陳延傑云：「石崇多哀怨之聲，原出王粲；曹攄寄興清遠，又本嵇康焉。」古直云：「文心雕龍才略篇曰：『曹攄清靡於長篇。』案季倫英篇，蓋指其王明君辭一首而言。亦即陳氏所謂『哀怨之聲』也。贈棗腆一首亦清麗。顏遠詩，多感嘆。其英篇蓋指思友人詩一首。感舊及贈石崇二首

亦佳。（許文雨亦稱此二首。）陳氏謂『曹攄寄興清遠，本嵇康。』謂攄詩『清遠，』不如文心雕龍謂『曹攄清靡』也。文心雕龍鍊字篇：『曹攄詩稱「豈不願斯遊，褊心惡咽咀。」兩字詭異，大疵美篇。』所稱乃顏遠佚句，丁福保、遂欽立並失收。

〔九〕案世說新語輕詆篇注：『裴子曰：「林公云：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沈約述僧設會論：『篤而論之，其義不爾。』金樓子立言篇：『篤而論之，非減襄時。』

〔一〇〕陳延傑云：『何劭清澹有味，蓋原於劉楨。』許文雨云：『本書所評，止於五言，清河長於四言，蓋非其選。又仲偉不貴用事，以警策爲高。則季倫、顏遠，似均有不及朗陵之清雋歟？朗陵如贈張華云：「暮春忽復來，和風與節俱，俯臨清泉湧，仰觀嘉木敷。」讀之狀溢目前，此仲偉所以深許之也。』案許氏所舉朗陵詩四句，頗似陶淵明詩。陶公讀山海經十三首之一，收數句：『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詞句與朗陵詩相似，而超曠則過之。今傳朗陵五言，僅贈張華詩、遊仙詩、及雜詩三首，皆英篇。陳氏謂『清澹有味，原於劉楨。』岷以爲清靡與王粲略近，似乏劉楨之逸氣。

晉太尉劉琨^{〔一〕}、晉中郎盧諶詩^{〔二〕}

其源出於王粲^{〔三〕}。善爲悽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四〕}。琨既體良才，又罹厄運^{〔五〕}，故善敘喪亂，多感恨之詞^{〔六〕}。中郎仰之^{〔七〕}，微不逮者矣^{〔八〕}。

〔一〕古直云：『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永嘉元年，爲并州刺史，愍帝卽位，拜大將軍司空，都督并、冀、幽諸軍事。元帝稱制，轉琨侍中太尉，後爲段匹碑縊殺。』案文選劉越石答盧諶詩一首並書注引王隱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靜王之後也。永嘉中，爲并州刺史，與盧志親善。志子諶，琨先辟之，後爲從事中郎。段匹碑領幽州，求爲別駕。諶賤詩與琨，故有此答。後琨竟爲匹碑所害也。』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擬劉太尉傷亂一首注引臧榮緒晉書曰：『琨卒後，贈太尉。』所記異。

〔二〕古直云：『晉書曰：盧諶，字子諒，范陽琢人。爲劉琨司空主簿，轉從事中郎。流離世故，終

隨冉閔軍於襄國，遇害。」

〔三〕陳延傑云：『越石困於逆亂，據暢幽憤，故其詩哀怨，頗似仲宣從軍、七哀詩；子諒幽淒，則又學祭之詠史與雜詩也。』古直云：『仲宣亦遭亂流離，故七哀諸詩，淒愴特甚。仲偉謂「源出王粲」，當指此也。』許文雨云：『劉熙載曰：「鍾嶸謂越石詩出於王粲，以格言耳。」蓋不可盡以藻詞求之也。』案越石詩與王粲詩風格相似，亦由罹厄運，遭喪亂耳。

〔四〕古直云：『文心雕龍才略篇曰：「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遇之於時勢也。」』

「雅壯」「清拔」其評略同。』許文雨云：『劉熙載曰：「兼悲壯者，其惟劉越石乎！」陳祚明曰：「越石英雄失路，滿衷悲憤，即是佳詩。隨筆傾吐，如金笳成器，本擅商聲，順風而吹，嘹颺淒戾，足使櫓馬仰歎，城烏俯咽。」按如重贈盧諶云：「功業未及見，夕陽從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若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轡。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其感恨最深！」案越石詩之淒戾、清拔，與王粲之愀愴、秀拔相似。『清拔』者，清秀峻拔也。前序云：『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與此言『清拔之氣』義亦略符。卷下評虞羲詩亦云：『子陽詩奇句清拔。』元遺山論詩絕句云：『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幽、并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王粲之外，又以曹植、劉楨與越石相抗，可謂極推尊越石矣。然越

石詩如重贈盧諶『昔在渭濱叟，』叟字殊鈍；『宜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隸事又複。（見文心雕龍麗辭篇。）越石答盧諶書有云：『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故其詩尙有累句。則仲偉列之於中品，固其宜矣。王士禎云：『中品之劉琨，宜在上品。』（帶經堂詩話二。）蓋未深思耳。

〔五〕古直云：『劉琨答盧諶詩曰：厄運初遘，陽爻在六。』車柱環云：『吟窗雜錄本「罹」作「離」，詩人玉屑引同，古通。』

〔六〕車柱環云：『詩人玉屑引「詞」作「言」，「作」作「言」較勝。作「詞」，與上文複。』案序稱『越石感亂，』爲『五言警策。』

〔七〕古直云：『論語〔子罕篇〕曰：仰之彌高。』案管子九守篇：『高山仰之。』史記三王世家載武帝制亦曰：『高山仰之。』

〔八〕陳延傑云：『晉書曰：琨詩託意非常，想張、陳以激。諶素無奇略，以常詞酬琨。』古直云：『晉書曰：琨爲匹碑所拘，自知必死，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琨詩託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諶，諶素無奇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案盧諶重贈劉琨詩云：『余音非九韶，何以儀鳳凰？』是自知不逮者矣。陳氏所引，乃臧榮緒晉書，見文選劉越石重贈盧諶一首注。琨詩喜用『矣』『乎』二虛字（亦用『哉』字），乃其特色。

晉弘農太守郭璞詩〔一〕

憲章潘岳，文體相輝〔二〕，彪炳可翫〔三〕，始變永嘉平淡之體〔四〕，故稱中興第一〔五〕。翰林以爲詩首〔六〕。但游仙之作〔七〕，詞多慷慨，乖遠玄宗〔八〕。其云『柰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九〕。』乃是坎壈詠懷〔一〇〕，非列仙之趣也〔一一〕。

〔一〕古直云：『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敦將舉兵，使璞筮，璞曰無成。敦怒，收斬之。敦平，追贈弘農太守。』案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又引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粲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王敦取爲參軍。敦縱兵都輦，乃咨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爲回屈，敦忌而害之。』案郭璞最爲博雅，文學、樸學兼擅其美。晉書郭璞傳：『注釋爾雅，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

萬言。』

〔二〕陳延傑云：『景純游仙之作，詞旨和暢，蓋本安仁爲多。』案禮記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朱熹注：『憲章者，近守其法。』（李徽教亦有引證。）後評沈約詩：『憲章鮑明遠。』『憲章，』即取法之意。此謂景純取法潘岳，與潘岳之詩相輝映也。謝混謂『潘詩爛若舒錦，』（詳前。）與仲偉言景純詩『彪炳可翫』相似，與文心雕龍才略篇謂『景純艷逸』亦合。景純取法潘岳蓋以此。陳氏以爲游仙詩和暢，多本安仁。似非仲偉之旨。

〔三〕案左思蜀都賦：『符采彪炳。』（李徽教亦引此。）抱朴子外篇行品：『文彪曷而備體。』『曷』與『炳』同。景純游仙詩多彪炳之詞。如第一首中『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雘，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第三首中『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飛泉，赤松林上游，駕鴻乘紫煙。』第九首中『朱霞升東山，朝日何晃朗！迴風流曲櫺，幽室發逸響。』皆顯著之例也。

〔四〕古直云：『南齊書文學傳論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文心雕龍明詩篇曰：『江左篇製，溺乎玄風，袁、孫以下，雖各有雕采，然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爲俊矣。』所論並同仲偉。』案前序云：『永嘉時，貴黃、老，稍尙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尙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

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儻上之才，變創其體。『下品評王濟、杜預、孫綽、許詢詩云：『永嘉以來，清虛在俗。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言。爰泊江表，玄風尙備。眞長、仲祖、桓、庾諸公猶相襲。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並可發明此文之意。

〔五〕古直云：『文心雕龍才略篇曰：「景純艷逸，足冠中興。」晉書曰：「璞詞賦，爲中興之冠。」』案晉書郭璞傳論，稱璞『爲中興才學之宗。』

〔六〕古直云：『翰林，謂李充翰林論也。但「詩首」之論，今不得詳。』案『首』亦『第一』之意。

〔七〕陳延傑云：『郭璞有游仙詩十首。』案序稱『景純詠仙』爲『五言警策。』陳氏於序注，謂『游仙詩十二首。』於此云『十首。』前後失計。游仙詩共十四首，後四首不全，（見張溥輯晉詩郭弘農集、馮惟訥古詩紀、丁福保輯全晉詩。）逸欽立增輯殘句爲十九首。但下文所稱『奈何虎豹姿』及『戢翼棲榛梗』二句，丁、逸並失收，前已有說。

〔八〕陳延傑云：『李善曰：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鎔銖纓紱，殫霞倒景，餌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敍，雖志狹中區，而辭無俗累，見非前識，良有以哉！』案文心雕龍才略篇：『景純仙詩，亦飄飄而凌雲矣。』乃就未乖遠玄宗者而言。廣雅釋詁：『乖，離也。』『乖遠』猶

『遠離』也。

〔九〕古直云：『二句今不傳。』案宋王楙野客叢書二二云：『考今文選，景純游仙詩，無「奈何虎豹姿」、「戢翼棲榛梗」之句，此蓋別章，刪去而不載於選耳。』

〔一〇〕古直云：『文選游仙詩第四首末云：「愧無魯陽德，迴日向三舍，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坎壈詠懷，」意尤顯矣。』案楚辭九嘆怨思：『志坎壈而不違。』王逸注：『坎壈，不遇貌也。』游仙第八首末云：『潛穎怨清陽，陵苔哀素秋，悲來側丹心，零淚緣纓流。』『坎壈詠懷』之意豈不顯邪？

〔一一〕陳延傑云：『陳沆詩比興箋駁鍾氏之說曰：景純勸處仲以勿反，知壽命之長，游仙之作，殆是時乎！青谿之地，正在荊州，斯明證也。何焯謂「景純游仙之什，即屈子遠遊之思。」殆知言乎！陳氏之言，得景純之旨。』古直箋本『仙』作『僊』，（『僊』『仙』古今字。）云：『「乖遠玄宗，」「非列僊之趣，」言其名雖「游仙，」實則「詠懷，」非貶辭也。乃李善不寤，而有「見非前識」之言；沈歸愚（說詩臆語）、陳沆（詩比興箋）亦遂集矢仲偉，以爲謬妄。然沈氏曰：「游仙詩，本有託而言，『坎壈詠懷，』其本旨也。」陳氏曰：「『六龍安可頓』一首，直舉胸臆，慷慨如斯。」其說皆本之仲偉，而反操矛入室，何哉？」案李善（文選游

〔仙詩注〕以『見非前識』之言爲有因，似未悟仲偉非貶辭之意，然謂『文多自敍，』蓋又與仲偉『詠懷』之意合。至其謂『雖志狹中區，而辭無俗累。』則又似謂游仙未乖列仙之趣矣。〔晉書〕郭璞傳論，謂景純『官微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岷則謂景純飄飄然詠游仙以遣懷。誦其『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及『尋我青雲友，永與時人絕。』豈困於凡俗不遇之感者邪！詩藪內編卷二云：『〔陳思〕遠遊篇，景純游仙所自出也。』〔陳思遠遊篇蓋又源於楚辭遠遊。何焯謂『景純之游仙，卽屈子之遠遊也。』（義門讀書記四十六。）陳沆以爲『知言。』何氏似申胡應麟之說耳。景純詩喜用『拂』『撫』『傲』諸字。

晉吏部郎袁宏詩〔一〕

彦伯詠史〔二〕，雖文體未遒〔三〕，而鮮明緊健〔四〕，去凡俗遠矣〔五〕。

〔一〕陳延傑云：『晉書〔文苑傳〕曰：袁宏，字彦伯，陳郡人，有逸才。謝尚引爲參軍，累遷大司馬桓溫記室。後自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卒。』案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續晉陽秋曰：『袁宏，字彦伯，陳郡人，魏郎中令煥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勗，臨汝令。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記室。太傅謝安賞宏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性直亮，故位不顯，在郡卒。』

〔二〕古直云：『世說文學篇曰：「袁虎少貧，嘗爲人傭載運租。謝鎮西（尚）船經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嘆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劉孝標注：「虎，袁宏小字也。」〔注〕又引續晉陽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

新學堂藏

〔三〕許文雨云：『文心雕龍才略篇：「袁宏發軔以高驤，故卓出而多偏。亦卽仲偉之旨。』」案『卓出多偏，』則是『文體未遒』矣。魏文與吳質書：『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亦是『卓出多偏』也。

〔四〕許文雨云：『彥伯詠史二首，譚元春評前首云：「好眼好識，看斷今古。」王船山評後首云：「先布意深，後序事蘊藉，詠史高唱，無如此矣。」」案彥伯詠史詩二首。第二首詠楊惲，寓感懷之意。可稱『鮮明緊健』之作。藝文類聚八十八引袁宏詩曰：『森森千丈松，磊砢非一節，雖無榱桷麗，較爲梁棟桀。』雖不全，已略具氣象，差似劉公幹詩。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云：『晉人能文而不能詩者，袁宏名出一時，所存詠史二章，吃訥陳腐可笑，當時亦以爲工。』詠史第一首略見陳腐，當時蓋不覺其陳腐。第二首則甚工。無愧於仲偉所謂『鮮明緊健』之作，胡氏蓋苟於鑒裁矣。文選詠史類之詩甚多，王粲、張協、左思、鮑照諸詩，皆以詠史爲題。而於袁宏僅選其三國名臣序贊，不選其詠史二首，蓋由詠史缺乏翰藻，亦猶班固詠史因質木而不入選耳。續晉陽秋稱其『文章絕麗，』當非指其詠史詩。仲偉能賞袁詩之鮮明緊健，遠去凡俗，亦是卓識矣。

〔五〕陳延傑云：『世說注引續晉陽秋曰：「虎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辭文藻拔。」按此詩是

學太冲者，有諷諭之致，特波瀾不大耳。』案詠史第二首末二句：『吐音非凡唱，負此欲何之！』蓋有自喻之意邪？宋計有功唐詩紀事二十九引高仲武云：『姚子（倫）詩，雖未弘深，去凡已遠。』下句本此。

晉處士郭泰機〔一〕、晉常侍顧愷之〔二〕、宋謝世基

〔三〕、宋參軍顧邁〔四〕、宋參軍戴凱詩〔五〕

泰機寒女之製〔六〕，孤怨宜恨〔七〕；長康能以二韻答四首之美〔八〕；世基橫海〔九〕；顧邁鴻飛〔一〇〕；戴凱人實貧羸，而才章富健〔一一〕。觀此五子，文雖不多，氣調警拔〔一二〕。吾許其進〔一三〕，則鮑照、江淹，未足逮止〔一四〕。越居中品，僉曰宜哉〔一五〕！

〔一〕古直云：『文選注引傅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門之士，不知余無能爲益，以詩見，激切可施用之才，而況沉淪不能自拔於世，余雖心知之，而未如之何，此屈非復文辭所了，故直戲以答其詩云。」』案咸答詩今不傳。『案古氏本傅玄集序，謂『咸答詩今不傳。』惟據文選郭泰機答傅咸詩李善注，兩引傅咸贈詩云：『素絲豈不絜？寒女難爲容。』及『貧寒手猶拙，操杼安能』

工！』疑所引贈詩，當是答詩，即傅咸所謂『戲以答其詩』之作。而文選所標郭泰機答傅咸一首，答當作贈，即傅咸謂郭『以詩見』之作也。因文選載郭詩贈誤答，李善注遂改傅詩答作贈與？

〔二〕陳延傑云：『晉書曰：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桓溫引爲大司馬參軍，後爲殷仲堪參軍。義熙初，爲散騎常侍。』古直云：『晉書曰：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癡絕、畫絕。』案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丘淵之文章錄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父悅，尚書左丞。愷之，義熙初爲散騎常侍。』文學篇注引中興書曰：『愷之博學有才氣，爲人遲鈍而自矜尚，爲時所笑。』又引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云：『顧長康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

〔三〕陳延傑云：『宋書曰：世基，晦之從子也。』古直云：『宋書謝晦傳曰：兄子世基，有才氣。』

〔四〕古直云：『隋志：『宋王微集下注云：梁又有宋征北行參軍顧邁集二十卷，亡。』餘無考。』

〔五〕古直云：『戴凱無考。隋志：『宋湯惠休集下注云：梁又有戴凱之集六卷，亡。』戴凱或即凱之，而奪一字，未可知也。』案古人名中或末『之』字，皆可省略。戴凱之當即戴凱。惟仲偉所

稱戴凱乃宋人，非梁人。

〔六〕陳延傑云：『郭答傅咸詩曰：噉噉白素絲，織爲寒女衣，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天寒知運速，況復鴈南飛。衣工秉刀尺，棄我忽若遺。人不取諸身，世士焉所希？況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饑？』許文雨云：『郭泰機答傅咸，〔清〕張玉穀〔古詩賞析〕曰：按傅詩及序，則此乃贈傅，非答傅也。題誤。』案文選郭答傅咸詩注兩引傅咸贈郭詩，贈當作答，前有說。

〔七〕陳延傑云：『泰機沉淪，不能自拔於世，故爲此詩，環譬多諷，亦原於班婕妤焉。』案泰機以寒女自況，如班姬以團扇爲喻，同是『孤怨』，諷譬固不多矣。

〔八〕古直云：『藝文類聚〔三〕引顧愷之神情詩曰：「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仲偉謂「能以二韻答四首之美」者，或卽指此。世說言語篇曰：「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又文學篇注引續晉陽秋曰：「愷之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則愷之於詩亦甚自負矣。』案藝文類聚所引愷之神情詩四句，竄入陶淵明集，題作『四時一首。』宋曾集注云：『此顧愷之神情詩。』『孤』下注云：『一作「寒」。』北堂書鈔百五十引作『孤』，藝文類聚三引作『寒。』

〔九〕古直云：『宋書謝晦傳：「世基臨死，爲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退保無智力，已涉大行險，斯路信難陟！』』案詩藪外編卷二：『謝靈運「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謝世基「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朝失風水，翻爲螻蟻食。」皆晉人五言絕，遇同調同，雖一時口占，千載生氣！』所引謝詩，見宋書謝靈運傳。靈運詩源出陳思，然則世基詩蓋亦同源矣。

〔一〇〕古直云：『邁詩不傳。』

〔一一〕古直云：『凱詩不傳。』李徽教云：『後漢書仲長統傳：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案『貧羸』猶『貧弱』，『才章』猶『才華』。此與評王粲『文秀而質羸』相似。（前有說。）

〔一二〕李徽教云：『顏氏家訓文章篇：「文章當以氣調爲筋骨。」南史王暕傳：「暕，儉次子也。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案文心雕龍附會篇：『夫才量爲文，必以宮商爲聲氣。』『氣調』猶『聲氣』。孫綽遊天臺山賦：『嗟臺嶽之所奇挺。』『警拔』猶『奇挺』。

〔一三〕案論語述而篇：『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仲偉說『與』爲『許』。

〔一四〕案『未足逮止』，『止』猶『矣』也。意謂許其進，足與鮑照、江淹抗衡也。

〔二五〕案『越』猶『超』也。『僉』猶『皆』也。書堯典：『僉曰：伯禹作司空。』史記五帝本紀『僉』作『皆』。

宋徵士〔一〕陶潛詩〔二〕

其源出於應璩〔三〕，又協左思風力〔四〕。文體省淨，殆無長語〔五〕。篤意真古〔六〕，辭興婉
愜〔七〕。每觀其文，想其人德〔八〕。世歎其質直〔九〕。至如『歡言酌春酒〔一〇〕』，『日暮
天無雲〔一一〕』，『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邪〔一二〕』！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一三〕。

〔一〕古直云：『顏延之《陶徵士》誄云：「有晉徵士陶淵明。」仲偉誤也。』案孫志祖《讀書脞錄》三
云：『淵明爲彭澤令於義熙二年，卽解印歸里，高風亮節，但可爲晉之隱逸，而不可爲宋之隱逸
也。』（晉、宋書俱入《隱逸傳》。）宋書有傳，毋乃淵明之所羞乎！顏延之誄謂陶公『爲彭澤令，
棄官從好，結志區外。』則其稱『有晉徵士陶淵明。』從陶公之志也。孫氏亦就陶公之志而言。
如據顏誄謂『徵著作郎，稱疾不赴，元嘉四年卒於潯陽縣柴桑里。』就陶公之卒而言，則仲偉稱
『宋徵士』亦非誤。藝文類聚三六引『宋陶潛歸去來辭』云云，亦稱『宋。』惟稱『宋』有乖陶

公之志耳。

〔二〕古直云：『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爲彭澤令，去職賦歸去來。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卒。」案太平御覽五百八十六，鍾嶸詩評曰：「古詩、李陵、班婕妤、曹植、劉楨、王粲、阮籍、陸機、潘岳、張協、左思、謝靈運、陶潛十二人，詩皆上品。」據此，則陶公本在上品。今傳詩品列之中品，乃後人竄亂之本也。』車柱環云：『四部叢刊影宋本御覽五八六有云：「古詩、李陵、班婕妤、曹植、劉楨、王粲、阮籍、陸機、潘岳、張協、左思、謝靈運十二人，詩皆上品。」清鮑刻本御覽「靈運」下雙行注「陶潛」二字，乃不知所云十二人包括古詩之無名氏，而因尊陶觀念妄以陶潛充數。得影宋本御覽之鐵證，則陶潛本在中品之疑案可得而定矣。』案一九四八年二月三日，岷撰論鍾嶸評陶淵明詩短文，載學原第二卷第四期，曾云：『御覽引陶詩在上品，疑經後人改竄，非詩品之舊也。』得車君說之印證，可謂不虛矣。近檢許文兩講疏云：『太平御覽刊上品末一人，雖陶潛名，顯係後人添入，果屬原有，何至次謝靈運下。適形其風尚陶詩，爲宋人之見而已。』不知宋本御覽上品本無陶潛，乃清鮑崇城翻刻之御覽所添入者也。

〔三〕古直云：『此說最爲後世非議。然據世以文學顯，冰生於水，而寒於水，陶詩何渠不能出璩！』

考璩詩以譏切時事，風規治道爲長，陶詩亦多諷刺，故昭明序云：「語時事則指而可想。」源出於璩，殆指此耳。」案仲偉謂陶詩源出應璩，最爲後世所非。然陶公之「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眞古，辭興婉恆。」正與應璩之「善爲古語，指事殷勤，雅意深篤。」者相類。陶公復有「風華清靡」之什，尤與應璩有「華靡」之作者合。當世徒「嘆其質直」耳。陶公更時有勁氣流露，則非應璩所具。觀其詠荆軻、詠田疇（擬古第二首）、迢迢百尺樓（擬古第四首）、少時壯且厲（擬古第八首）、萬族各有託（詠貧士第一首）諸篇，直與太沖相韻頌，故下文又謂其「又協左思風力」也。後人執著源出應璩一語，以非仲偉，殊爲失之！又文心雕龍明詩篇於陶淵明隻字不提，而甚讚應璩，云：「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才略篇亦稱「休璉風情，則百壹標其志。」）仲偉列陶詩於中品，而謂「其源出於應璩，」蓋有意補彥和之疏陋邪？

〔四〕許文雨云：「詩源辨體六曰：「鍾嶸謂淵明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葉少蘊嘗辯之矣。愚案太沖詩渾樸，與靖節相類。又太沖常用魚、虞二韻，靖節亦常用之，其聲氣又相類。應璩有百一詩，亦用此韻。中有云：『前者隳官去，有人適我閭，田家無所有，酌酒焚枯魚。』又三叟詩簡樸無文，中具問答，亦與靖節口語相近，嶸蓋得之於驪黃間耳。』（『酌酒』本作

『酌醴。』案宋濂與章秀才論詩書：『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沖、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太羹充飴，不假鹽醢，而至味自存者也。』謂陶詩出於太沖，乃從仲偉說；謂出於景陽，蓋陶公之『風華清靡』與景陽之『靡於太沖』亦相似。陶公有詠二疏詩，頗受景陽詠史詩（亦詠二疏）影響，此尤有跡可尋者也。又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元亮得步兵之澹，而以趣爲宗，故時與靈運合也。』陶詩之高澹處，頗似阮籍。讀山海經詩與阮籍詠懷詩亦頗有關。至於謂陶詩『以趣爲宗，時與靈運合。』謝於理趣較深奧，陶則較超遠也。龔自珍舟中讀陶詩三首之二：『陶潛酷似臥龍豪（語意本辛棄疾），萬古潯陽松菊高！不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騷。』可以喻陶詩之『風力。』惟以『臥龍豪』比陶公，則似太過。〔五〕案『淨』本亦作『靜』，蘭莊詩話引同。『淨』『靜』正假字。『長語』蓋『繁冗之語。』亦猶『冗語。』省淨故無繁冗之語。

〔六〕案元遺山論詩絕句：『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眞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所謂『篤意眞古』矣。惟陶公『眞淳』之外，豪（風力）與華（華靡）並未落盡耳。

〔七〕古直云：『仲偉所見，略同昭明：「文體省靜，」即昭明所云「詞采精拔；」「篤意眞古，」即昭明所云「懷抱曠眞；」「辭興婉愜，」即昭明所云「抑揚爽朗。」「風力，」即「干青雲而

直上」之謂也；「風華，」即「橫素波而旁流」之謂也。」案「橫素波而旁流，」「素波」則無「華」矣。

〔八〕陳延傑云：「〔明俞弁〕山樵暇語曰：陶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賦之於詩，無一點愧辭，所以能爾。」葉長青云：「昭明陶淵明集序：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案陶公詠貧士詩七首，最見其人德之高。龔自珍舟中讀陶詩三首之三：「陶潛磊落性情溫，冥報因他一飯恩。頗覺少陵詩吻薄，但言朝叩富兒門。」（陶公有乞食詩。杜甫奉贈韋左丞文詩：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此詩亦足證陶公人德之厚也。

〔九〕案「質直」一詞，齊、梁以前，古籍習見。《論語顏淵篇》：「質直而好義。」《淮南子原道篇》：「質直皓白。」《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質直則汲黯、卜式。」《崔駰杖頌》：「合天生之質直。」《抱朴子明本篇》：「摛華騁艷，質直所不尚。」《抱朴子》所謂「質直，」最符仲偉之旨，謂質樸直率也。文心雕龍明詩篇甚贊應璩，而於晉、宋詩人，一語不及淵明。淵明詩在齊、梁之世，惟「嘆其質直」而已。仲偉於「質直」之外，特標其「風力」及「風華清靡」之作，此在當時，已是特識矣！陶公雜詩十二首之第九、十兩首，最爲質直。《詩薈內編卷二》：「陶之五言，開千古

平淡之宗。』『平淡』與『質直』略近，然陶詩非盡平淡，故龔定盦謂『不信詩人竟平淡』也。

〔一〇〕古直云：『讀山海經詩句。』案宋曾集本『言』作『然』，古通用。漢魏叢書本、龍威秘書本、詩觸本，『酌』皆作『醉』，山堂考索、黃徹蛩溪詩話、稗編引皆同。（餘詳車柱環校證。）作『酌』蓋陶句之舊。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酌彼春酒，』北堂書鈔一四八引應璩詩亦云：『酌彼春酒。』蓋陶公此句所本。

〔一一〕古直云：『擬古詩句。』許文雨講疏引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下曰：『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想見陶令當時胸次。豈夾雜鉛汞人能作此語！』案唐蔣防有『春風扇微和詩。』本陶公句爲題也，『扇』字極佳，張協五言第三字已喜用『扇』字，其雜詩十首之二：『廻飈扇綠竹。』三：『金風扇素節。』又雜詩：『沖氣扇九垓。』但不如陶公『春風扇微和』句之佳也。

〔一二〕古直云：『此舉例以關世人質直之說也。』陳延傑云：『蘇軾〔與蘇轍書〕曰：淵明詩不多，然質而實綺，癯而實腴。』案語殊巧妙，然亦流於含混。淵明詩亦有質而不綺，癯而不腴者。如雜詩十二首之九、十兩首即是。似不如仲偉『質直』與『風華清靡』者分別言之，更益以風力之作也。仲偉所舉『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二首，文選亦入選。陶公歸園田居五首之一，少無適俗韻一首，亦『風華清靡』之作。又前序復稱『陶公詠貧之製，』爲『五言警策。』

詠貧七首之一，文選亦入選。

〔二三〕葉長青集釋：『〔宋〕胡仔茗溪漁隱曰：「鍾嶸評陶淵明詩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下略）」』古直云：『六朝人如鮑照、江淹、梁昭明、梁簡文、楊休之等，均好陶詩，陶公固不僅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然古今隱逸詩人，則未有不宗陶公者。仲偉之言未爲失也。』陳延傑云：『王士禎曰：「彭澤宜在上品。」余甚然之。』案古氏云，蓋爲胡仔之言而發。陶公固不爲隱逸詩人所限，然如其詩『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

（西田穫早稻。）『遙謝荷篠翁，聊得從君栖。』（下撰田舍穫。）是亦自寓於隱逸之流矣。至於陶公詩當在上品，乃唐以後人尊陶之見。如在齊、梁當時『世嘆其質直，』則陶公僅在下品而已。仲偉獨具特識，列之中品，已大不易！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八日，岷在馬來亞大學中文系，曾撰論鍾嶸評陶淵明詩一篇，收入陶淵明詩箋證稿附錄。（一九七五年一月臺北藝文印書館出版。）有較詳贍之說。陶詩喜用松、菊、酒及愛、眞、歸等字。

宋光祿大夫顏延之詩〔一〕

其源出於陸機〔二〕，尙巧似〔三〕。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四〕，動無虛散〔五〕，一字一句，皆致意焉〔六〕。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七〕。雖乖秀逸〔八〕，是經綸文雅才〔九〕。雅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一〇〕。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采鑲金。』顏終身病之〔一一〕。

〔一〕陳延傑云：『宋書曰：顏延之，字延年，琅琊人。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吳國內史劉抑以爲行軍參軍，後爲秘書監。孝武登祚，以爲金紫光祿大夫。』案宋書本傳：『延之少孤貧，好讀書，無所不覽。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左稱顏、謝焉。』文心雕龍時序篇：『顏、謝重葉以鳳采。』張溥顏光祿集題詞：『江左詞彩，顏、謝齊名。延年文莫長於庭誥，詩莫長於五君。』據前序稱『延之入洛』（北使洛詩）爲『五言警策。』則不僅

長於五君詠矣。

〔二〕陳延傑云：『延年文辭藻麗，其窺深索廣，亦頗似士衡焉。』案陳氏所謂『窺深索廣，』本劉彥和評士衡語。（見文心雕龍才略篇。）宋濂與章秀才論詩書：『延之則祖士衡。』從仲偉說。陸『貴綺錯，』顏『體裁綺密，錯采鏤金；』陸『尚規矩，』顏『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陸『才大，』顏『是經綸文雅才；』陸『有傷直致之奇。』顏『喜用古事，彌見拘束。』兩相比證，仲偉謂顏『源出陸機，』最切當矣。

〔三〕案『尚巧似，』與靈運同。

〔四〕古直云：『宋書謝靈運傳曰：「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又傳論曰：「延年之體裁明密。」』許文雨講疏引陳祚明評選曰：『延年束於時尚，填綴求工，曲阿後湖之篇，誠擅密藻。其他繁瑣之作，間多滯響。』案延之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詩：『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誠『情喻淵深』之句。五言詩用『萬古』一詞，蓋延之所首創也。至江淹而兩用之矣。（詳後。）

〔五〕古直云：『散，謂散句也。延年詩非對不發，故云。』案『虛散，』謂虛句散字。

〔六〕案延之於字句雖致意，而動詞大都用在第三字，缺乏變化。史記屈原傳：『一篇之中，三致志

焉。『致志』猶『致意』也。

〔七〕許文雨云：『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曰：「詩以用事爲博，始於顏光祿。」例如侍遊曲阿云：「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應詔觀北湖田收云：「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拜陵廟云：「周德共明祀，漢道遵光靈。」皆才不勝學。』案仲偉反對用事，已詳於序。惟於靈運用典之多，無貶辭。

〔八〕案靈運有逸蕩之氣，與延年異。

〔九〕案『體裁綺密，』見其『經綸。』『情喻淵深，』見其『文雅。』宋書本傳載殷景仁謂延年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蓋仲偉『文雅』二字所本。漢書張敞傳：『敞孫竦博學文雅過於敞。』揚雄傳：『王旁奇其文雅。』後漢書曹褒傳：『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鮑照蒜山被始興王命作：『王德愛文雅。』沈約傷虞杲之詩：『蘊藉含文雅。』太常卿任昉墓銘：『文雅弘備。』是『文雅』一詞，亦習見者矣。

〔一〇〕葉長青云：『二句謂才不及顏者，學顏則陷於困躓矣。』案『雅』字疑涉上文『文雅才』而衍。稗編引無『雅才』二字，『才』字不當無，與上文『才』字緊相含接，兼承『經綸文雅』而言。世說新語文學篇：『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才不減班固。』與此言『才減若人。』意雖反

而詞例同。

〔一一〕陳延傑云：『南史〔顏延之傳〕曰：「延之嘗問鮑照，已與謝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年終身病之。』詩藪外編卷二曰：「延之與靈運齊名，才藻可耳。至於丰神，皆出諸謝下，何論康樂！」古直箋亦引南史，並云：「惠休之說，與此大同，豈照有是語，而惠休襲之邪？南史又曰：「延之每薄惠休制作爲委巷中歌謠。』湯之譏評雖切，殆亦因此而發。』案說文：『錯，金涂也。』卽今言鍍金。宋王楙野客叢書二十三已引南史鮑照評謝、顏優劣及詩品惠休評謝、顏優劣之說，惟云：『二說不同。』宋黃徹蟹溪詩話卷五亦有是說。並云：『傳又稱「延之嘗薄惠休制作，以爲委巷中歌謠耳。』豈惠休因爲延之所薄，遂爲芙蓉、錯鏤之語，故史取以文飾之邪？』（許文雨講疏引黃徹說甚詳。）古氏謂惠休之說，與鮑照大同，是也。二說既大同，則是公論，不當謂惠休因延之薄已而譏評延之也。詩藪外編卷一：『清水芙蓉，鏤金錯采，顏、謝之定衡也。』是矣。惟詩藪又謂延之『丰神，皆出諸謝下，何論康樂！』（如陳氏引。）則失之太苛！仲偉前序云：『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此說爲允。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與鮑照、惠休評謝亦合。延之詩雖不如謝客之自然，然其和謝監靈運一首，則頗與謝詩相似，蓋古人和某人

詩，多效某人體也。延之與陶淵明友善，其詩詞句，亦頗受陶詩影響。如其拜陵廟作：『幼壯困孤介。』蓋本陶公戊申歲六月中遇火『總髮抱孤介』也。贈王太常：『郊扉常晝閉。』蓋本陶公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荆扉晝常閉』也。『林閭時晏開，亟廻長者轍。』蓋本陶公讀山海經十三首之一『窮巷隔深轍，頗廻故人車』也。然則受陶詩之形響，當自延之之始矣。延之之詩喜用被、開、振、自諸字，及虛詞矣、哉二字。陶公詩亦常用哉字。又鮑照、湯惠休、簡文評謝靈運詩，皆歸於自然。實則靈運詩亦多強造之句，殊非自然流露。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下云：『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爲，而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外。靈運諸詩，可以當之者亦無幾。』謝詩出於人力者多，岷昔年客居金陵，有初秋晨遊練湖賞荷之作：『涼意侵衣步曉風，練湖初日看芙蓉，謝詩富艷終人力，那及天然出水紅！』附識於此。

宋豫章太守謝瞻^{〔一〕}、宋僕射謝混^{〔二〕}、宋太尉袁

淑^{〔三〕}、宋徵君王微^{〔四〕}、宋征虜將軍王僧達詩^{〔五〕}

其源出於張華^{〔六〕}，才力苦弱^{〔七〕}，故務其清淺^{〔八〕}，殊得風流媚趣^{〔九〕}。課其實錄^{〔一〇〕}，則豫章、僕射宜分庭抗禮^{〔一一〕}；徵君、太尉，可託乘後車^{〔一二〕}；征虜卓卓，殆欲度驂騑前^{〔一三〕}。

〔一〕古直云：『宋書曰：謝瞻，字宣遠，陳郡陽夏人，爲豫章太守，卒。』案文選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李善注引今書七志曰：『謝瞻，字宣遠，陳郡人也，幼能屬文，宋黃門郎。以弟晦權貴，求爲豫章太守，卒。』

〔二〕古直云：『混，義熙八年被殺，稱「宋僕射」，誤。晉書曰：「混，字叔源，歷仕至尚書左僕

射，以黨劉毅被殺。」『案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晉安帝紀曰：『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琰少子也。文學砥礪立名，累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坐黨劉毅，伏誅。』文選謝叔源游西池詩注引臧榮緒晉書曰：『謝混，少有美譽，善屬文。爲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誅。』『宋僕射』當稱『晉僕射』，且當列在『宋豫章太守謝瞻』之前。混乃瞻之從叔。

〔三〕古直云：『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歷仕至太子左衛率，爲元凶劭所殺，追贈侍中太尉。』案文選袁陽源劾曹子建樂府白馬篇注引孫巖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人，少好屬文。彭城王起爲祭酒，後遷至左衛率。凶劭當行篡逆，淑諫見害。』

〔四〕古直云：『宋書曰：王微，字景玄，琅琊臨沂人。除南平王鑠右軍咨議，稱疾不就。』案文選王景玄雜詩注引沈約宋書曰：『王微，字景玄，少好學，無不通覽。年十六，舉秀才。除南平王鑠右軍咨議。微素無宦情，並陳疾不就。』

〔五〕古直云：『宋書曰：王僧達，琅琊臨沂人。歷仕至中書令，屢經狂逆，於獄賜死。』案文選王僧達答顏延年詩注引沈約宋書曰：『王僧達，琅琊人，少好學，善屬文。爲始興王行軍參軍，稍遷至中書令，以屢犯上顏，於獄賜死。』

〔六〕陳延傑云：『五公詩清暢華整，並師承茂先，可信也。』案仲偉所謂『源出』，乃推源其詩體

相似，非謂師承也。

〔七〕古直云：『宣遠張子房詩，陽源倣白馬篇，豈得云「才力弱」邪？平典之風變自叔源，亦自不弱。』案宣遠張子房詩，雖不弱，亦不壯。陽源倣白馬篇，則似子建之雄。詩藪外編卷二云：『宋、齊之末，靡極矣！而袁陽源白馬，大有建安風骨，何從得之？』蓋得自子建耳。宋書謝靈運傳論：『叔源大變太元之氣。』蓋變平典之說理詩爲清新之情景詩，非關才之雄弱。文心雕龍時序篇：『王、袁聯宗以龍章。』以『龍章』狀王微、袁淑之辭采，則其才力似亦不弱也。

〔八〕古直云：『南齊書文學傳論：謝混清新。』案卷下評謝莊詩：『氣候清雅，不逮於王、袁。』是王微、袁淑詩並清而雅矣。

〔九〕許文雨云：『仲偉評張華詩云：「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即此評五人詩皆清淺風流之意也。』案文心雕龍才略篇：『謝叔源之閒情，並解散辭體，縹緲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澆，薄也。）蓋嘆其風流有餘，文意不足邪？風流有餘，故『得風流媚趣。』文意不足，蓋由『務其清淺。』王微雜詩二首（文選載其一）、王僧達七夕月下一首，並『兒女情多』之作。張華之『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足證其『風流，』未見其『清淺。』蓋仲偉謂『其體華艷』也。

〔一〇〕案『課』猶『覈』也，謂考覈也。

〔一一〕陳延傑云：『詩藪外編卷二曰：「宣遠子房、戲馬，格調詞藻，可坦步延之、靈運間。叔源『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幾與『池塘生春草，』『清暉能娛人。』競爽。』』古直云：『宋書曰：謝瞻詞采，與族叔混、弟靈運抗。』案文選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引今書七志云：『高祖遊戲馬臺，命僚佐賦詩，瞻之所作冠於時。』詩品序稱『叔源離宴』爲『五言警策。』是『宜分庭抗禮』矣。莊子漁父篇載子路問孔子有云：『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唐寫本『伉』作『抗』，『與此同。』『伉』『抗』正假字。叔源遊西池『水木湛清華。』乃名句。唐陳子昂感遇詩：『水木澹孤清。』王珣遊瀕湖上寺詩：『春山臨遠壑，水木自幽清。』蓋並本謝句。綦毋潛題鶴林寺詩：『少憑水木興，暫忝身心調。』亦用『水木』一詞。宋林逋詠梅名句：『疏影橫斜水清淺。』正水清木華之景也。

〔一二〕陳延傑云：『景玄思婦之唱，清怨有味；陽源白馬篇，大有建安風骨。』古直云：『毛詩『小雅騶虞』曰：於彼後車，謂之載之。』案陽源倣古之篇，倦遊多悲。陳氏舉其倣白馬篇，此詩雄健，則不僅『託乘後車』而已。莊子徐無鬼篇：『昆閭、滑稽後車。』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之三：『託乘一來遊。』沈約解佩去朝市詩：『託後車兮侍華幄。』

〔一三〕陳延傑云：『僧達答顏延年、和琅琊王之作，甚古幽。』古直云：『文心雕龍引劉公幹曰：

「孔氏卓卓，信含異氣。」南史王僧虔傳曰：「亡從祖中書子敬云：如騎驟，恆駸駸欲度驊驢前。」許文雨云：「僧達與顏延年贈答，雖加事義，未乖秀逸，由天才豐盛，不徒恃閒趣成什故也。謂之「度驊驢前，」殆以此歟？」案陳氏謂僧達詩「古幽，」許氏謂僧達詩「秀逸，」所見各殊。蓋和琅琊王依古詩，差類古幽，而答顏延年詩、及七夕月下詩，則較秀逸也。仲偉所謂「殆欲度驊驢前，」欲度徵君、太尉後車之前邪？抑兼度豫章、僕射、徵君、太尉之前也？「殆欲度，」實尚未度耳。



宋法曹參軍謝惠連詩〔一〕

小謝才思富捷〔二〕，恨其蘭玉夙凋〔三〕，故長轡未騁〔四〕。秋懷、擣衣之作〔五〕，雖復靈運銳思，亦何以加焉〔六〕！又工爲綺麗歌謠〔七〕，風人第一。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八〕。』故嘗云：「此語有神助，非我語也〔九〕。」』

〔一〕古直云：『宋書曰：謝惠連十歲能屬文，爲司徒彭城王〔義唐〕法曹參軍，卒。』案文選謝惠連雪賦注引沈約宋書曰：『謝惠連，陳郡陽夏人也。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加知賞。本州辟主簿，不就，後爲司徒彭城王法曹。年二十七，卒。』宋書本傳稱『年三十七，卒。』仲偉謂『蘭玉夙凋，』疑作『二十七』較確。

〔二〕古直云：『對靈運而言，故稱小謝。』陳延傑云：『惠連詩甚美瞻，蓋學魏文帝。』案宋濂與

章秀才論詩書云：『惠連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可補仲偉所略。小謝『才思富捷，』略似子建文才富艷（三國志魏志植傳及評），七步成詩（世說新語文學篇）；秋懷、擣衣之作，亦略近子建之『情兼雅怨，體被文質。』（嶸評語。）郭景純詩『彪炳可翫。』（嶸評語。）惠連『工爲綺麗歌謠，』僅就『綺麗』言，似亦近之。惟子建詩源於國風、小雅，景純詩源於楚辭。如宋濂說，則惠連詩與鍾氏所標三派皆有淵源，與乃兄靈運相似，又大可商榷矣。蓋略近於三派耳。近人陳延傑詩品注尤喜補鍾說所略，其評謝惠連詩云：『惠連詩甚美瞻，蓋學魏文帝。』案鍾嶸評魏文詩：『新歌百許篇（今本『新歌』誤『所計』），率皆鄙質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瞻可觀。』惠連『綺麗歌謠，』與魏文鄙質新歌，迥不相類。魏文詩鄙質者多，美瞻者少，似不能謂惠連詩學魏文也。又惠連『才思富捷，』序稱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但不捷耳。伍俶先生詠小謝詩一首：『齊梁病華繁，魏采嗟近質。清綺自晉初，小謝迺秀出。蕭散秋懷章，綴韻如屬筆。未容陳思先，五字此入室。康樂嫌深沉，宣城傷工律。疇能繩檢內，流轉見輕逸。伐柯宜在茲，三復中若失。』蓋偏愛惠連詩，亦頗有分寸。

〔三〕古直云：『惠連年僅三十七，故曰「夙凋」。』世說言語篇曰：『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譬之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

耳。』又傷逝篇曰：「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案世說新語言語篇：「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爲蘭摧玉折。」惠連豫章行：「促生靡緩期，迅景無遲蹤，緇髮迫多素，憔悴謝華莘。」蓋夙凋之徵也。

〔四〕案陶淵明感士不遇賦：「紆遠轡於促界。」卽「長轡未騁」之意。

〔五〕古直云：『二詩見文選。』許文雨云：「〔元〕劉履選詩補注不取秋懷詩，並詆其篇中「頽魄」「傾曦」二句爲失理，未免苛責古人。」案惠連秋懷詩「頽魄不再圓，傾曦無兩旦。」『頽魄』謂缺月，『傾曦』謂落日。缺月焉有不再圓之理？落日焉有無兩旦之理？眞短命語也！無怪劉履詆其失理矣。又詩中『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既稱相如，又言長卿，亦是犯複。此與劉琨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重贈盧諶）既稱宣尼，又言孔丘同病也。然則秋懷詩蓋瑜不掩瑕矣。擣衣詩則無瑕可指，前序稱『惠連擣衣之作』爲『五言警策。』不涉及秋懷，蓋亦有因。

〔六〕古直云：『南史謝方明傳曰：「靈運見惠連新文，每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又謝靈運傳曰：「靈運性無所推，惟重惠連。」』案張溥謝法曹集題詞：『詩則秋懷、擣衣二篇居最。』詩品云：「康樂銳思，無以復加。」若西陵遇風，則非敵矣。』『銳思，』謂精細之思索，下文『思

詩竟日不就。』正見其『銳思』也。史記絳侯周勃世家贊：『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卽此句法所本。

〔七〕古直云：『南史曰：「惠連先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十餘首，乘流遵歸路諸篇是也。」此殆仲偉所謂「綺麗歌謠」邪？南史又曰：「惠連輕薄，多尤累，故官不顯。」蓋亦指此。』許文雨云：『仲偉評小謝歌謠綺麗，用一「又」字，以本書所錄止乎五言，歌謠則非盡五言故也。』案張溥謝法曹集題詞云：『乘流遵歸路諸篇，一生坎壈所繇，今逸不存，豈自悔失言，先絕其傳哉？』如係惠連『先絕其傳』，則仲偉不得見之，『綺麗歌謠』非指此諸篇矣。惠連樂府五言豫章行之類，略具『綺麗』。

〔八〕古直云：『「池塘生春草，」靈運登池上樓句，見文選。石林詩話曰：「此語之妙，正在無意而與景遇。後人欲以奇求之，失之矣。」』謂『池塘生春草』之妙，不必以奇求之。固是。然登池上樓詩，乃靈運病中所作，所謂『臥病對空林。』抱病而『褰開暫窺臨。』忽得『池塘生春草』句，病中人覩此春草生機，無怪靈運欣喜而謂『此語有神助』矣。

〔九〕古直云：『南史亦有此語，蓋本此。』陳延傑云：『詩藪外編卷二曰：「『池塘生春草，』不必苦謂佳，亦不必謂不佳，靈運諸佳句，多出深思苦索，如『清暉能娛人』之類，雖非鍛鍊而

成，要皆眞積所致。此卻率然信口，故自謂奇。」『案文鏡秘府論論文意云：『詩有天然物色，以五彩比之而不及。由是言之，假物不如眞象，假色不如天然，如此之例，皆爲高手。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如此之例，卽是也。』元遺山論詩絕句：『池塘生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黃山谷句：『閉門覓句陳無己。』韓昌黎句：『可憐無補費精神。』）又云：『坎井鳴蛙自一天，江山放眼更超然。情知春草池塘句，不到柴煙糞火邊。』閉門覓句，則近柴煙糞火，難免思苦言艱矣！盛唐李白，才由天授，詩以神運，極愛靈運『池塘生春草』之句，而時形諸吟詠。如感時留別云：『夢得春草句，將非惠連誰？』（送舍弟云：『他日相思一夢君，應得池塘生春草。』贈從弟云：『夢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長價登樓詩。』皆其例。餘如宮中行樂詞云：『宮花爭笑日，池草暗生春。』書情贈從弟云：『東風引碧草，不覺生華池。』亦並本於此。元微之和李德裕述夢詩：『聞有池塘什，還因夢寐遭。』亦本之。岷昔年（一九七六年十二月）曾寫談池塘生春草演講稿一篇，後收入臺北藝文印書館一九八一年出版之慕廬演講稿中，評論頗詳。惠連詩喜用自字，三用苦字。

宋參軍鮑照詩〔一〕

其源出於二張〔二〕，善製形狀寫物之詞〔三〕。得景陽之諛詭〔四〕，含茂先之靡嫚〔五〕，骨節強於謝混〔六〕，驅邁疾於顏延〔七〕。總四家而擅美〔八〕，跨兩代而孤出〔九〕。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一〇〕。然貴尚巧似〔一一〕，不避危仄〔一二〕，頗傷清雅之調〔一三〕。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一四〕。

〔一〕古直云：『宋書曰：「鮑照，字明遠。臨海王子項爲荊州，照爲前軍參軍。子項敗，爲亂兵所殺。」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照，東海人。唐人避武后諱，改爲昭。云上黨人，非也。」』案文選鮑明遠蕪城賦李善注引沈約宋書，鮑照字，皆諱作昭。

〔二〕陳延傑云：『明遠文詞瞻逸，有似景陽；其麗而稍靡，則學茂先焉。』許文雨云：『仲偉下云：「得景陽之諛詭，含茂先之靡嫚。」等於自注。』案宋濂與章秀才論詩書：『明遠則效景

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不涉及茂先。『氣骨淵然，』尤與『含茂先之靡嫚』不類矣。然與『骨節強於謝混，』則略近。陳氏謂『其麗而稍靡，』非僅『稍靡』而已。

〔三〕許文雨云：『鮑參軍詩注卷三，吳興黃浦亭庾中郎別篇，黃（節）先生補注曰：「本集河清頌：『蠢行藻性。』舞鶴賦：『鍾浮曠之藻質。』凌煙樓銘：『藻思神居。』及此篇之『藻志。』皆明遠自造詞，詩品所謂『善製形狀寫物之詞』者也。』案仲偉評景陽『巧構形似之言。』評茂先『巧用文字。』並與明遠相似。仲偉所評皆五言詩，黃節所舉頌、賦、銘諸例皆不當。僅庾中郎別詩中『藻志遠存追』句爲得耳。

〔四〕葉長青集釋所據本『淑』作『俶。』（古直箋本同。）云：『莊子：其辭雖參差，而俶詭可觀。』車柱環云：『稗史彙編、義門讀書記引「淑」並作「俶。」雜錄本、山堂考索引並作「淑。」古通。』案葉氏所引莊子天下篇，本作『淑詭，』（元纂圖互注本作『淑詭。』）德充符篇：『彼且蘄以淑詭幻怪之名聞。』李頤注：『淑詭，奇異也。』仲偉此文『淑詭，』蓋卓特之義。景陽詩『雄於潘岳，靡於太沖，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正所謂『淑詭』也。明遠代出自薊北門行：『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飛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開杜甫之雄；代結客少年場行：『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讐。』開李白之豪。（杜甫憶李

白句：『俊逸鮑參軍。』『俊逸』與『豪』略近。）具見『得景陽之諛詭。』

〔五〕許文雨云：『「靡曼」即「靡曼」，「呂覽本生篇高誘訓解云：「靡曼，細理弱肌，美色也。」張茂先詩，仲偉評其「兒女情多，」（中略）南齊書文學傳論曰：「雕藻淫艷，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則鮑詩之靡曼，此論亦發之，不獨仲偉爲然，蓋亦一時之通談耳。後世亟稱其偉響，而略其艷詞，或不免有掩護之跡。』葉長青云：『呂氏春秋本生篇：「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文心雕龍章句篇曰：「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案晏子春秋內篇問上：『無以靡曼辯辭定其形。』『靡曼，』謂美色也。聲色之美，皆可謂『靡曼。』明遠學古一首，寫兩少妾：『嬈絲好眉目，閑麗美腰身，凝膚皎若雪，明淨色如神。驕愛生盼矚，聲媚起朱唇，衿服雜綖纈，首飾亂瓊珍，調絃俱起舞，爲我唱梁塵。』真『含茂先之靡曼』矣。仲偉評茂先詩：『其體華艷，巧用文字，務爲妍冶。』『華艷』『妍冶，』此所謂『靡曼，』可以括之。至於南齊書評鮑照『雕藻淫艷，傾炫心魂。』蓋如代淮南王一首：『朱城九門門九閨，願逐明月入君懷。入君懷，結君佩，怨君恨君恃君愛。』此恐非仲偉所謂『靡曼』之比也。虞炎鮑照集序：『照所賦述雖乏精典，而有超麗。』『超』與『麗，』蓋與『諛詭』與『靡曼』之意近似。何焯義門讀書記四十七云：『鍾記室謂明遠含「景陽之倣

詭，「兼『茂先之靡曼』，知之最深。然亦具太冲之瑰奇。」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已云：『明遠之步，馳驅太冲。』仲偉評明遠雖未涉及太冲，然言其『詼詭』，與『瑰奇』亦相近。下品評鮑令暉詩，引明遠答宋孝武帝有『臣才不及太冲』之語，足證明遠固景仰太冲者也。

〔六〕案『骨節』猶『骨架』，即詩之結構。仲偉評謝混等五人詩，『才力苦弱。』明遠詩之結構自遠強於謝混。其學劉公幹體五首之一：『噎噎寒野霧，蒼蒼陰山柏，樹迴霧縈集，山寒野風急。歲物盡淪傷，孤貞爲誰立！賴樹自能貞，不計跡幽澀。』結構之強，酷似公幹，太冲亦出於公幹者也。

〔七〕案『驅邁疾』，謂遣辭敏捷也。顏延之『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其思苦言艱如此！明遠代東門行：『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如行雲流水，一氣呵成。延之無此敏捷之作。明遠謂延之之詩『若鋪錦列繡，雕績滿眼。』亦正見其無驅邁之風也。

〔八〕案宋書謝靈運傳論：『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文鏡秘府論論文意：『鮑參軍麗而多氣，雜體、從軍，殆凌前古，恨其縱捨盤薄，體貌猶少。』夫『總四家而擅美』，安見其『體貌猶少』邪！序稱『鮑照戍邊』爲『五言警策。』蓋其『擅美』之一例也。

〔九〕古直云：『此評非上品不可。益信列照中品，非嶸定制。』葉長青云：『兩代，謂晉、宋。』車柱環云：『古氏此說，斷章取義，審下文所評以及上品序所言，嶸本列照中品無疑。』案古氏僅就此評而言。推測仲偉本有列照上品之意，因美中復有所短，如下文所述，故不得已列之中品耳。宋敖陶孫臞菴詩評：『鮑明遠如饑鷹獨出，奇矯無前。』正所謂『跨兩代而孤出』。詩薮外編卷二云：『宋人一代，康樂外，明遠信爲絕出，上挽曹、劉之逸步，下開李、杜之先鞭。』明遠於古詩亦有淵源。有擬青青陵上柏一首。即文選古詩十九首第三首。原第三首共十六句，前十五句皆一氣直敘。收句『戚戚何所迫！』急轉而止。張華遊俠篇共二十句，前十八句皆一氣直敘，收二句『我則異於是，好古師老彭。』亦急轉而止。此特殊結構，明遠頗受其影響。如其代放歌行，凡二十二句。收二句『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代結客少年場行，凡二十句。收二句『今我獨何爲？培塿懷百憂！』詠史，凡十六句。收二句『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皆急轉而止。李白越中覽古：『越王句踐破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亦效此體。沈德潛唐詩別裁云：『三句說盛，一句說衰，此格獨創。』查慎行初白詩話云：『用一句結上三句，章法獨創。』並不知此體之淵源者也。李白此體，疑直淵源於鮑照。

（杜甫謂白詩『俊逸鮑參軍。』）白詩與鮑詩淵源甚深，即詞句亦頗受其影響，如鮑詩擬行路難

十八首中句：『自古聖賢盡貧賤。』及『人生不得恆稱意。』（學古句：『人生貴得意。』）李白將進酒：『古來聖賢皆寂寞。』及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人生在世不稱意。』即明顯之例。詩藪謂明遠『開李、杜之先河。』張溥鮑參軍集題詞亦云：『詩篇創絕，樂府五言，李、杜之高、曾也。』明遠詩篇，非僅影響李、杜，且已有平仄調協如唐人之五言絕句。如吳歌三首之一：『夏口樊城岸，曹公卻月戍，但觀流水遠，識是儂流下。』採菱歌七首之一：『鶯鶯馳桂浦，息棹偃椒潭，簫弄澄湘北，菱歌清漢南。』並其例。此前人論明遠詩所未留意者也。

〔一〇〕古直云：『宋書不爲照立傳，僅附見於臨川王道規傳中，故曰「取湮當代。」』案唐詩紀事三十一常建條，引殷璠云：『高才而無貴位，誠哉是言也！曩劉楨死於文學，左思終於記室，鮑照卒於參軍，今常建亦淪於一尉，悲夫！』張溥云：『鮑明遠「才秀人微，史不立傳，服官年月，考論鮮據。差可憑者，虞散騎奉勅一序耳。」』

〔一一〕案仲偉評謝靈運、顏延之，並『尚巧似。』明遠亦然。靈運巧似而『逸蕩』，與明遠近；延之巧似而『拘束』，與明遠遠。

〔一二〕案『危仄』與下『險俗』相應。文心雕龍體性篇：『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危側』與『危仄』同。

〔一三〕案『貴尚巧似，』則傷清；『不避危仄，』則傷雅。

〔一四〕古直云：『南齊書文學傳論曰：「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艷，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此論末流之失，與仲偉同。』案王士禎古詩選凡例有云：『宋代詞人，康樂爲冠。諸謝奕奕，迭相映蔚。明遠篇體驚奇，在延年之上。謝之與鮑，可謂分路揚鑣，仲偉之品，於明遠多微詞，愚所未解。』文心雕龍通變篇：『斟酌乎質文之間，而藻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實則彥和偏重文不重質，（評應璩例外。）重雅不重俗，仲偉亦然。此仲偉所以於明遠有微詞，而不列之上品者也。明遠樂府，如前所舉代淮南王，中『朱城九門門九閨』云云，眞險急淫艷之作也。前序稱『輕薄之徒，謂鮑照義皇上人。』蓋卽『言險俗附照』之流也。險俗亦明遠詩特色之一，與民歌接近，故會於流俗耳。鮑詩喜用弄、戀、散、市、亂、媚諸字。

齊吏部謝朓詩〔一〕

其源出於謝混〔二〕，微傷細密〔三〕。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四〕。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五〕。足使叔源失步〔六〕，明遠變色〔七〕。善自發詩端〔八〕，而末篇多躓，此意銳而才弱也〔九〕。至爲後進士子之所嗟慕〔一〇〕。朓極與余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一一〕。

〔一〕陳延傑云：『齊書曰：謝朓，字玄暉，陳郡人。解褐豫章王行參軍，稍遷至尚書吏部郎。江祐等謀立始安王遙光，朓不肯，祐白遙光，遙光收朓，下獄死。』案陳氏所引齊書云云，本文選謝玄暉新亭渚別范雲陵詩李善注。

〔二〕古直云：『仲偉與玄暉同時，且嘗極與論詩，源出謝混，當可信也。』案下言玄暉『奇章秀句，足使叔源失步。』是雖源出叔源，而實度越叔源也。

〔三〕許文雨講疏引陳祚明評選曰：『玄暉按章使字，法密旨工。』案此承上『源出謝混』而言，謂

雖源出謝混，而微嫌過於細密也。所謂『細密』，蓋由重聲律，重排偶之故。金樓子立言篇：『謝玄暉始見貧小。然而天才命世，過足以補充。』『貧小』與『細密』義近。『過足以補充』，則無傷矣。雖傷亦甚微也。仲偉用一『微』，極有分寸。嚴滄浪云：『謝朓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其詠物詩如詠席、詠薔薇、詠蒲、詠兔絲、詠燈、詠燭、詠琴等，其細密酷似唐人律體。吳騫拜經樓詩話四引劉後村云：『詩至三謝，如玉人之攻玉，錦工之織錦，極天下之工巧組麗，而去建安、黃初遠矣！』『工巧組麗』亦就『細密』而言。玄暉之『工巧組麗』尤甚於靈運、惠連。豈僅去建安、黃初已遠哉！

〔四〕案所以『不倫』，由『一章之中，自有玉石』也。仲偉於靈運詩之『繁富爲累，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而於玄暉『一章之中，自有玉石。』似有貶意。蓋亦仲偉評沈約詩中所謂『謝朓未遒』邪？

〔五〕案仲偉評靈運詩『名章迴句，處處間起』，與評玄暉相似。文鏡秘府論論文意，亦稱『宣城公雅句殊章，往往驚絕。』玄暉妙悟深情，清麗中時露壯語。沈約稱其『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傷謝朓。）誠非過譽。葛立方謂『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皆得三百篇餘韻。』（韻語陽秋。）胡應麟謂『遊敬亭山、和伏武昌、劉中書之類，

體裁鴻碩，詞氣沖澹，往往與靈運、延之逐鹿。』（詩藪。）朱子儋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金波麗鵲，玉繩低建章。」及「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靜，」本亦作「淨。」）皆吞吐日月，攝摘星辰之句。』（存餘堂詩話。）蓋其天才命世，獨步當代。卽如『竹樹澄遠陰，雲霞成異色。』（和宋記室省中。）『日隱澗疑空，雲聚岫如複。』（和王著作融八公山。）『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狀寫景物，思若有神。至其『非君不見思，所悲思不見。』（別王丞僧儒。）『無論君不歸，君歸芳已歇！』（王孫遊。）含不盡之意於言外，岷尤愛其得於性情獨深也！盛唐李白、杜甫二公，於玄暉猶備極稱服，況其他乎！杜詩云：『謝朓每篇堪諷誦。』（寄岑嘉州。）又云：『綺麗玄暉擁。』（八哀詩。）李詩云：『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金陵城西樓月下吟。）又云：『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又云：『詩傳謝朓清』（送儲邕之武昌。）又云：『三山懷謝朓。』（三山望金陵寄殷淑。）又云：『我吟謝朓詩上語，朔風颯颯吹飛雨。』（酬殷明佐。）白登華山落雁峯，且有『恨不携謝朓驚人句來』之語，故王士禎謂其『白紵青衫魂魄在，一生低首謝宣城』（論詩絕句）也。李白低首謝宣城，其小詩亦似有學謝朓者。朓王孫遊：『綠草蔓如絲，雜樹紅英發。無論君不歸，君

歸芳已歇！』白春思：『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帷？』饒有眇詩情韻。虞炎學謝朓之玉階怨，（詳前序。）不如李白效眇詩之神似也。惟白此詩收二句嫌贅。所謂『春風，』或有所指？

〔六〕案莊子秋水篇：『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步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步矣。』（據白帖七及二六、御覽三九四所引，今本兩『步』字並作『行。』）卽此『失步』所本。惟此以狀驚惶之態，與下言『變色』相類，已非莊文原意矣。

〔七〕案王士禎古詩選凡例，稱『明遠篇體驚奇，』又稱『齊有玄暉，獨步一代。』玄暉往往有驚絕壯語，固足使『明遠變色』也。詩品下品評虞羲詩：『子陽詩，奇句清拔，謝朓常嗟頌之。』蓋由朓詩時有驚絕壯語，所以能賞子陽之『奇句清拔』也。

〔八〕陳延傑云：『詩藪（外編卷二）楊用修論發端，以玄暉『大江流日夜』爲妙絕。』許文雨云：『漁洋詩話卷中云：「或問：詩工於發端，如何？應之曰：如謝宣城『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案文心雕龍詮賦篇：『仲宣靡密，發端（一作篇）必遒。』謂其賦善發端也。謝朓詩亦誠『靡密。』小爾雅廣言：『靡，細也。』『善自發詩端，』自與於同義。詩重起結，嚴羽云：『結句好難得，發句好尤難得。』又云：『發端忌作舉止，收拾貴在出場。』（滄浪詩話詩

法。〕深見甘苦之言。自來論玄暉發端之妙，咸推『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二句。楊用修稱爲『雄壓千古。』（升菴詩話二。）王船山稱爲『實絕千古。』（古詩評選五。）論語子罕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蓋玄暉所本。岷謂玄暉觀朝雨之『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和宋記室省中之『落日飛鳥遠，憂來不可極！』和何議曹郊遊之『春心澹容與，挾弋步中林。』和王中丞聞琴之『涼風吹月露，圓景動清陰。』皆有神致。新亭渚別范零陵之『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和江丞北戌琅琊城之『春城麗白日，阿閣跨層樓。』亦見氣象。不妨俱標出也。鮑照學劉公幹體五首之三，發端二句：『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蓋玄暉『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二句所從出，而青於藍矣。玄暉此二句，非僅爲李白所激賞，（已見前。）卽如陳子昂感遇詩第三十四首起二句：『朔風吹海樹，蕭條邊已秋！』韋應物登西山岡卜居遇雨詩：『微雨颯然至，蕭條川氣秋！』並淵源於玄暉句也。王船山評觀朝雨云：『發端峻甚，遽欲一空今古。』（古詩評選五。）似未留意及鮑照已先有類似之發端亦甚峻也。（又紅樓夢第五十回『蘆雪亭（一作庭）爭聯卽景詩。』鳳姐起一句粗話：『一夜北風緊。』衆人聽說，都相視笑道：『這句雖粗，正是會作詩的起法，不但好，而且留了寫不盡的多少地步與後人。』此論詩之發端，似較嚴羽所謂『忌作舉止，』更進一境。附識於此。）

〔九〕許文雨云：『陳祚明評選：「玄暉結句幽尋，亦鏗湘瑟，而詩品以爲『末篇多躓。』」理所不然。夫宦轍言情，旨投思遁，賦詩見志，固應歸宿是懷，仰希逸流，貞觀丘壑，以斯託興，趣頗蕭然。恆見其高，未見其躓。』按此論稍涉掩護，殆如王船山評玄暉「發端聲情，所引太高。」故篇末難以爲繼歟？』案『末篇』猶『篇末』，『末篇多躓』，謂其收結多躓弱。銳、弱對文，銳猶強也。謂意強而才弱也。才弱所以收結不振。王船山評其觀朝雨一首：『聲情所引太高，故後亦難繼。正賴以平緩持之，不致輕蹶。』（古詩評選五。）此首結二句：『方同戰勝者，去翦北山萊。』（本詩小雅。）誠嫌躓弱。仲偉評謝混『才力苦弱。』玄暉源出謝混，雖其『奇章秀句足使叔源失步。』然其收結亦往往有躓弱之病。杜甫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何（遜）劉（孝綽）沈（約）謝（朓）力未工。』蓋亦兼謂玄暉才弱邪？四庫全書提要云：『謝朓本傳，稱朓長於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鍾嶸詩品乃稱其「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又稱其「善發詩端，而末篇多躓。」過毀過譽，皆失其真。趙紫芝詩曰：「輔嗣易行無漢學，元暉詩變有唐風。」斯於文質升降之間，爲得其平矣。』（卷一百四十八集部別集類一。）仲偉評玄暉詩，辨彰長短，譽毀之間，似未失真。趙謂『元暉詩變有唐風。』豈非『微傷細密』邪？至於沈約稱謝朓詩『調與金石諧。』揄揚朓詩，超越二百年來詩人，蓋約倡

聲病說，朏與約同揚其波。（詳序。）或亦有因邪？又仲偉稱朏『善自發詩端，而末篇多躓。』非必指其工於發端之作，篇末皆多躓弱也。卽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一首，結二句『寄言尉羅者，寥廓已高翔。』（本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何等高昂！與發端之雄壯亦相稱。王船山謂『危唱雄聲，一擊之餘，必得衰颯。』此收結安得以衰颯視之邪？

〔一〇〕古直云：『梁武帝絕重謝詩，云：『三日不讀，卽覺口臭。』梁簡文推爲『文章冠冕。』沈約云：『二百年無此詩。』劉孝綽既負重名，無所與讓，惟服謝朏，常以謝詩置几案間，動靜輒諷味。其爲後進仰慕有如此者。』案張溥謝宣城集題詞：『梁武帝絕重謝詩，云：『三日不讀，卽覺口臭。』簡文與湘東書，推爲『文章冠冕，述作楷模。』劉孝綽日置几案。沈休文每稱未有。其見貴當時，又復如是。』蓋古說所本。御覽三六七引談藪云：『梁高祖重陳郡謝玄暉詩，常曰：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又見太平廣記一九八。）梁書庾肩吾傳：『太子與湘東王書，近世謝朏之詩，斯實文章之冠冕。』顏氏家訓文章篇：『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惟服謝朏，常以謝詩置几案間。』南齊書謝朏傳：『朏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蓋又張溥說所本也。世說新語德行篇：『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仲偉此所謂『後進士子，』恐非指張氏所稱『當時』諸輩。序謂『輕薄之徒，謂謝朏今古獨步。』蓋卽此所謂『至爲』

後進士子之所嗟慕』也。古氏以當時諸輩爲仲偉所稱『後進士子，』亦非。

〔二〕車柱環校證所據本『極』作『亟』，云：『他本「極」皆作「亟」，』古通。此作「亟」爲正。義猶數也，屢也。『案國語吳語：『天祿亟至。』韋昭注：『亟，數也。』下品評虞義詩：『子陽詩，奇句清拔，謝朓常嗟頌之。』（上文已引。）此蓋仲偉與朓論詩時所知者。仲偉評詩，或尚有受謝朓影響者邪？『感激頓挫，』猶『感動抑揚。』杜甫八哀詩：『感激動四極。』猶言『感動四極』耳。玄暉論詩，感動抑揚過於其詩，惜已失傳。南史王曇首傳：『沈約謂王志曰：『謝朓常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方東樹昭昧詹言引『流轉』作『流暢。』）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爲實。』』沈約固最服玄暉詩者。玄暉論詩雖僅存此語，足抵萬金矣。岷嘗謂玄暉詩，如少女，如豪士，秀麗峻拔，最吸引人。喜用動、散、亂、良諸字，次爲帶、被、麗諸字。用麗字爲玄暉詩特色。又工於鍊字，如治宅詩：『風碎池中荷，霜翦江南菰。』之碎、剪二字。和劉中書詩：『迴潮潰崩樹，輪囷軋傾岸。』之軋字，詠坐上所見席詩：『汀洲蔽杜若，幽渚奪江離。』之奪字，皆極見巧思。漁洋詩話卷下謂『中品之謝朓，宜在上品。』文鏡秘府論四聲論已云：『鍾嶸之作詩評，料簡次第，議其工拙，乃以謝朓之詩末句多窘，降爲中品。』然細讀謝朓諸詩，驗以仲偉評語，所謂『微傷細密，』『意銳才弱，』鑑裁實允。列之中品，亦未

爲抑也。且仲偉謂朏詩『末篇多躓。』乃就其『才弱』而言。四聲論改引作『末句多謬。』轉就其聲病而言。世說新語排調篇：謔吃無宮商。蓋非仲偉之意也。



齊光祿江淹詩〔一〕

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二〕。筋力於王微〔三〕，成就於謝朓〔四〕。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五〕。爾後爲詩〔六〕，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七〕。

〔一〕古直云：『宜曰「梁光祿。」』南史曰：『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天監中，遷金紫光祿大夫，改封醴陵侯，卒。』陳延傑云：『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六歲，能屬文。齊興，爲豫章王記室。天監中，爲紫金光祿大夫。』案吟窗雜錄本作『梁光祿。』山堂考索引同。藝文類聚十八引『梁江淹麗色賦。』亦稱『梁。』陳氏所引〔劉琨〕梁典云云，本文選江文通恨賦李善注。

〔二〕陳延傑云：『詩藪〔外編卷二〕曰：「文通擬漢三詩俱遠，獨魏文、陳思、劉楨、王粲四作，置之魏風莫辨。眞傑思也。」按文通雜體三十首，純爲擬古者。學一人，象一人，信可品藻淵流也。』古直云：『文通有效阮公詩十五首，又有雜體詩三十首。自序云：「今作三十首，數其文體。」仲偉所云，蓋指此也。』許文雨云：『滄浪詩話曰：擬古惟江文通最長。擬淵明似淵明，擬康樂似康樂，擬左思似左思，擬郭璞似郭璞。獨擬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漢耳。』案『總雜』猶『繁雜。』文通雜體詩三十首自序云：『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榷。』其自負如此。嚴滄浪謂『擬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漢。』胡應麟更進而謂『擬漢三詩俱遠。』謂擬古離別、李都尉、班婕妤三詩。三詩是否西漢之作，尙見疑於後代也。張溥江醴陵集題詞云：『文通雜體三十首，體貌前哲，欲兼關西、鄴下、河外、江南，總製羣賢，興會高遠，而深厚不如，非其才絀，世限之也。』此說甚是。卽如擬陶徵君田居一首，酷似淵明詩，致竄入陶集（卷二）。其善擬可知。惟終不及陶詩之厚耳。至於汪師韓詩學纂聞謂『文通雜體詩，蕪詞累句居其半。』（其最著者，如謂『孫延尉雜述云：「傳火乃薪草。」用莊子爲薪火傳之語，而「草」字湊韻。袁太尉從駕云：「雲旆象漢徙。」「漢徙」謂如天漢之徙，亦支綴矣。』）則言之太過。六朝人造詞強湊處，正復不少，文通擬古，仍難免限於風習，然其佳善甚多，自不可掩也。

〔三〕案莊子徐無鬼篇：『筋力之士矜難。』李陵錄別詩：『與其苦筋力，必欲勞薄驅。』『筋力，』複語，釋名釋形體：『筋，力也。』（俗作筋，省作劬。）仲偉評王微『才力苦弱。』文通則較有力也。

〔四〕案『成就，』亦複語，爾雅釋詁：『就，成也。』仲偉評謝朓『一章之中，自有玉石。末篇多躓。』文通則較有成也。文通雖以摹擬見稱，而其才力成就，亦自不羣。張溥云：『文通之學，華少於宋，壯盛於齊及梁。身歷三朝，辭該衆體，長短篇章，能寫胸臆。卽爲文字，亦詩騷之意居多。』（江醴陵集題詞。）深知文通者也。文通詩多流轉自然，又工於鍊字，如應劉豫章別之『獵獵風剪樹，颯颯露傷蓮。』剪、傷二字，尤其剪字；征怨之『獨枕凋雲鬢，孤燈損玉顏。』凋、損二字，尤其凋字，皆極精鍊。又如從蕭驃騎新帝壘之『開襟夾蒼宇，拓遠局溟洲。』二句何等氣象，酷似左思詩句，其警策正在夾（俗作狹）、局二字也。至於臥疾怨別劉長史之『四時煎日夜，玉露催紫雲。』煎、催二字，尤其煎字，最爲新奇。惟此乃淵源於鮑令暉古意贈今人『形迫杼煎絲，顏落風摧』（一作催）電』二句耳。文通詩又喜用『萬古』一詞，如遷陽亭詩：『萬古通漢使，千載連吳兵。』遊黃蘗山詩：『殘杙千代木，巖峯萬古煙。』並見氣象。唐李白將進酒之『與爾同銷萬古愁。』杜甫詠懷古跡之『萬古雲霄一羽毛。』『萬古』一詞，更進而發

揮於七言句矣。

〔五〕案山堂考索引『得』下有『一』字。

〔六〕案『爾』猶『此』也。

〔七〕古直云：『南史更有張景陽向淹索錦之說。惟梁書盡刊落之，但云「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時人謂之才盡。」而已。張天如曰：「世傳文通暮年才退，張載問錦，郭璞索筆，則幾妬口矣。」又曰：「江文通遭〔逢〕梁武，年華望暮，不敢以文陵主，意同明遠，而蒙譏才盡，史臣無表而出之者，沈休文竊笑後人矣。」』陳延傑云：『詩藪〔外編卷二〕曰：『文通夢郭景純取筆而詩下，世以才盡，似也，以夢故，非也。人才固有盡時，精力疲，志意怠，而夢徵焉。其夢，衰也；其衰，非夢也。』車柱環云：『唐寫本類書文筆部借筆條』有云：『江淹少時夢見人與五色筆，因有此文章。後二十餘年，夢還筆，自此文章不復成。』案文選江文通恨賦注引劉璠梁典亦云：『江淹嘗夢郭璞謂之曰：「君借我五色筆，今可見還。」淹即探懷，以筆付璞。自此以後，材思稍減。』謂『材思稍減，』與言『才盡』異。古氏兩引張天如（溥字）說，見江醴陵集題詞及鮑參軍集題詞。江醴陵集題詞所謂『張載問錦，』乃張協（景陽）之誤。『張協問錦，郭璞索筆。』並見南史江淹傳。詩藪外編卷二：『文通夢張景陽索錦而文躡，郭景純取筆而詩

下。』陳氏引詩藪云云，缺引『夢張景陽』句。文通詩喜用信、合二字，（唐、宋人詩習用之。）又喜用詎、竟、良、被四字及哉、矣二助詞，詞句頗受陶詩影響。』



梁衛將軍范雲〔一〕、梁中書郎丘遲詩〔二〕

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迴雪〔三〕。丘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四〕。故當淺於江淹，而秀於任昉〔五〕。

〔一〕陳延傑云：『南史曰：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起家郢洲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梁臺建，遷侍中。二年，遷尚書右僕射。病卒，贈侍中衛將軍。』

〔二〕陳延傑云：『南史曰：丘遲，字希範，吳興人。辟徐州從事。高祖踐祚，轉中書郎，遷司馬從事中郎，卒。』案文選丘希範侍宴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注引梁史曰：『丘遲，字希範，吳興人。八歲能屬文，及長，辟徐州從事。高祖踐祚，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卒。』

〔三〕陳延傑云：『彥龍質而麗，原本古樂府。』古直云：『曹子建洛神賦：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案世說新語品藻篇：『泚泚清便。』（李徽教君亦引之。）謝靈運詠冬：『迴飈流輕雪。』彥龍

詩如閨思、別詩、擬古，皆『清便宛轉』之作，閨思詩：『春草醉春煙，春（一作深）閨人獨眠，積恨顏將老，相思心欲然。幾回明月夜，飛夢到郎邊。』情彩、聲調皆絕佳。醉、然二字，蕩人心魂。蕭慤初秋西園詩：『榴艷百枝然。』沈約早發定山詩、『山櫻發欲然。』二『然』字均佳，惟並狀景。彥龍『然』字以狀情，尤見其工也。又其別詩：『洛陽城東西，長作經時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昔、今二句，正如『流風迴雪』也。（詩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即彥龍昔、今二句所從出。齊、梁詩人以昔、今對言之句甚多，皆源於采薇也。）唐權載之敘韋渠牟文，引韋語云：『鍾嶸謂范尚書「如流風迴雪」，吾知之矣。』蓋知此語之愜切也。謝朓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彥龍詩亦似之。陳氏謂彥龍本古樂府，蓋由其有古意、倣古、擬古諸作邪？岷謂彥龍之『清便宛轉』與江淹之流轉自然，亦近似。彥龍喜用竟、誠二字。其詩之美在動，今所謂動態美。

〔四〕陳延傑云：『希範得河陽、宣城之麗，故自奇秀。』案世說新語言語篇：『不如微雲點綴。』希範之芳樹、玉堦春草，並有『點綴映媚』之妙。玉堦春草詩：『發溜始參差，扶堦方沃若，雜葉半藏蜻，叢花未隱雀，葳蕤亂碧紫，蒼黃間濃薄。』宛然一幅靜而麗春草圖。又希範侍宴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細草藉龍騎。』（『藉』與『依』義略近。）答徐侍中爲人贈婦詩：『共

取落簷花。』仲偉或亦本此以擬『落花依草』之喻邪？希範詩喜用亂、信二字。其詩之美在靜，今所謂靜態美。

〔五〕古直云：『南史取嶸此語入遲傳，但末二句云：「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與此稍異。』許文雨云：『以仲偉所評，知范、丘二家，均務於清淺。較江郎古峭之語，「筋力於王微」者，爲殊科矣。若夫「任昉博物，動輒用事。」視范、丘清淺之章，殊損奇秀之致焉。』案後評沈約詩云：『故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故當』一詞，世說新語已習見。言語篇：『故當淵注渟著，納而不流。』又『故當以爲接神之器。』品藻篇：『故當以識通暗處。』又『故當勝耳。』皆其證。『淺於江淹，秀於任昉。』似分承范、丘之詩而言。范詩清便，江詩總雜，故范淺於江；丘詩靜麗，任詩淵雅，故丘秀於任。許氏以范、丘詩與江淹之古峭相比，似未當。張溥丘中郎集題詞云：『鍾仲偉詩評云：「希範取賤文通，秀於敬子。」余未唯唯。或其時尚循沈詩任筆之稱，遂輕高下耳。』本南史文學傳爲說，而以末二句並屬之希範，恐未審。任昉，諡敬子，見南史昉傳。

梁太常任昉詩〔一〕

彥昇少年爲詩不工，故世稱『沈詩、任筆』〔二〕。『昉深恨之』〔三〕。晚節愛好既篤，文亦遁變。善銓事理〔四〕，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五〕，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物〔六〕，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七〕。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八〕！

〔一〕陳延傑云：『南史曰：任昉，字彥昇，樂安人。爲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出爲新安太守，卒於官，追贈太常。』案文選任彥昇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注引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昇，樂安人。年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舉秀才第一。辭章之美，冠絕當時。爲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卒。』

〔二〕陳延傑云：『南史沈約傳曰：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葉長青云：『金樓子立言篇：任彥昇甲部闕如，才長筆翰，善輯流略，遂有龍門之名，斯亦一時之

盛。』車柱環云：『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有云：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案張溥任彥昇集題詞『昭明文選載彥昇令、表、序、狀、彈文，生平筆長，可悉推見。』

〔三〕案龍威秘書本、詩觸本『恨』並作『悵』。『悵』亦『恨』也。說文：『悵，望悵也。』

〔四〕案『善』，舊誤『若』。據吟窗雜錄本改。陳延傑注本已改爲『善』。『銓』借爲『詮』，說文：『詮，具也。』桂馥義證：『謂具說事理。』此謂彥昇之詩善於詮說事與理也。惟用事、說理，並仲偉所非。序謂『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又『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是也。

〔五〕仲偉評顏延之『情喻淵深。喜用古事，是經綸文雅才。』（節引。）與評彥昇相似。『得國士之風，』正是『經綸文雅才』也。揚中略有抑意。

〔六〕古直云：『南史曰：昉博學，於書無所不見。』案左傳昭元年：『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

〔七〕古直云：『當時傾慕彥昇者多，仲偉擢昉中品，殆不得已。故抑揚之際，微文寓焉。自序所云『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當爲此輩發也。』案『動輒用事，』則詞失其高，所以『詩不得奇。』序亦謂『任昉詩不貴奇』也。如其濟浙江、贈徐徵君、嚴陵瀨三詩，皆

不用事，而有勁氣。黃子雲野鴻詩的云：『彥昇孤峭蒼異，不墮頽靡，有足多者。』蓋謂此類也。序所謂『三品升降，差非定制。』乃兼三品言之，非專爲彥昇輩發也。古說似泥。又案陳祚明古詩評選評彥昇詩云：『今觀其所存，僅二十篇許耳。而思旨之曲，情懷之真，筆調之蒼，每一篇如構一迷樓，必也冥心洞神，雕搜無象，然後能作，方將挾三百篇、離騷之蘊，發十九首漢、魏之覆，雲變瀾翻，自成一家，而高視四代，此掣巨鼈手也。千秋而下，惟少陵與相競爽。所造至此，鍾嶸胡足以知之！而謂「動輒用事，詩不得奇。」悲夫！奇孰奇於彥昇，且其詩具在，初亦未嘗用事也。作此品題，何殊夢語！』許文雨講疏駁陳氏之說云：『陳說未是。史載彥昇有集三十四卷，今其所存詩僅二十許篇，則亡逸者必多，陳氏當亦無從證明其未嘗用事也。（下略。）』案丁福保、逸欽立所輯梁詩，彥昇詩僅存二十二首，中有三首四言，五言僅十九首耳。卽十九首中亦間有用事之句，非如陳氏所謂『未嘗用事』也。此十九首甚佳，蓋彥昇晚節適變之作。其思旨、情懷、筆調、章法，亦不難索解，何致『每一篇如構一迷樓』邪？陳氏謂彥昇詩『高視四代』，據其二十篇許詩，與杜甫約一千四百首競爽，何其不倫邪？陳氏謂仲偉『品題，何殊夢語！』實則陳氏偏愛彥昇詩入迷，頗似在迷樓中說夢語耳。

〔八〕陳延傑云：『任昉本傳曰：「昉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爲病。晚

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詞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者，轉爲穿鑿，於是有才盡之談矣。」案序謂『爾來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正其弊也！彥昇詩喜用信、矣二字。



梁左光祿沈約詩〔一〕

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二〕。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三〕。所以不閑於經綸，而長於清怨〔四〕。永明相王〔五〕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之。約於時〔六〕，謝朓未遁，江淹才盡，范雲名級故微〔七〕，故約稱獨步〔八〕。雖文不至，其工麗亦一時之選也〔九〕。見重閭里，誦詠成音〔一〇〕。嶸謂約所著既多，今翦除淫雜〔一一〕，收其精要，允爲中品之第矣〔一二〕。故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也〔一三〕。

〔一〕陳延傑云：『南史曰：沈約，字休文，吳興人，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引爲安西記室。梁臺建，爲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天監九年，轉左光祿大夫，〔卒，〕諡曰隱。』案文選沈休文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詩注引劉璠梁典曰：『沈約，字休文，吳興人，少爲蔡興所知，引爲安西記室。梁興，稍遷至侍中，丹陽尹，建昌侯薨。諡曰隱。』

〔二〕案『五言最優，』對非五言之作而言。據下文『翦除淫雜，收其精要。』則休文五言亦非盡優矣。

〔三〕陳延傑云：『休文樂府諸什，詞麗而意澀，其詩亦危仄，頗似明遠，而清麗過之。』案沈德潛云：『家令詩，較之鮑、謝，性情聲色俱遜一格矣。然在蕭梁之代，亦推大家。以篇幅尚濶，詞氣尚厚，能存古詩一脈也。』（古詩源。）仲偉與休文同時，合休文之詩與言論觀之，謂其取法明遠，當不虛。明遠多樂府之作，休文亦然；明遠『善製形狀寫物之詞。』休文更進而多詠物之作。惟取法明遠，未必足與明遠抗衡。沈氏謂『家令詩，較之鮑、謝，性情聲色俱遜一格。』（休文曾爲太子家令，見本傳。）甚是。惟聲未必遜一格，休文甚重音調也。沈氏謂休文『能存古詩一脈。』宋濂謂明遠『駸駸有西漢風。』（已詳前。）則休文未踰越明遠之疇範，陳氏謂休文詩『危仄似明遠。』明遠之危仄，與險俗有關，休文詩似無險俗之病也。

〔四〕許文雨云：『鄭文焯云：「閑當作嫺。」按此謂休文終非經國才，亦如明遠之「才秀人微，」而有清怨之詞也。』案『閑』非誤字。爾雅釋詁：『閑，習也。』『閑』與『嫺』通，史記屈原傳：『嫺於辭令。』『嫺』亦習也。此所謂『經綸，』乃就文雅之才而言，如評顏延之『是經綸文雅才。』蓋非謂休文非經國之才也。明遠『才秀人微，』難免怨嘆，如其答客、夢歸鄉、歲暮

悲、嘆年傷老諸作，可概見也。休文時遇隆重，歷仕三代，尙何怨邪？而夢見美人、直學省愁臥、春思、翫庭柳，皆清怨之作，蓋仲偉所謂『憲章明遠』與？

〔五〕古直云：『永明相王，謂竟陵王子良。南史曰：時竟陵王招士，約與蘭陵蕭琛、琅琊王融、陳郡謝朓、南郡范雲、樂安任昉等皆游焉。』許文雨云：『文心雕龍時序篇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與此言蕭子良重文，皆著上好之效。』葉長青云：『金樓子說蕃篇：竟陵蕭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好文學，我高祖、王元長、謝玄暉、張思光、何憲、任昉、孔廣、江淹、虞炎、何偁、周顒之儔，皆當時之傑，號士林也。』

〔六〕車柱環校證『約』字屬上爲句。云：『竊疑「約」字本在「等」字上，原文本作「王元長、約等皆宗附之。」鍾書人名下用「等」字，不僅舉一人。如中品序「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卽其例也。此文「之」字，指永明相王而言，卽竟陵王子良也。梁書武帝紀上有云：「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高祖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遊焉。」南史沈約傳有云：「時竟陵王招士。約與蘭陵蕭琛、琅琊王融、陳郡謝朓、南郡范雲、樂安任昉等遊焉。」則此言王元長、沈約等宗附竟陵王，正與史實相符。可證「約」字本在「等」字上也。』案『約』字當屬『於時』讀。岷昔年疏證曾云：『「約於時，」「約」字與下文「故

「約稱獨步」複，疑是衍文。」只是疑詞耳。

〔七〕車柱環云：「『故』，」通志嶸傳引作「尙。」」案「故」猶「尙」也。抱朴子對俗篇引史記龜策傳：「家人移床，而龜故生。」今史記「故」作「尙。」世說新語方正篇：「卿故復憶竹馬之好否？」「故」亦猶「尙」也。

〔八〕古直云：「南史沈約傳曰：「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爲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然則「約稱獨步，」僅永明時耳。」

〔九〕案「至，」猶今言「完美。」下文「翦除淫雜，」指「不至」者而言；「收其精要，」指「工麗」者而言。休文詩，岷最愛其別范安成一首：「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勿言、明日二句，最見深情。與曹植送應氏詩「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並令人反復回味之句。收句本阮籍詠懷。）最見風神，且富情韻。謝朓所謂「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卽此類也。文鏡秘府論二十九種對第二十九「總不對，」亦引此詩（「重持」作「共持，」非），云：「此總不對之詩，如此作者，最爲佳妙。」但就總不對而言，已可見其佳妙。齊、梁詩重排偶，重丹采，絕少例外。仲偉稱休文詩工麗之選，亦不離麗字。此詩通首不對，又無華飾，而風神、情韻俱佳，誠「長於清怨」之

好詩也！又休文古意一首：『挾瑟重臺下，徙倚愛容光，佇立日已暮，戚戚苦人腸！露葵已堪折，淇水未霑裳，錦衾無獨暖，羅衣空自香。明月雖外照，寧知心內傷！』王船山評云：『「明月雖外照，寧知心內傷！」休文得年七十三，吟成數萬言，惟此十字爲有生人之氣。其他如敗鼓聲，如落葉色，庸陋酸滯，遂爲千古惡詩。（下略。古詩評選五。）』何鄙視休文詩之甚也！仲偉於休文雖有微詞，尙不沒其工麗之作也。

〔一〇〕案休文才秀人顯，倡聲病說，非僅影響士流，前序已云：『蜂腰鶴膝，閭里已具。』文鏡秘府論四聲論云：『魏定州刺史甄思伯，一代偉人，以爲沈氏四聲譜不依古典，妄自穿鑿，乃取沈君少時文詠犯聲處以詰難之。』休文詩實已多近律體，懷舊詩九首皆近五律。小詩有全合平仄者。如詠悵：『甲帳垂和璧，螭雲張桂宮，隋珠既吐曜，翠被復含風。』（與唐人五言絕句無異。）無怪『見重閭里，誦詠成音』矣。詩藪外編卷二云：『休文四聲八病，首發千古妙詮，其於近體，允謂作者之聖，而自運乃無一篇。諸作材力有餘，風神全乏。』所論亦太過。

〔一一〕案南史本傳稱約『文集一百卷，皆行於世。』集中文詠自甚多，難免淫雜。詩藪外編卷二：『休文「夕行聞夜鶴」、「晨征聽曉鴻。」當句自犯。』此休文八詠詩之二詠標題，『夜』與『夕』犯，『曉』與『晨』犯也。又遊沈道士館結二句：『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亦躋弱

乏味。

〔一二〕陳延傑云：『詩藪〔外編卷二〕曰：休文諸作，材力有餘，風神全乏。視彥昇、彥龍，僅乃過之。世以鍾氏私憾，抑置中品，非也。』古直云：『南史曰：「鍾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爲評，言其優劣云云，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四庫提要曰：「列約中品，未爲排抑。」案約身參佐命，刼持文柄，其人雖死，餘烈猶存。仲偉迂迴曲折，列之中品，蓋有苦心焉，非特不排抑而已。』案仲偉列休文詩於中品，固未爲抑。然云『約於時謝朓未遑，江淹才盡，范雲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似有諷刺意。

〔二三〕許文雨云：『江、范二評，甫見於前，故連類及之耳。仲偉既評范詩清便，又評沈詞工麗，則范暢而沈密可知。又既評范淺於江，而稱江之筋力成就獨厚，則以工麗見選之沈詩，則亦視江爲較淺矣。』案沈重聲律。其詞自較細密於范。沈『長於清怨，』其意自較淺於總雜之江也。休文詩亦工於鍊字，如游鍾山詩應西陽王赦『君王挺逸趣』之『挺』字，泛永康江『春色犯寒來』之『犯』字，初春『無事逐梅花』之『逐』字，詠箏『秦箏吐絕調』之『吐』字，霜來悲桐落『長枝仰刺天』之『刺』字，皆工而自然。休文詩喜用信、動、竟三字，及帶、拂二字。又喜用矣、哉二虛字。

诗品卷下



漢令史班固〔一〕、漢孝廉酈炎〔二〕、漢上計趙壹詩〔三〕

孟堅才流〔四〕，而老於掌故〔五〕。觀其詠史，有感歎之詞〔六〕。文勝託詠靈芝，懷寄不淺〔七〕。元叔散憤蘭蕙，指斥囊錢〔八〕，苦言切句，良亦勤矣〔九〕。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一〇〕！

〔一〕古直云：『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顯宗時，除蘭臺令史。坐竇憲敗，死獄中。』

案文選班孟堅兩都賦序注引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也。年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史，遷爲郎。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憲敗，固坐免官，遂死獄中。』案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續漢書曰：『固字孟堅，右扶風人。幼有雋才，學無常師，善屬文，經傳無不究覽。』

〔二〕古直云：『後漢書曰：酈炎，字文勝，范陽人。州郡辟命，皆不就。後爲妻家所訟，繫獄死。』

〔三〕古直云：『後漢書曰：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郡舉上計，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家。』

〔四〕吉川幸次郎云：『檢佩文韻府引詩品此條外，另又別引晉書謝萬傳記王羲之與桓溫牋，王氏曾謂「萬才流經通。」又引北史劉懋傳論稱「懋才流識學，見重於世。」可知「才流」一詞，係六朝唐人之用語。（論班固的詠史詩。）案世說新語賢媛篇載晉景王誅許允，欲收殺其子，『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李徽教君亦引末句，斷句誤。）亦用『才流』一詞。孟堅雖才流，而後漢書固傳稱其『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

〔五〕古直云：『應劭漢書注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案謂孟堅精研於史事也。

〔六〕陳延傑云：『班固質木無文，原本古樂府。』許文雨云：『孟堅詠史結句云：「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縈！」詠嘆至深。』案南齊書文學傳，陸厥與沈約書云：『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

主。』(孟堅西都賦：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則詠史亦不失爲精正之作。仲偉於序謂『班固詠史，質木無文。』蓋仲偉甚重文彩也。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六文選第二卷評張景陽詠史云：『詠史者，不過美其事而詠嘆之，藥括本傳，不加藻飾，此正體也。太沖多據胸臆，乃又其變。』蓋孟堅詠史，『有感嘆之詞；』太沖詠史，『得諷諭之致。』一直述史事，一借史事抒懷。一爲正體，一爲變體也。孟堅詠史，不僅詠緹縈一首，尚有詠秋胡妻詩，惜已失傳。北堂書鈔一二二及御覽三四四、八一五中，並引有班固詠史殘詩，前序已有說。班固而後，王粲、阮瑀、張協、左思、盧諶、袁宏、陶潛、鮑照，皆有詠史之作。(唐胡曾有詠史詩百五十首，見全唐詩六四七。周曇有詠史詩八卷。起唐、虞至隋，見全唐詩七二八及七二九。)藝文類聚六九引班固尚有竹扇詩。詩云：『供時有度量，異好有團(一作圓)方。來風堪避暑，靜夜致清涼。』(亦見張溥所輯東漢詩。)吉川幸次郎云：『這四句的語言，頗有後來流行的團扇詩之氣息，其是否確係班固之作，似猶有疑義。』案此四句詩，儼然初唐五言絕句。梁庾肩吾團扇銘云：『班生瞻博，白綺仍傳。』初學記二五云：『班孟堅集有白綺扇之賦。』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班蘭臺集竹扇賦有云：『託御君王供時有，度量異好有圓方，來風辟暑致清涼。』然則所謂竹扇詩，明是後人化孟堅竹扇賦語而成，非孟堅原有是詩也。特附辨於此。

〔七〕陳延傑云：『酈炎見志詩：「靈芝生河洲。」故云。亦頗自負，蓋學古詩焉。』古直云：『「靈芝生河洲，」炎見志詩第二篇也。見後漢書文苑傳。』案文勝『靈芝生河洲』一首結二句：『安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冀使優於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者，皆得稱揚，不致抑塞，所謂『懷寄不淺』也。（杜甫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與此句法相似。）

〔八〕古直云：『壹作疾邪賦，末假秦客、魯生爲詩二篇，有「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被褐懷珠玉，蘭蕙化爲芻。」句，見後漢書文苑傳。』案元叔疾邪詩第一首：『富貴者稱賢。』乃上三下二之拗句，與習見之上二下三句法迥異。曹操善哉行：『守窮者貧賤。』阮籍詠懷詩：『「所憐者誰子？」「賓客者誰子？」「讐怨者誰子？」』韓愈薦士詩：『有窮者孟郊。』諸句皆同例。疾邪詩第二首結二句：『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乃以文爲詩，亦甚特出。陶淵明詩亦往往有類似文句。如有會而作：『餒也已矣夫！』及雜詩十二首之七：『哀哉亦可傷！』並是。詩藪外編卷一云：『趙壹疾邪詩，句格猥凡，漢五言最下者。』岷謂其句格樸質，未落於猥凡也。

〔九〕陳延傑云：『元叔詩似樂府，以俚質勝，然亦淒婉矣。』許文雨云：『仲偉深嘆元叔之詩言苦

句切，故近代王闓運謂「趙壹、程曉，下開孟郊瘦刻一派。」（王志）『案史記商君傳：『苦言，藥也。』說文：『勤，勞也。』疾邪詩『蘭蕙化爲芻。』蓋本離騷『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則元叔詩抑可謂源出楚辭邪？王氏謂『趙壹、程曉下開孟郊瘦刻一派。』夫蘇軾祭柳子玉文云：『郊寒島瘦。』奈何移島於郊邪？

〔一〇〕古直云：『壹詩又云：「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論語（雍也篇）：「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案此當兼引壹詩結二句『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與孔子所謂『命矣夫』有關，且亦更見其困也。

魏武帝〔一〕、魏明帝詩〔二〕

曹公古直〔三〕，甚有悲涼之句〔四〕。叡不如丕，亦稱三祖〔五〕。

〔一〕陳延傑云：『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姓曹氏，諱操，字孟德。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舉孝廉爲郎，遷南頓令，後封魏王，文帝追諡曰武皇帝。』案陳氏引魏志云云，本文選魏武帝樂府二首短歌行李善注。

〔二〕陳延傑云：『魏志曰：明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黃初七年五月卽位。』

〔三〕葉長青云：『論語〔陽貨篇〕：古之愚也直。』

〔四〕陳延傑云：『魏武多悽愴音，得古樂府之遺矣。詩藪外編卷一曰：『魏武雄才崛起，無論用兵，卽其詩豪邁縱橫，籠罩一世，豈非衰運人物！』王士禎曰：『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當從之。』古直云：『如蒿里行云：『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鷄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尤

其悲涼者也。』案文心雕龍樂府篇，稱魏武之『北上衆引，傷羈戍。』（黃叔琳注：『魏太祖苦寒行「北上太行山」云云，通篇寫征人之苦。』）與仲偉謂『悲涼』之意相近。伍叔儼先生談五言詩，於魏武詩有云：『北上一詩，此是文選所錄，義歸翰藻無疑。』雖據昭明『義歸乎翰藻』爲說，然北上詩之古直實遠勝其藻彩。古直之風，不合於南朝好文之習。如魏文雖多鄙質，而有美瞻可翫之篇；應璩雖爲古語，而有華靡可味之製；陶潛雖嘆質直，而有風華清靡之作。故雖降品，猶得居中。若魏武之古直，與南朝風尚迥不相謀，此仲偉所以列之於下品者與？魏武『卻東西門行』一首，亦多悲涼之句。

〔五〕古直云：『三祖，見序中。文心雕龍樂府篇曰：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乎淫蕩（岷案『淫』當作『滔』，『滔』『蕩』，『複語。拙著文心雕龍綴補有說。），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陳延傑云：『明帝原出於王粲，甚有感傷。詩藪外編卷一曰：詩未有三世傳者，既傳而且烜赫，僅曹氏操、丕、叡耳。』案『北上衆引』屬魏武。（上有說。）『秋風列篇』屬魏文。（黃叔琳注：『文帝燕歌行「秋風蕭瑟天氣涼」云云。』）明帝之長歌行、樂府詩（文選作古詞怨歌行。藝文類聚四二作古長歌行，未全引。）並心志搖蕩，發乎哀思之作，頗類古詩之

體。仲偉之意，操、叡並不如丕，故同列下品。唐司空圖詩品，雄渾爲第一。宋敖陶孫臞菴詩評：『魏武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清沈德潛古詩源謂『孟德詩沈雄俊爽，時露霸氣。』）魏武之特受推尊，當在唐以後。其詩氣韻沈雄，實頗具風力。風力雖仲偉所重，然屬魏武四言體，如短歌行、碣石篇之類，非仲偉所品評者也。許學夷詩源辨體四云：『嶸詩品以丕處中品，曹公及叡居下品，今或推曹公而劣子桓兄弟者，蓋鍾嶸兼文質，而後人專氣格也。然曹公才力實勝子桓。』頗有見地。惟謂『鍾嶸兼文質，』嶸固偏重文也。



魏白馬王彪^{〔一〕}、魏文學徐幹詩^{〔二〕}

白馬與陳思答贈^{〔三〕}，偉長與公幹往復^{〔四〕}，雖曰以廷扣鐘^{〔五〕}，亦能閑雅矣^{〔六〕}。

〔一〕古直云：『魏志曰：武皇帝孫姬生楚王彪，字朱虎，封壽春侯。黃初七年，徙封白馬。太和六年，改封楚。』

〔二〕陳延傑云：『魏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中郎將文學。』葉長青云：『幹沒四年之後魏始受禪，不得輒題魏人也。』案文選魏文帝與吳質書注引文章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爲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

〔三〕古直云：『子建贈白馬王彪詩，見文選。初學記十八引曹彪答東阿王詩曰：盤徑難懷抱，停駕與君訣，卽車登北路，永嘆尋先轍。』案陳思贈白馬王彪詩七章，爲聯章體。所謂『情兼雅怨，』

體被文質。』之作。白馬答詩謹四句，疑非全首，真『以筵扣鐘』矣。

〔四〕古直云：『公幹贈偉長詩，見文選。』案〔影宋本〕藝文類聚三十一引魏徐幹答劉楨詩曰：『與子別無幾，所經未及旬，我思一何篤，其愁如三春。雖路在咫尺，難如涉九關。陶陶朱夏別，草木昌且繁。』（馮惟訥古詩紀作答劉公幹詩，丁福保輯三國詩從之。）贈詩情辭深厚，答詩則平平矣。惟偉長室思詩『思君如流水，』爲即目名句，乃仲偉所稱。（見序。）『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四句絕佳。後人擬作甚多。（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六十九雜曲歌辭，收輯劉宋孝武帝至唐張祐擬作凡二十一首。唐張九齡亦有擬作：『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滅清輝。』樂府詩集失收。岷少時亦擬一首：『自君之出矣，膏沐不復施，思君如葵藿，向日無已時。』詩衛風伯兮：『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曹植求通親親表：『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廻光，然終向之者，誠也。』即擬詩所本。附識於此。）其爲挽船士與新娶妻別一首，亦頗近古詩。然則仲偉列偉長於下品，疑弱。王漁洋謂『下品之徐幹，宜在中品。』（帶經堂詩話。）蓋是。

〔五〕古直云：『說苑〔善說篇〕：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節引。）車柱環云：『天中記引「筵」作「筵」，「筵」乃「筵」之隸變。玉篇：「筵，小簪也。」金樓子立

言篇上：「斯蓋以筵撞鐘，以蠡測海也。」天中記引「筵」亦作「筵。」案『筵』當爲『筵，』六朝俗書，从艸、从竹之字不分。漢書東方朔傳：「語曰：以筵撞鐘，豈能發其音聲哉！」文選東方朔答客難『筵』作『筵。』張銑注：「筵，小木枝也。」離騷：「索簞茅以筵簞兮。」王逸注：「筵，小折竹也。」淮南子齊俗篇：「筵不可以持屋。」許慎注：「筵，小簞也。」（卽玉篇所本。）

〔六〕古直云：『魏文帝典論論文曰：「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幹之玄猿、漏卮、員扇、橘賦，雖張、蔡不過。然於他文未能稱是。」亦不許幹詩也。』李徽教云：『漢書疏廣傳：「奉觴上壽，辭禮閑雅。」文選陸士衡文賦：「奏平徹以閑雅。」案呂氏春秋士容篇：「趨翔閑雅。」世說新語賞譽篇注引王隱晉書云：「舉措閑雅。」晉書張載傳：「載性閑雅。」魏文以徐幹比王粲，僅就徐幹之賦而言。文心雕龍才略篇：「徐幹以賦、論標美。」（論，指中論。）亦不稱其詩。

魏倉曹屬阮瑀^{〔一〕}、晉頓丘太守歐陽建^{〔二〕}、晉文學
應璩^{〔三〕}、晉中書令嵇含^{〔四〕}、晉河內太守阮侃^{〔五〕}、
晉侍中嵇紹^{〔六〕}、晉黃門棗據詩^{〔七〕}

元瑜、堅石七君詩，並平典不失古體^{〔八〕}。大檢似^{〔九〕}，而二嵇微優矣^{〔一〇〕}。

〔一〕古直云『魏志王粲傳曰：陳留阮瑀，字元瑜。太祖以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徙爲倉曹掾屬。』案文選阮元瑜爲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注引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爲司空，召爲軍謀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倉曹屬，卒。』文章志曰：「陳留人也。」

〔二〕陳延傑云：『晉書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辟公府，歷山陽令、尚書郎、馮翊太守，甚

得時譽。及遇禍，莫不悼惜之。』古直云：『史不言建爲頓丘太守，惟隋志亦云：晉頓丘太守歐陽建集。與詩品合。』案文選歐陽堅石臨終詩注引王隱晉書曰：『石崇外生歐陽建，渤海人也。爲馮翊太守。趙王倫之爲征西，撓亂關中，建每匡正，不從私欲，由是有隙。及乎倫篡立，勸淮南王允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行斬刑。』又引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三〕古直云：『魏志曰：「應瑒爲五官將文學。瑒弟璩，官至侍中。」此已誤瑒爲璩，又誤魏爲晉也。魏志曰：「汝南應瑒，字德璉，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車柱環云：『吟窗雜錄本應璩作應瑒，與梁文紀本同。此以作應瑒爲正，當稱「魏文學應瑒。」』並當列在「晉頓丘太守歐陽建」前。』案作應瑒是。文選應德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一首注引魏志曰：『汝南應瑒，字德璉，太祖辟爲丞相掾屬，後爲五官將文學，卒。』文心雕龍才略篇：『應瑒學優以得文。』（得猶能也。）

〔四〕古直云：『晉書曰：「嵇含，字君道，舉秀才，除郎中，轉中書侍郎。劉弘表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爲弘司馬掩殺。」案史不言含爲中書令，隋志亦云廣州刺史嵇含集。仲偉稱「中書令，」殆誤也。』陳延傑云云：『晉書曰：嵇含，字君道，紹從子。（下略）』案含爲紹從子，

則下『晉侍中嵇紹，』當列在『晉中書令嵇含』前。

〔五〕古直箋本河內作河南。云：『丁仲祐全三國詩引陳留志曰：「阮侃，字德如，尉氏人，魏衛尉卿阮共之子，有俊才，而飭以名理。風儀雅潤。與嵇康爲友。仕至河內太守。」』隋志晉山濤集下注云：「梁有阮侃集五卷，錄一卷，亡。」案吟窗雜錄本阮侃作阮侃，侃，俗侃字。世說新語賢媛篇注引陳留志名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仕至衛尉卿。少子侃，字德如，有俊才，而飭以名理。風儀雅潤。與嵇康爲友。仕至河內太守。」蓋丁氏引陳留志云云所本，陳留志稱『河內太守，』古箋本正文作河南，非。葉長青集釋本正文既作河南，並改陳留志之河內爲河南以相應。幾不能辨其非矣。

〔六〕陳延傑云云：『晉書曰：嵇紹，字延祖，康之子也。累遷散騎常侍。趙王倫篡位，署爲侍中。惠帝敗於蕩陰，遂被害。』

〔七〕陳延傑云云：『今書七志曰：「賈據，字道彥，潁川人。弱冠，辟大將軍府，遷尚書郎。」賈充爲伐吳都督，請爲從事中郎。軍還，徙黃門侍郎，遷中庶子，卒。」古直云：『晉書曰：賈據，字道彥，潁川長社人。賈充伐吳，請爲從事中郎。徙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太康中，卒。」案陳氏引今書七志云云，本文選賈道彥雜詩一首注。

〔八〕陳延傑云：『元瑜甚有懷寄，亦原於古詩。堅石臨終詩甚哀楚，似王仲宣。二嵇學徐幹，微傷整齊。德如答嵇康詩，興託不奇，亦得叔夜一體。道彥詞兼雅怨，蓋得力陳思焉。』許文雨云：『此評七君詩爲「古體」，蓋對張華、陸機等之新體而言。大抵在晉初，二派之勢力足以抗衡，及江左則張、陸派占優勢矣。』案『平典』猶『平實』，與『典雅』之『典』蓋有別。所謂『古體』，蓋指漢、魏詩，大抵質勝於文，七君詩猶存此體。元瑜有詠史詩二首，一詠三良（奄息、仲行、鍼虎），一詠荆軻。陶淵明亦有詠三良及詠荆軻詩，略受元瑜詩影響。元瑜駕出北郭門行、雜詩二首、七哀詩、隱士詩，似皆原於古詩。張溥阮元瑜集題詞：『悲風涼日，明月三星，讀其諸詩，每使人愁。』就其雜詩第一首『臨川多悲風』而言也。元瑜詩列下品，疑弱。歐陽堅臨終詩詞雖平典，情極淒酸。其中警句。如『不涉太行險，誰知斯路難！』與張華情詩『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相似。德璉詩如公譙、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及別詩二首，皆平典從古詩出。張溥應德璉休璉集題詞：『詩雖比肩，亦覺百一爲長。』謂德璉詩不如弟休璉，頗符仲偉分列中、下品之意。德如答嵇康二首，殊富情致。道彥雜詩及失題詩（藝文類聚九十），並多感怨。君道悅晴及伉儷二詩，略具辭彩。悅晴一首，且見氣象。『朝霞炙瓊樹』句，『炙』字極佳。惟書鈔百五十五引君道登高詩：『七月有七日，蠢動思登高，顯首稀乾精，方類自相招。』

（遂欽立晉詩輯存。）則甚平平，疑非全首。延祖贈石季倫一首，平淡類道家言。

〔九〕葉長青云：『猶言「大較一揆。」』吳志步騭傳：「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趨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陳延傑云：『余藏明鈔本詩品「大檢似」作「大抵相似。」』車柱環云：『吟窗雜錄本作「大抵相似。」疑意改，以求文意易明耳。』案『大檢似，』即『大抵相似』之意。步騭傳之『大檢，』亦猶『大抵』也。（四者，彼上文有說。）

〔一〇〕古直云：『嵇紹詩，今存贈石季倫一首。嵇含詩，今存「悅晴、伉儷」二首，就所存觀之。殊不見其優。』案就所存觀之，嵇含詩似優於嵇紹。元瑜詩蓋亦較紹爲優。二嵇微優於五君，殊難比定。

晉中書張載〔一〕、晉司隸傅玄〔二〕、晉太僕傅咸〔三〕、
晉侍中繆襲〔四〕、晉散騎常侍夏侯湛詩〔五〕

孟陽詩，乃遠慙厥弟〔六〕，而近超兩傳〔七〕。長虞父子，繁富可嘉〔八〕。孝沖〔九〕雖曰後進，見重安仁〔一〇〕。熙伯挽歌，惟以造哀耳〔一一〕。

〔一〕陳延傑云：『晉書曰：張載，字孟陽，武邑人。有才華，起家拜著作郎。長沙王乂請爲記室督，拜中書侍郎，稍遷領著作，遂稱疾，告歸，卒於家。』古直云：『晉書曰：張載，字孟陽，安平人。長沙王乂請爲記室督，拜中書侍郎。載見世方亂，無復仕進意，遂稱疾篤告歸，卒。』案文選張孟陽七哀詩二首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有才華，起家拜著作佐郎，稍遷領著作。遂稱疾抽簪告歸。卒於家。』陳氏注蓋兼采臧榮緒晉書。

〔二〕古直云：『晉書曰：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州舉秀才，累遷至司隸校尉，卒。』案文選傅休奕雜詩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傅玄，字休奕，北地人。勤學，善屬文。州舉秀才，稍遷至司隸校尉，卒。』

〔三〕古直云：『晉書曰：「傅玄，字咸，字長虞。拜太子洗馬，累遷至司隸校尉，卒。」』案文選傅長虞贈何劭王濟一首注引王隱晉書曰：『傅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舉孝廉，拜太子洗馬，後爲司隸校尉，薨。』

〔四〕古直云：『魏志劉劭傳曰：「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官至尚書光祿勳。」』注引文章志曰：「襲，字熙伯，歷仕魏四世，正始六年卒。」案仲偉云「晉侍中，」誤。』李徽教云：『世說新語語篇劉孝標注引文章敘錄曰：襲字熙伯，東海蘭陵人。有才學，累遷侍中、光祿勳。』楊祖聿云：『繆襲終於魏，當云「魏侍中。」』吟窗雜錄本正作「魏侍中。」』案文選繆熙伯挽歌詩注：『文章志曰：「繆襲，字熙伯。」』魏志曰：「襲，東海人，有才學，多所敘述，官至尚書光祿勳。」』晉侍中繆襲，』當作『魏侍中繆襲。』且當列在『晉中書張載』前。

〔五〕陳延傑云：『晉書曰：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泰始中，舉賢良，拜郎中。惠帝卽位，爲散騎常侍，卒。』案潘安仁夏侯常侍誄云：『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選爲太子僕，未

就命而世祖崩。天子以爲散騎常侍。』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文士傳曰：『湛字孝若，譙國人，魏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有盛才，文章巧思，善補雅詞，名亞潘岳。』

〔六〕古直云：『三張並稱，惟亢遠遜孟陽，七哀亦何慚於厥弟邪？文心雕龍才略篇曰：「孟陽、景陽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弟之文也。」庶幾篤論。』陳延傑云：『孟陽學王粲，所作七哀詩，亦驚絕矣。』案張溥張孟陽景陽題詞：『晉代文人有二陸三張之稱。三張者，孟陽載、景陽協、季陽亢也。季陽才藻不逮二昆，景陽文稍讓兄，而詩獨勁出。蓋二張齊驅詩文之間，互有長短。』此論甚公。劉彥和謂二張才綺相埒，兼詩文言之也。仲偉謂孟陽遠慚厥弟，僅就詩而言也。孟陽七哀詩固佳，登成都白菟樓、贈虞顯度、招隱詩，並不弱。仲偉極推尊景陽詩，稱爲『曠代之高手。』故卑視乃兄耳。唐詩紀事二十七：『高仲武云：昔孟陽之與景陽，詩德無慙厥弟，協居上品，載處下流！』蓋爲載鳴不平邪？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五云：『張孟陽五言篇什不多，體雖未入俳偶，語雖未見雕刻，然氣格不及太沖，詞彩遠慚厥弟，太康諸子，載獨居下。』申仲偉說也。

〔七〕許文雨云：『傅氏父子，或擅樂府詩，不免擬漢、魏而拙；或類道德論，不免貽平典之譏。是孟陽才華，固可過之。』案文心雕龍才略篇：『傅玄篇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中。並

楨幹之實才，非羣華之韓萼也。』蓋謂兩傳短於才華，其詩自遜於孟陽矣。詩源辯體云：『傅玄樂府諸篇，如惟漢行、秦女休行等，諸極鄙陋。』（秦女休行乃雜言。）然如玄雜詩三首之一，『志士苦日短，愁人知夜長』云云，實情深詞秀之作也。

〔八〕古直云：『晉書曰：「傅玄文集百餘卷，行於世。」隋志：「傅咸集十七卷，梁三十卷。」可謂繁富矣。』案張溥傳中丞集題詞：『休奕四部六錄，文集百餘，湮闕者多。長虞著述不富，傳文亦與父埒。爲彪爲固，不能短長其間。』仲偉謂謝靈運『頗以繁富爲累。』乃專就其詩而言。與此謂兩傳之『繁富可嘉，』總括其文集而言。

〔九〕古直云：『晉書曰：「湛弟淳，字孝沖。」此誤以弟字爲兄字。』案孝沖，疑本作孝若，蓋後人聯想及孝沖，傳鈔而誤。仲偉既評孝若詩，諒不致誤兄字爲弟字也。

〔一〇〕古直云：『世說文學篇曰：「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風詩。』文選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夏侯湛，美容儀，才華富盛，與潘岳友善，時人謂之連璧。」許文雨云：『周詩係四言，於本書爲例外，故仲偉隱其篇歟？』李徽教云：『世說新語容止篇：「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名，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案張溥夏侯常侍集題辭：『周詩上續白華，志猶東哲補亡。安仁誦之，亦賦家風。友朋具爾，殆文以情』

生乎？」安仁稱許孝若周詩，周詩乃四言。詩品不評四言，蓋借此以明孝若之見重耳。

〔一一〕古直云：『熙伯挽歌，見文選。李善注引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戶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此歌以寄哀音焉。」毛詩〔小雅四月〕曰：「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案熙伯挽歌，造哀而有勁氣。結二句：『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可驗也。陶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之八，起二句：『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蓋本之。

晉驃騎王濟〔一〕、晉征南將軍杜預〔二〕、晉廷尉孫

綽〔三〕、晉徵士許詢詩〔四〕

永嘉以來，清虛在俗〔五〕，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言〔六〕。爰泊江表，玄風尙備〔七〕。眞長〔八〕、仲祖〔九〕、桓、庾諸公〔一〇〕猶相襲〔一一〕。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一二〕。

〔一〕陳延傑云：『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有雋才，起家中書郎，終太僕。』古直云：『晉書曰：王渾子濟，字武子，仕至侍中卒，追贈驃騎將軍。』案陳氏所引晉諸公贊，見世說新語言語篇注。注又引晉陽秋曰：『王濟，豪俊公子。』

〔二〕陳延傑云：『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起家拜尙書郎，稍遷至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吳，加位特進，薨。』

〔三〕陳延傑云：『晉書曰：孫綽，字興公，太原人，爲章安令，稍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尋轉廷尉卿，卒。』案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中興書曰：『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文選孫興公遊天臺山賦注亦引何法盛晉中興書云：『孫綽，字興公，太原人也。爲章安令，稍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尋轉廷尉卿，卒。於時才筆之士，綽爲其冠。』陳氏所引晉書，蓋本晉中興書。

〔四〕古直云：『世說注引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高陽人。辟司徒掾，不就，卒。』案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衆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擬許徵君自序注引晉中興書曰：『高陽許詢，字玄度，寓居會稽。司徒蔡謨辟，不起。詢有才藻，善屬文，時人皆欽愛之。』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續晉陽秋亦云：『詢有才藻，善屬文。』

〔五〕案漢書敘傳上：『夫嚴子者，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世說新語言語篇：『周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濊日去耳。』此則謂自永嘉以來，清虛之言，已爲世俗所貴矣。

〔六〕古直云：『杜預詩不傳。王濟詩今存華林園詩四言一首。考後漢書仲長統述志詩云：「大道雖

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繚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氣爲舟，微風爲柁，翱翔太清，縱意宏治。」則清虛之俗，漢末已開其端，正始而後，茲風遂熾。仲偉以爲始於「永嘉以來，」其見稍後。」案王濟詩今存平吳後三月三日華林園四言一首之外，遂欽立晉詩卷二，從書鈔、初學記更輯存從事華林詩四句，及魏書三十六李順傳附騫傳釋情賦注引王武子詩四句。又據文選二十三「顏延年」拜陵廟詩注引王武子答何劭詩：「計終收遐致，發軌將先起。」五言二句。惟皆無道家意趣。其『貴道家言』之詩，蓋已失傳。三國志魏志注引魏氏春秋曰：『太原王濟，好言老、莊。嘗言弼老注，所悟者多。』既『好言老、莊。』則其詩自不少。『貴道家言』者矣。杜預詩失傳。春秋經傳集解隱第一孔穎達疏引王隱晉書曰：『預知謀深博，明於治亂。』是當有超俗之見。自亦有『貴道家言』之詩也。古氏引仲長統述志詩云云，乃長統述其一己之志，不能以爲『清虛之俗，漢末已開其端。』

〔七〕陳延傑云：『雕龍「明詩篇」曰：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無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古直云：『已詳序中。』

〔八〕陳延傑云：『劉尹別傳曰：惔字真長，沛國蕭人。有雅裁，雖筆門陋巷，晏如也。歷司徒左長

史、丹陽尹。爲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古直云：『晉書曰：劉惔，字眞長，尤好老、莊，任自然趣。』案陳氏引劉尹別傳云云，本世說新語德行篇注。

〔九〕陳延傑云：『王長史別傳曰：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逸不羣。弱冠檢尚，風流雅正，外絕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掾、中書郎。』古直云：『晉書曰：王濛，字仲祖，與劉惔齊名，友善，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焉。』案陳氏引王長史別傳云云，本世說新語言語篇注。（『放逸』本作『放邁。』）

〔一〇〕陳延傑云：『桓玄、庾闡也。世說文學篇注引晉安帝紀曰：「玄文翰之美，高於一世。」晉書曰：「仲初之文，風流可尚。」』古直云：『晉書曰：「簡文帝爲會稽王時，嘗與孫綽商略諸風流人物。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又曰：「桓溫嘗問惔：『會稽王談更進邪？』」惔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惔曰：『故在我輩。』」又曰：「庾亮善談論，性好莊、老。」以此證之，知桓、庾乃指桓溫、庾亮諸人也。』案桓、庾，陳氏以爲『桓玄、庾闡。』古氏以爲『桓溫、庾亮諸人。』是否兼指桓溫、桓玄、庾亮、庾闡，未知仲偉本意。桓溫詩今存八陣圖五言一首，非恬淡詞。桓玄詩今存登荆山四言及南林彈五言各一首，五言亦無恬淡意。庾亮詩無考。庾闡詩，丁福保、逸欽立晉詩中

所輯頗多，其衡山詩：『寂坐挹虛恬。』則誠似清虛恬淡之士矣。御覽七引庾闡詩：『玄景如映壁（壁），繁星如散錦。』丁、遼二氏並失收。（前序有說。）

〔一一〕陳延傑云：『明鈔本「相」下有「祖」字。』車柱環云：『吟窗雜錄本「襲」上有「祖」字，與陳藏本同。據晉書及世說新語，濛、惔二人，齊名友善，又與桓、庾諸人同時，則此諸人不至於相祖襲，明矣。此云「相襲」，言彼此呼應，造成玄虛之作風也。中品應璩之祖襲魏文，此品謝超宗諸人之祖襲顏延，其例與此迥異，固不可固視並論。「襲」上有「祖」字，蓋相、祖形近，而聯想祖襲字而衍。』案『襲』上有『祖』字，或涉上文仲祖字而衍，亦未可知。如此文原有『祖』字，則『眞長、仲祖、桓、庾諸公猶相祖襲。』謂此諸公相與祖襲玄風，非謂此諸人相互祖襲，亦是一解。世說新語文學篇：『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謂『轉相祖尚』郭璞也。『祖尚』與此『祖襲』義符。

〔一二〕古直云：『孫綽詩今存十一首，內五言三首，餘皆四言。如云：「大樸無象，鑽之者鮮，玄風雖存，微言靡演。邈矣哲人，測深鉤緬，誰謂逍遙，得之無遠。」皆所謂「恬淡之詞」也。世說文學篇曰：「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案藝文類聚六十九引許詢竹扇詩曰：「良工眇芳林，妙思觸物騁，篋疑秋蟬翼，團取望舒景。」初學記二十八引許詢詩曰：「青

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詢詩傳者止此。其清虛恬淡之詞，妙絕時人之作，不可見矣。又案世說排調篇曰：「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是興公自以爲詩勝玄度也。」案莊子天道篇：『夫虛無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又見刻意篇。）『孫、許善恬淡之詞，』序所謂『平典似道德論』也。張溥孫廷尉集題辭：『碧玉二歌，亦胡姬十五、桃葉渡江之類，未免有情，正謂此爾。右軍蘭亭雅集，與公與兄承公各有詩篇，一吟一詠，誠非許掾所及。』孫綽有五言情人碧玉歌二首。蘭亭詩二首，一爲四言，一爲五言。古氏謂『孫綽詩今存十一首，內五言三首，餘皆四言。』乃就丁福保所輯者而言。惟所謂『五言三首。』蓋指秋日一首，及碧玉歌二首。又蘭亭詩二首，一首爲五言，乃古氏所忽。丁氏所輯，孫詩，五言實四首也。遂欽立所輯孫詩，五言尙有二首。書鈔百五十四、杜公瞻編珠一引孫詩云：『迢迢（一作超超）雲端月，的爍霞間星。清商（一作霜）激西牖，澄景至（一作燭）南櫺（一作楹）。』御覽三百五十九引孫詩曰：『野馬閑於羈，澤雉屈於樊，神王自有所，何爲人世間！』御覽所引，亦『恬淡之詞』也。（『人世』本作『人事。』）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云：『世說甚重許玄度，而不謂能詩。孫興公云：「一吟一詠，許當北面。」（世說排調篇。）然詢詩有「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初學記二十八引之。）

儼是唐律。又晉人稱玄度五言妙絕，（世說文學篇。）則許當亦文士，非止清談者。『古氏論許詢詩，似本詩藪說。許詩『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藝文類聚八十八亦引之。見遂欽立所輯。文選三十一雜體詩注引許農里詩云：『亹亹玄思得，濯濯情累除。』（六臣本注引作農理詩。）亦遂君所輯。二句亦『恬淡之詞』也。

晉徵士戴逵詩〔一〕

安道詩，雖嫩弱，有清工之句〔二〕。裁長補短〔三〕，袁彥伯之亞乎〔四〕，逵子顒〔五〕，亦有一時之譽〔六〕。

〔一〕古直云：『晉書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累徵不就，卒。」案逵詩今不傳。隋志：「晉徵士戴逵集九卷。注云：殘缺。梁十卷，錄一卷。」』案世說新語雅量篇注引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爲劉眞長所知。性甚快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燕，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高尚之稱。』

〔二〕車柱環云：『工猶巧也。淮南子覽冥篇：「世皆以爲巧。」御覽八九六引巧作工，卽其證。後鮑令暉詩評語有云：「往往嶄絕清巧。」與此言「清工」同意。』案顏氏家訓文章篇：『一事慙

當，一句清巧。』又云：『何遜詩，實爲清巧。』並與此言『清工』同旨。

〔三〕葉長青集釋：『馮振案：「絕長補短。」見孟子（滕文公篇）。』

〔四〕許文雨云：『彥伯泛渚遊吟，脫去凡俗；安道不爲王門伶人，可稱放達。仲偉以戴擬袁，亦有是意歟？』案袁列中品，袁之亞，戴自當居下品矣。

〔五〕李徽教云：『宋書隱逸戴顓傳：戴顓，字仲若，譙郡銓人也。父逵，兄勃，並隱遯，有高名。』

〔六〕『安道詩』以下三十字。許文雨講疏云：『各本均脫評語，今據對雨樓叢書本引吟窗雜錄補入。』葉長青集釋本從許說補此三十字。案『晉徵士戴逵』後，無涉及戴逵之評語，當有脫文。對雨樓叢書本跋文，稱陳學士吟窗雜錄本有評語『安道詩』云云，三十字，差與仲偉之言相近，然是否詩品之舊，未敢遽斷，姑亦補錄於此。

晉東陽太守殷仲文詩〔一〕

晉、宋之際，殆無詩乎〔二〕！義熙中，以謝益壽、殷仲文爲華綺之冠〔三〕，殷不競矣〔四〕。

〔一〕陳延傑云：『晉陽秋曰：殷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爲驃騎行參軍。以桓玄之姊夫，玄僭立，用爲長史。帝反正，出爲東陽太守。』古直云：『晉書曰：殷仲文，南蠻校尉覲之弟。桓玄將爲亂，以爲侍中。玄敗，投義軍，仕至東陽太守，後以謀反伏誅。』案世說新語黜免篇：『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注引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爲東陽，愈憤怨，乃與桓胤謀反，遂伏誅。』陳氏所引晉陽秋云云，本文選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注。世說新語文學篇云：『殷仲文天才宏瞻，而讀書不甚廣博。傅亮嘆曰：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才不減班固。』（余嘉錫箋疏引李慈銘云：案晉書殷仲文傳作謝靈運語。）注引續晉陽秋曰：『仲文雅有才藻，著文數十篇。』

〔二〕許文雨云：『仲偉以詩至晉、宋之際，建安風力已盡，殆如朝華已謝，而夕秀未振，故云無詩。』案晉、宋之際，最著之詩人，如陶淵明、謝靈運、顏延之、鮑照諸賢，皆仲偉所稱道者，何以謂『無詩』乎？或仲偉故作反語，蓋義熙中居然以謝、殷二人爲華綺之冠，是晉、宋之際恐無詩可言矣。

〔三〕古直云：『諸家多以殷、謝並舉，如宋書〔謝靈運傳論〕云：「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南齊書〔文學傳論〕云：「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清新，得名未盛。」文心雕龍〔才略篇〕云：「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之閒情。」皆是。殷詩除文選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外，止存送東陽太守六句，見藝文類聚二十九。』李徽教云：『梁簡文帝昭明太子集序：「揚華綺於心極。」』案仲偉與諸家皆以殷、謝並舉。世說新語黜免篇注引晉安帝紀曰：『殷仲文自以名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混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今比肩同列，常怏怏自失。』是殷於名位尚羞與謝並稱也。殷詩，遂欽立據文選六十齊陵文宣王行狀注，尚輯存入刻詩『野人雖云隔，超悟必有比。』二句。

〔四〕葉長青集釋：『馮振案：「左傳（襄十八年）：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案吟窗雜錄本標題『晉東陽太守殷仲文』後，所品之人，復有『晉謝琨。』乃各本所無。此三字

不當有。蓋仲偉明謂義熙中雖以謝、殷爲華綺之冠，而殷實非謝比。正見其列謝於中品，降殷於下品之由。而淺人徒見評語中以謝、殷連稱，以爲所品之人，亦當以謝、殷並舉，遂於『晉東陽太守殷仲文』後，妄增『晉謝琨』耳。至於『晉謝琨』，又『晉謝混』之譌。（中品評『宋僕射謝混詩』誤晉爲宋。彼文有說。）山堂考索引此『晉東陽太守殷仲文』後，已有『宋謝混』三字，則此文之竄亂，由來久矣。許文兩講疏本於『晉東陽太守殷仲文』上補『晉謝混』三字。云：『混名已見中卷，此據對雨樓叢書本補。亦猶應璩見中卷並見下卷之例。中卷因宣遠連及，此復連及仲文耳。』檢對雨樓叢書本跋文，稱『晉東陽太守殷仲文』後，吟窗雜錄本復有『晉謝琨』之字。許氏改琨爲混，固是。然此三字在『殷仲文』下，不在『晉東陽』上也。且此三字實不當有。許氏謂『混名已見中卷，猶應璩見中卷並見下卷之例。』夫下卷之應璩，實應璩之誤，前已有說，非有一人二品之例。許氏又謂『中卷因宣遠連及，此復連及仲文。』不知中卷謝瞻（宣遠）、謝混連及，由二人品第相同；此以謝、殷連及，而『殷不競』，正由其品第不同，亦非同一例也。

宋尚書令傅亮詩〔一〕

季友文，余嘗忽而不察。今沈特進撰詩〔二〕，載其數首〔三〕，亦復平美〔四〕。

〔一〕陳延傑云：『晉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爲中書郎。宋武帝受禪，加尚書僕射。元嘉三年誅。』案世說新語識鑒篇注引丘淵之文章錄曰：『亮字季友，歷尚書令、左光祿大夫。元嘉三年，以罪伏誅。』文選傅季友爲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注引沈約宋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也。博涉文史，尤善文辭。初爲建威參軍，稍遷至散騎常侍。後太祖收亮付廷尉，伏誅。』

〔二〕古直云：『隋志有「沈約撰集鈔十卷。」或卽此書也。』車柱環云：『雜錄本「撰」作「選，」古通。』案『撰詩』卽『選詩。』昭明文選亦題昭明太子撰也。

〔三〕古直云：『傅亮詩今存四首。』案傅詩今存四言從武帝平閩中及從征二首。五言『奉迎大駕道路賦詩』（本三首存其一。）及冬至二首。冬至詩僅存『星昴殷仲冬，短晷窮南陸，柔荔迎時

萋，芳芸應節馥。』四句。

〔四〕陳延傑云：『季友奉迎大駕道路賦詩，平直無可采。』許文雨云：『王船山評選傅亮從征四言云：「平淨。」亦猶仲偉之旨。』案仲偉所謂『平美』，乃就傅五言而言。彼於傅詩，常忽而不察，及見其數首，殊有『平美』之感。蓋自以爲不應忽而不察也。「平美」者，尙美也。後評王巾、二卞詩：『去平美遠矣。』是遠超乎平美也。今觀傅五言奉迎大駕道路賦詩一首，辭懷悔懼，意在抑省，實平美之作。宋書、南史亮傳，並謂此篇『有悔懼之辭。』

宋記室何長瑜〔一〕、〔宋太守〕羊曜璠詩〔三〕

才難，信矣〔三〕！以康樂與羊、何若此〔四〕，而二人文辭，殆不足奇〔五〕。

〔一〕陳延傑云：『宋書曰：何長瑜，東海人。初爲謝方明所致，教子惠連，與靈運、荀雍、羊璿之共爲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後爲臨川義慶記室參軍。』

〔二〕陳延傑云：『名璿之，太原人，見謝靈運傳。』古直云：『宋書謝靈運傳曰：「東海何長瑜，教惠連讀書，靈運以爲絕倫。謂方明曰：『長瑜當今仲宣，而給（飴）以下客之食。』」載之而去。璿之，字曜璠，臨川內史。爲司空竟陵王誕所遇，誕敗，坐誅。長瑜文才之美，亞於惠連，璿之不及也。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廬陵王鎮尋陽，以長瑜爲南中郎行參軍，掌書記之任。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隋志：「何長瑜集八卷，亡。」案長瑜詩，靈運傳載其序義慶州府僚佐四句曰：「陸展染白髮，將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

出。」又藝文類聚五十六引其離合詩曰：「宜然悅今會，且怨明晨別。肴蔌不能甘，有難不可雪。」曜璠詩隻字不傳。『車柱環云：『據詩品標題例，又考宋書謝靈運傳，曜璠曾爲臨川內史，則此文「羊曜璠」上當有「宋內史」三字。』案仲偉於『內史』，通稱『太守』，如上品謝靈運爲臨川內史，而仲偉稱『臨川太守』。中品陸雲爲清河內史，而仲偉稱『清河太守』。則此羊曜璠亦曾爲臨川內史，標題『羊曜璠』上或本有『宋太守』三字，姑補之以存疑。

〔三〕李徽叡云：『論語泰伯篇：「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文心雕龍才略篇贊：「才難，然乎！」』
〔四〕案『與』猶『譽』也。廣雅釋詁：『與，譽也。』『康樂與羊、何若此。』猶言『康樂譽羊、何若此』也。羊、何並康樂之友，康樂譽『長瑜當今仲宣』。仲偉由何並及羊耳。

〔五〕陳延傑云：『謝靈運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一首，固知羊、何能詩也。』案仲偉於康樂之詩，揄揚備至。而於康樂贊譽之友，謂其『文辭殆不足奇。』於序又謂『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則仲偉亦自有其不苟同之見矣。沈約云：『長瑜文才之美，亞於惠連，雍、璠之不及也。』（謝靈運傳。）荀雍、璠之不及元瑜，元瑜不及惠連。則康樂謂『長瑜當今仲宣。』未免溢美。又『才難』以下二十一字，據吟窗雜錄本補。是否詩品之舊，未敢遽斷。姑識之以存疑。

宋詹事范曄詩〔一〕

蔚宗詩〔二〕，乃不稱其才〔三〕，亦爲鮮舉矣〔四〕。

〔一〕古直云：『宋書曰：「范曄，字蔚宗，順陽人。仕至太子詹事。徐湛之表曄逆謀，伏誅。」案范曄詩今存二首。』

〔二〕案『蔚宗詩』三字，姑據吟窗雜錄本補。

〔三〕案『乃』猶『固』也。（孟子梁惠王篇：『是乃仁術也。』『乃』亦猶『固』也。）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序，稱蔚宗後漢書『比類精審，屬詞麗密，極才人之能事。』而其詩『乃不稱其才。』班固亦然。蓋史重才，而詩重情也。世說新語容止篇：『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稱。』『才不稱，』猶此言『不稱其才』也。

〔四〕古直云：『「鮮舉」當爲「軒舉」，「形近音近而譌也。世說容止篇曰：「林公道王長史：斂衿

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葉長青云：『曹植與楊德祖書曰：「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在世說新語前。又或本「鮮」作「尠」。」案「尠」，俗「尠」字。說文：「尠，是少也。」「鮮」與「尠」通。「舉」通作「與」，論語公冶長篇：「吾與汝弗如也。」皇侃疏引秦道賓曰：「爾雅云：與，許也。」「鮮舉」，蓋謂少所稱許也。文選選蔚宗樂游應詔詩一首，則亦有可稱者。古氏謂「鮮舉」當爲「軒舉」，可備一解，庾信周上柱國齊王憲神道碑：「風神軒舉，」亦用「軒舉」一詞。惟「軒」譌爲「鮮」，只是臆說，無確證。

宋孝武帝〔一〕、宋南平王鑠〔二〕、宋建平王宏詩〔三〕

孝武詩〔四〕，雕文織綵，過爲精密〔五〕。爲二藩希慕〔六〕，見稱輕巧矣〔七〕。

〔一〕陳延傑云：『宋書曰：武帝諱駿，字休龍，文帝第三子，封武陵王。元凶劭弑逆，舉兵誅劭，遂卽帝位。』

〔二〕古直云：『南史曰：南平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

〔三〕古直云：『南史曰：建平簡宣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

〔四〕許文雨云：『隋志：『宋孝武集二十五卷，梁三十一卷，錄一卷。』』

〔五〕古直云：『南史王儉傳曰：『宋孝武好文，天下悉以文采相尙。』文心雕龍時序篇曰：『孝武多才，英采雲構。』案孝武詩如「層峯亘天維，曠渚綿地絡，逢臬列神苑，遭壇樹仙閣，松磴含青暉，荷源煜彤爍，川界泳游鱗，巖庭響鳴鶴。」皆雕織之極者。』陳延傑云：『宋武帝原於

徐幹，故尚詞采。』案『爲』猶『於』也，謂『過於精密』也。古氏所引孝武詩，見遊覆舟山一首。（『松磴含青暉』以下四句，據葉長青集釋所引古箋補。）『巖庭響鳴鶴。』『響』字絕佳。書鈔一三〇引桓玄佚句：『鳴鶴響長阜。』謝靈運登池上樓句：『飛鴻響遠音。』謝惠連泛湖歸出樓中望月：『悲猿響山椒。』已用『響』字。謝莊句：『秋槐響寒音。』（北宅秘園。）王維句：『千山響杜鵑。』（送梓州李使君。）又『雉鳴響幽谷。』（晦日遊大理韋卿城南別業。）林逋句：『秋階響松子。』（翠微亭。）『響』字或狀之於鳥，或狀之於木，皆佳。至如沈約句：『遠林響咆獸。』（被褐守山東。）『咆獸』而言『響』，似不相稱。孝武登作樂山及濟曲阿後湖二首，亦雕織精密之作。復有擬徐幹室思詩：『自君之出矣，金翠闇無精，思君如日月，回還晝夜生。』（玉臺新詠作許瑤之詩。）陳氏謂孝武詩原於徐幹，或以此。惟徐幹詩不以詞采勝。

〔六〕陳延傑云：『鑠情辭並茂，是學士衡擬古者。宏詩已佚。』古直云：『鑠詩以擬古爲佳，似學士衡，不出孝武也。南史曰：『休玄少好學，有文才，擬古三十餘首，時人以爲亞迹陸機。』金樓子：『劉休玄擬古詩，時人謂陸士衡之流。余謂勝乎士衡。』休玄擬古，今存四首，休度詩佚。隋志：『宋建平王休度集十卷。』新唐志：『宋建平王宏集十卷。』案古氏謂『休玄擬古，』

今存四首。』蓋指擬行行重行行、擬明月何皎皎、擬孟冬寒氣至、擬青青河畔草四首。休玄尚有代收淚就長路一首，所謂『代』亦是擬古體。或古辭已亡，故云『代』也。文選三十一雜體下，鮑明遠擬古三首，與代君子有所思一首並列，可證『代』亦『擬古』之類也。（古氏所引金樓子云云，見說蕃篇。今本無末句，乃據御覽五八七所引補。）

〔七〕許文雨云：『孝武帝詩，如「屯煙擾風穴，積水湧雲根。」「長楊敷晚素，宿草披初青。」其雕纖精密，殊見輕巧。』案『見稱』猶『見謂』，古謂見譽於人曰『見謂』。（見毀於人亦曰見謂。王念孫荀子雜志賦篇有說。）『輕巧』義近，亦可分用。陸機文賦：『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卽其證。休玄詩，如『溜衆夏更寒，林交晝常蔭。』（過歷山湛長史草堂詩。）『廣欄含夜陰，高軒通夕月。』（七夕詠牛女詩。）並精密似孝武之句；『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擬行行重行行詩。）『玉宇來清風，羅帳延秋月。』（擬明月何皎皎詩。）則轉『精密』爲『輕巧』矣。『見稱輕巧』，似譽二藩詩輕巧於孝武。休玄擬古，實輕巧於孝武。孝武『過爲精密』也。

宋光祿謝莊詩〔一〕

希逸詩，氣候清雅〔二〕，不逮於王、袁〔三〕。然與屬閒長，良無鄙促也〔四〕。

〔一〕古直云：『宋書曰：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仕至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案文選謝希逸月賦注引沈約宋書曰：『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也。年七歲，能屬文。仕至光祿大夫。泰初二年卒，時年三十六，諡曰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世（原諱世爲代）。』『時年三十六，』本傳作『四十六。』

〔二〕案序云：『氣之感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情性，形諸舞詠。』又云：『春花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氣候感諸詩，故詩亦有氣候矣。李義山漫成三首之一：『沈約憐何遜，延年毀謝莊，清新俱有得，名譽底相傷？』言莊詩『清新，』而不涉及『雅。』莊北宅秘園詩：『夕天霽晚氣，輕霞澄暮陰，微風清幽幌，餘日照青林，收光漸隱歇，

窮園自荒深，綠池翻素景，秋槐響寒音。伊人儻同愛，絃酒共棲尋。』實『清雅』之作。詩品序：『顏延、謝莊，尤爲繁密。』『繁密，』就其用典而言。如北宅秘園詩，實未用典也。

〔三〕古直云：『王微、袁淑也。』宋書曰：『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袁淑賦畢，齎以示莊，莊賦亦竟。淑嘆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許文雨云：『仲偉前以王微、袁淑列於同品。江文通雜體詩，亦以王微君微養疾、袁太尉淑從駕、謝光祿莊郊遊相連次，知王、袁卽微、淑二人也。或本以「王、袁」作「范、袁」，非。』葉長青云：『文心雕龍時序篇：「王、袁聯宗以龍章。」「范、袁，」謂范曄、袁淑也。』案卷中評王微、袁淑詩：『才力苦弱，故務其清淺。』謝之『清雅』不逮王、袁之『清淺』邪？

〔四〕陳延傑云：『謝莊頗幽，得陸機一體。』許文雨云：『希逸詩往往不起議論，而輝映有餘。如王船山評其七夕夜詠牛女應制是也。成倬雲又評其侍宴蒜山，詩筆清麗，興致不淺。蓋與鄙促之體，適相反矣。』案『興屬閒長，良無鄙促。』猶言『興會閒遠，信不鄙俗局促。』亦卽有清雅之氣候也。鮑照詩『傷清雅之調，』其弊流於『險俗』矣。王漁洋云：『下品之謝莊，宜在中品。』（帶經堂詩話。）處之下品，似恨少也。詩品序顏延、謝莊並稱，顏延詩源於陸機，陳氏謂『謝莊得陸機一體。』說亦近是。

宋御史蘇寶生^{〔一〕}、宋中書令史陵脩之、宋典祠
令任曇緒^{〔二〕}、宋越騎戴法興詩^{〔三〕}

蘇、陵、任、戴，並著篇章^{〔四〕}，亦爲縉紳之所嗟詠^{〔五〕}。人非^{〔六〕}，文才是愈^{〔七〕}，甚可
嘉焉^{〔八〕}。

〔一〕古直云：『宋書王僧達傳：「蘇寶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元嘉中，立國子學，爲
毛詩助教，爲太祖所知，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闡反，不卽啓聞，與闡並伏誅。」又
恩倖傳：「世祖初，又使蘇寶生踵成國史。」』

〔二〕古直云：『未詳。』

〔三〕古直云：『宋書：戴法興，山陰人。仕至越騎校尉。執權日久，威行內外，世祖怒，賜死。』

〔四〕古直云：『詩皆不傳。隋志：「梁有江寧令蘇寶生集四卷。」又「有越騎校尉戴法興集四卷，亡。」』

〔五〕案卷中評謝朓詩：『至爲後進士子之所嗟慕。』與此句法同。此言『嗟詠』，蓋本詩大序：『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與『詠』通，書堯典：『歌永言。』（偽舜典。）論衡謝短篇引書『永』作『詠。』

〔六〕古直云：『如戴法興在宋書恩倖傳，故曰「人非。」』

〔七〕古直云：『宋書：蘇寶生有文義之美。戴法興能爲文章，頗行於世。』車柱環云：『中品評鮑照詩有云：「嗟其才秀人微。」此作「人非，文才是愈。」辭義並近。』案『是』與『寔』通，

（史記五帝本紀：『是爲零陵。』水經湘水注引『是』作『寔。』）『寔』與『實』同。（詩召南小星篇：『寔命不同。』韓詩『寔』作『實。』）『文才是愈』，猶言『詩才實佳』也。

〔八〕古直云：『於此，見仲偉無當時門閥之見。』車柱環云：『吟窗雜錄本「甚」作「有。」』

宋監典事區惠恭詩〔一〕

惠恭本胡人，爲顏師伯幹〔二〕。顏爲詩筆，輒偷定之〔三〕。後造獨樂賦，語侵給主〔四〕，被斥。及大將軍修北第〔五〕，差充作長。時謝惠連兼記室參軍〔六〕，惠恭時往共安陵嘲調〔七〕，末作雙枕詩以示謝，謝曰：『君誠能，恐人未重，且可以爲謝法曹造〔八〕，遣大將軍〔九〕。』見之賞歎〔一〇〕，以錦二端賜謝〔一一〕。謝辭曰：『此詩公作長所製〔一二〕，請以錦賜之。』

〔一〕古直云：『未詳。』

〔二〕陳延傑云：『顏師伯，延之族子，官至左僕射。』古直云：『宋書曰：「顏師伯，字長淵，東揚州刺史竣族兄。」後漢書注：「晉令諸郡國不滿五千以下置幹吏二人。郡縣皆有幹，幹猶主也。』』

〔三〕案卷中評任昉詩：『彥昇少年爲詩不工，故世稱沈詩任筆。』此文『筆』，即『沈詩任筆』之『筆。』詩、筆並稱，習見齊、梁。對雨樓叢書本『筆』作『畢』，蓋『筆』之形誤，或淺人妄改。漢魏叢書本『筆』字在『偷』字下，疑亦淺人所乙。又案詩藪外編卷二云：『顏師伯自君之出矣，芳帷低不舉。思君如回雪，流亂無端緒。』佳句也。顏詩今僅存此首，是否惠恭所定邪？此擬徐幹室思詩也。

〔四〕車柱環云：『「給」有「及」義。國語晉語：「豫而後給。」韋昭注：「給，及也。」』案主，蓋謂師伯。

〔五〕古直云：『大將軍，謂彭城王義康。』

〔六〕古直云：『宋書曰：惠連元嘉七年爲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

〔七〕許文雨云：『安陵，疑用戰國時安陵君典，指當時所謂繁華子也。』車柱環云：『楚策載安陵君以色見寵於楚宣王。說苑權謀篇作「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寵於楚共王。」此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之左右嬖倖也。』案此承謝惠連而言。安陵蓋喻惠連愛幸之杜德靈。宋書謝惠連傳：『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乘流遵歸路」諸篇是也。（亦見南史本傳。）』『嘲調』，謂嘲笑調戲。

〔八〕車柱環云：『「造」猶「作」也，與上文「造獨樂賦」之「造」字同。』案後評惠休、道猷、寶月詩：『行路難是東陽柴廓所造。』「造」亦「作」也。

〔九〕案儀禮既夕禮：『書遣於策。』鄭玄注：『遣猶送也。』此文『遣大將軍，』猶『送大將軍』也。『遣，』或本作『遺。』蓋非其舊。

〔一〇〕案謂大將軍見之賞嘆也。（車柱環君疑上文『大將軍』三字當疊。）

〔一一〕案小爾雅度：『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兩謂之疋。』『疋，』俗『匹』字。說文：『匹，四丈也。』則『二端』爲一匹也。

〔一二〕許文雨云：『公，即稱大將軍，以大將軍修北第，惠恭差充作長故也。』案雙枕之類詩，何足稱道。蓋以『惠恭本胡人，』姑列之於下品邪？

齊惠休上人^{〔一〕}、齊道猷上人^{〔二〕}、齊釋寶月詩^{〔三〕}

惠休淫靡^{〔四〕}，情過其才^{〔五〕}。世遂匹之鮑照^{〔六〕}，恐商、周矣^{〔七〕}。羊曜璠云：『是顏公忌鮑之文，故立休、鮑之論^{〔八〕}。』庾、白二胡^{〔九〕}，亦有清句^{〔一〇〕}。行路難，是東陽柴廓所造^{〔一一〕}，寶月嘗憩其家，會廓亡，因竊而有之。廓子賣手本出都^{〔一二〕}，欲訟此事，乃厚賂止之^{〔一三〕}。

〔一〕古直云：『宋書徐湛之傳曰：「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辭采綺艷，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案宜云「宋惠休上人。」隋志正作「宋湯惠休集。」』

〔二〕古直云：『釋慧皎高僧傳曰：「宋京都新安寺釋道猷，吳人，生公弟子。文帝嘗問慧觀曰：

『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云：『有生公弟子道猷。』即勅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帝撫几稱快，因語諸人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

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案諸書列道猷於晉，仲偉則列於齊，均非也。宜正曰「宋道猷上人。」案葉夢得石林避暑錄話三：「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亦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始則皆從所授學。帛道猷本姓馮，學於帛尸黎密爲帛是也。」是「上人」亦稱「道人。」葉氏以道猷爲晉、宋間人，與古氏謂宜曰「宋」合。

〔三〕古直云：『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曰：「估客樂者，齊武帝所作也。使樂府令劉瑤管絃被之教習，卒無成。有人啓釋寶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就諧合。寶月又上兩曲。」』

〔四〕古直云：『南史曰：「顏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亦謂其「淫靡」也。』案杜甫留別公安大易沙門詩：『麗藻初逢休上人。』『麗藻』與『淫靡』略近。

宋書稱其『綺艷』，則與『淫靡』略同。其楊花曲三首，實『淫靡』之作。古氏引南史云云，宋王楙野客叢書二十三已有說。

〔五〕陳延傑云：『惠休文情幽怨，原出於陳思。』案惠休怨詩行卽『幽怨』之作。起句『明月照高樓』，本陳思詩。陳氏謂其原出陳思，或由此邪？惠休比鮑照猶遜，何況陳思！

〔六〕古直云：『南齊書云：「休、鮑後出，咸亦標世。」鍾憲云：「大明、泰始中，鮑、休美文，殊已動俗。」鍾說見下。』案仲偉評鮑照『含茂先之靡曼。』南齊書文學傳論，謂鮑照『雕藻淫

艷。』『靡嫚』『淫艷』與『淫靡』『綺艷』略同，無怪『世遂匹之鮑照』矣。

〔七〕古直云：『左傳〔桓十一年〕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案「恐商、周矣。」本此。言惠休不敵鮑照也。』案仲偉評鮑照『得景陽之倣詭，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惠休但近其『靡嫚』一體耳，何足匹之邪！

〔八〕古直云：『顏公，謂延之也。』案鮑照謂延之詩『雕績滿眼，』惠休謂延之詩『如錯采鏤金，』顏終身病之。（詳卷中評顏延之詩條。）延之既忌鮑照之文，又薄惠休之制作爲『委巷中歌謠』，所以『立休、鮑之論』也。『委巷中歌謠，』卽民謠，休、鮑頗有近民謠之作。

〔九〕古直云：『權德輿送清洎上人謁陸員外詩云：「佳句已齊康寶月。」則寶月非姓庾也。考漢沙門有康巨、康孟詳，曹魏沙門有康僧鎧，吳沙門有康僧會，晉沙門有康法暢、康法邃、康僧淵。高僧傳云：「康僧會，其先康居人。康僧淵，本西域人，生於長安，貌雖梵人，語實中國。」云云。疑寶月卽僧會、僧淵之族也。康、庾形近易誤，故康法暢，世說新語亦誤爲庾法暢，賴高僧傳可證也。白當爲帛，曹魏沙門有帛延，吳沙門有帛僧光。白居易沃州山禪院記曰：「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帛道猷居焉。」仲偉云道猷胡人，與樂天說合。高僧傳云吳人，意其先本胡人，生於吳，遂爲吳人。如康僧淵之例也。」案古氏謂『庾』爲『康』之誤，良是。（余嘉錫世說新語

言語篇箋疏、徐震堦世說新語校箋並有是說。）帛道猷從學於帛尸黎密，故姓『帛』，詩品作『白』，『白』『帛』古亦通用，詩小雅六月：『白旆央央……』孫炎爾雅釋天注引『白』作『帛』，（見公羊宣十二年徐彥疏。）卽其證。清何文煥歷代詩話本、繆荃孫對雨樓叢書本，並改『白』爲『帛』。

〔一〇〕陳延傑云：『道猷詩有率素之趣，寶月估客樂，殊自清婉。』古直云：『道猷陵峯採藥詩，見高僧傳。寶月估客樂、行路難，見玉臺新詠。』案升菴詩話二云：『晉世釋子帛道猷，有陵峯採藥詩曰：「連峯數千里，修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此四句古今絕唱也。有石刻在沃州巖。按宏明集亦載此詩，本八句，其後四句不稱。獨刻此四句，道猷自刪之邪？抑別有高人定之邪？』案楊氏稱道猷爲『晉世釋子。』（丁福保、遼欽立並將道猷詩列入晉詩。）『晉』當作『宋。』其詩全首作『連峯數千里，修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閒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乃十句。沃州巖石刻，蓋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二句。此詩饒有清逸之趣。楊氏據石刻引四句，以爲『古今絕唱』，蓋偏好過譽矣。弘明集未載此詩，楊氏失檢。寶月估客樂二曲，以情趣勝。

〔一一〕陳延傑云：『玉臺新詠仍題寶月作。選詩外編作柴廓，蓋本鍾說也。』案文苑英華二百、樂

《府詩集七十亦並題寶月作。》（逸欽立有說。）《行路難乃三、五、七、八言雜體，辭淺情深，估客樂相類，恐非竊自柴廓也。》

〔一二〕案『賁』亦作『賁』，俗『齋』字。《廣雅釋詁》：『齋，持也。』

〔二三〕案宋長白柳亭詩話十云：『柴廓行路難，俚鄙可笑，而寶月竊之，致廓子賁手本欲訟此髡，固是有目如盲，而廓子亦可謂自揚家醜者矣。』樂府體不嫌通俗，笑其俚鄙，過矣。又案唐詩紀事：『有盜〔楊〕衡文登第者，衡見其人，盛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笑曰：「猶可恕也。」』此亦竊盜之例，附此一笑。

齊高帝〔一〕、齊征北將軍張永〔二〕、齊太尉王文憲詩〔三〕

齊高帝詩，詞藻意深，無所云少〔四〕。張景雲雖謝文體，頗有古意〔五〕。至如王師文憲〔六〕，既經國圖遠〔七〕，或忽是雕蟲〔八〕。

〔一〕陳延傑云：『齊書曰：姓蕭氏，諱道成，字紹伯。仕宋，累封齊王，廢宋自立。』

〔二〕古直云：『宋書曰：張茂度，吳郡吳人，子永，字景雲，仕至使持節，都督南兗、徐、青、冀、益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卒。』李徽教云：『宋書張茂度傳附張永傳：

「〔元徽〕三年卒，時年六十六。順帝昇明二年，追贈侍中右光祿大夫。」則當作「宋征北將軍張永。」案『齊征北將軍張永，』當列『齊高帝』前，『齊』當作『宋，』隋志稱『宋右光祿

大夫張永集十卷。』（見下文古箋。）亦可證。

〔三〕古直云：『南齊書曰：王儉，字仲寶，琅琊臨沂人。仕至中書令、太子少傅、領國子祭酒、衛軍將軍，薨。追贈太尉，謚文憲。』案文選王仲寶褚淵碑文注引蕭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琅琊人。幼專心篤學，手不釋卷，爲中書監，薨。』

〔四〕古直云：『齊高帝詩，南齊書蘇侃傳載其塞客吟一首，乃三、四、五、六字雜言。惟南史荀伯玉傳曰：「齊高帝鎮淮陰，爲宋明帝所疑，被徵爲黃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羣鶴，乃命筆詠之曰：『八風舞遙翮，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志，爲君苑中禽。』」帝五言可見者僅此耳。」許文云：『高帝詩，如塞客吟，遐心棲玄；羣鶴詠，託志雲間。其詩意深矣。自不在其篇之多少也。』案『藻，』謂文采。『少』猶『短』也。『無所云少，』似以優劣言。

〔五〕古直云：『永詩不傳。隋志宋徐爰集下注云：「梁又有右光祿大夫張永集十卷。」』案『謝』亦猶『短』也。『雖謝文體，』謂雖短於詩之體裁。後評張融詩『有乖文體，』『乖』則非僅『短』而已。古氏所引隋志注之張永，本或誤作張末，楊家駱編新校本隋書不誤。

〔六〕陳延傑云曰：『南史嶸本傳曰：「嶸齊永明中爲國子生，衛將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按王儉爲嶸師，故於儉獨稱謚不名也。』

〔七〕陳延傑云：『南史曰：儉寡嗜欲，唯以經國爲務。』（古箋同。）許文雨云：『（宋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六云：「王儉少年以宰相自命，嘗有詩云：『稷、契、康、虞、夏，伊、呂、翼、商、周。』（春日家園。）又字其子曰元成，仍取作相之義。至其孫訓亦作詩云：『旦、爽、康世功，蕭、曹佐毗俗。』大率追儉之意而爲之，後官亦至侍中。」按此說可實仲偉「經國遠圖，忽是雕蟲」之評矣。』案王儉及孫訓詩兩「康」字，本作「匡」，葛氏避宋太祖諱改。南齊書王儉傳贊：『文憲濟濟，輔相之體。』固「經國圖遠」之才也。

〔八〕古直云：『仲偉於儉有知己之感，而置之下品，足證不以恩怨爲高下也。』案應璩百一詩：『文章不經國。』仲寶以經國爲務，故忽於詩也。然如其春詩二首之一：『風光承露照，霧色點蘭暉，青蕙結翠藻，黃鳥弄春飛。』春夕詩：『露華方照歲，雲彩復經春，虛閨稍疊草，幽帳日凝塵。』並清綺之小詩，且似初唐絕句。否則列下品亦不稱矣。

齊黃門謝超宗^{〔一〕}、齊潯陽太守丘靈鞠^{〔二〕}、齊給事中郎劉祥^{〔三〕}、齊司徒長史檀超^{〔四〕}、齊正員郎鍾憲^{〔五〕}、齊諸暨令顏則^{〔六〕}、齊秀才顧則心詩^{〔七〕}

檀、謝七君，並祖襲顏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八〕}！余從祖正員嘗云：『大明、泰始中，鮑、休美文，殊已動俗^{〔九〕}。』惟此諸人，傳顏、陸體^{〔一〇〕}，用固執不如顏^{〔一一〕}。諸暨最荷家聲^{〔一二〕}。

〔一〕陳延傑云：『南齊書曰：謝超宗，陳郡陽夏人，祖靈運。超宗好學，有文辭，解褐奉朝請。太祖卽位，轉黃門郎。』古直云：『南齊書曰：「謝超宗，仕至黃門郎，爲王濬之奏彈，徙越州，賜自盡。」』

〔二〕古直云：『南齊書曰：丘靈鞠，吳興烏程人。爲鎮南長史，潯陽相。遷長沙王車騎長史，太中大夫，卒。』

〔三〕古直云：『南齊書曰：劉祥，字顯徵，東莞莒人。爲長沙王鎮軍諮議參軍，歷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卒。』

〔四〕陳延傑云：『南史曰：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少好文學，解褐州西曹。後爲司徒右長史。』

〔五〕陳延傑云：『嶸之從祖也。』許文雨云：『據本品所云，知憲爲嶸之從祖，仕至正員常侍，餘不詳。』車柱環云：『「正員郎」疑當作「政員郎」，蓋散騎侍郎之簡稱。』通志二「職官三」通直散騎侍郎下有注云：「歷代常侍，或有員外者，或有通直者。故史傳中謂員外散騎侍郎或單謂之員外郎；謂通直散騎侍郎，或單謂通直郎。其非員外及通直者，或謂之政員散騎侍郎，或單謂之政員郎。」案『正員郎』蓋卽『政員郎』，正、政通作也。古詩紀七十二載鍾憲登羣峯標望海五言一首。並云：『此詩見謝朓集。題云：和劉西曹望海。拾遺作鍾憲。』又引仲偉此品評語，云：『按此，則鍾憲爲嶸從祖。』（丁福保、遼欽立所輯齊鍾憲詩，並錄詩紀說。）蓋陳、許二說所本。惟鍾憲旣爲此品中所稱之從祖，仲偉何不諱其名，而直書爲『憲』邪？

〔六〕古直云：『南史曰：「顏延之子測，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義恭大司馬錄事參軍。」顏則或卽顏測，故曰「最荷家聲。」』許文雨云：『宋書卷七十三顏延之之傳：「子竣，竣弟側（南史卷三十四作「測，」）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義恭大司徒錄事參軍，蚤卒。」案顏則疑卽顏側。品云：「祖襲顏延，諸暨最荷家聲。」可證。』車柱環云：『古說是，則、測形音義並近，易溷。吟窗雜錄本作顏測。』案宋書作顏側，側、測並諧則聲，故可通用。

〔七〕古直云：『未詳。』案古詩紀載顧則心望廨前水竹五言一首。並云：『何遜集載此詩。題云：望廨前水竹答崔錄事。拾遺作顧則心。』丁福保、遂欽立所輯顧則心詩，並錄詩紀說。惟遂君標顧之名作顧則，云：『則，揚州主簿，善易。則，一作則心，一作測。』未知何據。『則』疑『則心』二字之誤合。

〔八〕陳延傑云：『南史曰：「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三首，云：『雲橫廣階閣，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賞。』』許文雨云：『齊書文學傳論，以顏、謝與休、鮑對舉，知顏、謝雖各擅奇，不愧同調。超宗素有靈運復出之譽，其齊南郊樂章十三首，齊北郊樂歌六首，齊明堂樂歌十五首，齊太廟樂歌十六首，皆南齊書樂志所謂多刪顏延之、謝莊辭者，亦異代之同調矣。南史載靈鞠獻挽歌三首，有：「雲橫廣階閣，霜深高殿寒。」之句，與延年「流雲謁青闕，皓月鑒丹

宮。」裝點復同。劉、檀二君詩已不見，恐亦受繁密之化者。鍾憲詩如登羣峰標望海，顧則心詩如望廡前水竹，雖較爲輕倩悠揚，而仍源於顏、謝之綺纖麗組也。至「諸暨最荷家聲，」更無論矣。綜此七君，皆得曹魏以來士大夫詩之正則，非虛評也。『李微教云：『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雅致同趣。』案仲偉稱延之『是經綸文雅才。』檀、謝七君既祖襲延之，故『得士大夫之雅致』也。鍾憲登羣峰標望海詩，綺密情深，與延之詩頗相似。顧則心望廡前水竹詩，清綺自然，與延之詩風較遠。

〔九〕古直云：『南齊書文學傳論曰：「休、鮑後出，咸亦標世。」可與憲說相發也。』

〔一〇〕許文雨云：『仲偉前評延之詩：「其源出於陸機。」』故連及稱顏、陸焉。大抵顏、陸以華曠正爲宗；休、鮑以雕藻淫艷相尙。顏、陸師古，不愧正統之派；休、鮑炫時，直如異軍突起耳。』車柱環云：『對雨樓本、擇是居本、學津討源本、談藝珠叢本、四部備要本、古箋本、文學古籍本「傳」皆作「傳。」作「傳」義長。「傳」與「附」通，謂附和也。中品評鮑照詩有云：「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評沈約詩有云：「王元長等皆宗附之。」兩「附」字並與此「傳」字同意。』

〔一一〕案「用」猶「而」也。（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二有例。）仲偉評顏延詩：『動無虛散，一句』

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所謂『固執』也。此諸人則不如顏之固執耳。

〔一二〕古直云：『謝朓集和劉西曹望海臺詩，選詩拾遺作鍾憲詩。何遜集望廨前水竹答崔錄事詩，選詩拾遺作顧則心詩。不知何據也。』案古說本古詩紀。

齊參軍毛伯成^{〔一〕}、齊朝請吳邁遠^{〔二〕}、齊朝請許
瑤之詩^{〔三〕}

伯成文不全佳，亦多惆悵^{〔四〕}。吳善於風人答贈^{〔五〕}。許長於短句詠物^{〔六〕}。湯休^{〔七〕}謂遠云：『我詩可爲汝詩父。』以訪謝光祿^{〔八〕}，云：『不然爾^{〔九〕}，湯可爲庶兄^{〔一〇〕}。』

〔一〕古直云：『當云「晉參軍。」』世說新語言語篇曰：「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注引征西僚屬名曰：「毛玄，字伯成，潁川人。仕至征西行軍參軍。」』

〔二〕古直云：『南史檀超傳曰：「時又有吳邁遠者，好爲篇章，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案史不言邁遠爲朝請，而隋志則云：「宋江州從事吳邁遠集。」與詩品異。』案『朝請』疑本作『從事』，涉下『齊朝請』而誤也。

〔三〕古直云：『玉臺新詠目錄有許瑤之詩二首。而卷內則作許瑤，明奪一「之」字也。』案許瑤之，『之』字可略。如顏延之，亦略稱顏延。非奪一『之』字也。丁福保亦以爲誤脫。

〔四〕古直云：『伯成詩佚。隋志別集：「晉毛伯成集一卷。」又總集：「毛伯成詩一卷。」注云：「伯成，東晉征西將軍。」案以世說注證之，「參」誤爲「將。」』

〔五〕古直云：『邁遠長於樂府，玉臺新詠載其擬樂府四首。樂府詩集載其杞梁妻、楚朝曲等九首。』許文雨云：『陳祚明評曰：「邁遠詩，稍有遠情。長別離曰：『富貴貌難變，貧賤容易衰。』」古意贈今人曰：『容華一朝改，惟餘心不變。』皆可觀，然無全首。』案陳氏所稱古意贈今人二句有遠情，此首中『形迫杼煎絲，顏落風催電。』二句，岷尤賞其淒鍊也。（惟玉臺新詠以此首爲鮑令暉詩，蓋是。）飛來雙白鶴一首，亦淒婉之作。

〔六〕古直云：『許詩今存二首，見玉臺新詠。其詠柎榴枕詩曰：端木生河側，因病遂成妍，朝將雲髻別，夜與蛾眉連。』（陳延傑亦引此首。）案古詩紀載此詩，注云：『吳都賦：「柎榴之木。」』注曰：「柎榴，木之盤結者，材理堅邪可作器。」然則柎榴卽所謂木屢。榴卽瘤字，假借通用耳。故曰因病成妍也。』瑤之另首閨婦答鄰人詩：『昔如影與形，今如胡與越，不知行遠近，忘卻離年月。』饒有情致。然則許詩非僅『長於短句詠物』而已。

〔七〕古直云：『湯惠休也。』

〔八〕古直云：『謝莊也。』

〔九〕案『爾』猶『也』也。

〔一〇〕陳延傑云：『吳詩亦自清婉，似不在湯下。』許文雨云：『湯休以吳好自誇，故深折之。亦如檀超之聞而笑之耳。謝莊之言，殆未知湯意矣。』案南史檀超傳，謂『邁遠好自誇，超聞而笑之。』故許氏云然。然謝謂『湯可爲庶兄。』乃持平之論。蓋正爲湯有意折邁遠鳴不平，似非不知湯意也。『湯可爲庶兄，』蓋尙不可爲嫡兄邪？

齊鮑令暉^{〔一〕}、齊韓蘭英詩^{〔二〕}

令暉歌詩，往往蘄絕清巧^{〔三〕}，擬古尤勝^{〔四〕}。惟百願，淫矣^{〔五〕}。照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六〕}，臣才不及太沖爾^{〔七〕}。』蘭英綺密，甚有名篇^{〔八〕}，又善談笑。齊武謂韓云：『借使二媛生於上葉，則玉階之賦，紈素之辭^{〔九〕}，未詎多也^{〔一〇〕}。』

〔一〕古直云：『玉臺新詠注引小名錄曰：鮑照妹，字令暉，有才思，亞於明遠。著香茗賦，集行於世。』

〔二〕陳延傑云：『齊書曰：吳郡韓蘭英，婦人，有文辭。宋孝武世，獻中興賦，被賞入宮。宋明帝世，用爲宮中職僚。世祖以爲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韓公。』（又見古直箋引南史后妃傳齊武穆裴皇后傳。）許文雨云：『金樓子箴戒篇：齊鬱林王初欲廢明帝，其文則內博士韓蘭英所作也。蘭英號韓公，總知內事，善於文章，始入爲後宮司儀。』（又見葉長青集釋引

陳直約注。）

〔三〕許文雨云：『令暉寄行人收句云：「是時君不歸，春風徒笑妾。」即「蕲絕清巧」之句。』案玉臺新詠載令暉古意贈今人一首，收四句：『形迫杼煎絲，顏落風摧（一作催）電，容華一朝盡，惟餘心不變。』亦『蕲絕清巧』之例。（樂府詩集以爲吳邁遠作，已見前。）寄行人本四句：『桂吐兩三枝，蘭開四五葉，是時君不歸，春風徒笑妾。』黃節注引王船山曰：『小詩本色，不嫌迫促。』松下問童子」等篇，蓋從此出。』所謂『迫促』，與『蕲絕』義近。『是時君不歸，春風徒笑妾』之蕲絕，與謝朓『無論君不歸，君歸芳已歇』（王孫遊）之悽婉，迴別。

〔四〕古直云：『令暉詩，今存七首，見玉臺新詠。』許文雨云：『令暉擬青青河畔草、客從遠方來諸篇皆勝。』案令暉擬青青河畔草之『泠泠高臺（一作堂）中。』擬客從遠方來之『宮商長相尋。』並五字平聲，句甚奇。古詩中往往有此例。如十九首之一『行行重行行。』八『含英揚光輝。』十『迢迢牽牛星。』皆是。又令暉擬青青河畔草『明志逸秋霜。玉顏艷春紅』二句。逸字甚佳，艷字則不類古詩用字之含蓄矣。惟艷，一作掩。較稱。

〔五〕古直云：『百願詩佚。』案陶淵明閒情賦，中有十願，細膩纏綿，深情遠韻。令暉百願，疑即推演陶公十願而成，惜已失傳。舖寫十願已大不易，令暉推演至百願，真絕世才華！仲偉評

百願詩『淫，』淫乃淫艷之淫。南齊書文學傳論評令暉兄明遠詩：『雕藻淫艷。』是兄妹同調也。（參看拙著論陶淵明的閒情賦及林逋的惜別詞。）令暉有題書後寄行人一首，黃節注引王船山曰：『不復及情，此媛猶有風規，不入流俗。』案令暉題書後寄行人，乃效徐幹自君之出矣詩，雖及情而雅正。是令暉自有不落淫艷之作，與乃兄亦同也。

〔六〕古直云：『晉書后妃傳曰：左貴嬪，名芬，兄思。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後爲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芬爲賦頌。』案羅振玉晉左貴人墓記跋：『此石表裏刻字，碑陽文四行，凡三十九言。曰：『左棻，字蘭芝，齊國臨菑人。晉孝武貴人也。永康元年三月十八日薨，四月二十五日葬峻陽陵西微道內。』碑陰文七行，曰：『父熹，字彥雍，太原相弋陽太守。兄思，字泰沖。兄子髦，字英髦。兄女芳，字惠芳。兄女媛，字紈素。兄子聰奇，字驕卿，奉貴人祭祀。嫂，翟氏。』』『舊，』俗『舊』字，『舊』與『溜』通。『驕，』俗『驕』字。仲偉評令暉詩，引及鮑照答孝武『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沖。稱道左思、左芬兄妹。奈何詩品中左芬不入品邪？左芬感離詩（答兄思悼離贈妹之作）云：『自我去膝下，倏忽逾再期。邈邈浸彌遠，拜奉將何時！披省所賜告，尋玩悼離詞，髣髴想容儀，欸歎不自持！何時當奉面，娛目於書詩。何以訴辛苦，告情於文辭。』實情深意厚之

作。奈何令暉可與兄明遠並列入詩品，而左芬獨不得與其兄太冲並入品邪？惜哉！

〔七〕案詩藪內編卷二：『明遠之步，馳驅太冲。』但不及太冲之渾厚耳。

〔八〕古直云：『隋志：「宋袁粲集下注云：梁又有宋後宮司儀韓蘭英集四卷」，亡。』許文雨云：

『蘭英詩尚存奉詔爲顏氏賦詩一首。其名篇之綺密者，今已不見。金樓子箴戒篇：「齊鬱林王時，有顏氏女，夫嗜酒，父母奪之，入宮爲列職。帝以春夜命後宮司儀韓蘭英爲顏氏賦詩曰：『絲竹猶在御，愁人獨向隅。棄置將已矣，誰憐微薄軀！』帝乃還之。』案蘭英短句，略似紉素之辭。唐詩紀事七十八：『高仲武云：「士有百行，女唯四德。」』季蘭則不然，形器既雄，詩意亦蕩。自鮑昭以下，罕有其倫。如『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寄韓校書。）此五言之嘉境也。上方班婕妤則不足，下比韓蘭英則有餘，不以遲暮，亦一俊嫗。』所舉季蘭二句，良佳。惟蘭英綺密名篇已失傳，謂比蘭英有餘，殊難據信也。

〔九〕許文雨云：『班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有「華殿塵兮玉階落」之句。齊武卽拈「玉階」二字，以代表其賦焉。』案漢書外戚孝成帝班婕妤傳：『婕妤失寵，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賦中有『華殿塵兮玉階落』句。又見續列女傳班女婕妤傳，『落』作『苔』，卽『落』之省。陸機班婕妤詩（一作『婕妤怨』）：『寄懷在玉階，託意惟團扇。』已拈出『玉階』二字以代表其

賦矣。紈素卽指團扇，本團扇詩首句。

〔一〇〕古直云：『「未詎，」猶「未遽」也。』案『詎』猶『足』也。淮南子汜論篇：『循俗，未足多也。』新序善謀篇：『循禮者，未足多也。』此文之『未詎多也，』猶彼文之『未足多也。』列子仲尼篇：『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詎』亦『足』也。（此義前人未發。拙著古書虛字新義有說。）

齊司徒長史張融^{〔一〕}、齊詹事孔稚珪詩^{〔二〕}

思光紆緩誕放^{〔三〕}，縱有乖文體^{〔四〕}，然亦捷疾豐饒，差不局促^{〔五〕}。德璋生於封谿^{〔六〕}，而文爲雕飾，青於藍矣^{〔七〕}。

〔一〕陳延傑云：『南齊書曰：張融，字思光，吳郡人。解褐爲新安王中郎參軍，後爲儀曹郎，遷司徒右長史。建武四年，病卒，年五十四。』

〔二〕案文選孔德璋北山移文注引蕭子顯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稍遷至太子詹事，卒。』

〔三〕古直云：『南史曰：「融風止詭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案南齊書張融傳：『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又見南史本傳。）正其『紆緩誕放』之狀也。（對雨樓叢書本『誕放』作『放誕。』）張溥張

〔長史集題詞〕：『思光詭越驚人，似一狂士。』蓋就其『紆緩誕放』而言。

〔四〕古直云：『南史：「融爲問律，自序云：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案張溥題詞謂思光『自序文章云：「不阡不陌，非途非路。」後有狀者，不如其善自狀也。』南齊書：『張融臨卒，戒其子曰：吾文體英絕，變而多奇。』（南史『絕』作『變』，疑誤。）亦自狀其文也。古氏引南史云云，亦見南齊書。

〔五〕許文雨云：『思光言辭辯捷，（見南史卷三十九劉繪傳。）其詩如憂旦吟，如別詩，亦可謂捷疾而不局促矣。惜其豐饒之作，今已失見。』李徽叢云：『「捷疾豐饒。」評其詩才而言。與中品謝惠連條「才思富捷」同意。「捷疾」卽「捷」，「豐饒」卽「富」。「捷疾豐饒」之主體，卽「才思。」而於此略而不言也。』案李君說是。思光才思捷疾，與其性習紆緩相反。其別詩：『白雲（一作日）山上盡，清風松下歇，欲識離人悲（一作愁），孤臺見明月！』頗似鮑令暉之蘄絕清巧。張溥題詞：『白雲清風，孤臺明月，想見其人。』正謂此也。

〔六〕古直云：『南史：「張融爲孔稚珪外兄，情趣相得」。融在宋世嘗爲封谿令，故曰「德璋生於封谿。」』李徽叢云：『「生」當訓爲「源出」，或卽「出」字形近之誤。而封谿，當指張融而云。因融曾爲封谿令，故以封谿指融。「德璋生於封谿」，「稚珪之詩源出於張融」之意也。如

是，文意乃得與下文「青於藍」之句連貫。』楊祖律君本李君說，云：『廣雅釋詁：「生，出也。」或疑「生」當作「出」，二字形近而訛。』案「生」「出」同義，「生」非「出」之誤。』（易說卦傳：『萬物出乎震。』虞翻注：『出，生也。』管子輕重篇：『黃帝作鑛鑿生火。』御覽八六九引「生」作「出」。』淮南子原道篇：『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生」「出」互文，其義一也。）『德璋生於封谿，』謂『德璋詩出於張融。』此說可參。

〔七〕古直云：『思光、德璋詩，今各存四首。』許文雨云：『稚珪如遊太平山一首，可謂雕飾之文已。』李徽教云：『荀子勸學篇：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案『文爲雕飾，』猶言『詩之雕飾。』『爲』猶『之』也。（史記刺客荅荅傳：『長者爲行，』戰國策燕策三『爲』作『之』，』卽『爲』『之』同義之證。）德璋遊太平山詩：『石險天貌分，林交日容缺，陰澗落春榮，寒巖留夏雪。』誠雕飾之作也。古氏云云，蓋據丁福保所輯全齊詩而言。遂欽立輯思光贈何點詩『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二句（梁書何點傳），德璋白紵歌『山虛鐘磬微』一句（韻語陽秋二），及酬張長史詩『同貧清風館，共素白雲室』（文選四十三北山移文注）二句，則丁氏所失收者也。淮南子俶眞篇：『以藍染青，則青於藍。』仲偉借以喻德璋之雕飾勝於思光也。張溥題詞謂思光『傳詩絕少，落落如之。』謂落落如其人也。思光以『落落』勝，德璋以『雕飾』勝，各

不相掩。又上言『德璋生於封谿。』『生』訓爲『出』，固與此『青於藍』相應。惟仲偉論詩之源，無以『生』代『出』之例。竊以爲如古氏說，謂德璋生長於封谿，與外兄情趣相得，其詩之雕飾實勝於思光。蓋亦可通。

齊寧朔將軍王融〔一〕、齊中庶子劉繪詩〔二〕

元長、士章，並有盛才〔三〕，詞美英淨〔四〕。至於五言之作，幾乎尺有所短〔五〕。譬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未足以貶臥龍〔六〕。

〔一〕古直云：『南齊書：王融，字元長，琅琊臨沂人。仕至寧朔將軍，謀立竟陵王子良，下獄死。』案文選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引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琅琊人。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晉安王版行軍參軍，遷中書郎。世祖疾融欲立竟陵王子良，下廷尉於獄，賜死。』

〔二〕古直云：『南齊書：劉繪，字士章，彭城人。爲太子中庶子，轉大司馬從事中郎，卒。』案序稱『彭城劉士章，欲爲當世詩品，其文未遂。』卽此人。士章欲爲詩品雖未遂，而有詩作傳也。仲偉雖成詩品，而無詩留傳，可惜也！

〔三〕許文雨云：『齊書融傳：「元長博涉，有文才。」南史任昉傳：「王融有才俊，自謂無對。」
本書序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

〔四〕許文雨云：『南史劉繪傳云：「繪麗雅有風。」陳祚明評王融云：「元長詞備華腴。」』案文
鏡秘府論論文意，評王融云：『王則清而麗。』『清，』與此言『英淨』近。『麗，』與此言
『美』近。陳氏謂其『詞備華腴。』『華』則有之，似不『腴』也。元長別蕭諮議一首及和王友
德元古意二首，具見其清；棲玄寺聽講畢遊邸園七韻應司徒教一首，則清而麗矣。士章入琵琶峽
望積布磯呈玄暉一首及詠博山香爐一首，並『詞美英淨』之作。吟窗雜錄本作『詞筆瑩淨。』未
知據何本。『淨』乃『淨』之俗省，『英淨』與『瑩淨』，義固略同。『美』之作『筆』，乃指
文章，非就詩而言。或由下云『至於五言之作，幾乎尺有所短。』因改『美』爲『筆』，意謂元
長、士章並長於文，短於詩邪？識之存疑。

〔五〕古直云：『楚詞卜居：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許文雨云：『詩源辨體卷八云：「王元長五
言，較玄暉、休文聲韻益卑，大半入梁、陳矣。故昭明獨無取焉。」按士章亦坐此，故仲偉並抑
之。』案史記白起王翦傳贊：『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昭明選詩，亦不無疏漏。如元
長棲玄寺聽講畢遊邸園七韻應司徒教一首，士章入琵琶峽望積布磯呈玄暉一首，並沉思翰藻之

作，似未遜於玄暉、休文也。

〔六〕古直云：『蜀志諸葛亮傳評曰：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案此以喻五言詩非元長、士章所長，然亦不足以貶低二子也。否則不能入品矣。王漁洋謂『王融宜在中品。』（帶經堂詩話。）置之中品，似嫌弱。

齊僕射江祐、祐弟祀詩〔一〕

祐詩，猗猗清潤〔二〕；弟祀，明靡可懷〔三〕。

〔一〕『祐弟祀』三字，據古直箋本補。古氏云：『南史曰：江祐，字宏業，濟陽考城人。仕至尚書左僕射。弟祀，字景昌，位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以謀廢立事覺，祐、祀同日見殺。』（亦見南齊書江祐傳。）葉長青集釋本亦有『祐弟祀』三字，云：『或本多此三字，茲補入。』車柱環云：『評語「弟祀明靡可懷」，乃因評其兄祐詩連類及之；上引戴逵詩語末附「逵子顒亦有一時之譽」。』乃因父及子，與此同例。』案葉氏所稱『或本』，蓋即古箋本。古箋本有『祐弟祀』三字，則不知所本矣。前評戴逵詩語末附『逵子顒亦有一時之譽』句，誠連類及之。此評祐詩與弟祀詩並列，則『弟祀明靡可懷』句，似非附屬語，亦非連類及之也。

〔二〕案詩衛風淇奥：『綠竹猗猗。』毛傳：『猗猗，美盛貌。』梁虞義見江邊竹詩：『負雪亦猗

猗猗清潤

猗。』本淇奧。文心雕龍明詩篇：『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上句評嵇康四言，下句評張華五言。）『祐詩清而潤，詩佚，可惜也！』

〔三〕古直云：『詩並佚。』葉長青云：『文心雕龍章句篇曰：章之明靡，句無玷也。』

齊記室王巾〔一〕

、齊綏建太守卞彬〔二〕

、齊端溪令

卞錄詩〔三〕

王巾、卞詩，並愛奇蘄絕〔四〕，慕袁彥伯之風。雖不宏綽〔五〕，而文體勦淨〔六〕，去平美遠矣〔七〕。

〔一〕古直云：『文選〔王簡棲頭陀寺碑文〕注引姓氏英賢錄曰：王巾，字簡栖，琅琊臨沂人，有學業，爲頭陀寺碑，文詞巧麗，爲世所重。起家郢州從事，征南記室。天監四年，卒。』（葉長青集釋本改正文及古氏箋『巾』作『巾』）案胡克家文選考異云：『注王巾，何〔焯〕校「巾」改「巾」，下同。陳〔少章〕云：「巾，巾誤。」案說文通釋，王巾，音徹。俗作巾，非。何、陳所據也。各本皆作巾。』困學紀聞卷二十雜識類已云：『王巾，〔宋徐鍇〕說文通釋以爲王巾。』

〔翁元圻困學紀聞注引文選注，改王巾作王巾。〕巾乃巾之誤。巾，當音徹，艸字卽从二巾。

〔二〕陳延傑云：『南齊書曰：卞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爲南康郡丞。後爲綏建太守，卒官。』

〔三〕葉長青云：『隋書經籍志，齊前軍參軍虞義集下注云：「卞鑠集十六卷。」錄、鑠形近，疑誤。』車柱環云：『雜錄本「錄」誤「鑠」。』李徽教云：『似可從吟窗雜錄本校「錄」作「鑠」爲是。錄、鑠形近，故鑠誤爲錄歟？南史丘巨源傳（文學傳）云：「初，（袁）仲明與劉融、卞鑠俱爲袁粲所賞，恆在坐席。粲爲丹陽尹，取鑠爲主簿。好詩賦，多譏刺世人，坐徙巴州。」則卞鑠固能詩。』案卞錄當從吟窗雜錄本作卞鑠，錄乃鑠之形誤。李君引丘巨源傳云云，乃南史文學傳中丘巨源傳所附之袁仲明傳也。

〔四〕古直云：『詩並佚。隋志謝朓逸集下注云：梁又有王巾集十一卷，亡。』許文雨云：『南史卞彬傳載其謠辭一首，曰：「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暫鳴死滅族。」齊高帝曰：「此彬自作。」其句法緊健，亦足以當「愛奇斬絕」之評矣。』葉長青云：『金樓子立言篇曰：「卞彬爲禽獸決錄云：『羊淫而狠，猪卑而攣，鵝頑而傲，狗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蝦蟇科斗賦云：『紆青挖紫，出入苔中。』以比當時令僕也。『科斗唯唯，羣浮閭水，唯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咨事也。』此亦「愛奇」之證。』車柱環云：『上品評劉楨詩云：仗氣愛奇。』

李徽教云：『下品〔評〕鮑令暉：令暉歌詩，往往蘄絕精巧。』案南史文學卞彬傳：『彬險拔有才，而與物多忤。』劉楨『愛奇，』奇在氣；卞彬『愛奇，』奇在意。令暉『蘄絕，』由才峻；卞彬『蘄絕，』由才險。（據其謠、賦而言。）許氏所引南史卞彬謠辭，亦見南齊書文學卞彬傳。葉氏所引金樓子云云，亦見南齊書及南史彬傳。詩藪外編卷二云：『卞彬之作，蚤蟲、蝸蟲、蝦蟇等賦，是詞場之旱魃，菽苑之么麼也。』蚤蟲賦，僅存賦序。蝸蟲賦，僅存賦名。見本傳。

〔五〕案『宏綽，』謂氣象廣博。

〔六〕案勦，一作縹，縹、勦正假字。『勦淨，』謂勦鍊明淨。卷中評袁彥伯詩：『鮮明緊健。』此文勦，與『緊健』義近。淨，與『鮮明』義近。

〔七〕許文雨云：『仲偉前評彥伯詩：「鮮明緊健，去凡俗遠矣。」亦猶此文「文體勦淨，去平美遠矣。」之意。蓋勦除疵累，自然鮮明；歸諸淨盡，非即緊健乎？至謂美而平平，自近於凡俗。苟能令其文體勦淨，則必超出之矣。』案許氏釋『勦淨』之義，與岷相左。仲偉前評傅亮詩『亦復平美。』後評袁嘏詩『嘏詩平平。』故並列下品。此評王山、二十詩『去平美遠，』亦置之下品，豈不嫌弱邪？是否嫌弱，惜三人五言詩皆佚，無從證驗矣。

齊諸暨令袁嘏詩〔一〕

嘏詩，平平耳〔二〕，多自謂能〔三〕。嘗謂徐太尉〔四〕云：『我詩有生氣，須人捉著，不爾〔五〕，便飛去〔六〕。』

〔一〕陳延傑云：『南齊書曰：陳郡人。建武末，爲諸暨令。』

〔二〕案後漢書班超傳：『任尙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世說新語賢媛篇：『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曰：見汝輩來，平平爾。』文學篇注引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云：顧長康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爾』與『耳』同。

〔三〕劉淇助字辨略二云：『此「多」字，猶云「盛」也。』

〔四〕李徽叟云：『徐太尉，疑爲徐孝嗣。南齊書徐孝嗣傳云：「孝嗣愛好文學，賞託清勝，器量弘雅，不以權勢自居。」又隋志有「徐太尉徐孝嗣集十卷。」原注：「梁七卷。」孝嗣官位相符，

史不言齊別有徐氏爲太尉者。』案南史徐孝嗣傳亦云：『孝嗣愛好文學，器量弘雅，不以權勢自居。』又云：『中興元年，和帝贈孝嗣太尉。』

〔五〕案『爾』猶『然』也，『如此』也。漢書田叔傳：『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彼文『不爾』，與此文『不爾』同義。

〔六〕古直云：『南齊書卞彬傳曰：「又有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木迮之，不爾，飛云。』建武末，爲諸暨令，被王敬則所殺。」詩佚。』案吟窗雜錄本『去』下有『矣』字。古氏所引南齊書卞彬傳，『大木』本作『大材』，南史彬傳同。

齊雍州刺史張欣泰^{〔一〕}、梁中書令范縝詩^{〔二〕}

欣泰、子眞，並希古勝文^{〔三〕}，鄙薄俗製^{〔四〕}，賞心流亮^{〔五〕}，不失雅宗^{〔六〕}。

〔一〕古直云：『南齊書曰：張欣泰，字義亨，竟陵人。仕至雍州刺史，以謀廢立，伏誅。』

〔二〕古直云：『梁書〔儒林傳〕曰：范縝，字子眞，南鄉舞陰人。仕至中書郎，國子博士。卒官。』

〔三〕李徵教云：『文選嵇叔夜幽憤詩：「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李善注：「廣雅曰：希，庶也。」』

案嵇詩『希』『尚』互文，『希古』猶『尚古』也。李注不明。論語雍也篇：『質勝文則野。』

『希古勝文』，謂希尚古樸勝於文彩也。

〔四〕許文雨云：『歷代吟譜云：「張欣泰飲酒賦詩。」南史縝傳：「縝作傷春詩、白髮詠以自嗟。」

今二人詩皆不見。以仲偉「希古」與「鄙薄俗製」推之，當非齊、梁時代所能容，此其所以詩名未振歟？」案南史張欣泰傳：『欣泰通涉雅俗。』雅俗皆涉獵，惟重雅而輕俗，故其詩希古鄙俗

也。南史范縝傳稱其『性質直，』所以希古矣。仲偉於序云：『今之士俗，庸音雜體，人各爲容。』所謂『俗製』也。欣泰、子真『鄙薄俗製，』仲偉亦『鄙薄俗製。』

〔五〕案謝靈運遊南亭詩：『我志誰與亮？賞心惟良知。』『亮』謂『明』也。『流亮』猶言『明達，』『流』有通達義。賞心通達之人，當不致『鄙薄俗製。』仲偉固『鄙薄俗製，』所謂通達，乃『不失雅宗』者也。

〔六〕古直云：『詩佚。』許文雨云：『隋志：梁尚書左丞范縝集十一卷。』案『雅』與『古』相應，故仲偉評應璩詩：『善爲古語，雅意深篤。』『雅』與『俗』相反，傷雅則流於俗矣。故仲偉評鮑照詩：『頗傷清雅之調。言險俗者多以附照。』南史稱范縝『年二十九，髮白皤然。乃作傷春詩、白髮詠以自嗟。』詩、詠已失傳。遂欽立據文苑英華三百五十八輯存縝擬招隱士一首，乃騷體。

梁秀才陸厥詩〔一〕

觀厥文緯，具識丈夫之情狀〔二〕。自製未優〔三〕，非言之失也〔四〕。

〔一〕古直云：『南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吳郡吳人。舉秀才。仕至後軍行參軍，卒。』許文雨云：『隋志：齊後軍法曹參軍陸厥集八卷，梁十卷。』案『梁秀才』，梁當作齊。

〔二〕古直云：『指厥與沈約論宮商書。』許文雨云：『「文緯」想係韓卿評論文之書，以仲偉謂其「非言之失」，可想得之。惟隋志未曾著錄，則其書或早佚矣。南齊書厥傳，載其與沈約書論宮商，韓卿以爲宮商律呂，不得言「曾無先覺」，更不必「責其如一」。是韓卿大有揚子雲「壯夫不爲」之意。「文緯」所標義諦，自不外此。故仲偉允其「具識丈夫之情狀」也。抑韓卿此種議論，既與齊、梁諸公相左，故當時史籍遂抑其書而不著錄歟？』車柱環云：『雜錄本「文」作「文」，「下無「夫」字。竊疑存詩品之舊。蓋文緯爲韓卿論「文（詩）之組織」之作，鍾氏贊』

許文緯「具識文之情狀。」山堂考索引「識」作「織」，「識、織古通，此以作織爲正。織與上文緯相應。惟韓卿論詩雖佳，而作詩不優，故鍾氏評之以「自製未優，非言之失也。」各本「文」作「丈夫」，義頗難通。蓋由「文」誤爲「丈」，「淺人乃妄加「夫」字耳。」案梁簡文帝昭明太子集序云：「體天經而總文緯。」亦用「文緯」一詞。惟此所謂文緯，蓋指韓卿論文之作而言，意林四稱「姚信（三國吳人）士緯十卷。」則論文之作故可稱文緯矣。南齊書文學陸厥傳，載沈約答陸厥書有云：「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韓卿文緯，蓋就與沈約論宮商書，進而爲反對聲律之專著，與子雲所稱「壯夫不爲」相似。故仲偉許其「具識丈夫之情狀。」許氏說固可參。至於吟窗雜錄本作「具識文之情狀。」山堂考索雖引「識」作「織」，而未引「丈夫」作「文」，「車君釋「具識文之情狀」甚佳，可備一解。然安知非「丈」誤爲「文」，「因刪去「夫」字邪？

〔三〕古直云：「南齊書曰：「陸厥五言詩體甚新奇。」是當時甚推其詩也。與仲偉異議矣。厥詩錄於文選者二首，錄於玉臺新詠者三首。」案南齊書稱厥「詩體甚新奇。」「奇」本亦作「變。」若作「新變」，則未見推許其詩矣。惟文選既選其奉答內兄希叔及中山王孺子妾歌二首，自是佳作。歌中「歲暮寒飈及，秋水落芙蓉。」下句余極愛之。北齊蕭慆秋思詩：「芙蓉露下落，楊柳

月中疎。』顏之推『愛其蕭散，宛然在目。』（顏氏家訓文章篇。）『秋水落芙蓉，』何遜於『芙蓉露下落』邪！南齊書、南史並稱『厥少有風概。』其齊歌行之『玄豹空不食，南山隱雲霧。』及南郡歌之『玉齒徒粲然，誰與啓含貝！』足見其風概也。厥詩今存十一首。

〔四〕案韓卿反對聲律，與仲偉同調，故仲偉雖不許其詩，而稱其言無失也。

梁常侍虞羲^{〔一〕}、梁建陽令江洪詩^{〔二〕}

子陽詩，奇句清拔^{〔三〕}，謝朓常嗟頌之^{〔四〕}。洪雖無多，亦自能迴出^{〔五〕}。

〔一〕古直云：『南史王僧儒傳曰：「虞羲，字士光，會稽餘姚人，盛有才藻。卒於晉安王侍郎。」文選注引虞羲集序曰：「羲字子陽。」而南史、詩品皆云「字士光。」豈有二字邪？」案文選子陽詠霍將軍北伐一首注引虞羲集序曰：『羲字子陽，會稽人也，七歲能屬文，後始安王引爲侍郎，尋兼建安征虜府主簿功曹，又兼記室參軍事。天監中卒。』

〔二〕古直云：『南史：「江洪，濟陽人。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爲率。蕭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洪等共打銅鉢，音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梁書吳均傳曰：「濟陽江洪，工屬文，爲建陽令，坐事死。」許文雨云：『隋志梁建陽令江洪集二卷。』

〔三〕古直云：『詠霍將軍北伐一首，信爲清拔，見文選。』許文雨云：『隋志：齊前軍參軍虞羲集九卷，殘缺。』案詩藪外編卷二云：『宋、齊之末，靡極矣！而虞子陽北伐，大有建安風骨，何從得之？』案既言『大有建安風骨』，是從建安得之矣。『清拔』，清秀峻拔也。子陽望雪詩：『歲杪雲晝昏，玄池冰夜結，遠風金河起，吹我玉山雪。』亦『清拔』之作。卷中評劉琨詩，亦謂其『自有清拔之氣。』

〔四〕許文雨云：『陳祚明評子陽詠霍將軍北伐云：「高壯。已稍洗爾時纖卑習氣矣。」王船山評子陽詠橘云：「子陽留心雅製，於體欲備，老筆沈酣，足以逮之，不問當時俗賞。」觀此二評，可見子陽之自拔於儕輩。其惟李青蓮稱驚人句之謝朓，足以賞音矣。』車柱環云：『雜錄本「頌」作「誦」，古通。』案謝朓既常嗟頌子陽詩，列之下品，豈不嫌弱邪？子陽詩非僅清拔，其春郊詩，亦麗婉之作也。

〔五〕古直云：『洪詩多詠歌姬、詠舞女之類，纖靡甚矣。豈迴出者今不傳邪？』許文雨云：『成書評胡笳曲云：「詞極斬截，韻極鏗鏘，壯志悲音，如聽清笳暮奏。」按洪他詩如秋風曲三首，亦絕句妙法，皆一代迴出之作也。仲偉以洪詩與子陽聯評，正以二人並迴拔獨絕也。』葉長青云：『今存和巴陵王四詠、詠歌姬、詠舞女、和新浦侯齋前竹、和新浦侯詠鶴、爲傳建康詠紅箋、江

行、詠荷、詠美人治粧，十二首。』案江洪淶水曲二首之一：『潺湲復皎潔，輕鮮自可悅，橫使有情禽，照影遂孤絕。』亦迴出之作。古氏徒見其纖靡者耳。洪詩胡笳曲二首之二：『落日慘無光，臨河獨飲馬，颼颼夕風高，聯翩飛雁下。』宛如初唐五絕。誠成書所謂『詞極斬截，韻極鏗鏘』者也。洪詩今存十三首，玉臺新詠五引洪詠薔薇詩一首。（逸欽立梁詩輯存此首，丁福保全梁詩失收。）

梁步兵鮑行卿、〔一〕梁晉陵令孫察詩〔三〕

行卿少年，甚擅風謠之美〔三〕。察最幽微，而感賞至到耳〔四〕。

〔一〕古直云：『南史鮑泉傳曰：鮑行卿以博學大才稱。位後軍臨川王錄事，兼中書舍人。遷步兵校尉。』（陳注同。）

〔二〕古直云：『未詳。』

〔三〕古直云：『詩佚。玉臺新詠有鮑子卿二首，次江洪、高爽之後，或行卿卽子卿乎？』許文雨云：『鮑行卿詩，今已亡佚。惟有鮑子卿，亦梁時。其詠畫扇、詠玉階二詩尚存。但與仲偉所評，了不相及，自不得傳會爲一人也。』案中品評謝惠連詩：『工爲綺麗歌謠，風人第一。』與評行卿『甚擅風謠之美。』相似。

〔四〕古直云：『詩佚。』李徽教云：『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擬阮步兵詠懷）：精衛銜木石，誰能測』

幽微。』案前序：『幽微藉之以昭告。』亦用『幽微』一詞。惟此『幽微，』似『深晦，』謂察詩。『感賞至到，』則似謂察之言論。『至到，』複語，抱朴子尚博篇：『源流至到之修短。』亦複語。『至到』二字，亦可分用。弘明集六：『晉釋道恆釋駁論：心口獨誓，情到懇至。』卽其例。仲偉評沈約：『文雖不至，其工麗亦一時之選也。』則單用『至』字。

一九九〇年四月四日庚午三月初九日（清明節前日）

脫稿於中研院傅斯年先生圖書館二樓

附 録





一 詩選

漢

無名人

古詩十九首 古詩二首

李陵(?)——前七四)

與蘇武詩三首 別蘇武詩一首

班姬(前四八?——前六?)



怨歌行一首

班固（三二——九二）

詠史詩一首 詠史四句

秦嘉

贈婦詩三首

徐淑

答秦嘉詩一首

鄢炎（一五〇——一七七）

見志詩二首

趙壹

疾邪詩二首



魏

魏武帝曹操（一五五——二二〇）

苦寒行 蒿里行 卻東西門行

魏文帝曹丕（一八七——二二六）

芙蓉池作 至廣陵於馬上作 雜詩二首 清河作 見挽船士兄弟辭別 代劉勳妻王

氏雜詩 善哉行 折楊柳行 飲馬長城窟行

魏白馬王曹彪（？——二四九）

答東阿王詩

魏明帝曹叡（二〇四——二三九）

長歌行 猛虎行 樂府詩



陳思王曹植（一九二——二三二）

公讌詩 送應氏詩二首 七哀詩 贈王粲 贈白馬王彪 箜篌引 雜詩六首 情詩

美女篇 蝦鮒篇

劉楨（？——二一七）

公讌詩一首 贈從弟三首 雜詩一首 贈徐幹一首

王粲（一七七——二一七）

詠史詩一首 七哀詩三首 雜詩一首

徐幹（一七一——二一八）

答劉楨詩 室思一首 情詩 爲挽船士與新娶妻別

何晏（一九〇——二四九）

擬古 失題

應瑒（？——二二七）

公讌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 別詩二首之一



應璩（一九〇——二五二）

百一詩三首 三隻詞 新詩二首

阮瑀（一六五——二二二）

駕出北郭門行 詠史詩二首 雜詩二首 七哀詩 隱士詩

阮籍（二一〇——二六三）

詠懷詩十七首

嵇康（二三三——二六二）

酒會詩 贈秀才入軍十九首之一 答二郭三首之第二首 與阮德如詩一首 遊仙詩

一首 述志詩二首

繆襲（一八五——二四五）

挽歌詩

阮侃

答嵇康二首



晉

張華（二三三——三〇〇）

答何劭二首 雜詩二首 情詩二首 壯士篇 博陵王宮俠曲二首 遊獵篇

傅玄（二一七——二七八）

雜詩二首 秋胡行 惟漢行

傅咸（二三九——二九四）

贈何劭王濟一首 失題

棗據

雜詩 遊覽 失題

何劭（二三六——三〇一？）

贈張華 遊仙詩 雜詩



陸機（二六一——三〇三）

招隱詩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樂府四首 擬古詩十二首

陸雲（二六二——三〇三）

爲顧彥先贈婦四首 答兄機一首 答張士然一首

潘岳（二四七——三〇〇）

金谷集作詩一首 河陽縣作二首 在懷縣作二首 內顧詩二首 悼亡詩三首 哀詩

潘尼（二五〇？——三一？）

迎大駕一首 贈河陽一首 三月三日洛水作 送盧弋陽景宣詩 詠史佚詩

左思（二五〇？——三〇五？）

詠史詩八首 詠史佚詩 招隱詩二首 雜詩

張翰

雜詩 無題二首

張載

七哀詩二首 登成都白菟樓 贈虞顯度詩 招隱詩

張協（？——三〇七）

詠史詩 雜詩十首

王讚

雜詩

孫楚（二一八？——二九三）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詩一首 之馮翊祖道詩

石崇（二四九——三〇〇）

明君辭一首 贈棗腆詩

曹摅（？——三〇八）

感舊詩 思友人詩 贈石崇詩

歐陽建（二七〇？——三〇〇）

臨終詩



嵇紹（二五三——三〇四）

贈石季倫

嵇含（二六三——三〇六）

悅晴 伉儷 登高

郭泰機

答傅含

顧愷之（三四一——四〇二）

拜桓武墓作

謝世基（？——四二六）

臨終詩

劉琨（二七一——三一八）

重贈盧諶 扶風歌

盧諶（二八五——三五二）



覽古詩 時興 重贈劉琨

郭璞（二七六——三三四）

遊仙詩十首

王濟

答何劭

孫綽（三一七——三七二）

秋日 蘭亭 情人碧玉歌 失題

許詢

竹扇 農里 失題

桓溫（三一二——三七三）

八陣圖

桓玄（三六九——四〇四）

南林彈



庾闡（二八六——三三九）

衡山 遊仙詩十首之三 佚詩

袁宏（三二八——三七六）

詠史 失題

殷仲文（？——四〇七）

南州桓公九井作 送東陽太守 入剡

謝混（？——四一二）

遊西池 送二王在領軍集詩

陶潛（三六五——四二七）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庚戌歲九月於西田穫早

稻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潁田舍穫 飲酒詩二十首之五、七兩首（文選標爲雜詩）

詠貧士詩七首 讀山海經十三首之一 擬古詩九首之二、四、七、八四首 詠二疏

詠荊軻 雜詩十二首之九、十兩首 歸園田居五首之一 挽歌詩



宋

謝靈運（三八五——四三三）

晚出西射堂 登池上樓 遊南亭 遊赤石進帆海 登江中孤嶼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登石門最高頂 過始寧墅一首 富春渚 七里瀨 入彭蠡湖口 入華子岡是麻源

第三谷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首 南樓中望所遲客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齋中讀書

一首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并序

宋孝武帝劉駿（四三〇——四六四）

登覆舟山 登作樂山 濟曲阿後湖 與廬陵王紹別 自君之出矣

南平王劉鑠（四三一——四五三）

擬行行重行行 擬明月何皎皎 擬孟冬寒氣至 擬青青河邊草 代收淚就長路 過

歷山湛長史草堂

顏延之（三八四——四五六）

五君詠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北使洛

歸鴻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 和謝監靈運

謝瞻（三八七——四二一）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答靈運 張子房詩

謝惠連（四〇六——四三三）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 秋懷詩 擣衣詩 豫章行 代古 西陵遇風獻康樂

袁淑（四〇八——四五三）

倣古詩 倣曹子建樂府白馬篇 種蘭

王微（四一五——四四三）

雜詩二首 詠愁

王僧達（四二三——四五八）

答顏延年 和琅邪王依古 七夕月下 朱櫻

鮑照（四一二——四六六）

詠史詩 還都道中作 樂府詩五首 翫月城西門廨中 學劉公幹體五首之二、三、五、三首 簫史曲 學古 擬青青陵上柏 吳興黃浦亭庾中郎別 吳歌三首之一 採菱歌七首之一 答客 夢歸鄉 歲暮悲 在江陵歎年傷老

傅亮（三七四——四二六）

奉迎大駕道路賦詩 冬至

范曄（三九八——四四五）

樂遊應詔詩 臨終詩

謝莊（四二一——四六六）

和元日雪花應詔 七夕夜詠牛女應制 侍宴蒜山 遊豫章西觀洪崖井 自潯陽至都集道里名爲詩 北宅秘園詩

湯惠休

怨詩行 楊花曲三首

帛道猷

陵峯采藥觸興爲詩

吳邁遠

飛來雙白鵲 長別離 遊廬山觀道士石室

鮑令暉

擬青青河畔草 擬客從遠方來 寄行人詩 古意贈今人 題書後寄行人
何長瑜（？——四四五？）

嘲府僚詩 離合詩

齊

齊高帝蕭道成（四二七——四八二）

羣鶴詠 塞上歌

釋寶月

估客樂二曲（凡四章）

王文憲儉（四五二——四八九）

春月家園 春詩二首 春夕 後園餞從兄豫章

王融（四六八——四九四）

棲玄寺聽講畢遊邸園七韻應司徒教 別蕭諮議 寒晚敬和何徵君點 古意二首之一

奉和代徐詩二首



謝朓（四六四——四九九）

新亭渚別范零陵雲 遊東田 郡內高齋閒坐答呂法曹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
西府同僚 酬王晉安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版橋 遊敬亭山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京路夜發 直中書省 觀朝雨 郡內登望 和徐都曹 和王主簿怨情 和王中丞聞
琴 和謝諮議詠銅雀臺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和劉中書 玉階怨 王孫遊 治宅
詠坐上所見席 詠薔薇 詠蒲 詠兔絲 詠燈 詠燭 詠琴

丘靈鞠

挽歌摘句

鍾憲

登羣峯標望海

顧則心

望廨前水竹

許瑤之

詠柗榴枕詩 閨婦答鄰人詩

韓蘭英

爲顏氏賦詩

張融（四四四——四九七）

憂且吟（且，一作旦） 別詩

孔稚圭（四四七——五〇二）

遊太平山 白馬篇 早發青林

劉繪（四五八——五〇二）

餞謝文學離夜 有所思 入琵琶峽望積布磯呈玄暉 詠博山香爐 詠萍

陸厥（四七二——四九九）

奉答內兄希叔 中山王孺子妾歌 齊歌行 邯鄲行 南郡歌



梁

江淹（四四四——五〇五）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 望荆山 渡西塞望江上諸山 遊黃蘗山 貽袁常侍

臥疾怨別劉長史 雜體詩三十首錄十五首 效阮公詩十五首錄五首

范雲（四五一——五〇三）

贈張徐州謬 古意贈王中書 贈俊公道人 別詩 閨思 擬古 自君之出矣

丘遲（四六四——五〇八）

侍宴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 旦發漁浦潭 夜發密巖口 贈何郎 題琴朴奉柳吳興

玉階春草 芳樹

任昉（四六〇——五〇八）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 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乃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 贈
徐徵君 落日泛舟東溪 嚴陵瀨 濟浙江

沈約（四四一——五一三）

宿東園 早發定山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 直學
省愁臥 詠湖中雁 擬青青河畔草 登玄暢樓 送別友人 遊沈道士館 別范安成
傷謝朓（懷舊九首之二） 夢見美人 眷思 翫庭柳 古意 詠帳

虞羲

詠霍將軍北伐詩 送友人上湘 見江邊竹 春郊 自君之出矣 望雪 橘詩

江洪

詠荷 胡笳曲二首 和新浦侯齋前竹 和新浦侯詠鶴 江行

漢

古詩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
昔爲娼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



驅車策驚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轆軻長苦辛。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上有弦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鳴鶴，奮翅起高飛。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携手好，棄我如遺迹。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徇促。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馳情整中帶，沉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紉與素。去者日以疏，生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懽，枉駕惠前綏。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旣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眄眄以適意，引領遙相睎。徙倚懷感傷，垂涕霑雙扉。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古詩二首

蘭若生春陽，涉冬猶盛滋。願言追昔愛，情款感四時。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夜光照玄陰，長歎戀所思。誰謂我無憂，積念發狂癡。（此陸機所擬十四首之一，首句春，一作朝。）

橘柚垂華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雕飾。委身玉盤中，歷年冀見食。芳菲不相投，青黃忽改色。人儻欲我知，因君爲羽翼。（此仲偉所稱『橘柚垂華實』一首是也。藝文類聚八六引華作嘉。）

李陵

與蘇武詩三首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携手上河梁，遊子莫何之？徘徊蹊路側，悵悵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別蘇武詩一首（序中所稱『少卿雙鳧』者是也。今本誤子卿，前有說。）

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我當留斯館，子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見何詎央！
愴恨切中懷，不覺淚沾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

班姬

怨歌行一首

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班固

詠史詩一首

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鷄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縈！

詠史佚詩（參看逯欽立所輯漢詩卷五）

寶劍值千金，指之於樹枝。（北堂書鈔百二十二。孔廣陶校注云：御覽三百四十四引固詩但有上句。）

延陵輕寶劍。（御覽三百四十四。案此句與前二句，當同屬一首。）

長安何紛紛，詔葬霍將軍。刺繡被百領，縣官給衣衾。（御覽八百十五。）

秦嘉

贈婦詩三首并序

嘉爲上郡掾，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爾。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念當奉時役，去爾日遙遠。遣車迎子還，空往復空返。省書情悽愴，臨食不能飯。獨坐空房中，誰與相勸勉！長夜不能眠，伏枕獨展轉。憂來如循環，匪席不可卷。

皇靈無私親，爲善荷天祿。傷我與爾身，少小罹災獨。旣得結大義，歡樂苦不足。今當遠離別，思念敍款曲。河廣無舟梁，道近隔邱陸。臨路懷惆悵，中駕正躑躅。

浮雲起高山，悲風激深谷。良馬不廻鞍，輕車不轉轂。鍼藥可屢進，愁思難爲數。貞士篤終始，恩義不可促。

肅肅僕夫征，鏘鏘揚和鈴。清晨當引邁，束帶待鷄鳴。顧看空室中，彷彿想姿形。一別懷萬恨，起坐爲不寧！何用紱我心？遺思致款誠。寶釵好耀首，明鏡可鑒形。芳香去垢穢，素琴有清聲。詩人感木瓜，乃欲答瑤瓊。愧彼贈我厚，慙此往物輕。雖知未足報，貴用紱我情。

徐淑

答秦嘉詩一首

妾身兮不令，嬰疾兮來歸。沉滯兮家門，歷時兮不差。曠廢兮侍覲，情敬兮有違。君今兮奉命，遠適兮京師。悠悠兮離別，無因兮紱懷。瞻望兮踴躍，佇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結，夢想兮容暉。君發兮引邁，去我兮日乖。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長吟兮永歎。淚下兮沾衣！

鄒 炎

見志詩二首

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修翼無卑棲，遠趾不步局。舒吾凌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常類，稟性在清濁。富貴有人籍，貧賤無天錄。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陳平敖里社，韓信釣河曲。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嶽。

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泰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投荆南沙。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安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

趙 壹

疾邪詩二首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骯髒倚門邊。

執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

魏

魏 武帝曹操

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道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栖。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蒿里行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羣凶。初期會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



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鷄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却東西門行

鴻雁出塞北，乃在無人鄉。舉翅萬里餘，行止自成行。冬節食南稻，春日復北翔。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飄揚。長與故根絕，萬歲不相（一作自）當。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戎馬不解鞅，鎧甲不離傍。冉冉老將至，何時反故鄉？神龍藏深泉，猛獸步高岡。狐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

魏文帝曹丕

芙蓉池作

乘輦夜行遊，逍搖步西園。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卑枝拂羽蓋，修條摩蒼天。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鮮。

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遨遊快心意，保已終百年。

至廣陵於馬上作

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正縱橫。
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剪殷商。
孟獻營虎牢，鄭人懼稽顙。充國務耕殖，先零自破亡，興農淮泗間，築室都徐方，
量宜運權略，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

雜詩二首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
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漢迴西流，三五正從橫。草蟲鳴何悲，孤雁獨南翔。
鬱鬱多悲思，縣縣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

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清河作

方舟戲長水，湛澹自浮沉，絃歌發中流，悲響有餘音。音聲入君懷，悽愴傷人心。心傷安所念，但願恩情深。願爲晨風鳥，雙飛翔北林。

見挽船士兄弟辭別

鬱鬱河邊樹，青青野田草，舍我故鄉客，將適萬里道。妻子牽衣袂，落淚霑懷抱。還附幼童子，顧托兄與嫂，辭訣未及終，嚴駕一何早。負竿引文舟，饑渴常不飽。誰令爾貧賤，咨嗟何所道！

代劉勳（出）妻王氏雜詩

翩翩床前帳，張以蔽光輝，昔將爾同去，今將爾共歸。緘藏篋笥裏，當復何時披！

善哉行

朝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悲箏激新聲，長笛吐清氣。絃歌感人腸，四坐皆歡悅。寥寥高堂上，涼風入我室。持滿如不盈，有德者能卒。君子多苦心，所愁不但一。慊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衆賓飽滿歸，主人若不悉。比翼翔雲漢，羅者安所羈。沖靜得自然，榮華何足爲！

折楊柳行

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僮，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體生羽翼。輕舉乘浮雲，倏忽行萬億。流覽觀四海，茫茫非所識。彭祖稱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適西戎，於今竟不還。王喬假虛辭，赤松垂空言。達人識真僞，愚夫好妄傳。追念往古事，憤憤千萬端。百家多迂怪，聖道我所觀。

飲馬長城窟行

浮舟橫大江，討彼犯荆虜，武將齊貫錐（一作甲），征人伐金鼓。長戟十萬隊，幽冀百石弩，發機若雷電，一發連四五。

魏 白馬王曹彪

答東阿王詩

盤徑難懷抱，停駕與君訣。卽車登北路，永歎尋先轍。

魏 明帝曹叡

長歌行

靜夜不能寐，耳聽（一作聆）衆禽鳴。大城育狐兔，高墉多鳥聲。壞宇何寥廓，宿屋邪草生。中心感時物，撫（一作攬）劍下前庭。翔佯於階際，景星一何明。

仰首觀靈宿，北辰奮休榮。哀彼失羣燕，喪偶獨煢煢。單心誰與侶，造房孰與成。徒然喟有和，悲慘傷人情。余情偏易感，懷往增憤盈。吐吟音不徹，泣涕沾羅纓！

猛虎行

雙桐生空井，枝葉自交加。通泉浸其根，玄雨潤其柯。綠葉何蓊蓊，青條視曲阿。上有雙棲鳥，交頸鳴相和。何意行路者，兼丸彈是窠。

樂府詩（文選作古詞怨歌行。藝文類聚四十二作古長歌行，未全引。）

昭昭素明月（文選作月明），輝光燭我床。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微風吹（一作衝）閨闥，羅帷自飄颻。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春鳥向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侶（一作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沾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

陳思王曹植

公讌詩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飆接丹轂，輕輦隨風移。飄搖放志意，千秋長若斯。

送應氏詩二首

步登北芒坂，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牆皆頓擗，荊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願得展燕婉，我友之朔方。

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深，豈不愧中腸。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願爲比翼鳥，施翮起高翔。

七哀詩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客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贈王粲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悲風鳴我側，義和逝不留。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君多念，自使懷百憂。

贈白馬王彪（序所謂『陳思贈弟』為五言之警策是也。）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泛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

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

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難進，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樞，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蹰。踟蹰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太息將何爲，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城，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嗟令心悲！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疹，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永離別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卽長路，援筆從此辭。

空侯引

置酒高殿上，親交從我遊。中厨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亦何憂！

雜詩六首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迴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

孤雁飛南遊，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飄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沉憂令人老。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繞樹翔，嗷嗷鳴索羣。願爲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日夕宿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爲我仇。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櫺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閒。國讎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拊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弦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

情 詩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遊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眇眇客行士，遙役不得歸。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遊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慷慨對嘉賓，悽愴內傷悲。

美女篇

美女妖且閒，采桑岐路間。柔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安在？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佳人慕高誼，求賢良獨難。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屋，中夜起長歎！

鰕鰕篇

鰕鰕游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戲藩紫，安識鴻鵠遊！世士此誠明，大德固無儔。駕言登五嶽，然後小陵丘。俯觀上路人，勢利是謀讎。高念翼皇家，遠懷柔九州。撫劍而雷音，猛氣縱橫浮。汎泊徒嗷嗷，誰知壯士憂！

劉楨

公讌詩一首

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翱翔。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爲魚防。夫容散其華，菡萏溢金塘。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

贈從弟三首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華紛何擾弱。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淒，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雜詩一首

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馳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沉迷薄領書，回回自昏亂。釋此出西城，登高且遊觀。方塘含白水，中有鳬與雁。安得肅肅羽，從爾浮波瀾。

贈徐幹一首（序所謂『公幹思友』為五言之警策是也。）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思子沉心曲，長歎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兼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

王粲

詠史詩一首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爲！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縻。人生各有志，終不爲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生爲百夫雄，死爲壯士規。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

七哀詩三首（序所謂『仲宣七哀』為五言之警策是也。）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荆蠻非我鄉，何爲久滯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流波激清響，猴猿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沾衣衿。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爲我發悲音。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邊城使心悲，昔吾親更之。冰雪截肌膚，風飄無止期。百里不見人，草木誰當遲！登城望亭燧，翩翩飛戍旗。行者不顧反，出門與家辭。子弟多俘虜，哭泣無已時。天下盡樂土，何爲久留茲！蓼蟲不知辛，去來勿與諮。

雜詩一首

日暮遊西園，冀寫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上有特栖鳥，懷春向我鳴。褰衽欲從之，路險不得征。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風颿揚塵起，白日忽已冥。廻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

徐幹

答劉楨詩

與子別無幾，所經未及旬。我思一何篤，其愁如三春。雖路在咫尺，難如涉九關。陶陶朱夏別，草木昌且繁。

室思一首

沉陰結愁憂，愁憂爲誰興？念與君相別，各在天一方。良會未有期，中心摧且傷。

不聊憂飡食，慊慊常飢空。端坐而無爲，彷彿君容光。

峨峨高山首，悠悠萬里道。君去日已遠，鬱結令人老。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時不可再得，何爲自愁惱！每誦昔鴻恩，賤軀焉足保。

浮雲何洋洋，願因通我詞。飄搖不可寄，徙倚徒相思。人離皆復會，君獨無反期。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

慘慘時節盡，蘭華凋復榮。喟然長歎息，君期慰我情。展轉不能寐，長夜何綿綿。躡履起出戶，仰觀三星連。自恨志不遂，泣涕如涌泉。

思君見巾櫛，以益我勞勤。安得鴻鸞羽，覲此心中人。誠心亮不遂，搔首立悁悁。何言一不見，復會無因緣。故如比目魚，今隔如參辰。

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終之。別來歷年歲，舊恩何可期！重新而忘故，君子所尤譏。寄身雖在遠，豈忘君須臾？既厚不爲薄，想君時見思。

情詩

高殿鬱崇崇，廣厦淒泠泠。微風起閨闥，落日照階庭。踟躕雲屋下，嘯歌倚華楹。君行殊不返，我飾爲誰榮！鑪薰闔不用，鏡匣上塵生。綺羅失常色，金翠暗無精。嘉肴既忘御，旨酒亦常停。顧瞻空寂寂，惟聞燕雀聲。憂思連相屬，中心如宿醒。

爲挽船士與新娶妻別（玉臺新詠誤爲魏文帝作。）

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遷移，但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爲雙黃鵠，比翼戲清池。（藝文類聚二九略有出入。）

何晏

擬古（一作『言志詩』。仲偉評何晏詩『平叔鴻鵠之篇，』卽此。）

雙鶴世說作鴻鵠比翼遊，羣飛戲太清。身常入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順流
唼浮萍。消搖放志意，何爲怵惕驚！

失題

轉蓬去其根，流飄從風移。茫茫四海涂，悠悠焉可彌！願爲浮萍草，託身寄清池。且以樂今日，其後非所知。

應璩

公讌

巍巍主人德，佳會被四方。開館延羣士，置酒於斯堂。辨論釋鬱結，援筆興文章。穆穆衆君子，好合同歡康。促坐褰重帷，傳滿騰羽觴。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

朝雁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遊何鄉？戢翼正徘徊。言我寒門來，將就衡陽棲，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頽，常恐傷肌骨，身隕沉黃泥，

簡珠墮沙石，何能中自諧！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階。
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和顏既已暢，乃肯顧細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
爲且極歡情，不醉其無歸，凡百敬爾位，以副飢渴懷。

別詩二首之一

朝雲浮四海，日暮歸故山，行役懷舊土，悲思不能言，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時旋！

應璩

百一詩三首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前者墮官去，有人適我閭。
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所佔於此土，是謂仁知居。
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
宋人遇周客，慚愧靡所如。

年命在桑榆，東岳與我期，長短有常會，遲速不得辭。斗酒多爲樂，無爲待來茲。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奈何季世人，侈靡在宮牆。飾巧無窮極，土木被朱光。徵求傾四海，雅意猶未康。

子弟可不慎，慎在選師友。師友必長德，中才可進誘。

三叟詞

古有行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辭，內中嫗貌醜。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辭，夜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新詩二首

田野何紛紛！城郭何落落！埋葬嫁娶家，皆是商旅客，喪側食不飽，酒肉紛狼籍！

（御覽五五六引。）

洛水禁罾罟，魚鼈不爲殖，空令自相啖，吏民不得食。（御覽八三四引。）

阮 瑀

駕出北郭門行

駕出北郭門，馬樊不肯馳。下車步踟躕，仰折枯楊枝。顧聞丘林中，噉噉有悲啼。借問啼者出，何爲乃如斯？親母舍我歿，後母憎孤兒。飢寒無衣食，舉動鞭捶施。骨消肌肉盡，體若枯樹皮。藏我空室中，父還不能知。上冢察故處，存亡永別離。親母何可見，淚下聲正嘶。棄我於此間，窮厄豈有貲！傳告後代人，以此爲明規。

詠史詩二首

誤哉秦穆公，身沒從三良！忠臣不違命，隨軀就死亡。低頭闕墻戶，仰視日月光。誰謂此何處，恩義不可忘。路人爲流涕，黃鳥鳴高桑。

燕丹養勇士，荊軻爲上賓。圖擢盡七首，長驅入西秦。素車駕白馬，相送易水津。

漸離擊筑歌，悲聲感路人。舉坐同咨嗟，歎氣若青雲。

雜詩二首

臨川多悲風，秋日苦清涼。客子易爲戚，感（一作對）此用哀傷。攬衣起躑躅，上觀心與房。三星守故次，明月未收光。鷄鳴當何時？朝晨尙未央。還坐長歎息，憂憂安可忘。

我行自凜秋，季冬乃來歸。置酒高堂上，友朋集光輝。念當復離別，涉路險且夷。思慮益惆悵，淚下沾裳衣！

七哀詩

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一過，身體爲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能（一作廻）。嘉肴設不御，旨酒盈觴杯。出壙望故鄉，但見蒿與萊。

隱士詩

四皓潛南岳，老萊竄河濱。
顏回樂陋巷，許由安賤貧。
伯夷餓首陽，天下歸其仁。
何患處貧苦，但當守明真。

阮籍

詠懷詩（序所謂『阮籍詠懷』為五言警策是也。）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
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
孤鴻號外野，朔鳥鳴北林。
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二妃遊江濱，消搖順風翔。
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
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
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
感激生憂思，諼草樹蘭房。
膏沐爲誰施？其雨怨朝陽。
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
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懌若九春，罄折似秋霜。流眄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願爲雙飛鳥，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露被皋蘭，凝霜沾野草。朝爲媚少年，夕莫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床帷。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微風吹羅袂，明月耀清暉。晨鷄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弦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昔聞東陵瓜，近在東門外。連軫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

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衿。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鳴雁飛南征，鵠馱發哀音。素質遊商聲，淒愴傷我心。昔年十四五，志尙好詩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噉噉今自蚩。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疇匹，俯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芳樹垂綠葉，清雲自逶迤。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

灼灼西隤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尙銜羽，蛩蛩亦念飢。如何當路子，罄折忘所歸！豈爲夸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鷦鷯翔，不隨黃鵠飛。
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閒遊子，俯仰乍浮沉。捷徑從狹路，俛僣趨荒淫。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皐蘭被徑路，青驢逝駸駸。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黃雀哀，涕下誰能禁！

嵇康

酒會詩（七首之七）

樂哉苑中遊，周覽無窮已！百卉吐芳華，崇基邈高峙。林木紛交錯，玄池戲魴鯉。輕丸斃朔禽。纖綸出鱸鮓。坐中發美讚，異氣同音軌。臨川獻清醕，微歌發皓齒。素琴揮雅操，清聲隨風起。斯會豈不樂？恨無東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彌終始。但當體七弦，寄心在知己。

贈秀才入軍十九首之十九（序所謂『叔夜雙鸞』為五言警策是也。）

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晞陽振羽儀。長鳴戲雲中，時下息蘭池。自謂絕塵埃，終始永不虧。何意世多艱，虞人來我疑。雲網塞四區，高羅正參差。奮迅勢不便，六翮無所施。隱姿就長纓，卒爲時所羈。單雄翻孤逝，哀吟傷生離。徘徊戀儔侶，慷慨高山陂。鳥盡良弓藏，謀極身心危。吉凶雖在己，世路多嶮巇。安得反初服，抱玉寶六奇！逍遙遊太清，攜手長相隨。

答二郭三首之二

昔蒙父兄祚，少得離負荷，因疏遂成懶，寢蹟北山阿。但願養性命，終已靡有他。良辰不我期，當年值紛華。坎壇趣世務，常恐嬰網羅。羲皇邈已遠，拊膺獨咨嗟！朔戒貴尙容，漁父好揚波。雖逸亦已難，非余心所嘉。豈若翔區外，餐瓊漱朝霞，遺物棄鄙累，逍遙遊太和，結友集靈嶽，彈琴登清歌。有能從此者，古人豈足多！

與阮德如詩一首

含哀還舊廬，感切傷心肝。良時遘數子，談慰臭如蘭。疇昔恨不早，旣面侔舊歡。不悟卒永離，念隔增憂歎。事故無不有，別易會良難。郢人忽已逝，匠石寢不言。澤雉窮野草，靈龜樂泥蟠，榮名穢人身，高位多災患。未若捐外累，肆志養浩然。顏氏希有虞，隰子慕黃軒，涓彭獨何人，惟志在所安。漸漬殉近欲，一往不可攀。生生在豫積，勿以怵自寬。南土旱不涼，衿計宜早完。君其愛德素，行路慎風寒，自力致所懷，臨文情辛酸。

遊仙詩一首

遙望山上松，隆谷鬱青葱，自遇一何高，獨立迴無雙。願想遊其下，蹊路絕不通。王喬棄我去，乘雲駕六龍。飄飄戲玄圃，黃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曠若發童蒙。採藥鍾山隅，服食改姿容，蟬蛻棄穢累，結友家板桐，臨觴奏九韶，雅歌何邕邕！

長與俗人別，誰能覩其蹤！

述志詩二首

潛龍育神軀，濯鱗戲蘭池。延頸慕大庭，寢足俟皇羲。慶雲未垂景，盤桓朝陽陂。悠悠非吾匹，疇肯應俗宜。殊類難徧周，鄙議紛流離。轆軻丁悔吝，雅志不得施。耕耨感甯戚，馬席激張儀。逝將離羣侶，杖策追洪崖。焦鵬振六翮，羅者安所羈！浮遊太清中，更求新相知。比翼翔雲漢，飲露餐瓊枝。多念世間人，夙駕咸驅馳。沖靜得自然，榮華安足爲！

斥鷃擅蒿林，仰笑神鳳飛。坎井蟪蛄宅，神龜安所歸！恨自用身拙，任意多永思。遠實與世殊，義譽非所希。往事既已謬，來者猶可追。何爲人事間，自令心不夷！慷慨思古人，夢想見容輝。願與知己遇，舒憤啓其微。嚴穴多隱逸，輕舉求吾師。晨登箕山巔，日夕不知饑。玄居養營魄，千載長自綏。

繆襲

挽歌詩

生時遊國都，死沒棄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阮侃

答嵇康二首

早發溫泉廬，夕宿宣陽城。顧盼懷惆悵，言思我友生。會遇一何幸，及子違歡情。交際雖未久，思愛發中誠。良玉須切磋，瓊璫就其形。隋珠豈不曜，雕瑩啓光榮。與子猶蘭石，堅芳互相成。庶幾行古道，伐檀俟河清。不謂中離別，飄飄然遠征。臨輿執手訣，良誨一何精。佳言盈我耳，援帶以自銘。唐虞曠千載，三代不可并。洙泗久已往，微言誰共聽。曾參易簣斃，仲由結其纓。晉楚安足慕，屢空守以貞。

潛龍尚泥蟠，神龜隱其靈。庶保吾子言，養真以全生。東野多所患，暫住不久停。幸子無損思，消搖以自寧。

雙美不易居，嘉會故難常。爰處憩斯土，與子遘蘭芳。常願永遊集，拊翼同廻翔。不悟卒永離，一別爲異鄉。四牡一何速，征人告路長。顧步懷想像，遊目屢太行。撫轡增歎息，念子安能忘。恬和爲道基，老氏惡強梁。患至有身災，榮子知所康。神龜實可樂，明戒在剗腸。新詩何篤穆，申詠增慨慷。舒檢話良訊，終然永厭藏。還誓必不食，復與同故房。願子盍憂慮，無以情自傷。俟路忘所以，聊以酬來章。

晉

張華

答何劭二首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纓綬爲微纏，文憲焉可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良朋貽新詩，示我以遊娛。穆如灑清風，奐若春華敷。自昔同寮案，於今比園廬。衰夕近辱殆，庶幾並懸輿。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屬耳聽鶯鳴，流目翫儵魚。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明闇信異姿，靜躁亦殊形。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忝荷旣過任，白日已西傾。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負乘爲我戒，夕惕坐自驚。是用感嘉貺，寫心出中誠。



發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

雜詩二首（序所謂『茂先寒夕』五言警策是也。）

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東壁正昏中，涸陰寒節升。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朱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重衾無煖氣，挾纊如懷冰。伏枕終遙夕，寤言莫予應。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撫膺。

逍遙遊春宮，容與綠池阿。白蘋齊素葉，朱草茂丹華。微風搖菰若，層波動菱荷。榮采曜中庭，流馨入綺羅。王孫遊不歸，修路邈以遐。誰與玩遺芳，竚立獨咨嗟！

情詩二首

清風動帷簾，晨月照幽房。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襟懷擁靈景，輕衾覆空床。居歡惜夜促，在感怨宵長。拊枕獨嘯歎，感慨心內傷。

遊目四野外，消搖獨延佇。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與？

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

壯士篇

天地相震蕩，回薄不可窮。人物稟常格，有始必有終。年時俛仰過，功名宜速崇。壯士懷憤激，安能守虛沖。乘我大宛馬，撫我繁弱弓。長劍橫九野，高冠拂玄穹。慷慨成素霓，嘯吒起清風。震響駭八荒，奮威曜四戎。濯鱗滄海畔，馳騁大漠中。獨步聖明世，四海稱英雄。

博陵王宮俠曲二首

俠客樂幽險，築室窮山陰。燎獵野獸稀，施網川無禽。歲暮飢寒至，慷慨頓足吟。窮令壯士激，安能懷苦心！干將坐自□，繁弱控餘音。耕佃窮淵陂，種粟著劍鐔。收秋狹路間，一擊重千鈞。棲遲熊羆穴，容與虎豹林。身在法令外，縱逸常不禁。雄兒任俠氣，聲蓋少年場。借友行報怨，殺人租市旁。吳刀鳴手中，利劍嚴秋霜。

腰間叉素戟，手持白頭鏢。騰超如激電，廻旋如流光。奮擊當手決，交屍自縱橫。寧爲殤鬼雄，義不入圓牆。生從命子遊，死聞俠骨香。身沒心不懲，勇氣加四方。

遊獵篇

歲暮凝霜結，堅冰亘幽泉。厲風蕩原隰，浮雲蔽昊天。玄雲晦黝合，素雪紛連翩。鷹隼始擊鷙，虞人獻時鮮。嚴駕鳴儔侶，攬轡過中田。戎車方四牡，文軒馭紫燕。興徒旣整飭，容服麗且妍。武騎列重圍，前驅抗脩旃。倏忽似回飈，絡繹若浮煙。鼓譟山淵動，衝塵雲霧連。輕繪拂素電，纖網蔭長川。游魚未暇竄，歸雁不得還。由基控繁弱，公差操黃間。機發應弦倒，一縱連雙肩。僵禽正狼藉，落羽何翩翩！積獲被山阜，流血丹中原。馳騁未及勦，曜靈俄移晷。結罝彌藪澤，囂聲振四鄙。鳥驚觸白刃，獸駭掛流矢。仰手接游鴻，舉足蹴羝兕。如黃批狡兔，青皎撮飛雉。鵠鷺不盡收，鳬鷺安足視！日冥徒御勞，賞勤課能否。野餐會衆賓，玄酒甘且旨。燔炙播遺芳，金觴浮素蟻。珍羞墜歸雲，纖肴出淥水。四氣運不停，年時何亶亶！

人生忽如寄，居世遽能幾？至人同禍福，達士等生死。榮辱渾一門，安知惡與美！
遊放使心狂，覆車難再履。伯陽爲我誠，檢跡投清軌。

傅玄

雜詩二首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雁翔。玄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
清風何飄搖，微月出西方。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廂。
纖雲時彷彿，渥露沾我裳。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爲霜。
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

閒夜微風起，明月照高臺。清響呼不應，玄景招不來。厨人進藿茹，有酒不盈杯。
安貧福所與，富貴爲禍媒。金玉雖高堂，於我賤蒿萊。

秋胡行（玉臺新詠作『和班氏詩』。）

秋胡納令室，三日宦他鄉。皎皎潔婦姿，泠泠守空房。燕婉不終夕，別如參與商。憂來猶四海，易感難可防。人言生日短，愁者苦夜長。百草揚春華，攘腕采柔桑。素手尋繁枝，落葉不盈筐。羅衣翳玉體，迴目流采章。君子倦仕歸，車馬如龍驤。精誠馳萬里，既至兩相忘。行人悅令顏，借息此路旁。誘以逢卿喻，遂下黃金裝。烈烈貞女憤，言辭厲秋霜。長驅及居室，奉金升北堂。母立呼婦來，歡樂情未央。秋胡見此婦，惕然懷探湯。負心豈不慙，永誓非所望。清濁必異源，鳬鳳不並翔。引身赴長流，果哉潔婦腸。彼夫既不淑，此婦亦太剛。

惟溪行

危哉鴻門會，沛公幾不還！輕裝入人軍，投身湯火間。兩雄不俱立，亞父見此權。項莊奮劍起，白刃何翩翩！伯身雖爲蔽，事促不及旋。張良潛坐側，高祖變龍顏。賴得樊將軍，虎（或作獸）叱項王前。瞋目駭三軍，磨牙咀豚肩。空卮讓霸主，臨急吐奇言。威凌萬乘主，指顧回泰山。神龍困鼎鑊，非噲豈得全？狗屠登上將，

功業信不原。健兒實可慕，腐儒安足歎！

傅咸

贈何劭王濟一首并序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情猶同生，義則師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自恨闇劣，雖願其繾綣，而從之末由。歷試無效，且有家艱，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赫赫大晉朝，明明關皇闈。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飛。雙鸞遊蘭渚，二離揚清暉。携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金璫綴惠文，煌煌發令姿。斯榮非攸庶，繾綣情所希。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追！臨川靡芳餌，何爲空守坻？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違君能無戀，尸素當言歸。歸身蓬華廬，樂道以忘飢。進則無云補，退則恤其私。但願隆弘美，王度日清夷。

失題

肅肅商風起，悄悄心自悲。圓圓三五月，皎皎曜清暉。今昔一何盛，氛氲自消微。微黃黃及華，飄搖隨風飛。（見羅振玉鳴沙石室佚書修文殿御覽。微黃句有誤。）

棗據

雜詩

吳寇未殄滅，亂象侵邊疆。天子命上宰，作蕃於漢陽。開國建元士，玉帛聘賢良。予非荆山璞，謬登和氏場。羊質服虎文，燕翼假鳳翔。既懼非所任，怨彼南路長。千里既悠邈，路次限關梁。僕夫罷遠涉，車馬困山岡。深谷下無底，高巖暨穹蒼。豐草停滋潤，霧露沾衣裳。玄林結陰氣，不風自寒涼。顧瞻情感切，惻愴心哀傷。士生則懸弧，有事在四方。安得恆消搖，端坐守閨房。引義割外情，內感實難忘。

遊覽

矯足登雲閣，相伴步九華。徙倚憑高山，仰攀桂樹柯。延首觀神州，迴睛盼曲阿。芳林挺脩幹，一歲再三花。何以濟不朽，嘯吸漱朝霞。重巖吐神溜，傾觴挹涌波。恢恢大道間，人事足爲多。

失題

有鳳適南中，終日無歡娛。自怨梧桐遠，行飛棲桑榆。奮迅振長翼，俛仰向天衢。簫韶逝無聞，朝陽不可須。

何劭

贈張華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莫春忽復來，和風與節俱。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

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鎮俗在簡約，樹塞焉足摹。在昔同班司，今者並園墟。私願偕黃髮，消搖綜琴書。舉爵茂陰下，携手共躊躇。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

遊仙詩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凋落。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託。揚志玄雲際，流目矚巖石。羨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抗跡遺萬里，豈戀生民樂。長懷慕仙類，眩然心縣邈。

雜詩

秋風乘夕起，明月照高樹。閒房來清氣，廣庭發暉素。靜寂愴然歎，惆悵出遊顧。仰視垣上草，俯階察下露。心虛體自輕，飄搖若仙步。瞻彼陵上柏，想與神人遇。道深難可期，精微非所慕。勤思終遙夕，永言寫情慮。

陸機

招隱詩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醇朴。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辭家遠行遊，悠悠三千里。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修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隆思亂心曲，沉歡滯不起。歡沉難剋興，心亂誰爲理。願假歸鴻翼，翻飛浙江汜。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闥。借問歎何爲？佳人眇天末。遊宦久不歸，山川修且闊。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離合非有常，譬彼弦與括。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飢渴。

樂府四首

苦寒行

北遊幽朔城，涼野多嶮難。俯入穹谷底，仰陟高山盤。凝冰結重澗，積雪被長巒。陰雲興巖側，悲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猛虎馮林嘯，玄猿臨岸歎。夕宿喬木下，慘愴恆鮮歡。渴飲堅冰漿，飢待零露餐。離思固已久，寤寐莫與言。劇哉行役人，慊慊恆苦寒。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念君久不歸，濡迹涉江湘。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撫膺携客泣，掩淚敍溫涼。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雕喪。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墳壟日月多，松柏鬱芒芒。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

悲哉行

遊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翩翩鳴鳩羽，喈喈倉庚吟。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岑。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傷哉遊客士，憂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沉。願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

君子行

天道夷且簡，人道嶮而難。休咎相乘蹕，翻覆若波瀾。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逐臣尚何有，棄友焉足歎。福鍾恆有兆，禍集非無端。天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懼。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擬古詩十二首（序所謂『士衡擬古』為五言警策是也。）

擬行行重行行

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音徽日夜離，緬邈若飛沉。王鮪懷河岫，晨風思北林。遊子眇天末，遠期不可尋。驚飈褰反信，歸雲難寄音。佇立想萬里，沉憂萃我心。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去去遣情累，安處撫清琴。

擬今日良宴會

閒夜命歡友，置酒迎風館。齊僮梁甫吟，秦娥張女彈。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四坐咸同志，羽觴不可算。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人生無幾何，爲樂常苦晏。譬彼伺晨鳥，揚聲當及旦。曷爲恆憂苦，守此貧與賤。

擬迢迢牽牛星

昭昭清漢暉，粲粲光天步。牽牛西北廻，織女東西顧。容華一何冶，揮手如振素。怨彼河無梁，悲此年歲暮。跂彼無良緣，睨焉不得度。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霑露。

擬涉江采芙蓉

上山采瓊蘂，穹谷饒芳蘭。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故鄉一何曠，山川阻且難。沉思鍾萬里，躑躅獨吟歎。

擬青青河畔草

靡靡江蘼草，熠熠生河側。皎皎彼姝女，阿那當軒織。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遊不歸，偏棲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擬明月何皎皎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

踟躕感節物，我行永已久。遊宦會無成，離思難常守。

擬蘭若生朝陽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彫。美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隆想彌年月，長嘯入飛颿。引領望天末，譬彼向陽翹。

擬青青陵上柏

冉冉高陵蘋，習習隨風翰。人生當幾時，譬彼濁水瀾。戚戚多滯念，置酒宴所歡。方駕振飛轡，遠遊入長安。名都一何綺，城闕鬱盤桓。飛閣纓虹帶，層臺冒雲冠。高門羅北闕，甲第椒與蘭。俠客控絕景，都人驂玉軒。遨遊放情願，慷慨爲誰歎。

擬東城一何高

西山何其峻，層曲鬱崔嵬。零露彌天墜，蕙葉憑林衰。寒暑相因襲，時逝忽如頽。

三閭結飛轡，大壘嗟落暉。曷爲牽世務，中心若有違。京洛多妖麗，玉顏侔瓊蕊。閒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徽。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思爲河曲鳥，雙游豐水湄。

擬西北有高樓

高樓一何峻，迢迢峻而安。綺窗出塵冥，飛陛躡雲端。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閒。芳氣隨風結，哀響馥若蘭。玉容誰得顧，傾城在一彈。佇立望日昃，躑躅再三歎。不怨佇立久，但願歌者歡。思駕歸鴻羽，比翼雙飛翰。

擬庭中有奇樹

歡友蘭時往，迢迢匿音徽。虞淵引絕景，四節逝若飛。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躑躅遵林渚，惠風入我懷。感物戀所歡，采此欲貽誰。

擬明月皎夜光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明。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朗月照閒房，蟋蟀吟戶庭。翻翻歸雁集，嘒嘒寒蟬鳴。疇昔同宴友，翰飛戾高冥。服美改聲聽，居愉遺舊情。織女無機杼，大梁不架楹。

陸雲

為顧彥先贈婦四首

我在三川陽，子居五湖陰。山海一何曠，譬彼飛與沉。目想清惠姿，耳存淑媚音。獨寐多遠念，寤言撫空襟。彼美同懷子，非爾誰爲心！

悠悠君行邁，煢煢妾獨止。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里。京室多妖冶，粲粲都人子。雅步擢纖腰，巧笑發皓齒。佳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遠蒙眷顧言，銜恩非望始。翩翩飛蓬征，郁郁寒木榮。遊止固殊性，浮沉豈一情。隆愛結在昔，信誓貫三靈。

秉心金石固，豈從時俗傾！美目逝不顧，纖腰徒盈盈。何用結中欸，仰指北辰星。浮海難爲水，遊林難爲觀。容色貴及時，朝華忌日晏。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粲。西城善雅儻，總章饒清彈。鳴簧發丹脣，朱弦繞素腕。輕裾猶電揮，雙袂如霧散。華容溢藻幄，哀響入雲漢。知音世所希，非君誰能讚？棄置北辰星，問此玄龍煥。時莫復何言，華落理必賤。

答兄機一首

悠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銜恩戀行邁，興言在臨觴。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

答張士然一首

行邁越長川，飄颻冒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脩路無窮迹，井邑自相循。百城各異俗，千室非良鄰。歡舊難假合，風土豈虛親。感念桑梓域，髣髴眼中人。

靡靡日夜遠，眷眷懷苦辛。

潘岳

金谷集作詩一首

王生和鼎實，石子鎮海沂。親友各言邁，中心悵有違。何以敘離思？攜手遊郊畿。朝發晉京陽，夕次金谷湄。廻谿縈曲阻，峻坂路威夷。綠池汎淡淡，青柳何依依。濫泉龍鱗瀾，激波連珠揮。前庭樹沙棠，後園植烏棗。靈囿繁若榴，茂林列芳梨。飲至臨華沼，遷坐登隆坻。玄醴染朱顏，但慙杯行遲。揚桴撫靈鼓，簫管清且悲。春榮誰不慕，歲寒良獨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

河陽縣作二首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在疚妨賢路，再升上宰朝。猥荷公叔舉，連陪廁王寮。長嘯歸東山，擁耒耨時苗。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

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譬如野田蓬，幹流隨風飄。昔倦都邑遊，今掌河朔脩。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綃。洪流何浩蕩，脩芒鬱岩嶢。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遼。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劬。人生天地間，百歲孰能要。頻如槁石火，譬若截道飈。齊都無遺聲，桐鄉有餘謠。福謙在純約，害盈由矜驕。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忼。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歸雁映蘭時，游魚動圓波。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華。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大夏緬無覿，崇芒鬱嵯峨。總總都邑人，擾擾俗化訛。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朱博糾舒慢，楚風被琅邪。曲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

在懷縣作二首（序所謂『安仁倦暑』為五言警策是也。）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末垂。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羲。朝想慶雲興，夕遲白日移。

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涼飆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椅。瓜瓞蔓長苞，薑芋紛廣畦。稻栽肅芊芊，黍苗何離離。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於斯。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

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寵辱易不驚，戀本難爲思。（此四句李善本文選屬前首）
我來冰未泮，時暑忽隆熾。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登城望郊甸，遊目歷朝寺。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白水過門激，綠槐夾門植。信美非吾土，只攬懷歸志。眷然顧輦洛，山川邈離異。願言還舊鄉，畏此簡書忌。只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

內顧詩二首

靜居懷所歡，登城望四澤，春草鬱青青，桑柘何奕奕！芳林振丹榮，淥水激素石。
初征冰未泮，忽焉袵絺綌。漫漫三千里，迢迢遠行客。馳情戀朱顏，寸陰過盈尺。
夜愁極清晨，朝悲終日夕。山川信悠永，願言良弗獲。引領訴歸雲，沉思不可釋。

獨悲安所慕，人生若朝露。縣邈寄絕域，眷戀想平素。爾情既來追，我心亦還顧。形體隔不達，精爽交中路。不見山上松，隆冬不改故。不見陵澗柏，歲寒守一度。無謂希見疎，在遠分彌固。

悼亡詩三首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僂俛恭朝命，廻心反初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帷屏無彷彿，翰墨有餘迹。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悵恍如或存，周遑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栖一朝隻。如彼遊川魚，比目中路析。春風緣隙來，晨霽承檐滴。寢息何時忘，沉憂日盈積。庶幾有時衰，莊缶猶可擊。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豈曰無重纊？誰與同歲寒。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朦朧。展轉眄枕席，長簟竟床空。床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獨無李氏靈，彷彿覩爾容。撫衿長歎息，不覺涕沾胸。

沾胸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寢興目存形，遺音猶在耳。上慚東門吳，下愧蒙莊子。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淒淒朝露凝，烈烈夕風厲。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改服從朝政，哀心守私制。茵幘張故房，朔望臨爾祭。爾祭詎幾時，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臺臺朞月周，戚戚彌相愍。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隕。駕言陟東阜，望墳思紆軫。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躕。落葉委埏側，枯荻帶墳隅。孤魂獨煢煢，安知靈與無。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

哀 詩

濯如葉落樹，邈若雨絕天。雨絕有歸雲，葉落何時連。山氣冒岡嶺，長風鼓松柏。堂虛聞鳥聲，室暗如日夕。晝愁奄遇昏，夜思忽終昔。展轉獨悲窮，泣下沾枕席。人居天地間，飄若遠行客。先後詎能幾，誰能弊金石。

潘尼

迎大駕一首（仲偉評潘尼詩『正叔綠紫之章，』即此。）

南山鬱岑崟，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紫被廣隰。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歸雲乘幘浮，淒風尋帷入。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尙未夷，崤函方嶮澀。狐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翔鳳嬰籠檻，騏驥見維繫。俎豆昔常聞，軍旅素未習。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

贈河陽一首

處生化單父，子奇莅東阿。桐鄉建遺烈，武城播絃歌。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洪波。弱冠步鼎鉉，旣立宰三河。流聲馥秋蘭，摘藻艷春華。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三月三日洛水作

晷運無窮已，時逝焉可追！斗酒足爲歡，臨川胡獨悲。暮春春服成，百草敷英蕤。聊爲三日遊，方駕結龍旂。廊廟多豪俊，都邑有艷姿。朱軒蔭蘭皋，翠幙映洛湄。臨岸濯素手，涉水褰輕衣。沉鉤出比目，舉弋落雙飛。羽觴乘波進，素俎隨流歸。

送盧弋陽景宣詩

楊朱焉所哭？岐路重別離。屈原何傷悲？生離情獨哀。知命雖無憂，倉卒意低迴。歎氣從中發，灑淚隨襟頽。九重不常鍵，閭闔有時開。愧無貯衣獻，貽言取諸懷。（顏氏家訓文章篇：『潘尼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今爲此言，乃朝廷之罪人也。』遂欽立謂『或此篇語。』岷以爲『九重不常鍵』句，或原作『九五思飛龍』邪？）

左思

詠史詩八首（序所謂『太沖詠史』為五言警策是也。）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綵，對珪不肯分。連璽耀前庭，比之猶浮雲。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莫宿許史廬。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中，所講在玄虛。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爲歎來遊！被褐出闔閭，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

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采樵，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屯遭，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疏。蘇秦北遊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凋枯。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爲達士模。

詠史佚詩

梁習持魏郎，秦兵不敢出。李牧爲趙將，疆場得清謐。（闕）

招隱詩二首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雲停陰岡，丹葩耀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亦浮沉。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餼糧，幽蘭間重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峭蒨青葱間，竹柏得其真。弱葉棲霜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相與觀所尚，逍遙撰良辰。

雜詩

秋風何冽冽，白露爲朝霜，柔條旦夕勁。綠葉日夜黃。明月出雲崖，皦皦流素光。披軒臨前庭，嗷嗷晨雁翔。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壯齒不恆居，歲莫常慨慷。

張翰

雜詩（仲偉評張翰詩『季鷹黃華之唱，』卽此。）

莫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嘉卉亮有觀，顧此難久耽。延頸無良塗，頓足託幽深。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歡樂不照顏，慘愴發謳吟。謳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

無題二首

東鄰有一樹，三紀裁可拱。無花復無實，亭亭雲中竦。隙禽不爲巢，短翮莫肯任。
(任，疑當作用。)

忽有一飛鳥，五色雜英華，一鳴衆鳥至，再鳴衆鳥羅。長鳴搖羽翼，百鳥互相和。

張載

七哀詩二首

北邙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膺膺。季世喪亂起，賊盜如豺虎。毀壤過一坏，便房啓幽戶。珠柙離玉體，珍寶見剽虜。

園寢化爲墟，周墉無遺堵。蒙龍荆棘生，蹊徑登童豎。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及掃。顏壘並墜發，萌隸營農圃。昔爲萬乘君，今爲丘山土。感彼雍門言，悽愴哀今古！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白露中夜結，木落柯條森。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沉。顧望無所見，惟覩松柏陰。肅肅高桐枝，翩翩棲孤禽。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蛚吟。哀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丘隴日已遠，纏綿彌思深。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裴徊向長風，淚下沾衣襟！

登成都白菟樓

重城結曲阿，飛宇起層樓（一作區）。累棟出雲表，峽巖臨太虛。高軒啓朱扉，迴望暢八隅。西瞻岷山嶺，嵯峨似荆巫。蹲鴟蔽地生，原隰殖嘉蔬。雖遇堯湯世，民食恆有餘。鬱鬱少城中，岌岌百族居。街術紛綺錯，高甍夾長衢。借問楊子宅，想見長卿廬。程卓累千金，驕奢擬五侯。門有連騎客，翠帶腰吳鉤。鼎食隨時進，百和妙且殊。披林採秋橘，臨江釣春魚。黑子過龍醢，果饌踰蟹蜃。芳茶冠六清，

溢味播九區。人生苟安樂，茲土聊可娛。

贈虞顯度詩

疇昔協蘭芳，繾綣在華年。嘉好結平素，分著寮友前。謂得終遐日，綢繆永周旋。吾子遭不造，遘閔丁憂艱。俾我失良朋，誰與吐話言。一日爲三秋，歲況乃三年。離居一何闊，結思如廻川。

招隱詩

出處雖殊塗，居然有輕易。山林有悔悵，人間實多累。鵷雛翔窮冥，蒲且不能視。鸛鷺遵臯渚，數爲矰所繫。隱顯雖在心，彼我共一地。不見巫山火，芝艾豈相離！去來捐時俗，超然辭世僞。得意在丘中，安事愚與智。

張協

詠史詩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疏。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行人爲隕涕，賢哉此丈夫！揮金樂當年，歲莫不留儲。顧謂四坐賓，多財爲累愚。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

雜詩十首（末首卽序所謂『景陽苦雨』爲五言警策是也。）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蜻蛚吟階下，飛蛾拂明燭。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焚燭。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房櫳無行跡，庭草萎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感物多所懷，沉憂結心曲。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浮陽映翠林，迴飆扇綠竹。飛雨灑朝蘭，輕露棲叢菊。

龍蟄暄氣凝，天高萬物肅。弱條不重結，芳蕤豈再馥。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川上之歎逝，前修以自勗。

金風扇素節，丹霞啓陰期。騰雲似涌煙，密雨如散絲。寒花發黃采，秋草含綠滋。閒居玩萬物，離羣戀所思。案無蕭氏牘，庭無貢公綦。高尚遺王侯，道積自成基。至人不嬰物，餘風足染時。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湯谷。翳翳結繁雲，森森散雨足。輕風摧勁草，凝霜竦高木。密葉日夜疏，叢林森如束。疇昔歎時遲，晚節悲年促。歲莫懷百憂，將從季主卜。昔我資章甫，聊以適諸越。行行入幽荒，甌駝從祝髮。窮年非所用，此貨將安設。瓴甌夸瓊瑤，魚目笑明月。不見郢中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巴人皆下節。流俗多昏迷，此理誰能察！

朝登魯陽關，狹路峭且深。流澗萬餘丈，圍木數千尋。咆虎響窮山，鳴鶴聒空林。淒風爲我嘯，百籟坐自吟。感物多思情，在險易常心。竭來戒不虞，挺轡越飛岑。王陽驅九折，周文定岑崟。經阻貴勿遲，此理著來今。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羈旅無定心，翩翩如懸旌。出覩軍馬陣，入聞鞞鼓聲。常懼羽檄飛，神武一朝征。長鉞鳴鞘中，烽火列邊亭。捨我衡門衣，更被縵胡纓。疇昔懷微志，帷幕竊所經。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

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借問此何時，蝴蝶飛南園。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閩越衣文蛇，胡馬願度燕。土風安所習，由來有固然。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閒，幽岫峭且深。淒風起東谷，有淪興南岑。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澤雉登壘雉，寒猿擁條吟。谿壑無人跡，荒楚鬱蕭森。投耒循岸垂，時聞樵采音。重基可擬志，廻淵可比心。養真尙無爲，道勝貴陸沉。遊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

黑蜨躍重淵，商羊儼野庭。飛廉應南箕，豐隆迎號屏。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霖瀝過二旬，散漫亞九齡。階下伏泉涌，堂上水衣生。洪潦浩方割，人懷昏墊情。沉液漱陳根，絲葉腐秋莖。里無曲突煙，路無行輪聲。環堵自頽毀，垣閭不隱形。

尺櫛重尋桂，紅粒貴瑤瓊。君子守固窮，在約不爽貞。雖榮田方贈，慙爲溝壑名。取志於陵子，比足黔婁生。

王 讚

雜 詩（仲偉評王讚詩所稱『正長朔風，』卽此。）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胡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王事離我志，殊過隔商參。昔往鵠鵬鳴，今來蟋蟀吟。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師涓久不奏，誰能宣我心！

孫 楚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詩一首（仲偉評孫楚詩所謂『子荆零雨，』卽此。）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莫大於殤子，彭祖猶爲夭。吉凶如糾纏，憂喜相紛繞。天地爲我爐，萬物一何小！達人垂大觀，誠此苦不早。乖離卽長衢，惆悵盈懷抱。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

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

之馮翊祖道詩

舉翮撫三秦，抗我千里目，念當隔山河，執觴懷慘毒。

石崇

明君辭一首并序

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之曲，多哀怨之聲，故敘之於紙云爾。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泣淚濕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加我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之慚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

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

贈裘腆詩

久官無成績，棲遲於徐方。寂寂守空城，悠悠思故鄉。恂恂二三賢，身遠屈龍光。携手沂泗間，遂登舞雲堂。文藻譬春華，談話猶蘭芳。消憂以觴醴，娛耳以名娼。博弈逞妙思，弓矢威邊疆。

曹 捷

感舊詩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廉蔭門易軌，田寶相奪移。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今我惟困蒙，郡士所背馳。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對賓頌有客，舉觴詠露斯。臨樂何所歎？素絲與路岐。

思友人詩

密雲翳陽景，霖潦淹庭除。嚴霜雕翠草，寒風振纖枯。凜凜天氣清，落落卉木疏。感時歌蟋蟀，思賢詠白駒。情隨玄陰滯，心與廻飊俱。思心何所懷？懷我歐陽子。精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自我別旬朔，微言絕於耳。褰裳不足難，清揚未可俟。延首出階檐，佇立增想似。

贈石崇詩

涓涓谷中泉，鬱鬱巖下林，泄泄羣翟飛，咬咬春鳥吟，野次何索寞，薄暮愁人心。三軍望衡蓋，歎息有餘音。臨肴忘肉味，對酒不能斟。人言重離別，斯情效於今。

歐陽建

臨終詩

伯陽適西戎，子欲居九蠻。苟懷四方志，所在可遊盤。況乃遭屯蹇，顛沛遇災患。古人達機兆，策馬遊近關。咨余沖且暗，抱責守微官。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恢恢六合間，四海一何寬。天網布絃綱，投足不獲安。松柏隆冬悴，然後知歲寒。不涉太行險，誰知斯路難！眞僞因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歎。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顧所憐女，惻惻中心酸。二子棄若遺，念皆遘凶殘。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洟瀾！

嵇紹

贈石季倫

人生稟五常，中和爲至德。嗜欲雖不同，伐生所不識。仁者安其身，不爲外物惑。事故誠多端，未若酒之賊。內以損性命，煩辭傷軌則。屢飲致疲怠，清和自否塞。陽堅敗楚軍，長夜傾宗國。詩書著明戒，量體節飲食。遠希彭聃壽，虛心處沖默。茹芝味醴泉，何爲昏酒色？

嵇含

悅晴

勁風歸巽林，玄雲起重基。朝霞炙瓊樹，夕景映玉枝。翔鳳晞輕翮，應龍曝纖髻。百穀偃而立，大木顛復持。

伉儷

余執百兩轡，之子詠采蘋。我憐聖善色，爾悅慈姑顏。裁彼雙絲絹，著以同功綿。夏搖比翼扇，冬臥蛩蛩氈。飢食並根粒，渴飲一流泉。朝蒸同心羹，暮庖比目鮮。挹用合醢醕，受以連理盤。朝采同本芝，夕掇駢穗蘭。臨軒種萱草，中庭植合歡。

登高

七月有七日，蠢動思登高。顯首稀乾精，方類自相招。

郭泰機

答傅咸（仲偉評郭泰機詩『泰機寒女之製，』即此。）

皛皛白素絲，織爲寒女衣。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天寒知運速，況復雁南飛。衣工秉刀尺，棄我忽若遺。人不取諸身，世士焉所希。況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飢！

顧愷之

拜桓武墓作（仲偉評顧愷之詩『長康能以二韻答四首之美，』即此。）

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

謝世基

臨終詩（仲偉評謝世基詩『世基橫海，』即此。）

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

劉琨

重贈盧湛

握中有懸璧，本自荆山瑤。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
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仇！
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
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
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輪。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

扶風歌（序所謂『越石感亂』為五言警策是也。）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
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
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雲爲我結，歸鳥爲我旋。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

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麋鹿遊我前，猿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

盧 諶

覽古詩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市，厥價徒空言。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簡才備行李，圖令國命全。藺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奉辭馳出境，伏軾遙入關。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揮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連城既僞往，荆玉亦真還。爰在滹池會，二主克交歡。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背血下沾襟，怒髮上衝冠。西缶終雙擊，東瑟不隻彈。捨生豈不易，處死誠獨難。稜威章臺顛，疆禦亦不干。屈節邯鄲中，俛首忍廻軒。廉公何爲者，負荆謝厥讐。智勇冠當代，弛張使我歎。

時興

臺臺圓象運，悠悠方儀廓。忽忽歲云暮，游原采蕭藿。北踰芒與河，南臨伊與洛。凝霜沾蔓草，悲風振林薄。槭槭芳葉零，粲粲芬華落。下泉激冽清，曠野增遼索。登高眺遐荒，極望無崖嶠。形變隨時化，神感因物作。澹乎至人心，恬然存玄漠。

重贈劉琨

壁由識者顯，龍因慶雲翔。茨棘非所憇，翰飛遊高岡。余音非九韶，何以儀鳳凰。新城非芝圃，曷由植蘭芳。

郭璞

遊仙詩十首（序所謂『景純詠仙』為五言之警策是也。）

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遯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萸。

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進則保龍見，退則觸藩羝。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出窗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翹迹企潁陽，臨河思洗耳。閶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蹇修時不存，要之將誰使！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綠蘿結高林，蒙龍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弦。放情陵霄外，嚼蘂挹飛泉。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煙。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愧無魯陽德，迴日向三舍。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遊。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潛潁怨青陽，陵芳哀素秋。悲來惻丹心，零淚緣纓流。

雜縣寓魯門，風暖將爲災。吞舟涌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

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姮娥揚妙音，洪崖領其頤。升降隨長煙，飄飄戲九垓。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見魄。蓐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寒露拂陵苕，女蘿辭松柏。薜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王孫列八珍，安期鍊五石。長揖當途人，去來山林客。

陽谷吐靈曜，扶桑森千丈。朱霞升東山，朝日何晃朗。迴風流曲櫺，幽室發逸響。悠然心永懷，眇爾自遐想。仰思舉雲翼，延首舉玉掌。嘯傲遺世羅，縱情任獨往。明道雖若昧，其中有妙象。希賢宜勵德，羨魚當結網。

採藥遊名山，將以救年頽。呼吸玉滋液，妙氣盈胸懷。登仙撫龍駟，迅駕乘奔雷。鱗裳逐電曜，雲蓋隨風迴。手頓羲和轡，足蹈閭闔開。東海猶蹄涔，崑崙若蟻堆。遐邈冥茫中，俯視令人哀。

璇臺冠崑嶺，西海濱招搖。瓊林籠藻映，碧樹疏英翹。丹泉漂朱沫，黑水鼓玄濤。尋仙萬餘日，今乃見子喬。振髮晞翠霞，解褐被絳綃。總轡臨少廣，盤虬舞雲輶。

永偕帝鄉侶，千齡共逍遙。

王濟

答何劭

計終收遐致，發軌將先起。
（文選顏延年拜陵廟詩注。）

孫綽

秋日

蕭瑟仲秋日，颯唳風雲高。山居感時變，遠客興長謠。疏林積涼風，虛岫結凝霄。湛露灑庭林，密葉辭榮條。撫菌悲先落，鬱松羨後凋。垂綸在林野，交情遠市朝。澹然古懷心，濠上豈伊遙！

蘭亭

流風拂枉渚，停雲蔭九臯。鶯語吟脩竹，游鱗戲瀾濤。携筆落雲藻，微言剖纖毫。時珍豈不甘？忘味在聞韶。

情人碧玉歌二首

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感郎千金意，慚無傾城色。

碧玉破瓜時，相（一作郎）爲情顛倒。感郎（一作君）不羞赧（一作難），回身就郎抱。

失題

迢迢雲端月，的皜霞間星。清商激西牖，澄景至南櫺。（闕）

野馬閒於羈，澤雉屈於樊。神王自有所，何爲人世間！（闕）

新學集

許詢

竹扇

良工眇芳林，妙思觸物騁。篋疑秋蟬翼，團取望舒景。

農里

臺臺玄思得，濯濯情累除。（闕）

失題

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闕）

桓溫

八陣圖

附錄一 詩選



望古識其真，臨源愛往跡，恐君遺事節，聊下南山石。

桓玄

南林彈

散帶躡良駟，揮彈出長林，歸翮赴舊栖，喬木轉翔禽。輕丸承條源，纖繳截雲尋，落羽尋絕響，屢中轉應心。

庾闡

衡山

北眺衡山首，南睨五嶺末，寂坐挹虛恬，運目情四豁。翔虬凌九霄，陸鱗困濡沫，未體江湖悠，安識南溟闊！

遊仙詩十首之三

邛疏鍊石髓，赤松漱水玉，憑煙眇封子，流浪揮玄俗。崆峒臨北戶，昆吾眇南陸，層霄映紫芝，潛澗汎丹菊，崑崙涌五河，八流縈地軸。

佚詩

玄景如映壁（壁），繁星如散錦。

袁宏

詠史（仲偉評袁宏詩『彥伯詠史，』卽此。）

周昌梗槩臣，辭達不爲訥。汲黯社稷器，棟梁天表骨。陸賈厭解紛，時與酒擣杵。婉轉將相門，一言和平勃。趨舍各有之，俱令道不沒。

無名困螻蟻，有名世所疑。中庸難爲體，狂狷不及時。楊惲非忌貴，知及有餘辭。躬耕南山上，蕪穢不遑治。趙瑟奏哀音，秦聲歌新詩。吐音非凡唱，負此欲何之？

失題

森森千丈松，磊砢非一節。雖無棖桷麗，較爲梁棟桀。（闕）

殷仲文

南州桓公九井作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準。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景氣多明遠，風物自淒緊。爽籟警幽律，哀壑叩虛牝。歲寒無早秀，浮榮甘夙殞。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哲匠感蕭晨，肅此塵外軫。廣筵散汎愛，逸爵紆勝引。伊余樂好仁，感祛吝亦泯。猥首阿衡朝，將貽匈奴哂。

送東陽太守

昔人深誠歎，臨水送將離。如何祖長遊，心事孱在斯。虛亭無留賓，東川緬逶迤。

(闕)

八剡詩

野人雖云隔，超悟必有比。(殘)

謝混

遊西池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有來豈不疾？良遊常蹉跎。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廻阡被陵闕，高臺眺飛霞。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褰裳順蘭沚，徙倚引芳柯。美人愆歲月，遲莫獨如何？無爲牽所思，南榮戒其多。

送二王在領軍集詩（序所稱『叔源離宴』爲五言警策。或指此。然此詩實不足以當五言警策，疑非全首。）

苦哉遠征人，將乖萃余室。明窗通朝暉，絲竹盛蕭瑟。樂酒輟今辰，離端起來日。

宋

陶潛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苟宜會，宛轡憩通衢。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疏。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餘。目倦脩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衿，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反班生廬。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荆。叩棧親月船，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尙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爲好爵榮。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庚戌歲九月於西田穫早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溪田舍穫

貧居依稼穡，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司田眷有秋，寄聲與我諧。

飢者歡初飽，束帶候鳴鷄。揚機越平湖，泛隨清壑廻。鬱鬱荒山裏，猿聲閑且哀。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曰余作此來，三四星火頽。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遙謝荷篠翁，聊得從君栖。

飲酒詩二十首之五、七兩首（文選標為雜詩）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還有真意，欲辯已忘言。秋菊有佳色，挹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達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詠貧士詩七首（序所謂『陶公詠貧之製』為五言之警策是也。）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虛中滅，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淒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瀝，闕竈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閑居非陳厄，竊有愠見言。何以慰吾懷？賴此多古賢。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屨，清歌暢商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弊襟不掩肘，藜藿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芻蕘有常溫，採莒足朝食。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飢寒。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至德冠邦閭，清節映西關。仲蔚愛窮居，遶宅生蒿蓬。翳然絕交遊，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此士胡獨然，寔由罕所同。介然安其業，所樂非窮通。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昔有黃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年飢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爲兒女憂。惠孫一晤歎，腴贈竟莫酬。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脩！

讀山海經十三首之一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且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擬古詩九首之二、四、七、八四首

辭家夙嚴駕，當往志（一作至）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春（一作泰），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爲飛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柏爲人伐，高墳互低昂。顏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丘。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

詠二疏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借問裴周來，幾人得其趣？遊目漢廷中，二疏復此舉。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傅。餞送傾皇朝，華軒盈道路。離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厭厭閭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心曉未悟。放意樂餘年，遑恤身後慮！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

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羣英。
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
公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
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雜詩十二首之九、十兩首

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掩淚泛東逝，順流追時遷。日沒星與昴，勢翳西山巔。
蕭條隔天涯，惆悵念常飧。慷慨思南歸，路遐無由緣。關梁難虧替，絕音寄斯篇。
閑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驅役無停息，軒裳逝東崖。沉陰擬薰麝，寒氣激我懷。
歲月有常御，我來淹已彌。慷慨憶綢繆，此情久已離。荏苒經十載，暫爲人所羈。
庭宇翳餘木，倏忽歲月虧。

歸園田居五首之一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挽歌詩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嶢嶢。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謝靈運

晚出西射堂

步出西城門，遙望城西岑。連障疊巘嶠，青翠杳深沉。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

節往感不淺，感來念已深。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含情尙勞愛，如何離賞心？
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登池上樓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沉。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
徇祿反窮海，臥疴退空林。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嶽。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幽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
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

遊南亭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密林含餘清，遠峯隱半規。久痼昏墊苦，旅館眺郊岐。
澤蘭漸被徑，芙蓉始發池。未厭青春好，已觀朱明移。感感感物歎，星星白髮垂。
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逝將候秋水，息景偃舊崖。我志誰與亮？賞心惟良知。

遊赤石進帆海（此下十首，皆序所稱『謝客山泉』中警策之作。）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周覽倦瀛壖，況乃凌窮髮。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揚帆採石華，挂席拾海月。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忽。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

登江中孤嶼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懷新道轉迴，尋異景不延。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爲傳！想像崑山姿，緬邈區中緣。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

林壑歛暝色，雲霞收夕霏。菱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登石門最高頂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疏峯抗高館，對嶺臨廻谿。長林羅戶穴，積石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活活夕流駛，噉噉夜猿啼。沉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携。心契九秋幹，目玩三春萋。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過始寧墅一首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違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緇磷謝清曠，疲薺慚貞堅。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山行窮登頓，水涉盡廻沿。岩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綿。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連。葺宇臨廻江，築觀基曾顛。

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且爲樹粉檣，無令孤願言。

富春渚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溯流觸驚急，臨折阻參錯。亮乏伯昏分，險過呂梁壑。洊至宜便習，兼山貴止託。平生協幽期，淪蹟困微弱。久露干祿請，始果遠遊諾。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蠖。

七里瀨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既秉上皇心，豈屑末代諂！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入彭蠡湖口

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廻合，圻岸屢崩奔。乘月聽哀狖，浥露馥芳蓀。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靈物吝珍怪，異人秘精魂。金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溫。徒作千里曲，絃絕念彌敦。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

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銅陵映碧潤，石磴瀉紅泉。旣枉隱淪客，亦棲肥遁賢。險逕無測度，天路非術阡。遂登羣峯首，邈若升雲煙。羽人絕髣髴，丹丘徒空筌。圖牒復磨滅，碑版誰聞傳？莫辯百世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恆充俄頃用，豈爲古今然！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首

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逶迤傍隈隩，迢遞陟陁岬。

過澗旣厲急，登棧亦陵緬。川渚屢逕復，乘流翫廻轉。蘋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淺。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情用賞爲美，事昧竟誰辨。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南樓中望所遲客

杳杳日西頽，漫漫長路迫。登樓爲誰思？臨江遲來客。與我別所期，期在三五夕。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卽事怨睽携，感物方悽戚。孟夏非長夜，晦明如歲隔。瑤華未堪折，蘭若已屢擿。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搔首訪行人，引領冀良覲。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疴亦園中。中園屏氛雜，清曠招遠風。卜室倚北阜，啓扉面南江。激澗代汲井，插槿當列墉。羣木旣羅戶，衆山亦對牕。靡迤趨下岫，迢遞瞰高峯。寡欲不期勞，卽事罕人功。惟開蔣生徑，永懷求羊蹤。

賞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

齋中讀書一首

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虛館絕靜訟，空庭來鳥雀。臥疾豐暇豫，翰墨時閒作。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既笑沮溺苦，又哂子雲閣。執戟亦以疲，耕稼豈云樂？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并序（序所謂『靈運鄴中』是也。）

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極。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並，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彥，共盡之矣。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漢武帝徐樂諸才，備應對之能，而雄猜多忌，豈獲晤言之適！不誣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歲月如流，零落將盡，撰文懷人。感往增愴！其辭曰：

魏太子

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照灼爛霄漢，遙裔起長津。天地中橫潰，家王拯生民。區宇既滌蕩，羣英必來臻。忝此欽賢性，由來常懷仁。況值衆君子，傾心隆日新。論物靡浮說，析理實敷陳。羅縷豈闕辭，竊窕究天人。澄觴滿金罍，連榻設華茵。急絃動飛聽，清歌拂梁塵。何言相遇易，此歡信可珍。

王粲

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離，自傷情多。

幽厲昔崩亂，桓靈今板蕩。伊洛既燎煙，函嶠沒無像。整裝辭秦川，秣馬赴楚壤。沮漳自可美，客心非外獎。常歎詩人言，式微由何往。上宰奉皇靈，侯伯咸宗長。雲騎亂漢南，宛郢皆掃盪。排霧屬盛明，披雲對清朗。慶泰欲重疊，公子特先賞。不謂息肩願，一旦值明雨。竝載遊鄴京，方舟泛河廣。綢繆清讌娛，寂寥梁棟響。

既作長夜飲，豈顧來日養！

陳琳

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事多。

皇漢逢屯邴，天下遭氛慝。董氏淪關西，袁家擁河北。單民易周章，窘身就羈勒。豈意事乖己？永懷戀故國。相公實勤王，信能定螫賊。復覩東都輝，重見漢朝則。餘生幸已多，矧乃值明德。愛客不告疲，飲讌遺景刻。夜聽極星爛，朝遊窮曠黑。哀哇動梁埃，急觴盪幽默。且盡一日娛，莫知古來惑。

徐幹

少無宦情，有箕穎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

伊昔家臨淄，提携弄齊瑟。置酒飲膠東，淹留憩高密。此歡謂可終，外物始難必。搖蕩箕濮情，窮年迫憂慄。末塗幸休明，棲集建薄質。已免負薪苦，仍遊椒蘭室。

清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行觴奏悲歌，永夜繫白日。華屋非蓬居，時髦豈余匹？中飲顧昔心，悵焉若有失！

劉 楨

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

貧居晏里閭，少小長東平。河兗當衝要，淪飄薄許京。廣川無逆流，招納廁羣英。北渡黎陽津，南登紀郢城。既覽古今事，頗識治亂情。歡友相解達，敷奏究平生。矧荷明哲顧，知深覺命輕。朝遊牛羊下，暮坐括揭鳴。終歲非一日，傳卮弄新聲。辰事既難諧，歡願如今並。惟羨肅肅翰，繽紛戾高冥。

應 瑒

汝穎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

嗷嗷雲中雁，舉翮自委羽。求涼弱水湄，違寒長沙渚。顧我梁川時，緩步集穎許。

一旦逢世難，淪薄恆羈旅。天下昔未定，託身早得所。官度廁一足，烏林預艱阻。晚節值衆賢，會同庇天宇。列坐蔭華棖，金樽盈清醕。始奏延露曲，繼以闌夕語。調笑輒酬答，嘲諢非慙沮。傾軀無遺慮，在心良以敘。

阮瑤

管書記之任，故有優渥之言。

河洲多沙塵，風悲黃雲起。金羈相馳逐，聯翩何窮已。慶雲惠優渥，微薄攀多士。念昔渤海時，南皮戲清汎。今復河曲遊，鳴葭汎蘭汜。躡步陵丹梯，竝坐侍君子。妍談既愉心，哀音信睦耳。傾醑係芳醕，酌言豈終始。自從食萍來，惟見今日美。

平原侯植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

朝遊登鳳閣，日暮集華沼。傾柯引弱枝，攀條摘蕙草。徙倚窮騁望，目極盡所討。

西顧太行山，北眺邯鄲道。平衡修且直，白楊信裊裊。副君命飲宴，歡娛寫懷抱。良遊匪晝夜，豈云晚與早。衆賓悉精妙，清辭灑蘭藻。哀音下廻鵠，餘哇徹清昊。中山不知醉，飲德方覺飽。願以黃髮期，養生念將老。

詩一首（靈運叛逸時詩，見宋書本傳）

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

孝武帝劉駿

登覆舟山

束髮好怡衍，弱冠頗流薄。素想終勿傾，聿來果丘壑。層峯亙天維，曠渚綿地絡。逢臯列神苑，遭壇樹仙閣。松澄含清暉，荷源煜彤爍。川界泳遊鱗，巖庭響鳴鶴。

登作樂山

修路軫孤轡，竦石頓飛輶。遂登千尋首，表裏望丘原。屯煙擾風穴，積水溺雲根。漢潦吐新波，楚山帶舊苑。壤草凌故國，拱木秀頽垣。目極情無留，客心空已繁。

濟曲阿後湖

宵登毗陵路，旦過雲陽郭。平湖曠津濟，菰渚迭明蕪。和風翼歸采，夕氛晦山嶠。驚瀾翻魚藻，頽霞照桑榆。

與廬陵王紹別

連歲矜離心，今茲幸良集。信宿窮晨暮，開顏披所戢。未盡歡娛懷，已傷岐路及。舳艫引江介，飛旌背爾邑。悄擾徒旅戒，團欒流景入。遲遲分手念，泫泫登路泣！

自君之出矣（玉臺新詠作許瑤。）

自君之出矣，金翠闇無精。思君如日月，回還晝夜生。

南平王劉鑠

擬行行重行行

眇眇陵長道，遙遙行遠之。廻車背京里，揮手從此辭。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寒蟬翔水曲，秋兔依山基。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日夕涼風起，對酒長相思。悲發江南調，憂委子衿詩。臥覺明燈晦，坐見輕紈縑。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治。願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時。

擬明月何皎皎

落宿半遙城，浮雲靄層闕。玉宇來清風，羅帳延秋月。結思想伊人，沉憂懷明發。誰爲客行久？屢見流芳歇。河廣川無梁，山高路難越。

擬孟冬寒氣至

白露秋風始，秋風明月初。明月照高樓，露落皎玄除。迨及涼風起，行見寒林疏。客從遠方至，贈我千里書。先敘懷舊愛，末陳久離居。一章意不盡，三復情有餘。願遂平生志，無使甘言虛。

擬青青河邊草

淒淒含露臺，肅肅迎風館。思女御櫺軒，哀聲（一作心）徹雲漢。端撫悲絃泣，獨對明鐙歎。良人久徭役，耿介終昏旦。楚楚秋水歌，依依采菱彈。

代收淚就長路

聳轡高陵曲，揮袂廣川濱。黃塵昏白日，悲風（一作荒塞）起浮雲。蕭條萬里別，契闊三秋分。時往從朝露，年來驚夕氤。徘徊去芳節，依遲從遠軍。

過歷山湛長史草堂

茲嶽蘊虛詭，憑覽趣亦瞻。九峯相連接，五渚逆縈浸。層阿疲且引，絕巖暢方禁。溜衆夏更寒，林交晝常蔭。伊余久緇涅，復得味恬淡。願逐安期生，於焉愜高枕。

顏延之

五君詠

阮步兵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沉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物故不可論，途窮能勿慟。

嵇中散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

劉參軍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鼓鐘不足歡，榮色豈能眩？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
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

阮始平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郭弈已心醉，山公非虛覩。
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向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豪素。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
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炎天方埃鬱，暑晏閔塵紛。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側聽風薄木，遙睇月間雲。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歲候初過半，荃蕙豈久芬。屏居側物變，慕類抱情殷。九逝非空思，七襄無成文。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荆牧。經途延舊軌，登闥訪川陸。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複。卻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囿。清霧霽岳陽，曾暉薄瀾澳。淒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存沒竟何人，炯介在明淑。請從上世人，歸來執桑竹。

北使洛（序所謂『顏延入洛』為五言之警策是也。）

改服飭徒旅，首路踰險巖。振楫發吳洲，秣馬陵楚山。塗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

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在昔輟期運，經始闢聖賢。伊瀝絕津濟，臺館無尺椽。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煙。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陰風振涼野，飛雲翳窮天。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隱憫徒御悲，威遲良馬煩。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徠。蓮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

歸鴻

昧旦濡和風，霑露踐朝暉。萬有皆同春，鴻雁獨辭歸。相鳴去澗汜，長引發江畿。皦潔登雲侶，連綿千里飛。長懷河朔路，緬與湘漢違。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春方動宸駕，望幸傾五州。山祇蹕嶠路，水若警滄流。神御出瑤軫，天儀降藻舟。萬軸胤行衛，千翼汎飛浮。雕雲麗璇蓋，祥飈被綵旒。江南進荆豔，河激獻趙謳。金練照海浦，笳鼓震溟洲。藐眄觀青崖，衍漾觀綠疇。民靈騫都野，鱗翰聳淵丘。德禮既普洽，川嶽遍懷柔。

和謝監靈運

弱質慕端操，窘步懼先迷。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伊昔邁多幸，秉筆侍兩闈（一作闈）。雖慙丹腹施，未謂玄素睽。徒遭良時諛，王道奄昏霾。人神幽明絕，朋好雲雨乖。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倚巖聽緒風，攀林結留荑。跂予間衡嶠，曷月瞻秦稽。皇聖昭天德，豐澤振沉泥。惜無雀雉化，何用充海淮。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藜。採芡葺昔宇，翦棘開舊畦。物謝時既晏，年往志不偕。親仁敷情昵，興玩（一作賦）究辭悽。芬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珪。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

謝瞻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繁林收陽彩，密苑解華叢。巢幕無留燕，遵渚有來鴻。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聖心眷嘉節，揚鑾戾行宮。四筵霑芳醴，中堂起絲桐。

扶光迫西泛，歡餘宴有窮。逝矣將歸客，養素克有終。臨流怨莫從，歡心歎飛蓬。

答靈運

夕霽風氣涼，閒房有餘清。開軒滅華燭，月露皓已盈。獨夜無物役，寢者亦云寧。忽獲愁霖唱，懷勞奏所成。歎彼行旅艱，深茲眷言情。伊余雖寡慰，殷憂暫爲輕。牽率酬嘉藻，長揖愧吾生。

張子房詩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卜洛易隆替，興亂罔不亡。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息肩纏民思，靈鑒集朱光。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婉婉幙中畫，輝輝天業昌。鴻門銷薄蝕，垓下隕攬槍。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荒。明雨燭河陰，慶霄薄汾陽。鑾旂歷頽寢，飾像薦嘉嘗。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

濟濟屬車士，粲粲翰墨場。瞽夫違盛觀，竦踊企一方。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食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

謝惠連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

日落泛澄瀛，星羅遊輕橈。憩樹面曲汜，臨流對廻潮。輟策共駢筵，並坐相招要。哀鴻鳴沙渚，悲猿響山椒。亭亭映江月，瀏瀏出谷飈。斐斐氣纂岫，泫泫露盈條。近矚祛幽蘊，遠視蕩喧囂。晤言不知罷，從夕至清朝。

秋懷詩（評惠連詩，特稱秋懷、擣衣二首。）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如何乘苦心，矧復值秋晏。皎皎天月明，弈弈河宿爛。蕭瑟含風蟬，寥戾度雲雁。寒商動清閨，孤燈暖幽幔。耿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夷險難豫謀，倚伏昧前算。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宦。

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賓至可命觴，朋來當染翰。高臺驟登踐，清淺時陵亂。顏魄不再圓，傾曦無兩旦。金石終須毀，丹青暫彫煥。各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

擣衣詩（序稱『惠連擣衣之作』為五言之警策。）

衡紀無淹度，晷運儵如催。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肅肅莎鷄羽，烈烈寒螿啼。夕陰結空幙，霄月皓中閨。美人戒裳服，端飾相招携。簪玉出北房，鳴金步南階。櫺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紈素既已成，君子行未歸。裁用筥中刀，縫爲萬里衣。盈篋自余手，幽絨候君開。腰帶準疇昔，不知今是非。

豫章行

軒帆遡遙路，薄送瞰遐江。舟車理殊緬，密友將遠從。九里樂同潤，二華念分峯。集歡豈今發？離歎自古鍾。促生靡緩期，迅景無遲蹤。緇髮迫多素，憔悴謝華茸。

婉婉寡留晷，窈窕閉淹龍。如何阻行止，憤慍結心胸。既微達者度，歡戚誰能封！
願子保淑慎，良訊代徽容。

代古（一作擬客從遠方來。）

客從遠方來，贈我鵠文綾。貯以相思篋，緘以同心繩。裁爲親身服，著以俱寢興。
別來經年歲，歡心不可凌。瀉酒置井中，誰能辨斗升？合於杯中水，誰能判淄澠？

西陵遇風獻康樂（見文選）

我行指孟春，春仲尙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無歇。成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
瞻塗意少淙，還顧情多闕。哲兄感化別，相送越垌林。飲餞野亭館，分袂澄湖陰。
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廻塘隱艫棹，遠望絕形音。靡靡卽長路，戚戚抱遙悲。
悲遙但自弭，路長當語（一作問）誰！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昨發浦陽汭，
今宿浙江湄。屯雲蔽曾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丘。浮氛晦崖巘，

積素惑原疇。曲汜薄停旅（一作依），通川絕行舟。臨津不得濟，佇楫阻風波。
蕭條洲渚際，氣色少諧和。西瞻（一作矚）興遊歎，東睇起悽歌。積憤成疢癘，
無萱將如何！

袁淑

倣古詩

訊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昔隸李將軍，十載事西戎。結車高闕下，極望見雲中。
四面各千里，從橫起嚴風。寒燠豈如節？霜雨多異同。夕寐北河陰，夢還甘泉宮。
勤役未云已，壯年徒爲空。迺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

倣曹子建樂府白馬篇

劍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秦地天下樞，八方湊才賢。荆魏多壯士，宛洛富少年。
意氣深自負，肯事郡邑權。籍籍關外來，車徒傾國鄺。五侯競書幣，羣公亟爲言。

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弦。交歡池陽下，留宴汾陰西。一朝許人諾，何能坐相捐。影節去函谷，投珮出甘泉。嗟此務遠圖，心爲四海懸。但營身意遂，豈校耳目前。俠烈良有聞，古來共知然。

種蘭

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

王微

雜詩二首

桑妾獨何懷，傾筐未盈把。自言悲苦多，排卻不肯捨。妾悲叵陳訴，填憂不銷冶。寒雁歸所從，半途失憑假。壯情扑驅馳，猛氣捍朝社。常懷雲漢慙，常欲復周雅。重名好銘勒，輕軀願圖寫。萬里度沙漠，懸師蹈朔野。傳聞兵失利，不見來歸者。奚處埋旌麾？何處喪車馬？拊心悼恭人，零淚覆面下。徒謂久別離，不見長孤寡。

寂寂掩高門，寥寥空廣廈。待君竟不歸，收顏今就櫝。

思婦臨高臺，長想憑華軒。弄弦不成曲，哀歌送苦言。箕帚留江介，良人處雁門。詎憶無衣苦，但知狐白溫。日暗牛羊下，野雀滿空園。孟冬寒風起，東壁正中昏。朱火獨照人，抱景自愁怨。誰知心曲亂，所思不可論！

詠愁

自予抱羈思，眇與日月長。載離非宋遠，誰謂河難航。憂隨積霖密，慨因朗旭彰。負之苦不勝，卽之竟無方。如彼引鯉魚，待盡守空梁。天地豈私貧？運至豈固當？既悟非形兆，茲數詎可攘！

王僧達

答顏延年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珪璋旣文府，精理亦道心。君子聳高駕，塵軌實爲林。

崇情符遠跡，清氣溢素襟。結遊略年義，篤顧棄浮沉。寒榮共偃曝，春醞時獻斟。聿來歲序暄，輕雲出東岑。麥壘多秀色，楊園流好音。歡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幽衷何用慰，翰墨久謠吟。棲鳳難爲條，淑貺非所臨。誦以永周旋，匣以代兼金。

和琅邪王依古

少年好馳俠，旅宦遊關源。旣踐終古跡，聊訊興亡言。隆周爲藪澤，皇漢成山樊。久沒離宮地，安識壽陵園！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顯軌莫殊轍，幽塗豈異魂？聖賢良已矣，抱命復何怨！

七夕月下

遠山歛霧褱，廣庭揚月波。氣往風集隙，秋還露泫柯。節期旣已屢，中宵振綺羅。來歡詎終夕，收淚泣分河。

朱 櫻

初櫻動時豔，擅藻灼輝芳。細葉未開蕊，紅葩已發光。

鮑 照

詠史詩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京城十二衢，飛蓋各鱗次。仕子彰華纓，遊客竦輕轡。明星晨未稀，軒蓋已雲至。賓御紛颯沓，鞍馬光照地。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

還都道中作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鱗鱗夕雲起，獵獵曉風遒。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登臚眺淮甸，掩泣望荆流。

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煙浮。倏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遊。誰令乏古節，貽此越鄉憂！

樂府詩五首

代東武吟

主人且弗喧，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召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密塗互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一朝異，孤續誰復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鎌刈葵藿，倚杖收鷄犬。昔如韝上鷹，今似檻中猿。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代出自薊北門行（序所稱『鮑照戍邊』為五言之警策是也。）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

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雁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飛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殤。

代結客少年場行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遊。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今我獨何爲，培塿懷百憂！

代東門行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遙遙征駕遠，杳杳落日晚。居人掩閨臥，行子夜中飯。

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代放歌行

蓼蟲避葵堇，習苦不言非。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鷄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素帶曳長飆，華纓結遠埃。日中安能止，鍾鳴猶未歸。夷世不可逢，賢君信愛才。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

翫月城西門廨中

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玉鉤。未映東北墀，娟娟似蛾眉。蛾眉蔽珠櫳，玉鉤隔瑣牕。三五二八時，千里與君同。夜移衡漢落，徘徊帷戶中。歸葉先委露，別葉早辭風。客遊厭苦辛，仕子倦飄塵。休澣自公日，宴慰及私辰。蜀琴抽白雪，郢曲發陽春。

肴乾酒未缺，金壺啓夕淪。廻軒駐輕蓋，留酌待情人。

學劉公幹體五首之二、三、五三首

噎噎寒野霧，蒼蒼陰山柏。樹迴霧縈集，山寒野風急。歲物盡淪傷，孤貞爲誰立。賴樹自能貞，不計跡幽澀。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集君瑤臺裏，飛舞兩楹前。茲辰自爲美，當避豔陽年。豔陽桃李節，皎潔不成妍。

白日正中時，天下共明光。北園有細草，當晝正含霜。乖榮頓如此，何用獨芬芳。抽琴爲爾歌，絃斷不成章。

蕭史曲（藝文類聚七八誤爲晉張華詩。）

蕭史愛長年，羸女羞童顏。火粒願排棄，霞霧好登攀。龍飛逸天路，鳳起出秦關。身去長不返，簫聲時往還！

學古

北風十二月，雪下如亂巾。實是愁苦節，惆悵憶（一作別）情親。會得兩少妾，同是洛陽人。嬛綿好眉目，閒麗美腰身。凝膚皎若雪，明淨色如神。驕愛生盼矚，聲媚起朱脣。衿服雜綈纈，首飾亂瓊珍。調絃俱起舞，爲我唱梁塵。人生貴得意，懷願待君申。幸值嚴冬暮，幽夜方未晨。齊衾久雨設，角枕已雙陳。願君早休息，留歌待三春。

擬青青陵上柏

涓涓亂江泉，綿綿橫海煙。浮生旅昭世，空事歎華年。書翰幸間暇，我酌子縈絃。飛鏹出荆路，驚服指秦川。渭濱富皇居，鱗館市河山。興童唱秉椒，權女歌採蓮。孚愉鸞閣上，窈窕鳳楹前。娛生信非謬，安用求多賢！

吳興黃浦亭庾中郎別

風起洲渚寒，雲上日無輝。連山眇煙霧，長波迴難依。旅雁方南過，浮客未西歸。已經江海別，復與親眷違。奔景易有窮，離袖安可揮！懽觴爲悲酌，歌服成泣衣。溫念終不渝，藻志遠存追。役人多牽滯，顧客慚奮飛。昧心附遠翰，炯言藏佩韋。

吳歌三首之一

夏口樊城岸，曹公卻月戍。但觀流水還，識是儂流下。

採菱歌七首之一

驚舲馳桂浦，息棹偃椒潭。簫弄澄湘水，菱歌清漢南。

答客

幽居屬有念，含意未連詞。會客從外來，問君何所思？澄神自惆悵，嘿慮久廻疑。謂賓少安息，方爲子陳之。我以筆門士，負學謝前基。愛賞好徧越，放縱少矜持。專求遂性樂，不計緝名期。歡至獨斟酒，憂來輒賦詩。聲交稍希歇，此意更堅滋。浮生急馳電，物道險絃絲。深憂寡情謬，進伏兩睽時。願賜卜身要，得免後賢嗤。

夢歸鄉

銜淚出郭門，撫劍無人遶。沙風暗空（一作塞）起，離心眷鄉畿。夜分就孤枕，夢想暫言歸。嬌婦當戶歎（一作笑），縑絲（一作搔首）復鳴機。慷慨論久別，相將還綺闥。歷歷簷下涼，朧朧帳（一作窗）裏暉（一作輝）。刈蘭爭芬芳，採菊競葳蕤。開奩奪（一作集）香蘇，探袖解纓徽。夢中長路近，覺後大江違。驚起空歎息，恍惚神魂飛。白水漫浩浩，高山壯巍巍。波瀾（一作潮）異往復，風霜（一作雲）改榮衰。此土非吾土，慷慨當告（一作訴）誰！

歲暮悲

霜露迭濡潤，草木互榮落。日夜改運周，今悲復如昨。晝色苦沉陰，白雪夜廻薄。皦潔冒霜雁，飄揚出風鶴。天寒多顏苦，妍容逐丹壑。絲綃千里心，獨宿乏然諾。歲暮美人還，寒壺與誰酌！

在江陵歎年傷老

五難未易夷，三命戒淵抱。方瞳起松髓，頽髮疑桂腦。役生良自休，大患安足保！開簾窺景夕，備屬雲物好。翩翩燕弄風，嫋嫋柳垂道。池瀆亂蘋萍，園援美花草。節如驚灰異，零落就衰老！

傅亮

奉迎大駕道路賦詩

夙擢發皇邑，有人祖我舟。餞離不以幣，贈言重琳球。知止道攸貴，懷祿義所尤。四牡倦長路，君轡可以收。張邴結晨軌，疏董頓夕輜。東隅誠已謝，西景逝不留。性命安可圖，懷此作前修。敷枉銘篤誨，引帶佩嘉謀。迷寵非予志，厚德良未酬。撫躬愧疲朽，三省慚爵浮。重明照蓬艾，萬品同率由。忠誥豈假知？式微發直謳。

冬至

星昴殷仲冬，短晷窮南陸。柔荔迎時萋，芳芸應節馥（闕）。

范曄

樂遊應詔詩

崇盛歸朝闕，虛寂在川岑。山梁協孔性，黃屋非堯心。軒駕時未肅，文囿降照臨。流雲起行蓋，晨風引鑾音。原薄信平蔚，臺澗備曾深。蘭池清夏氣，脩帳含秋陰。遵渚攀蒙密，隨山上嶇嶽。睇目有極覽，遊情無近尋。聞道雖已積，年力互頽侵。

探已謝丹黻，感事懷長林。

臨終詩

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儘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卽。

謝莊

和元日雪花應詔

從候昭神世，息燧應頌道。玄化盡天秘，凝功畢地寶。笙鏞流七始，玉息承三造。委霰下璇蕤，疊雪翻瓊藻。積曙境寓明，聯萼千里杲。掩映順雲懸，搖裔從風掃。發貺燭侄前，騰瑞光圖表。澤厚見身末，恩踰悟生眇。竦誠岱駕肅，側志梁鸞矯。

七夕夜詠牛女應制

輟機起春暮，停箱動秋衿。璇居（一作車）照漢右，芝駕肅河陰。容裔泛星道，逶迤濟煙潏。陸離迎宵佩，倏爍望昏簪。俱傾環氣怨，共歇浹年心。珠殿釭未沫，瑤庭路已深。夕（一作夜）清豈淹拂？弦輝無久臨。

侍宴蒜山

龍旌拂紆景，鳳蓋起流雲。轉蕙方因委，層華正氛氲。煙竟山郊遠，霧罷江天分。調石飛延露，裁金起承雲。

遊豫章西觀洪崖井

幽願平生積，野好歲月彌。捨簪神區外，整褐靈鄉垂。林遠炎天隔，山深白日虧。遊陰騰鵠嶺，飛清起鳳池。隱暖松霞被，容與澗煙移。將遂丘中性，結駕終在斯。

自潯陽至都集道里名為詩

山經亟旋覽，水牒勑敷尋。稽榭誠淹留，煙臺信遐臨。翔州凝寒氣，秋浦結清陰。眇眇高湖廣，遙遙南陵深。青溪如委黛，黃沙似舒金。觀道雷池側，訪德茅堂陰。魯顯闕微跡，秦良滅芳音。訊遠博望崖，採賦梁山岑。崇館非陳宇，茂苑豈舊林？

北宅秘園詩

夕天霽晚氣，輕霞澄暮陰。微風清幽幌，餘日照青林。收光漸牕歇，窮園自荒深。綠池翻素景，秋槐響寒音。伊人儻同愛，絃酒共棲尋。

湯惠休

怨詩行

明月照高樓，含君千里光。巷中情思滿，斷絕孤妾腸。悲風盪帷帳，瑤翠坐自傷。

妾心依天末，思與浮雲長。嘯歌思秋草，幽葉豈再揚！暮蘭不待歲，離華能幾芳。
願作張女引，流悲繞君堂。君堂嚴且秘，絕調徒飛揚！

楊花曲三首

歲華結情，宛轉風含思。掩涕守春心，折蘭還自遺。
江南相思引，多歎不成音。黃鶴西北去，銜我千里心。
深堤下生草，高城上入雲。春人心生思，思心長爲君。

帛道猷

陵峯采藥觸興爲詩

連峯數千里，修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
閒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



吳邁遠

飛來雙白鵠

可憐雙白鵠，雙雙絕塵氛。連翩弄光景，交頸遊青雲。逢羅復逢繳，雌雄一旦分。哀聲流海曲，孤叫出江濱。豈不慕前侶？爲爾不及羣。步步一零淚，千里猶待君。樂哉新相知，悲矣新別離！持此百年命，共逐寸陰移。譬如空山草，零落心自知。

長別離

生離不可聞，況復長相思。如何與君別，當我盛年時。蕙華每搖落，妾心空自持。榮乏草木歡，悴極霜露悲。富貴貌難變，貧賤顏易衰。持此斷君腸，君亦宜自疑。淮陰有逸將，折翮謝翻飛。楚有扛鼎士，出門不得歸。正爲隆準公，仗劍入紫微。君才定何如？白日下爭暉。

遊廬山觀道士石室（詩彙作江總，非。）

蒙茸衆山裏，往來行跡稀。尋嶺達仙居，道士披雲歸。似著周時冠，狀披漢時衣。安知世代積，服古人不衰。得我宿昔情，知我道無爲。

鮑令暉

擬青青河畔草

裊裊臨窗竹，藹藹垂門桐。灼灼青軒女，泠泠高臺（一作堂）中。明志逸秋霜，玉顏豔（一作掩）春紅。人生誰不別，恨君早從戎。鳴絃慙夜月，紺黛羞春風。

擬客從遠方來

客從遠方來，贈我漆鳴琴。木有相思文，絃有別離音。終身執此調，歲寒不改心。願作陽春曲，宮商長相尋。

寄行人詩

桂吐兩三枝，蘭開四五葉。是時君不歸，春風徒笑妾。

古意贈今人（藝文類聚、樂府詩集，並作吳邁遠秋風曲。與吳詩不類。）

寒鄉無異服，衣氎代文練。日月望君歸，年年不解綰。荆揚春早和，幽冀猶霜霰。北寒妾已知，南心君不見。誰爲道路苦，寄情雙飛燕。形迫杼煎絲，顏落風摧電。容華一朝盡，惟餘心不變。

題書後寄行人（玉臺新詠、樂府詩集並作『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臨軒不解顏。砧杵夜不發，高門晝長關。帳中流燿燿，庭前華紫蘭。物枯識節異，鴻來知客寒。遊用暮冬盡，除春待君還。

何長瑜

嘲府僚詩

陸展染白髮，將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

離合詩

宜然悅今會，且怨明晨別。肴藪不能甘，有難不可雪。



齊

齊高帝蕭道成

羣鶴詠

八風儼遙翮，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志，爲君苑中禽。

塞上歌（節錄塞客吟末塞上歌。）

朝發兮江泉，日夕兮陵山。驚飆兮滄汨，淮流兮潺湲。胡埃兮雲聚，楚旆兮星懸。愁塘兮思宇，惻愴兮何言！（下略）

釋寶月

估客樂二曲（凡四章）

郎作十里行，儂作九里送。拔儂頭上釵，與郎資路用。
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

同前

大編珂峩頭，何處發揚州。借問編上郎，見儂所歡不。
初發揚州時，船出平津泊。五兩如竹林，何處相尋博？

王文憲儉

春日家園

徙倚未云莫，陽光忽已收。羲和無停晷，壯士豈淹留。冉冉老將至，功名竟不脩？
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撫躬謝先哲，解紱歸山丘。



春詩二首

蘭生已匝苑，萍開欲半池。輕風搖雜蘂，細雨亂叢枝。
風光承露照，霧色點蘭暉。青葢結翠藻，黃鳥弄春飛。

春夕

露華方照歲，雲彩復經春。虛閨稍疊草，幽帳日凝塵。

後園餞從兄豫章

茲夕竟何夕，念別開曾軒。光風轉蘭蕙，流月泛虛園。

王融

棲玄聽講畢，遊邸園七韻應司徒教



道勝業茲遠，心閒地能隙。桂檄鬱初裁，蘭墀坦將闢。虛檐對長嶼，高軒臨廣液。芳草列成行，嘉樹紛如積。流風轉還逕，清煙泛喬石。日汨山照紅，松映水華碧。暢哉人外賞，遲遲眷西夕。

別蕭諮議

徘徊將所愛，惜別在河梁。衿袖三春隔，江水千里長。寸心無遠近，邊地有風霜。勉哉勤歲暮，敬矣事（一作愼）容光。山中殊未憚，杜若空自芳。

寒晚敬和何徵君點

疎酌候冬序，閒琴改秋律。如何將暮天，復值西歸日。搖落迎軒牖，飛鳴亂繩葦。煙灌共深陰，風篁兩蕭瑟。虛堂無笑語，懷君首如疾。早輕北山賦，晚愛東臯逸。上德可潤身，下澤有餘轡。

古意二首之一

遊禽暮知反，行人獨不歸。坐銷芳草氣，空度明月輝。嘯容入朝鏡，思淚點春衣。
巫山彩雲沒，淇上綠條稀。待君竟不至，秋雁雙雙飛。

奉和代徐詩二首

自君之出矣，芳蕕絕瑤卮。思君如形影，寢興未曾離。
自君之出矣，金鑪香不燃。思君如明燭，中宵空自煎。

謝朓

新亭渚別范零陵雲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
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

遊東田

戚戚苦無悰，攜手共行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遠樹曖芊芊，生煙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郡內高齋閒坐答呂法曹

結構何迢遞，曠望極高深。窗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非君美無度，孰爲勞寸心。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若遺金門步，就見玉山岑。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反路長。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金波麗鵲，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

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尉羅者，寥廓已高翔。

酬王晉安

稍稍枝早勁，塗塗露晚晞。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雁飛。拂霧朝清閣，日旰坐彤闥。悵望一塗阻，參差百慮依。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版橋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驚。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已屢。既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羣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

遊敬亭山

茲山互百里，合沓與雲齊。隱淪既已託，靈異居然棲。上千蔽白日，下屬帶廻谿。

交藤荒且蔓，樛枝聳復低。獨鶴方朝唳，飢鳥此夜啼。漂雲已漫漫，多雨亦淒淒。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緣源殊未極，歸徑杳如迷。要欲追奇趣，卽此陵丹梯。皇恩竟已矣，茲理庶無睽。

晚登山三還望京邑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薨，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有情知望鄉，誰能縝不變！

京路夜發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泱。猶沾餘露團，稍見朝霞上。故鄉邈已復，山川修且廣。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賞。敕躬每跼蹐，瞻恩惟震蕩。行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

直中書省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玲瓏結綺錢，深沉映朱網。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茲言翔鳳池，鳴珮多清響。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朋情以鬱陶，春物方駘蕩。安得凌風翰，聊恣山泉賞。

觀朝雨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戢翼希驤首，乘流畏曝鰓。動息無兼遂，歧路多徘徊。方同戰勝者，去翦北山萊。

郡內登望

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圓。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山積陵陽阻，溪流春穀泉。

威紆距遙甸，巉嵒帶遠天。切切陰風莫，桑柘起寒煙。悵望心已極，恹怳魂屢遷。結髮倦爲旅，平生早事邊。誰規鼎食盛，寧要狐白鮮。方棄汝南諾，言稅遼東田。

和徐都曹

宛洛佳遨遊，春色滿皇州。結軫青郊路，廻瞰蒼江流。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桃李成蹊徑，桑榆陰道周。東都已倣載，言歸望綠疇。

和王主簿怨情

掖庭聘絕國，長門失歡宴。相逢詠靡蕪，辭寵悲班扇。花叢亂數蝶，風簾入雙燕。徒使春帶賒，坐惜紅裝變。生平一顧重，宿昔千金賤。故人心尙爾，故人心不見。

和王中丞聞琴

涼風吹月露，圓景動清陰。蕙風入懷抱，聞君此夜琴。蕭瑟滿林聽，輕鳴響澗音。

無爲澹容與，蹉跎江海心。

和謝諮議詠銅雀臺

總緯飄井幹，樽酒若平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芳襟染淚跡，嬋媛空復情。玉座猶寂寞，況乃妾身輕。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炎靈遺劍璽，當塗駭龍戰。聖期缺中壤，霸功興寓縣。鵠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衿帶窮巖險，帷帟盡謀選。北拒溺驂鑣，西龜收組練。江海旣無波，俯仰流英盼。裘冕類禋郊，卜揆崇離殿。釣臺臨講閱，樊山開廣讌。文物共葳蕤，聲明且葱蒨。三光厭分景，書軌欲同薦。參差世紀忽，寂寞市朝變。舞館識餘基，歌梁想遺轉。故林衰木平，荒池秋草徧。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睠。幽客滯江臯，從賞乖纓弁。清卮阻獻酬，良書限聞見。幸藉芳音多，承風採餘絢。於役倘有期，鄂渚同遊衍。

和劉中書

昔余侍君子，歷此遊荆漢。山川隔舊賞，朋僚多雨散。圖南矯風翮，曾非息短翰。移疾觀新篇，披衣起淵翫。惆悵懷昔踐，彷彿得殊觀。頽紫共彬駁，雲錦相凌亂。奔星上未窮，驚雷下將半。廻潮潰崩樹，輪囷軋傾岸。巖篠或傍翻，石菌蕪脩幹。澄澄明浦媚，衍衍清風爛。江潭良在目，懷賢興累歎。歲暮不我期，淹留絕巖畔。

玉階怨

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

王孫遊

綠草蔓如絲，雜樹紅英發。無論君不歸，君歸芳已歇！

治宅

結宇夕陰街，荒幽橫九曲。迢遞南川陽，迤邐西山足。關館臨秋風，敞牕望寒旭。風碎池中荷，霜翦江南菰。既無東都金，且稅東臯粟。

詠坐上所見席

本生潮汐（一作朝夕）池，落景照參差。汀洲蔽杜若，幽渚奪江籬。遇君時採擷，玉座奉金卮。但願羅衣拂，無使素塵彌。

詠薔薇

低枝詎勝葉，輕香幸自通。發萼初攢紫，餘采尙霏紅。新花對白日，故蕊逐行風。參差不俱曜，誰肯盼薇叢。

詠蒲

離離水上蒲，結水散爲珠。間廁秋菡萏，出入春鳧雛。初萌實雕俎，暮蒞雜椒塗。所悲塘上曲，遂鑠黃金軀。

詠兔絲

輕絲旣難理，細縷竟無織。爛熳已萬條，連綿復一色。安根不可知，縈心終不測。所貴能卷舒，伊用蓬生直。

詠燈

發翠斜溪裏，蓄實宕山峯。抽莖類仙掌，銜光似燭龍。飛蛾再三繞，輕花四五重。孤對相思夕，空照舞衣縫。

詠燭

杏梁賓未散，桂宮明欲沉。暖色輕幃裏，低光照寶琴。徘徊雲髻影，灼爍綺疏金。恨君秋月夜，遺我洞房陰。

詠琴

洞庭風雨幹，龍門生死枝。雕刻紛布濩，沖響鬱清危。春風搖蕙草，秋月滿華池。是時操別鶴，淫淫客淚垂。

丘靈鞠

挽歌摘句

雲橫廣階闔，霜深高殿寒。

鍾憲

登羣峯標望梅（古詩紀云：此詩見謝朓集，題云和劉兩曹望海。〔選詩〕拾遺作鍾憲。）

蒼波不可望，望極與天平。往往孤山暎，處處春雲生。差池遠雁沒，颯沓羣鳥驚。鷺塵及簿領，棄捨出重城。臨川徒可羨，結網庶時營。

顧則心

望廨前水竹（古詩紀云：何遜集載此詩，題云望廨前水竹答崔錄事。拾遺作顧則心。）

蕭蕭叢竹映，澹澹平湖淨。葉倒漣漪文，水漾檀欒影。相思不會面，相望空延頸。遠天去浮雲，長墟斜落景。幽痾與歲積，賞心隨事屏。鄉念一逡迴，白髮生俄頃。

許瑤之

詠 榴枕

端木生河側，因病遂成妍。朝將雲髻別，夜與蛾眉連（一作聯）。

閨婦答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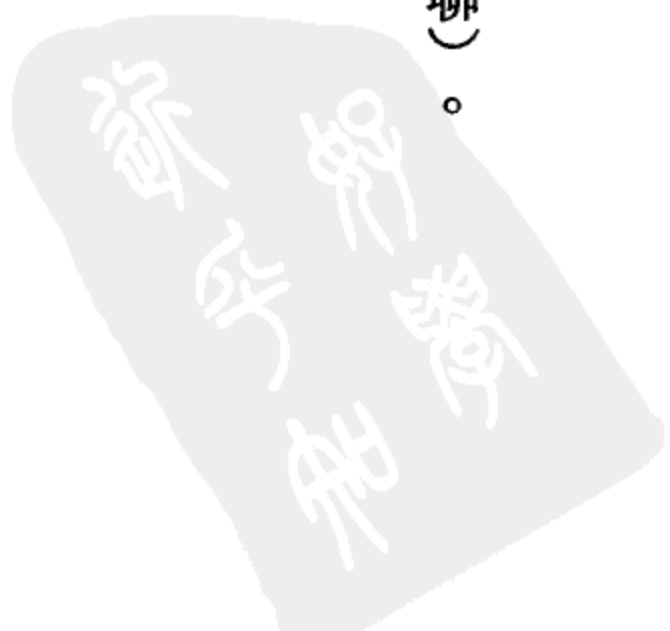
昔如影與形，今如胡與越。不知行遠近，忘卻離年月。

韓蘭英

為顏氏賦詩（金樓子箴戒篇）

絲竹猶在御，愁人獨向隅。棄置將已矣，誰憐微薄軀！

張融



憂且吟

鳴琴當春夜，春夜當鳴琴。羈人不及樂，何似千里心。

別詩

白雲山上盡，清風松下歇。欲識離人悲，孤臺見明月。

孔稚珪

游太平山

石險天貌分，林交日容缺。陰澗落春榮，寒巖留夏雪。

白馬篇

驥子跼且鳴，鐵陣與雲平。漢家嫖姚將，馳突匈奴庭。少年鬥猛氣，怒髮爲君征。



雄戟摩白日，長劍斷流星。早出飛狐塞，晚泊樓煩城。虜騎四山合，胡塵千里驚。嘶笳振地響，吹角沸天聲。左碎呼韓陣，右破休屠兵。橫行絕漠表，飲馬瀚海清。隴樹枯無色，沙草不常青。勒石燕然道，凱歸長安亭。縣官知我健，四海誰不傾！但使強胡滅，何須甲第成。當令丈夫志，獨爲上古英。

旦發青林

孤征越清江，遊子悲路長。二旬倏已滿，三千眇未央。草雜今古色，巖留冬夏霜。寄懷中山舊，舉酒莫相忘。

劉繪

錢謝文學離夜

汀洲千里芳，朝雲萬里色。悠悠在天隅，之子去安極。春潭無與窺，秋臺誰共陟。不見一佳人，徒望西飛翼。

有所思

別離安可再，而我更重之。佳人不相見，明月空在帷。共銜滿堂酌，獨斂向隅眉。中心亂如雪，寧知有所思！

入琵琶峽望積石磯呈玄暉

江山信多美，此地最爲神。以茲峯石麗，重在芳樹春。照爛虹蜺雜，交錯錦繡陳。差池若燕羽，削方似龍鱗。卻瞻了非向，前觀已復新。翠微上虧景，青莎下拂津。巉巖如刻削，可望不可親。昔途首遐路，未獲究清塵。誓將返初服，歲暮請爲鄰。

詠博山香爐

參差鬱佳麗，合沓紛可憐。蔽虧（一作野）千種樹，出沒萬重山。上鏤秦王子，駕鶴乘紫煙。下刻螭龍勢，矯首半銜蓮。旁爲伊水麗，芝蓋出巖間。復有漢遊女，

拾羽弄餘妍。榮色何難揉，縵繡更相鮮。麝麝或騰倚，林薄杳芊眠。掩華終不發，含薰未肯然。風生玉階樹，露湛曲池蓮。寒蟲悲（一作飛）夜室，秋雲沒曉天。

詠萍

可憐池內萍，葢葢紫復青。巧隨浪開合，能逐水低平。微根無所綴，細葉詎須莖。漂泊終難測，留連如有情。

陸厥

奉答內兄希叔

嘉惠承帝子，躡履奉王孫。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出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歸來翳桑柘，朝夕異涼溫。殂落固云是，寂蔑終始斯。杜門清三徑，坐檻臨曲池。鳬鵠肅儔侶，荷芰始參差。雖無田田葉，及爾泛漣漪。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臣。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民。離宮收杞梓，華屋富徐陳。平旦上林苑，日入伊水濱。

書記既翩翩，賦歌能妙絕。相如慙溫麗，子雲慙筆札。駿足思長阪，柴車畏危轍。愧茲山陽讌，空此河陽別。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遊。渤海方淫滯，宜城誰獻酬。屏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

中山王孺子妾歌

如姬寢臥內，班婕坐同車。洪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歲暮寒飈及，秋水落芙蕖。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賤妾終已矣，君子定焉如！

齋歌行

黃金徒滿籬，不如守章句。雪宮紛多士，稷下岌成覆。同載雙連珠，合席懸河注。垂帷五行下，操筆百金賦。華屋大車方，高門四馬驅。玄豹空不食，南山隱雲霧。

邯鄲行

趙女擲鳴琴，邯鄲紛躡步。長袖曳三街，兼金輕一顧。有美獨臨風，佳人在遐路。相思欲褰衽，叢臺日已暮。

南郡歌

江南可採蓮，蓮生荷已大。旅雁向南飛，浮雲復如蓋。望美積風露，疏麻成襟帶。雙珠惑漢臯，蛾眉迷下蔡。玉齒徒粲然，誰與啓含貝！

梁

江淹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此山具鸞鶴，往來盡仙靈。瑤草正翳絕，玉樹信葱青。絳氣下縈薄，白雲上杳冥。中坐瞰蜿蜒，俛伏視流星。不尋遐怪極，則知耳目驚。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方學松柏隱，羞逐市井名。幸承光誦末，伏思託後旌。

望荊山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南關繞桐柏，西岳出魯陽。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

悲風撓重林，雲霞肅川漲。歲晏君如何，零淚沾衣裳。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一聞苦寒奏，再使豔歌傷。

渡西塞望江上諸山

南國多異山，雜樹共冬榮。潺湲夕澗急，嘈囀晨鷗鳴。石林上參錯，流沫下縱橫。松氣鑑青靄，霞光鑠丹英。望古一凝思，留滯桂枝情。結友愛遠岳，採藥好長生。當畏佳人晚，秋蘭傷紫莖。海外果可學，歲暮誦仙經。

遊黃蘗山

長望竟何極，閩雲連越邊。南州饒奇怪，赤縣多靈仙。金峯各虧日，銅石共臨天。陽岫照鸞采，陰谿噴龍泉。殘杙千代木，厓崖萬古煙。禽鳴丹壁上，猿嘯青崖間。秦皇慕隱淪，漢武願長年。皆負雄豪威，棄劍爲名山。況我葵藿志，松木橫眼前。所若同遠好，臨風載悠然。

貽袁常侍

昔我別楚水，秋月麗秋天。今君客吳坂，春日媚春泉。幽冀生碧草，沅湘含翠煙。鑠鑠霞上景，懵懵雲外山。涉江竟何望？留滯空採蓮。駐情光氣下，凝願琴瑟前。珠貝性明潤，蘭玉好芳堅。不以宿昔阻，懷愧期暮年。

臥疾怨別劉長史

四時煎日夜，玉露催紫榮。始懷未及歎，春意秋方驚。涼草散螢色，衰樹歛蟬聲。憑景魂且謐，臥堂怨已生。承君客江潭，先愁鴻雁鳴。吳山饒離袂，楚水多別情。金堅碧不滅，桂華蘭有英。無輟代上朝，豈惜鏡中明！但見一葉落，哀恨方未平。

雜體詩三十首錄十五首（評江淹詩所謂『詩體總雜，善於摹擬』之類也。）

古離別

遠與君別者，乃至雁門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不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君在天一涯，妾身常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兔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

李都尉陵從軍

尊酒送征人，踟躕在親宴。日暮浮雲滋，握手淚如霰。悠悠清川水，嘉魴得所薦。而我在萬里，結髮不相見。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燕。

班婕妤詠扇

紈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采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竊恐涼風至，吹我玉階樹。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

魏文帝曹丕遊宴

置酒坐飛閣，逍遙臨華池。神飆自遠至，左右芙蓉披。綠竹夾清水，秋蘭被幽崖。
(一作涯)。月出照園中，冠珮相追隨。客從南楚來，爲我吹參差。淵魚猶伏蒲，
聽者未云疲。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爲！肅肅廣殿陰，雀聲愁北林。衆賓還城邑，
何用慰我(一作吾)心！

陳思王曹植贈友

君王禮英賢，不慊千金璧。雙闕指馳道，朱宮羅第宅。從容冰井臺，清池映華薄。
涼風盪芳氣，碧樹先秋落。朝與佳人期，日夕望青閣。褰裳摘明珠，徙倚拾蕙若。
眷我二三子，辭義麗金腹。延陵輕寶劍，季布重然諾。處富不忘貧，有道在葵藿。

劉文學楨感懷

蒼蒼山中桂，團團(一作圓)霜露色。霜露一何緊！桂枝生自直。橘柚在南國，
因君爲羽翼。謬蒙聖主私，託身文墨職。丹彩旣已過，敢不自雕飾。華月照芳池，

列坐金殿側。微臣固受賜，鴻恩良未測。

王侍中祭懷德

伊昔值世亂，秣馬辭帝京。既傷蔓草別，方知扶杜情。嶠函蕩（一作復）丘墟，冀闕緬縱橫。倚棹汎涇渭，日暮山河清。蟋蟀依素（一作桑）野，嚴風吹枯（一作若）莖。鶴鷄在幽草，客子淚已零。去鄉三（一作二）十載，達遭天下平。賢主降嘉賞，金貂服玄纓。侍宴出河曲，飛蓋遊鄴城。朝露竟幾何？忽如水上萍。君子篤恩（一作惠）義，柯葉終不傾。福履既所綏，千載垂令名。

阮步兵籍詠懷

青鳥海上遊，鸞斯蒿下飛。沉浮不相宜，羽翼各有歸。飄搖可終年，沉澆安是非。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

左記室思詠史

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百年信荏苒，何爲（一作用）苦心魂！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珪組賢君眄，青紫明主恩。終軍才始達，賈誼位方尊。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軒。王侯貴片議，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顧念張仲蔚，蓬蒿滿中園。

郭弘農璞遊仙

崦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偃蹇尋青雲，隱淪駐精魄。道人讀丹經，方士鍊玉液。朱霞入牕牖，曜靈照空隙。傲睨摘木芝，陵波採水碧。眇然萬里遊，矯掌望煙客。永得安期術，豈愁濛汜迫。

孫廷尉綽雜述（李善注文選孫作張。）

太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寂動苟有源，因爲殤子夭。道喪涉千載，津梁誰能了。思乘扶搖翰，卓然陵風矯。靜觀尺極義，理足未常少。罔罔秋月明，憑軒詠堯老。浪跡無蚩妍，然後君子道。領略歸一致，南山有綺皓。交臂久變化，傳火乃薪草。臺臺玄思清，胸中去機巧。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鳥。

陶徵君潛田居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日莫巾柴車，路闇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逕望三益。

謝臨川靈運遊山

江海經遶迴，山嶠備盈缺。靈境信淹留，賞心非徒設。平明登雲峯，杳與廬霍絕。碧障（一作郭）長周流，金潭恆澄澈（一作徹）。洞（一作桐）林帶晨霞，

石壁映初晰。乳竇既滴瀝，丹井復寥泝。崑崙轉奇秀，岑崟還相蔽。赤玉隱瑤溪，雲錦被沙汭。夜聞猩猩啼，朝見鼯鼠逝。南中氣候暖，朱華凌白雪。幸遊建德鄉，觀奇經禹穴。身名竟誰辨（一作辯），圖史終磨滅！且泛桂水潮，映月遊海澨。攝生貴處順，將爲智者說。

鮑參軍照戎行

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徇義非爲利，執羈輕去鄉。孟冬郊祀月，殺氣起嚴霜。戎馬粟不煖，軍士冰爲漿。晨上城皐坂，磧礫皆羊腸。寒陰籠白日，大谷晦蒼蒼。息徒稅征駕，倚劍臨八荒。鷦鷯不能飛，玄武伏川梁。鍛翮由時至，感物聊自傷。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

休上人怨別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露彩方汎豔，月華始徘徊。

寶書爲君掩，瑤琴詎能開！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金鑪絕沈燎，綺席徧浮埃。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

效阮公詩十五首錄五首

歲暮懷感傷，中夕弄清琴。戾戾曙風急，團團明月陰。孤雲出北山，宿鳥驚東林。誰謂人道廣，憂慨自相尋！寧知霜雪後，獨見松竹心。

十年學讀書，顏華尙美好。不逐世間人，鬥鷄東郊道。富貴如浮雲，金玉不爲寶。一旦鵜（一作鴟）鵂鳴，嚴霜被勁草。志氣多感失，淚下沾懷抱！

若木出海外，本自丹水陰。羣帝共上下，鸞鳥相追尋。千齡猶旦夕，萬世更浮沉。豈與異鄉士，瑜瑕論淺深！

少年學擊劍，從師至幽州。燕趙兵馬地，惟見古時丘。登城望山水，平原獨悠悠。寒暑有往來，功名安可留！

華樹曜北林，芬芳空自宣。秋至白雲起，蟋蟀號庭前。中心有所思，虛堂獨浩然。

安坐詠琴瑟，逍遙可永年。

范雲

贈張徐州謖

田家樵採去，薄暮方來歸。還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儋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疑是徐方牧，既是復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物情棄疵賤，何獨顧衡闈！恨不具鷄黍，得與故人揮。懷情徒草草，淚下空霏霏。寄書雲間雁，爲我西北飛。

古意贈王中書

攝官青瑣闥，遙望鳳皇池。誰云相去遠？脈脈阻光儀。岱山饒靈異，沂水富英奇。逸翮凌北海，搏飛出南皮。遭逢聖明后，來棲桐樹枝。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可棲復可食，此外亦何爲。豈知鷦鷯者，一粒有餘貲！

贈俊公道人

秋蓬飄秋甸，寒藻泛寒池。風條振風響，霜葉斷霜枝。幸及清江滿，無使明月虧。月虧君不來，相期竟悠哉！

別詩二首

孤煙起新豐，候雁出雲中。草低金城霧，木下玉門風。別君河初滿，思君月屢空。折桂衡山北，摘蘭沅水東。蘭摘心焉寄，桂折意難通。洛陽城東西，長作經時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

閨思

春草醉春煙，深閨人獨眠。積恨顏將老，相思心欲燃。幾回明月夜，飛夢到郎邊。

擬古

匣中一明鏡，好鑒明鏡光。明鏡不可鑒，一鑒一情傷。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羅帳咽秋風。思君如蔓草，連延不可窮。

丘遲

侍宴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

詰旦闐闐開，馳道聞鳳吹。輕萸承玉輦，細草藉龍騎。風遲山尚響，雨息雲猶積。巢空初鳥飛，荇亂新魚戲。寔惟北門重，匪親孰爲寄。參差別念舉，肅穆恩波被。小臣信多幸，投生豈酬義？



旦發漁浦潭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櫂歌發中流，鳴鞞響沓障。村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象，嶄絕峯殊狀。森森荒樹齊，析析寒沙漲。藤垂島易陟，岸傾嶼難傍。信是永幽棲，豈徒暫清曠。坐嘯昔有委，臥治今可尙。

夜發密巖口

弭棹纔假寐，擊汰已爭先。敞朗朝霞澈，驚明曉魄懸。萬尋仰危石，百丈窺重泉。叢枝上點點，崩溜下填填。

贈何郎

向夕秋風起，野馬雜塵埃。憂至猶如繞，詎是故人來。檐際落黃葉，階前網落苔。遙情不入酒，望美信難哉！

題琴朴奉柳吳興

邊山此嘉樹，搖影出雲垂。清心有素體，直榦無曲枝。凡耳非所別，君子特見知。不辭去根本，造膝仰光儀。

玉階春草

發溜始參差，扶階方沃若。雜葉半藏蜻，叢花未隱雀。葳蕤亂碧紫，蒼黃間濃薄。

（闕）

芳樹

芳葉已漠漠，嘉實復離離。發景傍雲屋，凝暉覆華池。輕蜂掇浮穎，弱鳥隱深枝。一朝容色茂，千春長不移。

任昉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結歡三十載，生死一交情。攜手遞衰擊，接景事休明。運阻衡言革，時泰玉階平。濬冲得茂彥，夫子值狂生。伊人有涇渭，非余揚濁清。將乖不忍別，欲以遣離情。不忍一辰意，千齡萬恨生。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筥。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何時見范侯，還敘平生意。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弗覩朱顏改，徒想平生人。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已矣余何歎！輟春哀國均。

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涿令行春反，冠蓋溢川坻。望久方來萃，悲歌不自持。滄江路窮此，湍險方自茲。疊嶂易成響，重以夜猿悲。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

親好自斯絕，孤遊從此辭。

贈徐徵君

促生悲永路，早交傷晚別。自我隔容徽，於焉徂歲月。情非山河阻，意似江湖悅。東臯有儒素，杳與榮名絕。曾是違賞心，曷用箴余缺。眇焉追平生，塵書廢不閱。信此伊能已，懷抱豈暫輟！何以表相思？貞松擅嚴節。

落日泛舟東溪

黝黝桑柘繁，芴芴麻麥盛。交柯溪易陰，反景澄餘映。吾生雖有待，樂天庶知命。不學梁父吟，惟識滄浪詠。田荒我有役，秩滿余謝病。

嚴陵瀨

羣峯此峻極，參差百重嶂。清淺既漣漪，激石復奔壯。神物徒有造，終然莫能狀。

濟浙江

昧旦乘輕風，江湖忽來往。或與歸波送，乍逐翻流上。近岸無暇目，遠峯更興想。綠樹懸宿根，丹崖頽久壤。

沈約

宿東園

陳王門鷄道，安仁採樵路。東郊豈異昔，聊可閒余步。野徑旣盤紆，荒阡亦交互。槿籬疏復密，荆扉新且故。樹頂鳴風飆，草根積霜露。驚鶩去不息，征鳥時相顧。茅棟嘯愁鴟，平岡走寒兔。夕陰帶曾阜，長煙引輕素。飛光忽我遘，寧止歲云暮！若蒙西山藥，頽齡儻能度。

早發定山

夙齡愛遠壑，晚涖見奇山。標峯綵虹外，置嶺白雲間。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濺濺。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眷言採三秀，徘徊望九仙。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洞徹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樹，百丈見遊鱗。滄浪有時濁，清濟涸無津。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紛吾隔囂滓，寧假濯衣巾。願以潺湲水，霑君纓上塵。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

月華臨靜夜，夜靜滅氛埃。方暉竟戶入，圓影隙中來。高樓切思婦，西園遊上才。網軒映珠綴，應門照綠苔。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哉！

直學省愁臥

秋風吹廣陌，蕭瑟入南闌。愁人掩軒臥，高窗時動扉。虛館清陰滿，神宇曖微微。網蟲垂戶織，夕鳥傍檐飛。纓珮空爲忝，江海事多違。山中有桂樹，歲暮可言歸。

詠湖中鴈

白水滿春塘，旅雁每廻翔。唼流牽弱藻，歛翮帶餘霜。羣浮動輕浪，單汎逐孤光。懸飛竟不下，亂起未成行。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

擬青青河畔草

漠漠床上塵，中心憶故人。故人不可憶，中夜長歎息。歎息想容儀，不言長別離。別離稍已久，空床寄杯酒。

登玄暢樓

危峯帶北阜，高頂出南岑。中有陵風榭，廻望川之陰。岸險每增減，湍平互淺深。水流本三派，臺高乃四臨。上有離羣客，客有慕歸心。落暉映長浦，煥景燭中潯。雲生嶺乍黑，日下溪半陰。信美非吾土，何事不抽簪？

送別友人

君東我亦西，銜悲涕如霰。浮雲一南北，何由展言宴。方作異鄉人，贈子同心扇。遙裔發海鴻，連翻出簷燕。春秋更去來，參差不相見。

遊沈道士館

秦皇御宇宙，漢武恢武功。歡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銳意三山上，托慕九霄中。旣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寧爲心好道，直由意無窮。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

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襟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所累非物外，爲念在玄空。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都令人徑絕，惟使雲路通。一舉凌倒景，無事適華嵩。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

別范安成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傷謝朓（懷舊詩九首之二）

吏部信才傑，文鋒振奇響。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豈言陵霜質，忽隨人事往。尺璧爾何冤，一旦同丘壤！

夢見美人

夜聞長歎息，知君心有憶。果自闔闔開，魂交覩容（一作顏）色。旣薦巫山枕，又奉齊眉食。立望復橫陳，忽覺非在側。那知（一作惡）神傷者，潺湲淚霑臆。

春思

楊柳亂如絲，綺羅不自持。春草黃復綠，客心傷此時。翠（一作青）落已結涖，碧水復盈淇。日華照趙瑟，風色動燕姬。襟中（一作前）萬行淚，故是一相思。

翫庭柳（一作詠柳）

輕陰拂建章，夾道連未央。因風結復解，霑露柔且長。楚妃思欲絕，班女淚成行。遊（一作流）人未應去，爲此還（一作歸）故鄉。

古意

挾瑟叢臺下，徙倚愛容光。佇立日已暮，戚戚苦人腸。露葵已堪摘，淇水未沾裳。

錦衾無獨暖，羅衣空自香。明月雖外照，寧知心內傷！

詠 帳

甲帳垂和壁，螭雲張桂宮。隋珠既吐曜，翠被復含風。

虞 羲

詠霍將軍北伐詩

擁旄爲漢將，汗馬出長城。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涼秋八九月，虜騎入幽并。飛狐白日晚，瀚海愁陰生。羽書時斷絕，刁斗晝夜驚。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旌。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骨都先自驚，日逐次亡精。玉門罷斥候，甲第始修營。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成。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

送友人上湘

濡足送征人，褰裳臨水路。共盈一樽酒，對之愁日暮。漢廣雖容舸，風悲不可渡。佳期難再得，但願論心故。沅水日生波，芳洲行墜露。共知丘壑改，同無金石固。

見江邊竹

挺此貞堅性，來樹朝夕池。秋波漱下趾，冬雪封上枝。葳蕤防曉露，葱蒨集羈雌。含風自颯颯，負雪亦猗猗。金明無異狀，玉洞良在斯。但恨非嶰谷，伶倫未見知。

春郊

光風轉蕙晦，香霧鬱蘭津。暄遲蝶弄蕊，景麗鳥和春。樵歌喧壑暮，漁棹亂江晨。山中芳杜若，依依獨思人。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楊柳正依依。君去無消息，惟見黃鶴飛。關山多險阻，士馬少光輝。流年無止極，君去何時歸！

望雪

歲杪雲晝昏，玄池冰夜結。遠風金河起，吹我玉山雪。

橘詩

衝飆發隴首，朔雪度炎洲。摧折江南桂，離披漠北楸。獨有凌霜橘，榮麗在中州。從來自有節，歲暮將何憂！

江洪

詠荷

澤陂有微草，能花復能實。碧葉喜翻風，紅英宜照日。移居玉池上，託根庶非失。如何霜露交，應與飛蓬匹。

詠薔薇

當戶種薔薇，枝葉太葳蕤。不搖香已亂，無風花自飛。春閨不能靜，開匣理明妃。曲池浮采采，斜岸列依依。或聞好音度，時見銜泥歸。且對清觴湛，其餘任是非。

胡笳曲二首

藏器欲邀時，年來不相讓。紅顏征戍兒，白首邊城將。落日慘無光，臨河獨飲馬。颼颼夕風高，聯翩飛雁下。

淶水曲二首之一

潺湲復皎潔，輕鮮自（一作尙）可悅。橫使有情禽，照影自（一作遂）孤絕。

秋風曲三首之一

北牖風摧樹，南籬寒蛩吟。庭中無限月，思婦夜鳴砧。

詠歌姬

寶鑷間珠花，分明靚粧點。薄鬢約微黃，輕紅澹鉛臉。發言芳已馳，復加蘭蕙染。浮聲易傷歎，沉唱安而險。孤轉忽徘徊，雙蛾乍舒斂。不持全示人，半用輕紗掩。

詠舞女

腰纖蔑楚媛，體輕非趙姬。映襟闔寶粟，緣肘掛珠絲。發袖已成態，動足復含姿。

斜睛（一作精）若不眄，嬌（一作當）轉復遲疑。何慙雲鶴起，詎減鳳驚時！

為傅建康詠紅箋

雜彩何足奇，惟紅偏作可。灼爍類藻開，輕明似霞破。鏤質卷芳脂，裁花承百和。且傳別離心，復是相思裏。不值情牽（一作幸）人，豈識風流座！

詠美人冶裝

上車畏不妍，顧盼更斜轉。大（一作太）恨畫眉長，猶言顏色淺。

和新浦侯齋前竹

本生出高嶺，移賞入庭蹊。檀欒拂桂橈，蓊葱傍朱閨。夜條風析析，曉葉露淒淒。籜紫春鷃思，筠綠寒蛩啼。不惜凌雲茂，遂聽羣雀棲。願抽一莖實，試看翔鳳來。

和新浦侯詠鶴

閒園有孤鶴，摧藏信可憐。寧望春臯下，刷羽翫花鈿。何時秋海上，照影弄長川。曉鳴動遙怨，夕唳感孀眠。哀咽芳林右，憫默華池邊。猶冀凌雲志，萬里共翩翩。

江行

日沒風光靜，遠山清無雲。潮落晚洲出，浪罷沙成文。挾琴上高岸，望月彈明君。去家未千里，斷絕怨離羣。

編選漢魏至齊梁五言詩，既竟，閒步庭前，花香襲衣，欣然成詠。

漢魏詩歌風骨強，五言綺靡屬齊梁。選罷名篇閒行，庭花爛熳襲衣香。

一九九〇年六月三十日，庚午閏五月初八日，叔岷識於星洲林登山莊。

二 鍾嶸詩品疏證

自詩品出，而詩文境界，始粲然而分。自詩品出，而詩話家流，始蔚然而起。是書之傳，蓋千四百載矣。余每讀之不能釋手，若深有領會者然。其立論也：首標物感之說，次駁玄虛之談，既明隸事之非，終正聲律之用，而一以性情爲主。誠思深而意遠，深得吟詠之要眇矣！至其師承品第之間，稱情比類，裁量惟允。淵源得失，昭然若揭。昔賢如葉夢得、胡應麟、沈德潛、謝茂秦諸人，皆言其不無違失，而王士禎非之尤力，持論未免偏泥。夫詩道性情，固當自成一家，不必規規於所謂師承，而爲人之奴僕。然魏晉作者，多應詔、侍讌、從軍之什，各有專工，流別可溯。加以齊梁士俗，競效一家之體，已蔚爲風尚，則仲偉之言某人詩出於某人，自有其見地，可無苛論也。至若魏武

之沈雄慷慨，睥睨千秋；陶潛之遠韻高情，清新萬古；鮑照之驚奇廉儔，凌厲當年。自當並列上品，其餘亦可無異議。然魏武位尊而行卑，陶鮑才秀而人微，且以古直，（見評曹公語。）質直，（見評淵明語。）險俗，（見評明遠語。）之風，又非南朝之文詠所尚，此仲偉之所以次其品第者與？『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見序。）千載而下，誰知其微意所寄，而爲之明辯邪？近世治詩品者頗多，粲然大觀，各有發明。岷往歲亦有疏證舊稿，近復稍加董理，略述管窺，條舉其要，同好見之，倘亦有所取乎？

序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

案此論詩之產生，由於物感。下文『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一作時）之感諸詩者也。』與此同旨。陸機文賦云：『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文心雕龍明詩篇云：『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物色篇云：『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蕭子顯自序云：『追尋平生，頗好辭藻，登高極目，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梁書蕭子顯傳。）並與仲偉之說相發。

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予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

古直箋云：『六朝人不辨僞書，仲偉舉五子之歌以爲五言濫觴，可也。然此下不舉毛詩，而舉楚辭，則所未喻。』岷案毛詩中多五言，人所習知，此或仲偉略而不舉之故與？獨孤及皇甫冉文集序云：『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則並舉詩騷矣。』

古詩眇邈。

案唐荆川稗編七三，引眇作渺。渺、眇，古通。

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

案對雨樓叢書本，詞賦作詩賦。

永嘉時，貴黃老，稍尙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尙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

案文心雕龍明詩篇云：『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袁孫以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時序篇云：『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

體。是以世極迫遽，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可與仲偉之說相發。

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

案李白上安州李長史書云：『陸機作太康之傑士，未可比肩。曹植爲建安之雄才，惟堪捧駕。』即本於此。

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習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

案『文約意廣』，對雨樓叢書本、龍威秘書本，意並作易，稗編七三引同。當從之。四言每句僅四字，易廣其辭，故曰『文約易廣』也。夫『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李白論詩語。）然三百篇在前，雖才士亦難以爲美，故魏晉詞人，遂競競於五言矣。胡應麟詩藪云：『四言簡質句短，而調未舒。七言浮靡文繁，而聲易雜。析繁簡之衷，居文質之要，莫尙於五言。故三代而

下，兩漢以還，文士藝人，平生精力，咸萃斯道。至有一篇之善，半簡之工，名流華貊，譽徹古今者，曰：「雕蟲小技，」吾弗信矣。』可與仲偉之說相發。

故詩有六義焉。

案學津討源本、津逮秘書本，六並作三。下文僅標興、比、賦，三義。作六乃以大名代小名之例，六字不誤。下文作三，則承興比賦言之。

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

案天中記三七，陳懋仁文章緣起注，引意並作義。

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

案李白愁陽春賦云：『明妃玉塞，楚客楓林，』黃山谷聽宋宗儒摘阮歌云：『楚國羈臣放十年，漢宮佳人嫁千里，』並本於此，或謂漢妾指班婕妤好者，非也。

或士有解佩出朝。

案梁山書本傳或作又。章俊卿山堂考索前集二二、稗編七三，引並作文，文蓋又之誤。

於是庸音雜體，各各爲容。

案學津討源本、津逮秘書本，各各並作人各。

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覩終淪平鈍。

案顏氏家訓文章篇云：『今世文士，一事愜意，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與仲偉所慨正同。

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照義皇上人，謝朓古今獨步。

案『鮑照義皇上人，謝朓古今獨步，』二句平列。蓋謂當時輕薄文流，極推尊鮑謝之詩，而反笑曹植劉楨之古拙也。文心雕龍通變篇云：『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可與仲偉之說相發。陳延傑注謂『義皇上人，譏鮑詩之古質，』夫南齊書文學傳論稱明遠『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艷，傾炫心魂，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豈得譏其詩古質哉？

失之遠矣！

徒自棄於高明。

案山堂考索前集二二、稗編七三、廣博物志，引明並作聽，梁書本傳同。

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慾，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

案江淹雜體詩序云：『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則忌羊，好丹則非素，豈所謂通方廣恕，好遠兼愛者哉？』亦卽此意。

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

案南朝人好博奕，並爲之品第，故仲偉引以爲喻。

賞究天人。

案山堂考索引賞作想，梁書本傳作學。

固以瞰漢魏而不顧。

案龍威秘書本以作已，已以古通。廣博物志引瞰作睨，梁書本傳同。

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性情，亦何貴於用事？

案經國文符，如詔令檄移之類。撰德駁奏，如碑誄議奏之類。梁書庾肩吾傳：『太子與湘東王書云：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性情，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可與仲偉之說相輔。夫詩緣情而發，直寫衷懷，若詳故實，則略性情，雖文繁而理富，其喜怒哀樂，亦難以逼真矣。故嚴羽滄浪詩話云：『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詩者，吟詠性情也。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周密齊東野語引陳簡齋嘗語人作詩之要云：『天下書雖不可不讀，然慎不可有意於用事，今人或以用事爲博瞻，誤矣！』所見並與仲偉同。袁枚詩云：『天涯有客號吟癡，誤把鈔書當作詩，鈔到

鍾嶸詩品曰，該他知道性靈時。』語雖詼諧，實可爲沉迷於隸事者，一棒清鐘也！章太炎國故論衡辨詩篇云：『詩又與奏議異狀，無取數典，鍾嶸所以起例，雖杜甫愧之矣。迄於宋世，小說、雜傳、禪家、方伎之言，莫不徵引。夫以孫許高言莊氏，雜以三世之辭，猶云：「風騷體盡，」況乎辭無友紀，彌以加厲者哉？』亦能申仲偉之說。

『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

案『清晨登隴首，』舊注諸家，皆不知何人詩。考北堂書鈔一五七引張華詩云：『清晨登隴首，坎壈行山難。』（山難一作何難。）嶺阪峻阻曲，羊腸獨盤桓。』則仲偉所舉，固茂先句矣。王漁洋論詩絕句云：『五字「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使人思。定知妙不關文字，已是千秋幼婦詞。』漁洋吟詠，喜用僻事新字，而能立論如此，蓋讀仲偉書而有所悟與？

爾來作者。

案葉少蘊石林詩話引爾作邇，爾卽邇之借。

拘攣補衲。

案石林詩話引拘攣作牽。

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

案石林詩話引值作遇。夫詩以自然爲主，所謂『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也。故大家之作，絕無矯揉妝束之態。顏氏家訓文章篇云：『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嗤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以衆矣！』此可以申仲偉之說。王國維人間詞話云：『以長恨歌之壯采，而所隸之事，不過小玉變成四字，才有餘也。梅村歌行，則非隸事不辨，白吳優劣，卽見於此。』此尤『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之良證也。

詞文殆集。

案山堂考索、稗編，引詞文並作詞人。

嘗試論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

案山堂考索、稗編，引論並作言，曰並作者。

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於聲律邪？

案鶴山文集五二云：『詩以吟詠性情爲主，不以聲韻爲工。』正符仲偉之旨。山堂考索、稗編，引弦並作絃，弦、絃，古今字。

安仁倦暑。

案安仁悼亡詩有云：『溽暑隨節闌，』倦暑，殆卽指此？古直陳延傑並以爲指在懷縣作，爲其有『隆暑方赫曦』之句也。然『隆暑方赫曦，』則不得云倦暑，恐非。

卷上

漢都尉李陵詩

其源出於楚辭。

陳石遺平議云：『夫五言古，首推蘇李，子卿與少卿並稱。李詩固悽怨，所謂愁苦易好也。蘇詩則懇至悽惻，豈遂歡娛難工乎？鍾氏上品數少卿，而不及子卿，深所未解。況楚辭之怨，由於忠而獲罪，信而見疑，李陵之怨，則有異矣。徒以其怨之同，遂謂其源出於此，則小雅之怨悱而不亂，國風之氓與谷風，不更在楚辭之前乎？楚辭者，香草美人，語多比興，李陵則直賦而已。溝而合之，非知言也。』岷案蘇武詩，文選不云贈陵，劉勰鍾嶸皆不及言蘇武。武詩或即在古詩內？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云：『蘇子卿李少卿之箸，紆曲淒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詞。』蓋蘇詩宗國風，李詩宗楚辭，深符仲偉之旨。

漢婕妤班姬詩

其源出於李陵。

陳石遺云：『婕妤身世，尙與屈平相似，然亦從國風綠衣、燕燕得來，謂出李陵，擬於不倫矣。』
陳延傑云：『此詩與長歌行，並古詞。一傷年命，一敘怨情，其風骨頗相類。謂出李陵，非也。』
岷案仲偉評婕妤『辭旨清捷，怨深文綺，』與評李陵『文多悽愴，怨者之流』相符，故謂『其源出於李陵。』後評王粲詩：『發愴愴之詞，』故亦謂『其源出於李陵。』凡仲偉謂某人詩出於某人之例，大都如此。石遺延傑並未達。

魏陳思王植詩

音樂之有琴笙。

案御覽五八六、錦繡萬花谷前集二二、合璧事類前集四四，引琴笙並作笙等。

魏文學劉楨詩

仗氣愛奇，動多振絕。

案山堂考索、稗編，引仗氣並作壯氣。御覽五八六引振作震，震振古通。

晉步兵阮籍詩

無雕蟲之巧。

案御覽五八六引作：雖無雕斲之巧。

可以陶性靈，發幽思。

案山堂考索引性靈作性情。御覽五八六引幽思作幽致。

顏延年注解，怯言其志。

案對雨樓叢書本無年字，山堂考索引同。顏延年亦省稱顏延，序中已屢見此例。

晉平原相陸機詩

尙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

案文心雕龍體性篇云：『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詞隱。』才略篇云：『陸機才欲窺深，詞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並與仲偉『尙規矩』之說相符。『直致之奇，』亦如彥和所謂『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文心雕龍明詩篇。）惟建安諸子，足以語此。胡仔漁隱叢話引詩眼云：『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逾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爲近古者也。』若士衡之辭繁體排，徒尙規矩，則去此道遠矣！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云：『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邪？』此深見甘苦之言也。常景讚司馬相如詩云：『長卿有艷才，直致不羣性。』成玄英莊子大宗師篇疏云：『直致任真，率性而往。』並可證直致之義。舊注諸家似未達。

然其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泉也。

案晉書本傳云：『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瞻，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

晉黃門郎潘岳詩

翰林歎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縠。

古直云：『初學記引李充翰林論曰：「潘安仁爲文，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岷案天中記三七亦引此文。對雨樓叢書本衣服作衣被，山堂考索、稗編引並同。與初學記、天中記引翰林論合。

猶淺於陸機。

案淺謂意旨顯露。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孫興公亦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文心雕龍體性篇云：『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詞隱。』才略篇云：『潘岳敏給，詞旨和暢。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並可佐證翰林論之說。元遺山論詩絕句云：『鬪靡夸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亦謂陸蕪而潘淨也。

晉黃門郎張協詩

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蔥蒨，音韻鏗鏘。

案御覽五八六引高手作高才。詞（作辭，同。）上有其字。

宋臨川太守謝靈運詩

頗以繁富爲累。

案山堂考索、稗編，引繁富並作繁蕪。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謂：『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又謂『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見梁書庾肩吾傳。）可與仲偉『繁富爲累』之說相發。靈運詩如：『鼻感改朔氣，眼傷變節榮。』（悲哉行。）『節往感不淺，感來念已深。』（晚出西射堂。）『孤遊非情嘆，賞廢理誰通？』（湖中瞻眺。）皆拙劣強湊。『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斷絕雖殊念，俱爲歸慮款。』（道路憶山中。）『火逝首秋節，明經弦月夕。月弦光照戶，秋首風入隙。』（七夕詠。）此皆牽強雜沓，不可爲訓。（其他蕪詞累句尙多，說詳汪師韓



《詩學纂聞》。皆由放蕩逞才之過。嚴滄浪謂：『靈運詩，無一篇不佳。』吾不敢信也。姚範援鵜堂筆記云：『按康樂詩，頗多六代強造之句，其音沓滯。』此說最爲有識。

卷中

魏文帝詩

所計百許篇。

古直云：『所計，津逮秘書本、漢魏叢書本均作新奇，歷代詩話本作所計。案新奇、所計，均不詞。原文當是「所製百許篇」，所字以形近譌爲新字，製字以音近譌爲奇字或計字也。』岷案對兩樓叢書本、學津討源本、龍威秘書本，亦並作新奇，山堂考索引同。蓋本作『新哥』，奇乃哥之誤。哥或借爲歌。

晉司空張華詩

巧用文字。



案文心雕龍麗辭篇云：『張華詩稱「遊雁比翼翔，歸鴻知接翮，」若斯重出，卽對句之駢枝也。』據此，則茂先之用文字，亦有不巧者矣。

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

案元遺山論詩絕句云：『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岷亦謂茂先詩，清和溫麗，與王粲文秀相似，時亦興託不凡。宋長白柳亭詩話云：『張茂先壯士篇：「長劍橫九野，高冠拂玄穹，慷慨成素霓，嘯叱起清風。」吳雪舫謂此數語，稍見風雲之氣。蓋以鍾嶸謂其兒女情多也。』今置之中品疑弱，處之下科恨少。

案中疑上之誤。上品疑弱，下科恨少，明其所以列之中品之故，故下文云：『在季孟之間』也。

晉司徒掾張翰詩

季鷹黃華之唱。

案季鷹雜詩云：『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寫景入神。江淹《

賦：『假青條兮總翠，借黃華兮舒金。』卽本於此。晉書稱其『黃華之什，濬發神府，』李白亦云：『張翰黃華句，風流五百年！』（送張十一遊東吳詩。）皆非過譽也。又案宋濂與章秀才論詩書云：『張季鷹則法公幹。』可補仲偉之略。

魏侍中應璩詩

祖襲魏文。

陳延傑云：『今觀其所作，頗類國風，謂「祖襲魏文，」非也。』岷案休璩詩，『善爲古語，』亦有『華靡可諷味』者，正如魏文詩，『鄙質如偶語，』復有『美瞻可翫』者。則仲偉謂休璩『祖襲魏文，』固未爲失。其言某人詩出於某人之例，大都如此。（說已見前。）陳氏『頗類國風』之說，只見到『善爲古語，詩人之旨』一層。

善爲古語，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

案李充翰林論稱休璩詩百數十篇，孫盛晉陽秋稱休璩五言詩百三十篇，（並見文選注引。）隋志總集有應貞注應璩百一詩八卷。舊並謂其有風規譏切之旨。然璩詩久已散佚，卽下文仲偉所稱

「濟濟今日所」一篇，今亦無考。葛勝仲稱郭茂倩雜體詩載璩百一詩五篇，但首三篇，僅述其旨意，未標本文。第四篇惟出『苟欲娛耳目，快心樂腹腸，我躬不悅歡，安能慮死亡。』四句。五篇，則謂與文選所載同。（見丹陽集。）胡應麟謂百一詩，惟『細微可不慎』一篇，皆諫戒語。（見詩藪。）然亦僅出首句。近人丁福保乃於文選所載『下流不可處』一篇外，復輯得六篇，百一詩二篇，雜詩三篇，三叟詩一篇，（見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卷三。）然『子弟可不慎』及『少壯面目澤』二篇，已僅各存四句。（案漁隱叢話引潘子真詩話，稱得臨淄晏公家本，所見璩『少壯面目澤』一篇，多『平生髮完全，變化似浮屠，醉酒巾幘落，禿頂赤如壺。』四句，當補存。丁氏但據藝文類聚十八所引耳。）至於『年命在桑榆』，（據葛勝仲所述，即郭茂倩所載百一詩第三篇。）『細微可不慎』，（即胡應麟所稱一篇。）『散騎常師友』，及『古有行人』四篇，古樸敦厚，猶見詩人之旨。類書中如：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御覽等，常稱引休璩詩，雖不必載其全，而『指事殷勤，雅意深篤』，猶可概見。此又有待於輯佚者之詳加搜討矣。

晉太尉劉琨詩

自有清拔之氣。

案序中亦云：『劉越石仗清剛之氣。』文心雕龍才略篇云：『劉琨雅壯而多風。』說並相輔。元遺山論詩絕句云：『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幽并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可謂極推越石矣。然其詩如：『昔在渭濱叟，』叟字殊鈍；『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隸事又複，此其品第所以次於子建公幹者與？

宋徵士陶潛詩

其源出於應璩。

案陶公無意爲詩，而臻至境，固不必規撫應璩。故仲偉源出應璩之說，最爲後世所非。然陶公之『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恆，』正與應璩之『善爲古語，指事殷勤，雅意深篤。』者相類。陶公復有『風華清靡』之什，尤與應璩有『華靡』之作者合。當世徒『嘆其質直』耳，仲偉謂其源出應璩，亦煞費匠心矣！然陶公復時有勁氣流露，則非應璩所具。觀其詠田疇，（擬古第二首。）詠荊軻，少時壯且厲，（擬古第八首。）萬族各有託，（詠貧士第一首。）諸篇，直與太冲相頡頏，故下文又言其『又協左思風力』也。後人執著源出應璩一層，以非仲

偉，殊爲失之！仲偉以陶公源出應璩，璩列中品，故陶公亦列中品。御覽五八六引詩品，陶在上品，蓋出於臆改。古直反謂：『今傳詩品，列之中品，乃後人竄亂之本。』非也。

至如歡言酌春酒。

案御覽五八六引如作於，於猶如也。漢魏叢書本、龍威秘書本、詩觸本，酌皆作醉。山堂考索，黃徹蛩溪詩話、稗編，引並同。

宋光祿大夫顏延之詩

雅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蹟矣。

案雅字，疑涉上文『文雅才』而衍。稗編引無雅才二字，才字不當無。

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采鑠金。

案詩藪云：『清水芙蓉，鑠金錯采，顏謝之定衡也。』然此亦辜較言之，實則謝詩頗多強造之句，殊非自然流露。石林詩話云：『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爲，而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

化之外。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此說是也。

宋豫章太守謝瞻、宋僕射謝混、宋太史袁淑、宋徵君王微、
宋征虜將軍王僧達詩

故務其清淺。

案錦繡萬花谷前集二，引作：故務爲清淺。

宋法曹參軍謝惠連詩

案宋濂與章秀才論詩書云：『惠連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可補仲偉所略。

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案靈運才高詞盛，駢儷之極，時流於繁蕪。惠休『初日芙蓉』之譽，誠未必值。至如『池塘生春

草』之句，則真自然可愛，故自謂『此語有神助』也。元遺山論詩絕句云：『池塘生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又云：『坎井鳴蛙自一天，江山放眼更超然。情知春草池塘句，不到柴煙糞火邊。』詩家妙處，誠當以此爲根本，此非思苦言艱者所能悟也！（數語本石林詩話。）盛唐李白，才由天授，詩以神運，故極愛靈運此句，而時形諸吟詠。如感時留別云：『夢得春草句，將非惠連誰？』送舍弟云：『他日相思一夢君，應得池塘生春草。』贈從弟云：『夢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長價登樓詩。』皆其例也。餘如宮中行樂詞云：『宮花爭笑日，池草暗生春。』書情寄從弟云：『東風引碧草，不覺生華池。』亦並本於此。

齊吏部謝朓詩

一章之中。

案錦繡萬花谷前集二一引中作內。

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

案玄暉妙悟深情，清麗中時露壯語。沈約稱其『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傷謝朓。）誠非

過譽。葛立方謂：『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皆得三百篇餘韻。（韻語陽秋。）胡應麟謂：『遊敬亭山、和伏武昌、劉中丞之類，體裁鴻碩，詞氣沖澹，往往與靈運延之逐鹿。』（詩藪。）朱子儋引劉後村云：『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金波麗鳩鵲，玉繩低建章。』及『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皆吞吐日月，攝摘星辰之句。（存餘堂詩話。）蓋其天才命世，獨步當代。卽如：『竹樹澄遠陰，雲霞成異色，』（和宋記室省中。）『日隱澗疑空，雲聚岫如複。』（和王著作融八公山。）『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狀寫景物，思若有神。至其『非君不見思，所悲思不見。』（別王丞僧儒。）『無論君不歸，君歸芳已歇。』（王孫遊。）含不盡之意於言外，岷尤愛其得於性情獨深也。盛唐李杜二公，於玄暉猶備極稱服，況其他乎？杜詩云：『謝朓每篇堪諷誦。』又云：『綺麗玄暉擁。』李詩云：『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又云：『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又云：『詩傳謝朓清。』又云：『三山懷謝朓。』又云：『我吟謝朓詩上語，朔風颯颯吹飛雨。』白登華山落雁峯，且有『恨不携謝朓驚人句來』之語，故王士禛謂其『白紵青衫魂魄在，一生低首謝宣城』也。

善自發詩端。

案詩爭起結，起忌作舉止，結忌流躑弱。嚴滄浪謂：『結句好難得，發句好尤難得。』最見甘苦之言。自來論玄暉發端之妙，咸推『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二句。岷謂其觀朝雨之『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和宋記室省中之『落日飛鳥遠，憂來不可極！』和何議曹郊遊之『春心澹容與，挾弋步中林。』和王中丞聞琴之『涼風吹月露，圓景動清陰。』並有神致。新亭渚別范零陵雲之『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和江丞北戍瑯邪城之『春城麗白日，阿閣跨層樓。』亦見氣象。不妨俱標出也。

齊光祿江淹詩

古直云：『齊光祿，宜曰：梁光祿。』岷案古說是也。山堂考索引，正作『梁光祿。』

善於摹擬。

案文通雜擬，規摹往古名篇，自謂無乖商榷，昔賢亦備極推許。嚴羽僅謂其『擬李都尉一首，不

似西漢。』（見滄浪詩話。）胡應麟則謂其『擬漢三詩俱遠。』（見詩藪。）至汪師韓，則譏其『蕪詞累句居其半。』如魏文帝遊宴云：『淵魚猶伏蒲，』（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易出聽爲伏蒲，則意晦。）劉文學感遇云：『橘柚在南園，因君爲羽翼，』（以羽翼說樹，爲就韻故耳。）王侍中懷德云：『嚴風吹若莖，』（文選注以若莖爲若木，斯可笑矣！然若作杜若之若，亦未遂率爾也。）孫廷尉雜述云：『傳火乃薪草，』（用莊子爲薪火傳之語，而草字湊韻。）顏特進侍宴云：『瑤光正神縣。』（赤縣神州，豈可摘取神縣二字？）袁太尉從駕云：『雲旆象漢徙，』（漢徙，謂如天漢之轉，亦支綴矣。）之類，亦誠有瑕可指。（詳詩學集聞。）六朝人造詞拙劣強湊處，正多類此，文通擬古，仍難免限於風習，自覺失體，然其佳處，亦自不可掩也。

得五色筆以授之。

案山堂考索引得下有一字。

梁太常任昉詩

昉深恨之。

案龍威秘書本、詩觸本，恨並作悵。

若銓事理。

案此語與上下文不相含接，若蓋善之形誤。陳延傑本徑改爲善字，是也。

梁左光祿沈約詩

約於時，

案約字與下文『故約稱獨步』複，疑是衍文。



卷下

魏武帝詩

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

案曹公滿腔霸氣，奔於筆底，慷慨蒼涼，籠罩一世，迥非翰墨之士所能比擬者。其詩固應在上品之列，昔賢多已言之。然而『古直』之風，不合於南朝好文之習。如魏文雖多鄙質，而有美瞻可翫之篇；應璩雖爲古語，而有華靡可味之製；陶潛雖嘆質直，而有風華清靡之作。故雖降品，猶得居中。若曹公之徒爲『古直』，無丹彩可言，與南朝風尚迥不相謀，此仲偉所以列之於下品者與？

晉徵士戴逵、晉東陽太守殷仲文詩



晉宋之際，殆無詩乎？義熙中，以謝益壽殷仲文爲華綺之冠，殷不競矣。

案評語中不涉戴逵，則『晉徵士戴逵』後，當脫有評語。對雨樓叢書本跋文，稱陳學士吟窗雜錄本有評語『安道詩，雖嫩弱，有清工之句。裁長補短，袁彥伯之亞乎？逵子顒，亦有一時之譽。』三十字。『晉東陽太守殷仲文』後，所品之人，復有『晉謝琨』三字。爲各本所無，最爲可貴。然是否詩品之舊，不能無疑。審『安道詩』云云，三十字，差與仲偉之言相近，至於『晉謝琨』三字，則不當有。蓋仲偉明謂義熙中，雖以謝殷爲華綺之冠，而殷實非謝比。正見其列謝於中品，降殷於下品之由，而淺人徒見評語中以謝殷連稱，以爲所品之人，亦當以謝殷並舉，遂於『晉東陽太守殷仲文』後，妄增『晉謝琨』三字，可笑甚矣！至於『晉謝琨』又『宋謝混』之譌，山堂考索引『晉東陽太守殷仲文』下，已有『宋謝混』三字，則此文之竄亂，由來久矣！

宋監典事區惠恭詩

顏爲詩筆，輒偷定之。

案筆卽『沈詩任筆』之筆，詩筆並稱，習見齊梁，對雨樓叢書本筆作畢，蓋筆之形誤，或淺人妄

改。漢魏叢書本筆字在倫字下，疑亦淺人所乙。又案詩藪云：『顏師伯：「自君之出矣，芳帷低不舉。思君如回雪，流亂無端緒。」佳句也。』顏詩今僅存此首。

齊司徒長史張融詩

思光紆緩誕放。

案對雨樓叢書本，誕放作放誕。

梁常侍虞羲詩

子陽詩，奇句清拔。

案詩藪云：『宋齊之際，靡極矣！而虞子陽北伐，大有建安風骨，何從得之？』奇句清拔，蓋即指北伐詩之類也。

三十二年仲冬舊稿，三十七年初秋補正。

